

波

斯頓

辛克萊著  
余慕陶譯

蔡元培題

## 下 卷 目 錄

- 第十三章 陪審官的審判  
第十四章 法官華利  
第十五章 邊廂私語  
第十六章 法律的遲延  
第十七章 法律的礮坊  
第十八章 神 商  
第十九章 學院的貴族  
第二十章 判 決  
第二十一章 光榮時期  
第二十二章 慌 城  
第二十三章 最後的敵人  
第二十四章 勝 利

——下卷終——



## 第十三章

### 陪審官的審判

“開庭！”獄吏叫着且把他的“手杖”往地上一敲。這是挪亞霍克鎮而不是勃利毛斯鎮的德舍法庭，所以那位獄吏是有點不相同，不怕他的樣子，手杖及制服都和勃利毛斯的無異，那兒進來了一位同樣瘦削，乾枯，蓄有白鬚髭，及臉孔好像白羊皮似的老紳士，這位老紳士穿了件很笨重的黑綢禮服。律師們和旁觀者都同樣站立起來表示尊敬，至於那位獄吏則再次敲着地板，且說着以前的格言：“聽呀！聽呀！在最高法庭底法官的龍顏面前有

事體的民人等現在坐進來，且爲着挪亞霍克鎮坐近來，費神吧，你們才可以聽到各事！上帝祝福麻塞朱塞州底卡門威爾斯！”

同時，捕房律師胡拉得克茲曼也進來了，他的頭髮是白色，他的臉孔突呈紅色，他那圓的，軟的，平滑的，多肉的體貌及裝作誠實的形狀就同他的同儕無異，至於他的普魯士式的莊嚴也就等於無智。那兒還有三位助手；一位是“狄卡爾”，好像太爾法官般的，他們都佯作一位“狄卡爾”證人，并且那三位都很莊嚴的坐在面前，一個一個在那兒亂望，但不是大家一致的。斯橫臣也在那兒，他的瘦長的西方的身體表示出要休息般的做過了許多夜工了，他的黑衣服也不配他的身體了——但他爲着避免麻塞朱塞州人的謔言，便將他的頭髮剪了。從加里福尼亞也來了個聰明而奮激的胡拉得模爾，一位陪席律師，墨亞拿尼士，兩位愛爾蘭的天主教徒等等，對於被控爲暗殺的無政府主義的 W. p. 祇提示出一番空的敬意。

法庭擠滿了羣衆了；有一批召集審陪官者 (VeNiremen) 都同陪審官無異，被問了一回又一

回，並且有許多觀衆找不着席位。新聞紙登滿了這種案件的新聞，所謂絕望的刑事犯，急進的煽動者，政府應得留心來保護法庭。法官及捕房律師日夜地都帶有衛弁。挪亞霍克鎮有好幾個警務處都成爲義務的選送員役了，在法庭裏有十五個人散開來在守衛着，並且每一道門也有三個人在看守着。男子當進庭旁觀審判時周身受着澈底的蒐查，而女人則連手包都要檢查過。緊張的空氣宛如戰爭無異。

域塞帝從查理斯敦的監牢裡被用有武裝士兵在守護着的汽車載運出來了；他在那查理斯敦的監牢原來是因爲搶劫卜力治寓達爾而被判決要坐十二年到十五年監牢——新聞紙是這樣說，宣讀刑詞的人這樣讀着且說着；當他們變成爲陪審官時，他們會裝作不知道域塞帝的可寶貴的信仰，而且所有尊敬卡門威爾斯底法律制度的人也會莊嚴地假裝承認這種無稽之談。約莫就在那法庭的中間就安排有一個鋼製的“籠兒”，樣子好像是一具做得很堅固似的鋼琴箱，前面打開了，爲着要克服法律上的假定——即Wop除非被證明有罪，不然則無

罪——也想出了種心理學上的計劃。陪審官注視了在籠內直銷到審判時的Wop，同時，他們又準備來決定他就是那籠內的獸類。陪審官的座位是靠着有一支高高的柱兒，柱兒上面則掛有一面美國旗。

觀衆都鼓動起來了；土匪也都來了！法庭底側門打開了，由側門進來了好幾名警察，接着又有兩位衛兵左右看守着左右兩肘腕都鑄了手銬的Wop，其餘一位Wop則鍊在第一個Wops的身上，左邊有一位衛兵守住，後面也有一名衛兵跟着，總之有四個人連在一起，有兩位在外面充作衛兵，有兩位則在內面報告土匪的戒到。這四個人象徵出初步的人類事實，即如奴隸應以好好的僕人資格來服侍他們的主人。那是個春光明媚的春天，外面是有幾百人在樹林裏漫遊，採着立金花，或坐着在海岸旁邊，說着哲學的對話；但是就在這四面白牆之內，他們却也擁擠極了，呼吸着不好的空氣，減短了人的壽命，在他們的坐位裏也好似繫有種種憎恨，害怕和貪婪底鎖鍊似的。

有好幾個則懷着愛慕及正義底感覺！社會裡的主婦及大學裏的女學生，正如新聞紙說的一樣，

靜靜地坐在那兒，守候着宣判，有些則裝作是忙於他們本身的“幻想的工作”；做着他們最精練的工作，而不覺得衆目睽睽在注視着他們了。這些就是赤黨的“同情者”或如愛國主義的演說家譏笑的稱呼似的“赤色的精華 (Pink)”；女人們離開繁華富麗的家庭而來到這兒來調解法律的行程，并且鼓勇拋擲炸彈者及暗殺者，使得勇敢的官吏更難處置事體。他們的臉容始終是看不見那兒的警察，那些警察原願意將那些擾亂公安的人把來同無政府主義者的愛人同鎖起來。

但是，這可以預先知道必定是觸他們的怒的，因為這些人有些是“名門”，他們是神奇的，幾乎是超人，他們的名字常常發表在新聞紙裏面底社會新聞欄內。在太爾法官看來，他們都代表他個人在世上所渴望有的種種事體，而且他不時都會偷看下路易瀾道爾夫人——她原屬於羅威爾族——或偷看下寬尼利亞夫人，或伊文思夫人，他好像在看看她們對他究作何感想似的；後來他的妙想使得他更妙了，同時他也請得其中一位來到他的事務所來，企圖說服她還要相信這些絕望的無政府主

義者爲無罪是錯誤了。坐在法官的座位上的他會這樣做，這種新聞也會逐漸逐漸散佈到波士頓的律師們及法官們身上來，這些人物就是誤認他們的責任爲必須要支持法律的正確底教條！

## 二

在太爾和斯橫臣中間存在有一種暫時底矛盾，這種矛盾就在第一個鐘頭之內也都表示出來了。要在麻塞朱塞州來執行律師的職務，律師應得在外表上表示事事聽命法官。斯橫臣不曉得這點，所以太爾法官現在想拒絕他來與問這種案件。“名門”的貴婦急急地開了個會議，而且她們也時刻打電話到波士頓，明朝却得來這樣一種結果：當斯橫臣爲着法律的禮式而重新了他的職務時，那城市裏便有好幾位律師聯結起來排在他的後面。可惜這些偉大的律師們不能在那兒直等到這種審判時，且來約束太爾法官不會在他們的社會裏放出一種流言而宣佈到全世界上去。

守過了兩天的愛國紀念典禮的召集陪審官者活躍起來了，坐在那面國旗的陰影裏，聽着那位

穿禮服的老紳士對他們解釋着愛國紀念典禮有什麼作用。“你們應得記住美國的軍隊還有另外一種責任，我們不特要紀念在法國戰場上的犧牲，倒還更要來紀念這種犧牲，但是在爲着勇敢和愛國的獻身而在法國戰場上犧牲了的軍隊却對於人類曾帶來有無上的光榮，對世界也盡了義務，而且作了有最高尚的犧牲。所以我希望你們會在這兒以同樣的愛國，勇敢及獻身的精神，一如我們的軍隊在跋涉重洋時所表現的精神一樣，來盡各種義務。”

這樣的語氣就是挪亞霍克鎮底人接近這種審判的情形。這些就是兩年前由郵政局裏寄炸彈的 Wcp，——他們這樣細語着，——而華爾街的被炸就是他們被逮後的復仇。現在，不論那一個，如決定他們是有罪的，那在晚上就不能安然睡覺。女人在家裏患着歇斯迭里亞病，爲丈夫的則願意在提出任何消費，到外面去睡眠；於是，他們便接二連三地坐在證人欄內，宣誓以金錢來處罰是不行的，且說出關於這個案件的種種看不見的信仰的問題。三天以後，要填五百名宣讀刑詞的人的官簿雖都填滿了，但仍缺少五位陪審官。這樣一種事體

在美國是不會有發現的，而各種新聞紙也弄出了關於這種情形之許許多多的絕望的危險的新聞來。

在六月三號底晚上發現得拉格代表變成爲尼德含鎮底共濟會在(Masonic Ledge)底大祈禱師了。胡拉得克茲曼，捕房律師是共濟會會員，同時被刺殺的繳款的會計員也是共濟會的會員。他的祈禱的兄弟們不能避開他的記憶上面的責任。拉格所代表底神父就是一位代表郡州，他在沒有得到招呼以前便到了法庭裏，且教帶其他共濟會社的社員應在次日的早晨出席法庭，那顯然是同法律相抵觸，法律曾特別說過像這樣的情形之下，特別的宣讀刑詞的人“可在旁觀者中選擇出來”。但是太爾法官却過分支配了律師底言論——他正以過分支配斯橫臣的努力來質問那些宣讀刑詞的人。

有一位陪審官是由律師底抗議中，選舉出來的，這位就是曾爲卿西市底警察長的考老利蒲萊。利蒲萊好幾年來就都目擊了陪審官從法庭裏辭退出去或選擇進來，但他却沒有看見有個把陪



審官會站立起來向國旗行禮。但現在，當他爲陪審官的官長時，他却爲卡門威爾斯而樹下一種先例，即是當他每次進到陪審官的座位時，他就要向着國旗莊嚴地行着禮儀。那就是他“告訴世人”底方法。這些無政府主義者——新英格蘭底男子漢所不齒的人——正在企圖着“撕碎國旗”，而且他也正在表示着他們的情形。在他到法庭來時，他在鐵路站上便碰了他一位老朋友，曾對他的朋友說他要去做審判兩位“Guinnegs”的陪審官。“磔死他們，他們無論如何都得上吊的！”利蒲萊在幾個月之後；還依着他的朋友說出來的話這樣說着。

### 三

喬闌達爾以代表幾家勞働報紙的新聞記者的資格而出席這次的審判。同時，還有巴發爾也以代表“聯邦報”而出席其間。這兩位記者混在其他各報的記者裡面，且同他們一道在德舍的小旅舍裏午餐，於是乎就得知了——一切“內幕的秘密”。這是朦蔽太爾的，而太爾則以爲所有新聞記者都

站在他那方面，時常他們在他私人的吃飯室裏一同吃飯，並且告訴他們他要登載些什麼新聞。意大利政府也派遣有兩位代表來注視這種審判是否公平；當中有一位名為馬爾奎斯華南特的代表因為實不知道如“急進派”的新聞記者所說的這樣的事體，所以，他便自由地同巴發爾說，留心地給他一個書面的意見，這原來認太爾為太不對的。‘意大利政府當局非常注意沙谷和域塞帝事件，而且這種審判也應與意大利政府當局發生密切的關係。他們相信這種審判主要是刑事案，并無須乎牽涉到度量他們一般的什麼政治的或社會的信仰。’

巴發爾把這種意見都印刷出來，且隨便給每人一份。法官進來了，而且當他吃完了午餐而準備離開餐枱時，當中有一位新聞記者便遞給他這樣的意見書一份。他讀着這樣的意見書，並且也不會不懂裏面所隱藏的意義。他的臉孔紅頰起來了，且表示出一種怒忿底神情，他說：“為什麼那個傢伙在我華爾西斯達家裏說得那樣清楚，且對我說意大利政府不會注意這種案件呀！”

所有新聞記者，看着他要說話時都集攏起來了。有一個，人家都說是胡拉得模爾的人，這個人，法官會因為選舉陪審官而同他吵了一早的架。這位老傢伙的臉孔仍然表示出裏面是有生命的，他的黃色的羊脂的皮膚轉變為混有血液的淚眼盈盈了。“你們猜猜那位傢伙要我來質問那些召集陪審官者是什麼意思呢？”“你是工會裡底會員麼？你是反對工會的麼？你是秘密團體底團員麼？”

太爾繼續着他的對話，但他卻如他在飯堂裡，火車站上，足球場內，或杓球戲中，總之在他所能得到的觀眾當中的平時的對話一樣，轉變成為演說了。“你們曾看過有這樣多的傳單在廣為說着人們在麻塞州是得不到公平的審判麼？”他注視了喬闌達爾，因為他曉得喬闌爾就是這些傳單底毒的作者。他的聲音愈說愈高了，且愈說愈尖了；他的手兒也震顫了，當他亂揮的時候。巴發爾對太爾的說話之轉變，有點懊惱了，所以站近來且說：“太爾，我想忠實地告訴你華南特底意見是根據他的坦白的請求而弄出來的，他請我把他的意見抄錄下來，并發給其他的新聞記者。”但是那位老傢伙

卻推開了他。而且當他走出去時，他的拳頭兒亂搖，對那團人這樣叫着：“你們直候至我把責任交給陪審官時，我會表示給他們看。”

新聞記者站立起來，啞口無言了，支配這個案件的法官，就在那樣的情形之中到回法庭裏去根據審判而處理他們的生命！這顯然是種“大新聞”，而且，假如新聞記者能一如他們自己的方法而行，即不受他們的主人的束縛，那他們就會把此事而登載在麻塞朱塞州底各報底第一頁去。但是新聞記者不能一如他們的方法而行，即他們還受着主人之束縛，而且他們也不能不練習所謂什麼“嘗試的政策”。聯合報底代表，哈定，則提出了他對於此事之古典的公式，即是這種事體是爭論的，所以也就無須解決了。“爭論的”，在聯合報底意義說來，就等於有害於美國統治階級底種種有害的事體。這是顯然的，這個階級底成員，生有各種各樣底高位底成員，能說且能有他們的完全的計算，這正如一種緊要底，和有莊嚴性質底新聞。當他們的敵人來攻擊他們時，這種“爭論”也就開始了。

資產階級的報紙底其他幾位新聞記者也讚成不要聲揚這種事件。巴發爾和喬闌達爾會宣佈出來，假如他們都想的話。不過，他們祇能把此事登載在幾間勞工的和社會主義的報紙裏去，在這些報紙裏實等於零，而且他們此後再不能在私人的飯堂裏打聽些什麼和刺探些“內幕的秘密”了。被告律師同意現在不能有所行動的意見；不過，這種消息卻已經傳達到波士頓去了，且使得波士頓城裡有好幾位律師和法官都說太爾已經發癡了，有些事體再不能不做了——可惜，什麼事情也不能做，因為一切法官，及甚至於麻塞朱塞州底法庭裏的用人都被指派下來要終身在那法庭裡做事的，而且假如你在這個案件中間去彈核太爾，那你就等於把卡門威爾斯轉變為赤黨，且同他們一道做事體了。

#### 四

那兩位囚犯坐在鐵籠裏面，以驚奇的眼睛注視着，且企圖理解着以神怪的舌尖說出來的複雜的手續。柏爾特的濃黑的下垂鬍鬚仍然下垂着，他

的憂鬱臉孔現在更長得長削了；尼加的不寧靜的眼睛不能忍耐了；他們倆的臉色都因久沒有見太陽而蒼白得異常了。他們倆的面孔剃得清清楚楚，頭髮梳刷過了，洗得乾乾淨淨，穿了一套新衣裳，打了黑綢帶子，及清潔的領子——他們認真地裝作美國人，記住美國的陪審官。他們注視着那些能決定他們的命運的老而莊嚴的臉孔的人；裏面并沒有一個外國人，都是英國人的名字，老美國的祖宗。每個陪審官都有一個兒子，或近親到過法國——那些還沒有打死或殘廢的親戚們還在那最後幾天底愛國紀念中出去遊行過。

副捕房律師維廉氏站立起來，且對陪審官演說，着他方面應得證明的事體。寬尼利亞又有一次來聽到關於土匪團，保達，阿爾昔尼，柯西，土匪房子，房子後面的茅舍，車內有彈丸的洞口的別克車兒，以及當土匪拋棄了別克車於孟利樹林之後，便駕着大陸汽車而逃跑的種種消息。陪審官要下到樓下去檢查檢查別克車兒，他們也會乘着別克車兒，伴着太爾法官去遨遊去，去看看那間茅舍。寬尼利亞在勃利毛斯已經聽到了這一切的消

息，並且也看見了原告人無論如何都沒有證據的。她還沒有學習得米克斯德華特和他的“理論”是從“偵探機關”裏得下來的。這整個辦法之於她好像是一種新的夢幻，而且她也頭昏目眩地在守視着這第二次的審判底過程中會發生什麼東西。

這兒所發現的事體都完全同勃利毛斯所發現的一樣；仍然沒有證據。這種笑話表現得非常明顯，以致即如太爾也不能再堅持下去了。對於保達，他在審判後說：“但是他無論如何都與暗殺沒有關係。誰乘着可容七個人的別克車子，誰就幾乎會有這樣的情形……但是倒沒有任何一個人來證明這種情形。”他逼原告要承認“在南白蘭特利的暗殺事件時，阿爾昔尼和保達都不在；至於說到暗殺，他們兩個同沙谷和域塞帝中間也沒有什麼關係的行爲。”他命令“陪審官從柯西茅舍裏所獲得的一切證據都沒有効力。”但是不消說不會沒有効力，同時，原告也曉得什麼東西才適合陪審官的心理。即如在捕房律師都坦白地承認阿爾昔尼不是一位暗殺者時，他就把他當作一種暗黑而陰險的怪物帶到陪審官面前來挑撥被告律師要解釋為

什麼他們不把他帶來做證人呢？

醫生說明死者底受傷情形，同時也就來了個證明單。鞋匠域德曾由布洛克頓捕房經過，并會說明沙谷是一位土匪的，但現在他說他不敢決定了。這於巡捕是一種當頭棒，而且當域德退開證人席時，有一位巡捕長便叫他爲“Piker”，同時又還有別人在細語着：“我們同你還沒有了結。”數禮拜以後，域德便失業了——在他做了十七年鞋匠的工廠裏失業了。還有兩個替被告證明的人也同遭這同樣的命運。一切的危險都不是在某一邊呀！

馬麗斯勃蘭，鞋廠裡底司書也來了，他曾跑到窻邊而望出去看過。馬麗是一位暗示過程中底罹難者，這層，原告的官僚是非常明白的。她曾好幾次看見過沙谷，而且她還看見過他是一位土匪。她再一次來坐下來，注視他，并描狀他描狀得很詳細，如體高，體重，肩闊，額高，髮後梳，且約莫有四寸半長；“黑髮，黑眉，瘦頰，青白的臉孔剃得特別清楚。”沒有人再來提問更好的證據了——直至你以爲馬麗是曾有了機會來看見過那位土匪。接着，你會曉得她實在說不出那位土匪的體格的。她在



二層樓的窗邊，隔車子還有八十尺遠，同時，她就在那麼遠的距離中看見土匪在駕着一點鐘行十八英里，即在一兩秒鐘內走三十五呎的車子，中間又還有最野蠻的刺激和打槍。

被告的以在她檢驗沙谷三次以後的，她在預審期內的口供，呈給馬麗看：“我不以為我的機會許我有權來說他就是土匪。”現在，她驚奇而淆混地說：“那是不實在的。我從來沒有說過那句話。”經過了一天的再四思維，及給速記員的不容易推卸的記錄所提醒之後，她就出席做證人而且更正了她的證據，承認她曾說過那口供，但她現在却請求她要變更其考慮之後才疑為不是真實的說話。

被花不能來打破馬麗，但倒是一位被魔術般的詞句所籠罩了的女人，太遲了！因她一個人，他們便須要丙克耳頓的報告了——即是合作社裏的赫麗耶底證據，赫麗耶是在法庭裏的，而且他也站在原告方面的。他和州警察局底警察長，布洛克托——法庭裏底另外的證人——兩人曾給馬麗一張所謂刑事犯“Jond和Wog”底照片，而且馬麗

也還積極地證明他是一位土匪，致於巡捕便決定出去捕他去了——并且巡捕也知道他在那時候還在受罪。馬麗同樣地告訴過赫麗耶一個很長的消息。這個消息是說及在工廠裏有兩個人曾計劃要搶出那位土匪來。馬麗把那兩個人的名字說出來，而赫麗耶則“諮詢”該工廠底廠主，但那位廠主原來是說罪罰是沒有根據的，有位工廠裏的監督也曾告訴赫麗耶不要相信馬麗，“因為她是他所接觸的人物中之第一個不負責任的。”這句說話是包含在“HH”底報告裏面而足足隱隱了五六年的時光了。

## 五

其次就來了個巴爾塞，他是呆獸的，兩種啞者底兒子，即他是被階級的殺戮（Pogram指俄國人殺猶太人的階級殺戮——譯者）所恐怖，及警察所痛嚇的猶太人。他曾從窗口邊窺視出來，并且就在彈丸飛射的中間，他還將匪車號數記錄下來，他注視土匪之清楚正如他注視他自己領子上的針兒一樣。被告律師手裏捉住了這位可憐虫，并且馬上就使他

額前流下不少鬱汗。大家都明白他是連極簡單的問題都不能理解的，同時，他自己也就祇有一次撒謊，兩次撒謊，一直撒謊下去。是的，他曾對被告方面的人事調查員利以德撒過謊，他曾說他沒有看見什麼東西，因為他并不想來做證人。被告方面拿了巴爾塞鞋廠底三位工人出來，當中有兩位的證明他并不是聽上窗口邊去看，他倒是伏在板凳底下，當他聽到了槍聲時。第三個則說：“我聽了他說過他並沒有看見什麼東西。”捕房律師用盡了力量在陪審官面前替巴爾塞辯護。“紳士們，他在這兒是坦白極了，他承認他在兩方面都有兩次的錯處，而且他也曾把他之所以錯的理由提供出來了……他現在是夠大了，并且夠成人了，所以他現在就能夠來告訴你們他以前的錯處，和提供出他的理由了”。

再其次就是做馬戲的羅拉安得烈了。麻塞朱塞州底卡門威爾斯底最高法院，將寶貴的時間給羅拉犧牲了三天了。她說出她在肇事前四點鐘上：和曾經怎樣地看見過有兩個人的車子是駕在那石緣她會怎樣地和那兩個人說話，以及那位伏在

車底下的人就是沙谷。當被告起來詳細質問她的過去生活時，她就頓呈毫無力氣的樣子。太爾法官命令解除法庭內的拘束，於是，當羅拉恢復原氣時，她就能在法庭裏抓出那以前在奎昔的便房裏侮辱過他的人來。可是那個人顯然是在身毒底神秘坑裏的老手，并握有能消滅人身的權力，且能在法庭底牆邊出沒不定的；巡捕找不着他——但羅拉却須要時間來思索，同時也須要陪審官來決定，以及法官太爾也阻止被對羅拉提問難題。當胡拉得模爾說她的證據好像是“無望的混擾”時，法官便莊嚴地責備他。“這是所有證人之不公正的批判。

當被告得有機會來說話時，他就說伴羅拉到鞋工廠去找工作的，甘伯爾可以證明羅拉並沒有同汽車附近的任何人說話。有一位巡捕和新聞記者也曾證明過羅拉曾告訴他們，她實沒有看見過那兩位土匪。古爾倫斯基，西卿城底小店東，在他的店門口同她說過，且聽見他告訴他，那些警察是怎樣地恐嚇她要來證明域塞帝就是土匪。“‘政府把我帶下來，而且他們也要我來認識他們’，她

這樣說，‘但是，我不曉得關於他們的任何一些事體。我從來沒有看見他們，而且我也不能認識他們’。”

那樣的證據之於羅拉好像是不好的，那也是一個時間使到太爾感覺得必須要有援助來解救她。他開始來嚴訊那些證人了：爲什麼他不會像一個良好的市民般的在做着工？企圖使羅拉做着僞證據的是什麼人呢？小店東，新英格蘭鎮底異邦人的這樣一種顯明的事體，是來捉住巡捕和捕房律師的事務所，以及使得他們不好來做證人的。法官說：你們是企圖找出這個人是誰麼？代表政府的又是誰麼？企圖找着她所說出來的證據那一部份是僞的又是誰呢？古爾倫斯基自然就被這些問題弄得吃驚起來了，並且也祇能這樣說：“唔，這並不是出於我的腦子中的。你曉得我是不十分堅定的。我不十分——”法官把他壓下來了，質問他爲什麼不這樣想，他爲什麼不這樣做——這樣一來，他就在愛國的陪審官面前完全弄得半點體面都沒有了，誰給他這麼多空時間來監督警察長和捕房律師底工作。

## 六

監督這種暗殺的審判就是一種複雜而實狂的事體。普通常識和人道與這種理法是毫沒有關係的；這是種法律，堅定，許多複雜和險詐的問題，已經在新英格蘭織就了和組好有三百年的審判歷史了，至於舊英格蘭則有六百年了。所有這種東西，你不能掛在你的指尖上，因為每個決定都得馬上屈服下來，你不能在廣告之下取得這種決定，同時，你每不能守視這種前提守視終宵。你的名譽依靠你的決定，這樣，那來檢閱你的工作的最高法庭才可以維持你。這種緊張是沒有停止的，並且或許會延宕幾個禮拜；法律允許在嚴訊之後，十天可以休息。

太爾玩這種把戲已經玩了好幾個年頭了，並且也曉得了一切的詭計了，這種詭計包括着看起來好像是不緊要的，但却是站在他那一邊的東西，他所說的話兒會蓄在留聲機片裏，而讓再高一等的法官去研究研究；但是他的態度卻不會留在留聲機片裡——於是他就得有一面說話是非常公

正，另一面則有傷害的技師。當斯橫臣或模爾在弄出一種反對的時候，太爾則會掉頭經過他的眼鏡帶着一種鐵石般的驚奇來看看他。“這是什麼東西，荒野的西部也居然產生出這個傢伙來教訓我們應怎樣來維持麻塞朱塞州呢？”接着，他的一對眼睛又會掉回來看看那些陪審官，并給他們擠眉弄眼；他囁嚅地說：“反對是超過法律的”，而且陪審官和法官也會一致地冷笑起來。

在牠的狡猾的界限之中，法官的腦筋是靈敏而狡猾的。他不斷地站在聰明方面來破壞他的敵人所獲得的利益，并且很聰明地插嘴着，封鎖種種問題，取消一切證據，及淆惑一切證人的原因。他時常同有好幾個原告人坐在公共的場所裡，他時常知道他的原告人的目的何在，而且假如他是失了一種目的，那他就會責備他。有一次，他曉得他是做得太利害了，牠就柔和地埋怨他道：“我常常告訴捕房律師在說些什麼。”那剛直的法庭裏的記者也把這句話入在留聲機片裏了。

以後又來了個帽子底事體，這帽子是曾經在犯罪底地點裡拿起來的，而且也是原告方面拿來

證明沙谷的。這頂帽子雖是太小，不適合他戴，然而陪審官却也會來注意牠。當沙谷的雇主底兒子坐在證人席上時，太爾法官就企圖使他來說那頂帽子很像沙谷的。自然，經營這間大工廠而有許多工人的小凱萊，是記不到所有工人們穿戴的一切詳細事體的；他是苦惱了，他雖不敢來煩惱法官，但他却不能不說：“我不能答覆此事，當我在心裏還不十分實在這頂帽子是不是他的時。”太爾決心要來拿得些比這利害一點的事體；同時，他也就來準備使這種事體會適合其決心，致於他的問題會好像是出於副捕房律師維廉之口般的。法官說：“我願意質問這些證人一個問題：或者——”接着，他又轉而向着維商說：“我希望你會質問他，一寧可。”

被告的律師企圖打破這種玩意，但是太爾却堅持下去：“我寧願此事會出於維廉先生之口。你會問那樣的問題麼？”維廉先生稍事遲疑了一下——太爾完全討厭維廉對於這個那個的錯處了——一個證人就問着這頂帽子同沙谷目前所戴的或者是相同麼？”又一個證人答：“祇有顏色相



同”，這是已經夠清楚了；但太爾却否認這是會失敗的。他說：“那是不適於那種問題的”——不消說這是意味着不是他所需要的東西。他繼續告訴那些證人應說些什麼話：“在一般的情形是相同的。”那些言詞是從公正而無私的法官說出來的，同時，那些證人也會不得不實實的很粗暴的來反對那些言辭。他說：“是的，先生！”當被告律師反對在公開法庭捏造證據底簡單底方法時，法官就以指揮法庭的記者顛倒記錄來使這事馬虎下去。“你可以提下一種問題來，使這種問題以其是由律師方面提出來，則不如由法庭裏提示出來。於是，維廉先生便忠實地提出一個問題，而其他證人也忠實地再來答覆這個問題。但法庭裏的記者不曉是固執抑是發癡，致到忘記了法官的教訓，而把所有的討壓話都整個抄錄下來，像這樣的冷酷的記錄真使得將來都留下了一切的痛罵與憤激！

這種同僚的友誼與狡猾，同最便宜的虛榮和不歡底痕跡聯結起來了！照相者不斷地拍着太爾法官底照片，而太爾法官也從不忙於把這些照片懸掛出來。在新聞紙底第一篇裏，你可以看到太爾

法官是坐在那座法庭上面，而面前則擺有一冊法律的卷宗；太爾法官拿着一把棕葉的扇子站在法庭的門前；其餘十二位陪審官則被攝留聲機者所招宴，而同時，太爾法官也在那張照片裏坐在中心。

接着，太爾法官又坐在他的辦事室裏，吐痰在地板上，並且又同探·帝克·哈利說及這種案件。至於法官，翻譯者，警察，新聞記者，拍照者——不怕他們是沒有地位的，即甚至於有社會地位的，沙谷和域塞帝的朋友，貴婦，他也來談談。於是，他就表示出不憤恨這些“無政府主義的私生子”，他雖不願意使他們去觸電椅，但他却應把他們拋之於道旁，并讓坭砂來把們埋葬！至於寬尼利亞這個可憐的老人家似乎是不在他的腦子裏似的；而且當她告訴他們有什麼事體發現時，這恍佛是一種莊嚴的“名門”似的。但是，對於此事還應得做些什麼？卡門威爾斯曾誇口道過法官從沒有受彈核過的。爲着那兩位從使不是土匪和暗殺者，但也是無政府主義者，無神論者和徵兵逃避者底意大利人的緣故，難道就要破壞那種記錄，和朦蔽那種光澤的痕跡麼？

## 七

國得烈治也坐在證人席上了。國得烈治本是爲着要打發沙谷和城塞帝去坐電椅的目的而打算把這已經判決了要坐好幾年牢的判詞來更動一下了。太爾法官都知道這一切的情形；而且這也正如斯橫臣事前所預言過的一樣，他不准人家質問國得烈治各種問題，而把他所定下來的麻塞朱塞州的盜劫罪的事實顯示出來。進一步，當太爾法官討論着這種問題時，他就要叫那些律師們坐下到板凳來，以致那些陪審官們不會表露出他們是在注意着那些不清爽的證據。太爾法官亦都不願意把所討論的東西列進到記錄裏去。而且當他看到那法庭的記者開始記錄他的說話時，他就叫着：“取掉那種幽靈吧！”一切事體都那樣保留下來了，而且那口若懸河的，詭辯的國得烈治也來到那證人席上了，告訴可靠的陪審官說他是怎樣地從那沼室裏走出來，怎樣地看見那部匪車是在他的身旁駛過，即近那堤牆邊駛過，那些土匪又是怎樣地扶着槍向他瞄準而且瞄準的人就是沙谷而不是別

人。

被告呆若木鷄了，無所反駁了。關於國得烈治的其餘的說話，這種事實，即他的唯一的名詞就是偽證罪底法案，他們是沒有若何的證據。法庭裏發生出好幾位婦人們（這些婦人們，奎尼曾與之結過婚而欺騙過她們的）的呼聲，被奎尼偷過馬的馬主人底呼聲，以及其他國得烈治的口若懸河的舌所辯過的別人的呼聲：但是根據域塞帝和沙谷的選擇而支配他們的命運的呼聲却再也聽不出來。後來，當這些聲音傳達到法律的新聞紙，宣誓在筆記者的面前安臥在太爾法官面前而要開始新的審判時，鄧尼伊爾便再來到法官身邊而把那死公式“不准緩判”又申說一遍。當這種事體傳到最高法院，那莊嚴的人們在把他的淹滲的學問適用到這種問題，而首先決定使陪審官來看看國得烈治的口供是不能反對的，第二，則關於國得烈治的幾個新事實的發現也並不是新審判底根據，‘不准緩判！’

每一個時機都有封鎖與阻撓。警察官也出席證人欄，說着他曾怎樣地在沙谷和域塞帝被捕以

後，馬上就任布洛克頓警察署裏證明了他們；但是當被告企圖質問否認這種證明的證人時，太爾法官便伸起他的有力的手來，且不准他多說。證人不許提問到其他證人所說的什麼。根據這種計劃，被告祇能利用審判的手續而找尋證據。他們企圖要幹的空洞的思想是這樣荒謬的，以致法官和陪審官兩方面都禁不住笑起來了。

呼聲又再次叫喊出來了。出售剃面膏底商人，哥爾特，這個人的衣套是有彈丸洞的，他當時是站在土匪旁邊僅僅十尺遠的，現在誓死證明沙谷并不是土匪。機里夫人和堅尼帝夫人都曾注意過當時的駕車的車夫，但她們寫下來的成文的報告卻均說捕房律師所應該干預的不是域塞帝。爲赫利耶和警長布洛克托帶到巡捕房裏來的照片，一切證人都證明過他是土匪，但却沒有證明沙谷和域塞帝是土匪——不願意把照下來的照片懸掛出來，而祇將他們所戴的帽子拖下到去摀住他們的眼睛兒，且裝作是在瞄準手槍般的！警告的聲音一陣一陣地發生出來，而法庭裡也充滿種種的要求，但却都是空的！

## 八

在新聞紙上，寬尼利亞讀到有關於她的家庭的大消息。反對窩假爾的一批人被提起控告了，最後的光輝已經失掉下來了，可怕的案件已經提到陪審官面前了。新聞紙說：“計吞一千五百萬元的罪責！”這在寬尼利亞看來是意味着家庭的苦惱；她三個女婿，兩個姪女婿，兩個或三個表弟弟都要出去做證人了，並且會被質問到他們的商業的詳細情形而經過幾個禮拜和幾個月的時間了。窩假爾的律師不掩飾其詞語，而儘量說出他們所切望證明的各事：爲亞爾文及文德斯所管理的大銀行家，曾‘參加了秘密的組織，並且陰謀過他們的組織權能和勢力，陰謀以禁錮原告，隱瞞詐僞，淆惑是非來實現其秘密的組織，法律和詐僞在這兒就意味着，在一定的或特殊的情形之下，我們是以上項的同夥之名，（即秘密的組織）來剝奪了原告底財產’。“黃”報還侈談到他們在宴會時的情形，至於莊嚴的報紙則把這些消息放在經濟欄內，這宛如就說是這些無禮的言詞祇含有技術的

用意，而並沒有意味着一般的讀者應該猜想的意思。

在這種事體公佈之後，家庭就分裂了，而且這家庭裏的女人也不互相地談話了。第五國民銀行行長的老婆，奎昔算威爾夫人，告訴大家說亞爾文沒有得到她的丈夫的許可而拉她的丈夫和他一塊。國民銀行行長的老婆，亞爾文夫人則很怨氣，因為她的妹妹，文德斯的夫人，口若懸河地將一切秘密的事體都說出來，以為假如這些紳士會去坐牢，則秘密的就會變為很奇怪的事體，以致這些紳士們的夫人都知道她們究站在什麼地方？壞人名譽者，互相反控者——可怕的族鬪都開始了——這真是灣背貴族底壺爐！

在沙谷和域塞帝的審判當中，有一位律師生病了，而太爾法官祇把這次的審判移到這禮拜的最後一天。寬尼利亞計劃着寫了許多信和捐了許多錢，而這些東西原是非常迫切的！但是德波拉却由她住的地方，北河岸，打電話叫她的母親應即刻到波士頓去和她一會，有些關於阿賴士的可怕的事體商量。寬尼利亞以為這也又是關於窩假爾的

爭吵。德波拉，‘你曉得，我是引窩假爾爲我的朋友  
的，而且我也不能多說什麼——’

可是德波拉却搶着說：“母親，這與窩假爾的  
事體毫沒有關係。這是關於個人的，有些絕望的  
——我不能在這電話上給你一種暗示。請你即刻  
到家裏來！”

於是，柏體便駕部車子，將她的祖母送回到波  
士頓去。柏體是在被告後援會的總部裏工作。她打  
算去把審判的事愛都通信出去，但她却不願意喬  
去做這些工作。在麻塞朱塞州底嚴格的法律之下。  
太爾法官是有權利來稱呼這種事體爲侮辱法庭；  
假如他是這樣企圖的話，那被告就應得爲新英格  
蘭的名門的年輕的貴婦；老華利法官，一如柏體所  
稱謂他一樣，定會把此事登載在新聞紙的第一篇  
去，假如他是企圖要這樣做的話！喬打算住在德  
舍，寫作新聞紙和雜誌的稿子，而這些新聞紙和雜  
誌是在美國之外的，同時也是在華利法官的視力  
以外的。

“我曉得你要找什麼”——年輕的女布爾塞維  
克說——‘阿賴士姑母的第二個天才又弄錯了。我



聽得他是和她一道弄錯了。」同時，這也是這樣證明了。阿賴士是有藝術底愛情，而把愛情底藝術却也混同起來了。一位亂七八糟的波希米的鋼琴師曾一時注意到她，而她就提議要陪他到歐洲去，且要向她素所注意的文德斯離婚。“并且就要在目前離婚”——德波拉這樣叫着——“正當亞爾文和文德斯爲窩假爾的事體和空中鐵道的生意弄得幾乎要死時——柏體和你，母親，我們現在實不能再有醜事了！”

於是，那家庭的堅密團體應得抓住那位瘋狂的女人，應以戈矛來防衛她，并且要把那位德波拉所稱之爲“不可能的人”驚退出去。爲母親的寬尼利亞，是前輩當中之僅存的女性，所以應負擔大部份的責任，她應得再看看她的第二個女兒的歇斯迭里亞——她不能算出她的第二個女兒所做出來的事體的次數了，她的事體已經成爲驚心動魄的感情劇了；首先是發瘋般的嫉愛文德斯，其次是憎惡他，再其次則以各種的浪漫的追求這個或那個的偉大的，或終有一天是偉大的畫家或音樂家而同文德斯反目，這一次是最可怕的一次了，這一

次所有光榮都失掉了，所有舊習都拋棄了——這一次最使人家決定非“波士頓”就不能相信的了。

二十年來，阿賴士都沒有找到什麼，這家家族裏的女人和男人對於她都一致地形成了一種堅密的團體，而使她生活得和俘虜似的。“現在，你來看看我！”她說。“我是位老婦人！我的皮膚瞬會變為羊皮般了，我的機會也會過去了！”

“你那一方面的機會？”寬尼利亞靜悄悄地質問着。

“愛情！”其他一個是這樣出乎常態地叫着。

母親突然感覺得不自在起來。“愛情是依靠顏容的麼？”

“還有什麼？”阿賴士兇兇地叫着。而且，你來看看我吧！”

寬尼利亞看了，且認識了。那是實在的，她的誇大而漂亮的女兒表示出年齡已經長老了，再沒有年輕主婦之玫瑰色的顏容，處女期的妖嬈，恬靜天真了。阿賴士的皮膚是乾枯了，也有醫生所不能磨滅的許多線條了，而在她那下頷的綉紋是再也不能掩藏下去了。德波拉的頭項同幾年前的一樣，

披了件黑鵝絨的頸圍。但是，這樣的計劃會使得阿賴士“看得驚異起來”——她取了一條頭巾且拚成一條繩索，而讓她的母親來看看她會像成爲一種什麼東西！

她愛上了西沙克！他並不是如德波拉所諷示的一樣，是一位“散步遊行的波希米人；他並不是一位普通的音樂家，但却是一位大家族底後裔，受灣背各家人家待以上賓的。阿賴士愛上了他，她並不愛波士頓，而且她也覺得很快活！

她是真快活嗎？母親這樣問，且開始挖掘可憐的阿賴士對波希米的皇宮所做的粗暴工作，那位可愛的藝術家知道她祇有很少數的錢在她的掌握中，和知道美國的丈夫們要幫助他們的老婆兒底羅孟絲是不行的麼？那個人幾年前是比阿賴士年輕的，這是實在的麼？假如是實在的愛，那好藝術的人們的行爲是像女人們的時代的事體一樣麼？在 *Nuit-d'amour* 的早晨以後，阿賴士是切望到回波士頓來麼？

最年輕的女兒，克萊拉進來了；有一批男孩和女孩都一個一個達到了婚姻的時期的她，時而哭

泣，時而請求了。亞爾文也放開了他的塵務而進來了。他曾使得機器轉動起來，而這種機器就是統治階級組織來加速和聯係醜事的；正如他告訴他的岳母關於東波士頓底無政府團體方面底意大利殖民地之一切閑談一樣。他就告訴他的表妹關於那位波希米的鋼琴師，那位鋼琴師原是在每個音樂會裏都是愛好藝術的。他曾給非拉德爾非亞底很馳名的球師打敗了，及幾乎給他殺了；在巴黎，他是和放逐的俄國王子一，朶爾果洛維支，或亞爾文說的，以恩格羅撒克孫對此決定的名字作種侮辱的‘不管什麼’。從鬥技場裏跑了出來。

其次來的就是年輕的，阿賴士的獨子，小文德斯了，他在幾天之內就可以得到哈佛大學的畢業證書了。小約瑟亞承認他自己的行爲不會使他時日都來法庭裏，但他却在約束要把他自己的行爲解決下來，并使他自已來做一個人，而且假如他有個母親在無可怨恨的波士頓，就勝過跟波希米的鋼琴師的話，那這件事情是來得更容易。這個家庭的其餘的人都退出來了，當這幕戲劇的親切的插話是這樣排演出來時。

## 九

寬尼利亞去看看阿賴士的丈夫，且發現得文德斯是抱着有一種完全非波士頓的態度。“母親”，他說，“在我看來，阿賴士好像不如離開去好，且來看看在她的羅孟後的生意經裏以後還有什麼。你，已是一位布爾塞維克，不應被那事所顫動起來。”

寬尼利亞說：“我的是有目的而反抗的；而且，假如阿賴士是有目的的話，那我就不曉得究竟是什麼。”

“唔，幾年來我都這樣說過阿賴士必有離婚的。假如她已找得有丈夫的話，那她可以解決下來——”

“但是，文德斯，那個人是不够做人家的丈夫的。”

“我曉得；但是這家庭裏有些事體是使得她鬆懈下來。我沒有對他們說，因為，綜而言之，這是算威爾的事體，但是這於我却極明白，我常常曉得我不是阿賴士心中的男子。痛苦就在於這個家族不願發生有離婚的事體，而寧可有二十年來一日一次的歇斯迭里亞。我不想來說及阿賴士的事體，因

爲她是你的肉和你的血

“文德斯再繼續說吧，說你所忘到的事體吧。你的一切，我都理解。

“好，母親，根本上阿賴士是沒有腦筋的。爲什麼你不教導些滑稽的事體給她？”

“你忘記了，文德斯，我是不教導的。這個房子裏是充滿了約瑟亞的姊妹和姑母，她們原是時常知道應做些什麼的。在我未開始鬥爭以前，我已經等了很久了。

“是的，母親，我們大家都弄錯了。我應當多給些時間來教我的兒子。當我在爭錢的時候，我把兒子是交給他的母親，但是現在我是太多錢了，沒有老婆了，有一個兒子，而這個兒子又是多年生的蜀葵科植物般的長大着，教育着。那就是我的苦工的報酬——明早是是沒有多大理由去去到務所裡，是不是呢？”

“我曉得，文德斯，你說的和以前的沒有分別，但明早你得去事務所，且應做你以前所曾經做的事體。我們大家好像是一大堆螞蟻似的，我們也做旁人所做的事體。因爲我曾企圖爲着我自己來思

維過，你也曾決定過我的頭兒是爆裂了。’

“不，母親，不是這樣！”文德斯的趨承婦女也來到有可解救的地步了。“我實實是有一種偉大的羨慕——你應得聽聽我在俱樂部裏所替你說出來的誇大——誰都不能戲弄這樣一個有刺激的岳母！真的，你是那城市裏的談話的中心——他們告訴我，你在審判時，承認你是一切布爾塞維克每道德的領袖了。”

“他們告訴你一些十分愚蠢的事體，這好像是關於沙谷和域塞 帝的後援的 其他一切故事一樣。文德斯，你答應要給我找來的證據是什麼證據呢？你是忘記了麼？”

“沒有忘記，母親——”

“你不以為那是不像你以想的那樣容易麼？”

‘不是那樣；但是一千五百萬元是一筆大錢，而亞爾文也怕到一如他在窩假爾事件裏所承認的無異了。同時，他也不得不擔負巴爾會社的責任——即是他們計劃着拒逐我們的捕房律師的工作。我以為你是聽到了那件事了？’

“沒有，文德斯，我很久都沒有接觸到最近的

刑事世界了。”她笑了，他也笑了——他們常常都有一種好的時機。阿賴士不是祇引她的母親的能力為可笑呢？

“這是個很長纏的故事，我終有一天會告訴你。當收買團注意算威爾時，亞爾文便堅持着我們不要去理睬他們；你曉得他比我更是堅決的道德家。我們在巴爾會社以後就開始工作——你不消說在讀着論及迷斯霍灣孟挪爾的案件。”

“你和亞爾文是那樣做麼？”

“那種插話是發生有四年了。這不會使你發生一種特殊的刺激，而致目前還應得提出來麼？”

“說老實話，我是太忙了，想不到此事了。”

“唔，大家也是這樣！事實是，我找得了偵探，我得了亞爾文的消息。”

“你為什麼要在米德爾色斯郡開始？”

“唔，你曉得那兒的捕房律師是美國人，而且我們也以爲要表示公正，這倒是個好的政策。在我們將達胡茲弄開去了以後，誰都不能弄開我們了，假定我們要到這秀爾霍克和捉捕喬弼拉帝爾！”



“呀！”寬尼利亞說。她曉得人家說她是過內部的波士頓的公開生活——即是中心底中心和圈心底圈心的生活的！兼理秀爾霍克郡和波士頓本市的捕房律師，喬弼拉帝爾，是一位主要的天主教的演說家和英雄，即是受了教皇因他為主而服務授有武士爵的，哥倫布騎士底國家律師。他偶然地成爲脅迫團底一員，并且也得了七萬五千元之賊據，這賊據是文德斯爲着他的兒子和一位女人在旅館裏下宿而被電筒拍照照片的事體而送出來的。於是，算威爾現在是不能不出去“找他”了。

在波士頓城裏的名門和愛爾蘭的天主教的份子中間，還有一種仍沒有結果的鬥爭的危機。寬尼利亞對此事曾守候了一生，所以她對些便不會提出很多問題來。她評論道：“這好像是不幸的，亞爾文曾把空中鐵道公司的醜事在現在一同混同起來。”

“但是這是鬥爭底一部份”，文德斯這樣說；他解釋喬弼拉帝爾是有醜事并且在恐嚇着原告，這宛如是恐嚇亞爾文和其餘的皮爾克林國民銀行團員的一種手段。好像是麻塞朱塞州底半個愛國立

法者會同銀行裏借過錢，而在票紙沒有浪費到市場以前就投資到空中鐵道公司來一樣，現在，喬弼拉帝爾也把牠縛到亞爾文身上來了。這是“要鞭撻他人這樣做的”問題。‘你來打賭！’文德斯說着，

“你的微笑已够成爲打賭的小帳了！”他的岳母答應着；他說是的，這是出於正確的，除掉亞爾文担慮到目前，而事體又日益糟糕下去。醫生們企圖停止他不要這樣想，但他們却選擇不出一種有用的方法出來。他們拿了X光來照照他的脉絡，且表示出他的脉絡是怎樣地像白色的絲條（這意味着含有石灰和其他鑛質的）；他們給那位可憐人以這樣一個事物底目錄，這些事物他是應得吃的，並且在他吃完了之後，他就在他的盤碟裏可以抓出像鷄子般的東西出來。他的玫瑰色和紫色的肉瘤快要轉變成爲肉洞了。

## 十

阿賴士在渡希米的宮殿已經毀壞了。算威爾族人有那一個會將這種消息，即算威爾的貴婦是沒有錢的消息，傳給那狂風暴雨般的天才知道麼？

無論如何那位著名的藝術家都在加里福尼亞發現有一批音樂方面的職務，且給阿賴士寫有一封很自由，很同情的信。那位痛苦了的女人的靈魂死了二十次了，且在時髦的醫院裏以藥料來調攝了。一會兒，她會企圖以禁食來診治他的毛病，接着，又絕對地在吃食葡萄子。收尾則會在一點鐘內給三十元給精神分析家，而使得她的痛苦可以分析出來。

同時，寬尼利亞又不能不遑回德舍去，那兒毫不顧到算威爾家族的痛苦，而把審判重新開始了。她又來到終日坐在法庭裏的硬板凳上面，寫日記，在晚上則同律師，委員及新聞記者討論到中宵。每天午後，在審判的時間過了，她就向獄卒討個特別的人情而向柏爾特說幾句話，聽聽他對於審判的辦法的計劃，且以熱情來安慰他。

原告已經來到證明域塞帝是一位土匪了。他們拉了一個名為利凡幾，即在鐵路軌道上面管門的人，安置在證人欄內，證明當匪車在開槍之後，便馬上駕過鐵路走了。那位老傢伙說當匪車來時，那火車是怎樣地就要經過那門了，和他是怎樣地

將那兩扇鐵門放下來，但那土匪是怎樣地將手槍對準他，壓迫他要舉起那兩扇鐵門，而使得那部匪車在火車還沒有到來以前，已經駛過了那條鐵路了。

但當被告有機會來使駛火車的工人（他不是赤黨而是愛爾蘭人）說話時，那位工人就證明在開槍後一點三刻左右，他還和利凡幾說話，利凡幾還說他沒有見到土匪，他所看的是槍，且同時，他又溜進到他那茅屋裏去了。其他三位證人都提供這同樣的證據。正當這種說話發生時，利凡幾又同被告的一位律師說他不能證明當時土匪，但他首先却不能不這樣說；後來，他又和他自己矛盾起來，且說他記不清當時的種種情形。他是失了聯想作用的傢伙，過目即忘的人，并且當他被人曉得他是在撒謊時，他也不覺得有什麼羞恥，簡單言之，他把一切事體都看作是一種笑話。

當捕房律師來討論到利凡幾對陪審官的申明的證據時，在世界上的一切人看來，這都是一種笑話。克茲曼先生左右為難了，因為守軌道的人曾證明域塞帝是駕車的車夫，但克茲曼的其他證人却

同意駕車的車夫是一位年輕的，幼小的，光髮而面帶病容的人。捕房律師很機警地打算斥責利凡幾，但同時却又請陪審官要承認他。守軌道的門兒的人，以為他是看見了域塞帝是駕着車子，但實際上他却以為他是坐在車子的後面。

那就是他們所有的一切證據。可是要掩護那種弱點，所以他們再安排些好像是證據的東西。一位名為島爾柏耳的人以為他在罪犯肇事前五點鐘，曾看見域塞帝在一部乘滿了外國人的汽車裏，直駛到南白蘭特利去。他曾看見一部車子由他身邊駛過，同時，使他注意的就是那車子裏有一個人探首出來同另外一個人說話，而這一個人看去就是一位“很難看的粗人”。他不曉得域塞帝，以前也從沒有看見過他，並且就在他被逮以後，也再沒有看見過他。他承認在車子上的工人時時都由那市鎮的路上駛到造船廠裏去。他不能證明那車子中間的其他任何一個人，也不能稍為詳及其他任何一個人；但他儘力做得到的就是能夠證明域塞帝是那車子中的一員。

接着又有一個人宣稱他曾經在那肇事那天與

上，看見域塞帝是在火車上，由勃利毛斯直到東白蘭特利去。這個人完全被賣票的和查票的人駁倒了——沒有這樣的車票賣給走這樣的路的人。原告同時又換來另一個守交叉路口的人，他曾注意到當車子過交叉路口而將近到孟利樹林，即肇事後一點鐘時，且以爲域塞帝是坐在那部車子底前位。那就是所有的證據。那就是那些證據之主要部份，根據這主要部份，麻塞朱塞州底崇高的卡門威爾斯便提議要把這一個人打發去坐電椅！

當寬尼利亞檢查她的日記，且質問她的團體裏的人看看她的記憶是否錯誤時，她就給發生在她的跟簾前的事物所恐嚇住了。他們實實想無須經過確實的證據，而企圖判決柏爾特爲暗殺者。他們大部份是根據這樣的事實，他在被捕的那天晚上是同沙谷一道，手裏有一枝槍，且有全副彈藥，并當他說及他自己和他的工作時，曾對警察撒謊！柏爾特底證據是這樣可笑的，尼加底證據也在時間的過程中被弄得完全粉碎了。三年以後，太爾法官曾發覺得他自己站在牆壁上，而迫於“承認這些判詞在我的審判中不是根據目擊的證人之證據來

的。”那樣的新聞當然會使陪審官底紳士們吃驚起來，而這些紳士們原是花了一兩個禮拜來注意這些目擊的證人的，且主要地被捕房律師所說的什麼他在十一年工務底時期中，“都從沒有看過和聽過像羅拉那樣能說服人的證人的這種說話”保證過了。

## 十一

麻塞朱塞州底卡門威爾斯起來反對這兩位無政府主義的 Wops，爲時將近有三禮拜了。那兩位囚徒們由郡獄裏出來幾乎有卅次了——除禮拜天以外，每天早晨的八點三刻，以及除禮拜六和禮拜天以外，每天午後一時三刻——是由那獄裏排行到法庭裏：兩邊有兩位代表，這兩位代表把他們用鐵鏈縛倒，前頭有十二個警察，後面亦十二個警察跟着。他們常常在街路上走着，而不是在小道上走着，因爲他們是有很妥當的防護來對付那驚奇的攻擊。小孩們會集攏來注視他們，同時，那兩位代表也會命令他們道：“退後！”那就是他們的唯一機會來證明他們對於那一郡人的消耗。

坐在那兩邊的籠子裏的囚徒，會直視着他們前面的人。他們是不許看參觀的人，而且除掉他們本身的律師外，無論那一個也不許和他們說話。

在某一個時間以後，那緊張的衛隊便給沙谷夫人一個例外，她也就得到丈夫的鐵籠子裏來，直談到法庭開庭時。那可憐的，身材小小的婦人，手裏不能不抱着一個還在襁褓中的小孩，至於她的特別光彩而誠懇的臉孔是疲乏了，有縐紋了。她會終日寂靜地，堅苦地坐在那兒，企圖理解說話當中的長字，這些長字仍然是部份地異國的。

她的丈夫也同樣企圖理解着，但是當他愈理解時，他的革命的憤怒便愈來得熱烈。有過幾次，他和他的同伴都憤怒到沸點了——當人家在法律之下公然撒謊和卑劣都容許時，他就再忍耐不下去了。當逮捕他們的警察宣誓柏爾特曾幾次動過他的槍時，柏爾特便叫喊出來：“你是撒謊者！”在公堂裏發生可怕的滋擾了——衛隊捉他，并推他到回原席去，命令他“不許說話！”當羅拉正起來說她的證明的中間時，沙谷便從他的坐位中站起來說：“我是那個人麼？請看清楚！我是我自己！”新聞



紙於此又來一次鼓動和一次感情的記事。尼加的照片攝製在第一篇裏。

後來，當被告輪到說話時，更有很多的景緻。法庭裏預備口供是一位名爲洛西的意大利人；他原參加了挪亞霍克郡的“收買團”的，且又是華爾谷夫人和太爾法官底朋友——他生有個小孩名爲太爾洛西，他時常駕法官到波士頓底大學俱樂部裏；假如在路上，法官都沒有和他討論到這種案件的話，那就是太爾是失掉了的唯一的機會。

不曉得洛西是不懂怎樣地作正確的翻譯呢，抑是他不願意翻譯，致到當柏令尼夫人說證明說到決定的時候，他不將她所說的意大利語翻譯成英語而說將出來。柏爾特夠於知道那種錯誤，提出大家注意，且再不讓衛隊來緘默他，他看出這種錯誤是有好幾次了，而且當寬尼利亞來牢監裏看他時，他就對她說“他是一位詭譎的傢伙！”他說了一次又一次：“他是詭譎的！詭譎的！”寬尼利亞以爲這是柏爾特反對有權力的人的偏見；但不曉得那是另外一種惡證明的事體。太遲了。過去的五年

來，洛西因爲是出賣他在審判方面的勢力，而被判決要坐兩年的徒刑！

這樣的不幸發生於追尋愛國主義者的身上，這些人原是原告沙谷和域塞帝的，有許多人都陷於他們自己的法律的痛苦裡了——但是在來不及計算時，就時時都決定了判詞了。在那兒還有個名爲梭胡尼昔的司法部底代理人，他曾做過參加赤黨會議的工作，和提供了許許多多關於沙谷和域塞帝的消息。這位熱心的愛國者曾偷了一批鈞子——這會使人家難以相信他會做這樣的事體。以後，他因爲這樣的打劫而判決坐十二年徒刑。但當到最後的控告時，被告便有機會來提議司法部的代理人底行爲是有不正當的可能性，太爾爲這事所激怒了，而且也作了一種強烈的申斥。

## 十二

接着便是州警察長，布洛克托了。布洛克托的歷史是那樣兇殘的，所以如寬尼利亞般的質樸的老貴婦，以爲這祇有在社會被打得大開之時，才可以認識出來。但事實上，這倒一點風聲都還沒

有。麻塞朱塞州是慣於官僚的惡作劇的，所以便失了再幹的權力，不怕是者驚異的事。

布洛克托警察長在卡門威爾斯底警察局做工做了差不多卅六年了，而且對於“捏造”是位老手；在別的事體裏，即在伊度爾和幾阿凡尼體的罪案中，他是曾經捏造過事實的。

當沙谷和域塞帝被逮時，他就被米克斯德華特叫去了，檢查所有證人，且企圖去幫助米克的“理論”。可是，結果，他却告訴米克道：“你捉錯了人，”且從那回的事體中退了出來。

但是脅迫團始終對他很好，而且當胡拉得克茲曼叫他來證明那所謂“死彈”時，即是由死了的衛隊身上剝不來的“死彈”時，他也來了。這種彈丸在整個事體當中是縱橫交錯的；這也就是把沙谷和域塞帝緊縛到這種事變方面來的，因為由那個死屍方面找出來的其他五個彈丸是這樣的大小，而致到這樣的大小是不能從沙谷和域塞帝的手槍射擊出來。但原告人却宣稱那種“死彈”是從沙谷的手裡射擊出來的，再不能從旁的手槍打出來。他們請來了一位“技師”，而那技師就那樣宣誓着；

接着，他們又請了布洛克托來，而布洛克托也又是唯那位‘技師’之命是聽！

最低限度，這是大家所引以為他是這樣做了，同時，這次的審判也就根據在這樣的基礎上面；原告人都注重到這種基礎，因為布洛克托曾大大地證明他對於彈丸和手槍是有權威的，即他曾研究這種事體為時有二十年，且對於資本案件也做了有百多次的證人了。克茲曼在他對於陪審官的爭論的中結時，曾這樣說：“你們可以不管一切證據，而祇根據這些技師們底證據而定你們的判詞罷！”太爾法官又把他的法律的權威放到後面；他對陪審官解釋那種證據意味有那種彈丸，斷送了巴拉德利底生命的彈丸，是從沙谷的手槍打出來的。這種結果之所以產生出來就因為卡門威爾斯採取了布洛克托和安堡爾這兩位先生底證明。

再沒有比這種事體積極的了；於是這樣的問題便就由陪審官手裡決定下來了；於是這種事體也在所有學生的腦筋裏藏蓄了有兩年的時間了，可是，布洛克托警察長却將近要死了，他的良心也紛擾他了；有兩位他相信為無罪的人也站在電椅

底陰影邊，這因為他是參加到原告方面的詭計裏面，而至不能將他的證據呈示給陪審官。在他的著名的口供裏，他就那樣地將發生了的各種事體寫出來。他幾次三番地被原告人請求來證明那顆特別的死彈是從沙谷的特別的手槍出來的。他做了好幾種的嘗試，企圖在這樣的努力中來說服他自己這是這樣的，但終於得不到證據，而反對提出這樣的證據。‘那捕房律師急於質問我那種問題，但我已告訴了他好幾次說，如果他是那樣幹，那我就祇有答覆反面的說話。’在審判當中，這種問題是從副捕房律師提出來的。然後再轉到有學問的法官方面的。他的問題已經捏造得很留心了，而且就布洛克托的答覆也弄得不亞於他的：“我的意見以為那是包含有是由那枝手槍射擊出來的。”

你看這是種詞句上的詭計；那證人說那種死彈可以從那枝手槍射出來的；但是那位捕房律師却對陪審官表示他的說話是意味着同證人的說話完全兩樣的——那必然是從那枝手槍打出來的，而再沒有從旁的手槍出來的了。那就是大爾法官怎樣地把這種詞句由他負責地交到陪審官方面，

而且在幾年之後，這由他負責的詞句也印出來宣示到他的面前——毫無更改地保留下來，並在將來的時間，還留給那被侮辱的和被激怒了的人——那位懷恨的老傢伙處理了這樣的決定，在這種決定當中，他巧妙地纏住了被告方面的抗爭，如關於布洛克托的著名供狀，和實在就沒有答覆的克茲曼與他的助手對於布氏的供狀之答覆。

這是大爾的方法，這種方法，他就在他所處理的一切決定當中，都莫不表示出來。你可以解釋幾句再簡單不過的坦白的說話；你可以忍耐地等一年或兩年，在這個中間，那位老紳士是受了闌尾炎 (Appendicitis) 之割治，和肺炎之襲擊；結果，他會決定下一種判決來給你，在那判決當中，他會科你以從來都沒有想到的罪名。他會樹起一種藁人形的統治，而且在每次的勇敢的決鬥中，他會撕下他們的頭兒；他會把紛擾的爭論通通記錄在州法律書上，而這所記錄了的紛擾，無論在什麼地方都聽不到的，祇有在他自己的憎恨苦病的頭腦裏。接着，在最後的時候，他就坐在那王位上面，整個世界的觀衆也成爲他的羣衆，那時，他就會莊嚴地宣

佈：“留心考究下那有偏見底問題，現在實在沒有，而且從來也不會有。”





## 第十四章

### 法官“華利”

—

爲軍警所護送而在街中心跑的囚徒，每天總有四次。由街上跑的陪審官每天亦有四次，首先是由他們的旅館跑到法庭，當午則由法庭跑到餐館，再由餐館回到法庭，晚上則由法庭回到旅館去；那十二位“善而真的人”還有法庭裡的官僚引導和跟着，那些年老的官僚的腦子很不自在——在三閱月之內就要死了。要在擁擠不堪的法庭裡，在仲夏的熱氣中，每天坐六個鐘頭，對於老年人是種重大的打擊。那法官同情地說他們可以解開他

們的衣裳，但他們的清教徒的良心却以為這是很不好的！

七禮拜之後，他們的一半的限制結束了；那苦惱的罹難者相互間也非常明白此事，而且當他們倦於玩這種牌戲時，他們便在新聞紙裏找得有一種消遣的地方了。他們是不許來讀及他們自己的事件的——獄吏把此事的記載從所有新聞紙裡剔除開去，但他們却讀及在波士頓上面的法庭裡的事體，在那兒，本施被人家控告為私自得了五百萬元，而沒有經過聯邦準備銀行的許可。財政界的巫士的消化已被法律界底訊問弄壞了，所有新聞紙是這樣解釋着，他也祇得把這些新聞紙帶到飯店裡去，而助他的小頸兒所吃下去的蛤和茄汁湯之消化。

接着又有米斯霍彎孟挪亞底新聞：那兒，電影界底皇帝被在高原裏跳舞的年輕的貴婦招宴了。誰能多發明些新鮮的材料來使得那苦惱了的陪審官高興一下麼？那“當爾斯特”報每天在第一篇裏這樣登載：“布浪涅”傾尼帝，即娼寮裏底“夫人”底浪漫生活；她所離棄的丈夫的數目；她所陷害而失

敗的富翁；關於“喝香檳和吃鷄晚飯”的詳情，擁抱和跳舞，以及人客們是怎樣地在樓上的房間裡不翼而飛了，以致有一個時期沒有人敢到那兒去吃鷄子和喝香檳。後來，他們又在衣冠非常不正地集合起來，而且那些年輕的女人們——名字，服裝及價格亦都提示出來——都莫不跳着她們的最高原的跳舞，當電筒的光線照耀了，和當時的景緻的照片攝下來時。大部份的人客都過於酩酊大醉而不知那是有什麼用意；當他們在次日午時醒轉來時，他們就支付昨晚的“宴會和損失”一千元，而他們也以爲這是收場了——這宛如他們是在電影界的家庭裏無異。

但不是，這是在可敬愛的清教徒的會社裡；而且最近，那電影界的皇帝又接了許多書信，這些書信是述說赴那次宴會的年輕的女人是有丈夫的，而那些丈夫們則就是一批怕於褻瀆他們的老婆的人兒；進一步，有些憤怒了的道德家，則把這種事體傳述給米德爾塞斯郡底捕房律師聽，就那裡的官僚也爲之天大地震恐起來。米德爾塞斯郡是一個神聖的區鎮，因爲牠掩有劍不力治市，即是哈佛

底家庭，中心底中心，圈心底圈心。要把那些希伯來和巴比倫人所給予新英格蘭文化的污點抹掉下去，是要不着五十萬元的。

經過了許多交涉，恐嚇，和反恐嚇之後，那種爭吵便被十五萬元的支付解決了，這種數目，依照新聞紙的露佈，是在政治的收買團裡底領袖們中分配了，那領袖們中是包括有米德塞斯的捕房律師——不是天主教的“M ck”，倒是一位很著名的家族底名門，即是有兩種很得意的問題的，如引誘赤黨和大學體育的紳士。祇在一年以前，他就曾經神出鬼沒地去搜查劍不力治的赤黨的總機關，當時曾搜得一貨車，團打團的報告者及攝影者，以及沒收了無數的宣傳文書。他被人請去公斷雅禮布令司頓的足球戰，當新聞記者來忠告他說最高法院已經掉了他的職務時。因為他是一位很善能的足球員，所以他就跑到那足球戰裡去了。

米德爾塞斯郡是緊緊地坐落在北挪亞霍克郡，而且在牠的最近的地方就隔德舍鎮也不過是四五哩路之遙。因此，有些陪審者便發生出一種奇

想，像這樣的腐敗會超過這個邊界，而影響那些對現刻的審判負責的人麼？各種權力決斷牠最好是准備幾部汽車，以法庭裡的屬員當作車夫，去招宴那些陪審官。在放假的一天，那十二個善而真的人們便護送到海岸邊去野宴了，在禮拜天，他們一早就到禮拜堂裡去禮拜，而午後，則駕着摩托車子去到這樣的社會裡證明那些愛國主義的猖狂了。

在禮拜天，即在這種審判開始了十二天之後，有三具死兵，從法國挖掘出來：而埋在勃利毛斯郡底布洛克頓城裡，以致整城的人都在那一天去參與那種典禮。同時，在同郡的裏民城裡也埋了兩個死兵。在次一禮拜天，又有一位死兵埋在挪亞霍克郡的興舍那邊。在那一天以前就是巴利烏原野戰爭底周年紀念日，在這個紀念日，那兩郡的精兵也在舉行着典禮；在這紀念日底前一天就是偉大的新英格蘭的假日，即邦加山的紀念日，各郡的城市都莫不舉行慶祝。六月廿五日，正是被告才把各事弄得有頭緒的時候，那神聖的勃利毛斯洛克也在牠那個地方恢復了一座神龕，而且就在域塞帝的故鄉裏也來了個盛大的紀念會，各種報章是這樣

紀載着，而且各陪審官也這樣讀着這種新聞。一禮拜以後，“美國師部(Yankee Division)”有五千精兵在勃利毛斯集合，並且在七月四日，即是偉大的美國獨立紀念日，舉行操練。在那天，挪亞霍克郡底卿西鎮就要證明在牠的歷史上的最偉大的精兵之巡行；而且整個市鎮都應着爆竹和鈴鐘及軍事訓誡底迴音。美國永不要忘記那爲着牠而犧牲的勇敢的青年軍人！”——演說者是這樣說着。

## 二

接着就是大學舉行畢業典禮！在麻塞朱塞州有二十間專門學校和大學堂對二百四十五間中學不能再說什麼了；而且正當沙谷和域塞帝的審判進了一步時，這些學堂都正在舉行其典禮儀式。有很多卓越的人在演說着，有些少數的演說家并不注意到我們自身中間的敵人，而祇須要良好的市民都團結起來。這種訓誡在次一天的報紙自然會揭載出來，而且也會給作法律上的檢驗工作的十二位善而真的人們讀到的。

寬尼利亞空了一天，而且直上到去赴哈佛的

典禮。這是不能反對的，因為要努力使阿賴士排在那一隊伍裏去是有危險的；而且這也就是她的獨生子畢業的永不會再來的一個機會；爲文德斯及家族裏的人所包圍的她，在公開方面的表現，會在世人方面樹下一種關連出來，而且會排斥惡意的閒談，這就是那習俗底需要。那三姊妹會在她們中間更爭吵得利害，但是世人却應當看見她們是很有關連，而且來往總是有莊嚴的形式。

現在，克來拉便在波士頓的文德斯的家裏歇宿了，因預防阿賴士的飲鴆和私奔。德波拉便在次天早上一早來了，而她們倆也就做盡了倫理方面的勸誡，她們喝了杯咖啡，且做了理髮匠而把她們的狂痴的姊妹帶着赴典禮去了。克來拉坐的車子有阿賴士和文德斯，以使他們倆夫婦必須說話——克來拉往往能講述出關於她的子女的一千回的故事出來。

德波拉一早就叫人駛一輛車子去迎接她的母親；她們都到那兒了，三位中年的貴婦，一位是老貴婦，她們穿的衣服都樸素而莊嚴，但當中却沒有一個不表示出布拉緬底高尚的儒雅；文德斯戴了

高的絲帽，穿了大禮服，柳條的褲子，和打了短腳絆；有閒的紳士，奎昔則護送着嫁給蕭胡的皮利西拉從佛羅力打的蜜月旅行跑回來。她們指定相會的地點是在山德爾的戲院裡，右一個鞠躬，左一個鞠躬，恭候她們的朋友，交換最親切的禮式。所有種種的表現都是極滿意的。

大學的巡行隊經過“越德”地方；所有很莊重的人都穿着華貴的絲綢的大帽和長衣，爲大學的總指揮所率領，後面則跟着有一千三百名都穿戴着帽子和長衣的畢業學生。這是一回特別的機會，因爲哈佛是更新了；首次，即在二百八十五年前，婦女們是另外有一種規則的哈佛的學位——並不是羅威爾校長所簽下來的拉得克利胡的學位。裡面像這些闖進來的女性有三十六個，但她們却不許同那越德場裡的男子分開，她們也應參加那巡行隊，而巡行到羅蘭絲的議事廳來。

在山德爾戲院那兒，那郡長便召集了一次治安的會議。神道學校底教務長充當祈禱師，有三位畢業生在演說，而且卡門威爾斯底州長致訓詞。這於寬尼利亞看來是一回奇怪的時間，有很多鬼怪



穿着異裝，在講壇上來來往往。她坐在那兒，且聽見約瑟亞發生莊重與乾燥的聲音的時候，距今有好多年了？訓詞的形式沒有半點變遷；他們仍然說及受了教育的人對市民應負的責任，他們仍然在責備公開思想底擾亂者。可克斯州長說：“我們不應再埋怨做錯了事的別的人，除非我們每個人都確然知道我們是比他做得更善更好！”

羅威爾校長站起來授學位；他是一位老紳士，留有棕色的鬚髭，兩頰泛紅，態度冷靜。他是神聖階級裏底上流社會，每年從家庭棉織廠及田產方面收得的收入不下一百萬元。當波士頓底大財團選舉他為他們的犬學底負責者時，他曾是一位不十分著名的律師。在他指揮之下，又產生出一間商業行政畢業學校，使得未成熟的商業得有文化上的光彩；那間學校是發展得那樣快，以致把各種問題都移轉來了，而且也把哈佛底光榮剝來了一大部份了。

一千三百名年青的人，穿着黑長衫和戴着學士帽的慢慢的巡行隊，一步一步行過了那講台，伸出了手兒，取得了一捲的文憑，諦聽着短短的訓

詞，宛如就要成爲“Cum laude”，再加多特別一句，宛如也許成爲“Magna cum laude”，並且有好多次數，那也快要成爲“Sum cum Laude”，那好像是新英格蘭底虛僞底象徵，即這些並不是文憑，倒祇是一種空白的紙張。翌日，那些畢業生不能不到那戲院底底層裏的木桶裏立根起來，而取得他們自己的東西！

當有一位年輕的人是你所相熟的時候，就是那種禮儀之唯一的歡忻；接着，你就用你的手掌兒輕輕地拍着——這是名門中間的剩下來的熱心。寬尼利亞注意到那年輕的人的面孔，大部份是灰暗和蒼白，但到仍然是清潔和有精神。她再注意到那郡長，市長，政治家，律師以及銀行家——擲揄，堅困和渾鈍底假面具。支配這些人由這青年的工作移向到老年的，究是什麼魔力？

現在文德斯的機會來了；而寬尼利亞也希望那些畢業當中不會有多人像他一樣是隱藏有悲劇的。她曾聽過奎昔說過這樣的新聞底結局：由拉里謝的廠裏出來的女人，即曾成功於使得小約瑟亞相信她祇是十九歲和處女的，實在有二十五歲

了，是灌了藥物的苦痛的，且犯病的。最近她的病好了，所以他一禮拜總有幾次去拜訪她，而他當行到講台前所以表現這樣蒼白的臉色，亦都由於他常常泡去找她，<sup>④</sup>只是在整個山得爾戲院裏的觀衆相互地在注意着，在細語着“約瑟亞底孩兒那高孩子。”他們想及他的名門，和以到了結婚的年齡的女子用特別的方法來碰他的母親。

在這些禮儀底終結時，就舉行一種籌備得很好的宴會；同時亦都舉行一批一批的班及的宴會，在這宴會席上，那些“老學生”便都團結起來注意到愛國主義和笑林。有一拾歡宴席上，有一位演說者是那很光榮的愛國者，是挪亞霍克和勃利毛斯兩郡底捕房律師，克茲曼。那主席介紹他說他是一位拒除麻塞朱塞州底赤黨的，而演說者也承受了那莊重的義務，說及沙谷和域塞帝的案件，以及他對於那兩位無政府主義者應採的辦法。紛擾的喝采由宴會席上一陣一陣出來，而且麪包片也一片一片從傘狀的瓶裡丟了出來；他們在高唱着“可愛的哈佛”以及“他是一位快樂的善人！”

### 三

回到德舍的法庭裡來了，那法庭是築有高高的，白色的圓頂，和有一圈一圈的，像海船船舷的砲眼。陪審官依然是每天那樣跑來跑去，陪審長也依然在向着國旗行禮；手鐐了的囚人也依然由警衛護送着從街的中遊行落來，那些衛隊在看守倒，且搜查着行人，即如貴婦們底手提匣都被搜查；至於報紙則更來得煽動了。

被告的說話的機會又到了。一位年紀五十歲的，以前是布洛克頓市底司重量和測量的官職而現在對此事却說得非常直爽的畢爾克，當匪車經過那鐵路的軌道時，還在南白蘭特利的街衢上面。那輛匪車祇距他十尺左右駛過，而且坐在那後尾的土匪曾探首出來，并向他舉鎗瞄準——槍沒有開着。被疑為是沙谷的人是坐在那右後尾的席上的，畢爾克看他看得很清楚，且描狀他是一位面孔扁的，圓的，兩頰很潤的人——毫不像沙谷。在審判當中，有很多愛國主義者，畢爾克以為他們至低限度總可以稍為接受他的意見，所以他就這樣試

做下去，因此，他和捕房律師便結果出一種可怕的對話：

“你所看見的槍是什麼顏色的？”

“藍色。”

“你曾經看見了那樣的槍，是不是？”

“看見過，我的孩子從戰場上曾帶回一枝那樣的槍。”

“你以為我質問你的孩子帶回到家裡來的槍麼？”

“不，但你正質問我關於那枝槍，而我也祇把我所看見的告訴給你。”

“你以為你可以把那枝槍插進去，是不是呢？”

“克茲曼先生，我並不企圖插進任何東西去”。

“你是把此事等閑視之麼？”

“是的，先生，我在這樣企圖着——”

“你的一切的答話都是以前準備好的，所以你不曾被人家稱之為輕忽此事，但我現在却要你告訴實話。”

有五位工人出席觀審，他們都是挖坑的，且證明當時的暗殺。那些人都一致堅決地說在土匪車

裡的并不是沙谷和域塞帝，但他們都是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他們的說話要經過翻譯者，以致克茲曼就易於不相信他們了。有一位工人計算他當時祇隔開槍的地方不過是四五十步遠，因之，克茲曼便詭詐地抓住了他答覆許多複雜的問題——他一定知道他的距離是那麼遠，并在那麼遠的距離當中，一定知道土匪就不是沙谷和域塞帝。接着，他又來測量測量那塊地圖，并說那是九十步遠，而這種 Pedro Iscola 便就那樣結束了。在克茲曼的說話完了，他便轉來罵那些工人為懦夫，因為他們都站在那坑裡挖泥，而對於那樣開槍的土匪，都不敢前去捉捕。

有兩位製槍的技師被告作證。技師常常是不偏不袒那一邊——假如你這邊所提的錢同那邊所提的錢是相等時。一位是製勝利手槍彈丸和製彈筒公司底主任，其他一位是製沙谷手槍的高爾特自動手槍公司底監督，這位監督比站在那證人席上不能證明那武器的布洛克托警察長，應多知道一點。那兩位技師都一致證明那種“死彈”不能從沙谷的槍裡打出來，而且他們也不會像布洛克托

一樣，後來又要收回他們的證據的。

那些證人都起來反對那看守鐵道門的利凡幾底證據，且說他曾怎樣地告訴過他們，他是沒有看見那些土匪的。對於有成見的國得烈治，他們也是一樣反對的。有四個人堅決的說他的敘述顯然是同他目前的證明相衝突。可惜這些沼室裏的紳士的名字不是耶尼士，斯密斯，布郎和羅丙孫，而是墨機秀，阿利幹尼，孟更尼渦和德墨托。

接着，那些證人便來答覆‘惘乏的羅拉；她的朋友，頭髮白了的老甘伯爾夫人一邊說警察和新聞記者一邊哭，因為她不願意羅拉說這樣的謊。羅拉曾曾對承認過她是不能證明土匪的；以及又曾對因勇敢反對挪亞霍克郡的警察和原告當局而受了太爾法官的責備的店東，庫爾偏斯基，也表示過她是不能證明土匪的！

接着就是可憐的猶太的布販羅生，他曾廉價賣一套衣服給域塞帝，因為那套衣服是有些破洞的。他曾回域塞帝去將他的布料指示給柏令尼夫人看過，而且他們在那個時候曾作過長時期的談話。三禮相以後，他知道域塞帝因搶劫而被捕了，

看了他的照片，認清了他，且曉得他搶劫的一天就是他賣布給他的時候。他把他的故事告訴陪審官聽，克茲曼却就預佈了一種四點鐘的馬戲以開他說得不清不楚的土音的玩笑，來麻煩陪審官，且質問他一年前的某一日，他在什麼地方，以及一年前的三禮拜以前，他又到什麼地方。可憐的羅生企圖反對着，假如他稍有充分的時間，那他也可以把那些日子回憶出來，這，不消說克茲曼和陪審官會以為是律師替他想出來的。

假如他們要留心這點，事實上，這點也可以使原告者來證明羅生的說話了，因為他說他在那天賣了很多布給勃利毛斯的人，包括警察長底夫人。可是這正如斯橫臣告訴寬尼利亞的一樣——用外國人來做證人是沒有什麼用處的；陪審官承認他們的說話是‘捏造的’，而且這種捏造不管是全部的抑或是一部的，其間都沒有什麼不同。不消說陪審官不會夢想到有文化的紳士，代表卡門威爾斯的紳士，會做出告訴證人立說什麼的事體。雖就一千年以後，他們亦始終不會承認，反對沙谷的罪案所由建立的五個證人，一位是時常不直爽



的，一位是歇斯迭里亞的娼婦，一位是半呆的，一位是沒有次序的夢幻家，一位是怕警察的壓迫的弱者，這五個人都一致證明那兩個人是土匪，不然，則說他們不能證明他們那兩個是土匪。所有這樣的說話，原告都莫不知道，而且就坐在那板凳上面的法官也知道一點——以致那種辦法祇能代表捕房律師和法官中間的陰謀來欺騙陪審官，將主要的事實掩藏起來，而說服他們承認白是黑的。

#### 四

今天是審判底偉大日子：域塞帝坐在被告欄內，辯護自己。在穿了黑衣裳，白頸領和黑領帶的域塞帝，看去很整潔而莊重。他在牢裏關了那麼久，他的額角也長得禿起來了，但他的濃翠的下垂的鬚髭却仍然留着；他的熱誠的，深沉的長臉是同學者和思想家無異。

他們把他從鐵籠子裏帶出來，使他說出他的證明，同時，他們又使他一蹴就站在囚徒所佔的地方，面前有個小小的欄杆把他隔着，他站在那兒有好幾個鐘頭在答覆他的律師種種的問題。他的態

度是閑靜而親切的，他的英文之運用也非常進步了；他收得了他年來要避免意大利文的特殊字音的功効了，而且新聞紙也促進了他的教育，於是寬尼利亞便引她教出了這樣的學生爲自豪了。他祇有一次給克茲曼刺激得泛了一陣“紅暈”。當他述及到他的朋友在住，在工作在鐵路的水廠的地方時，就這樣道：“是的，在你們所曉得的小房子裡，那兒，這個鄉村裏的意大利的工人便在生活得和工作得好似獸類般的。”

他把他的生活告訴給陪審官聽：他幼年時是在意大利，他的奴隸工作是開始於水塘般的廚房裏，這就是他的身體底損壞和他的父親底逝世的時候。他再述及到他來美國，他在紐約市的最有錢的俱樂部作工——他說俱樂部 (Club) 這個字，再不會說 Clooba 了，然後又在著名的飯否裏、磚廠裏，石坑裏，鐵路，華爾斯托池塘——附近在太爾法官的住家，鐵絲廠裏，最後則在勃利毛斯的製繩廠等等工作。他再說及他到墨西哥去的原因是因爲不讚成戰爭；他到最近曉得了他并無需負徵兵的責任的，而且他也把此事提示出來，可事顯然沒

有什麼結果。

他說到他賣魚的生意——而且被告的律師也立即把他挖蛤的牌照及他賣魚後的收據呈示出來。在南白蘭特利搶劫的早上，他是在勃利毛斯——智利街，斯丁的斯街，智利廣場，秀蘇弄，卡斯德爾街賣魚。過了午刻不久，他就碰見了羅生，且向他買了一套有破洞的衣裳，他這套衣裳依然還保留下去，且也拿出去作證據了。他帶羅生去見柏令尼夫人，因為柏令尼夫人是在羊毛廠裏工作，且是一位布料底審判官。在下午，他把他的車子寄放在魚夫可爾底場所裏，而自已則直下到那海岸邊，那兒，可爾正在油着他的船兒，而且正當白蘭特利的暗殺的事件爆發時，他還同可爾閑談着。當他們談話時，那造船廠底廠主，季西，及其他的人，福爾摩斯也曾到來過。後來，柏爾特就去挖蛤子和誘餌，回家，六點鐘晚餐，其餘則在勃利毛斯過了一晚。

他說到要逮捕他的四月十五以後的三禮拜來的工作情形。他曾到東波士頓的俱樂部裏，且被邀到紐約去見見沙爾西度和伊利亞。但當他說到那

兒時，克茲曼和太爾更阻止他；這是捕房律師有意來說被告是沒有理由來逃避他們那天晚上的被捕，且來對警察撒謊。克茲曼急於要說最壞的，就是無政府主義者怕於免費回到意大利去，例如沙谷無論如何都要走的而結果還沒有走，這害怕底宣稱顯然是詭譎的。麻塞朱塞州底整個統治階級都主張要判決六年；所以，陪審官應當要曉得在沙谷和域塞帝之被捕前六十六個鐘頭，他們的朋友和同志，沙爾西度跳樓了，或是由紐約的派克落洋房的第十四層樓躍下來犧牲了他的生命了！被告再把此事重提了一番又一番，但却在這兒受到打擊，那兒又受到打擊，而至那種事體底真實意義始終在陪審官面前表示不出來。

不要十分駁斥域塞帝的說明和使陪審官底偏見來反對他，就是原告的目的；使他們都充滿着憎恨和害怕底情緒，以致他們完全不能來思維一下；使他們看出那無政府主義的無神論者，徵兵逃避者，就是應得各形各樣的死的敗壞的痞棍。當再三訊問的時候來了，克茲曼先生的第一個問題同域塞帝是否坐在那匪車之內，並在那後尾的窗口

舉槍瞄準的問題沒有半點的關係；能發生作用的，就是不管他是否坐在那匪車之內，而祇要陪審官來斷令他是犯罪的。克茲曼說：‘域塞帝先生，你是那樣在一九一七年五月爲着逃避徵兵而離開勃利毛斯的，是不是呢？’

克茲曼不消說完全知道域塞帝是不能負徵兵的責任的；但他却突然露出他由卡門威爾斯服務了十年所得到的憤怒冷笑地說：“當這個國家是戰爭時，你就逃開去，所以你就不會當作士兵一樣去打仗去？”那捕房律師不願意質問域塞帝關於南白蘭特利的犯罪事體，企圖證明他是在那兒的；那捕房律師亦不願意企圖來破壞域塞帝的不在證；他祇企圖證明域塞帝是對警察撒謊，並且他不是一位愛國主義者。

他抓住了囚徒所努力組織了的種會議，和他所起草的可憐的通告的力量：你是向要赴戰場的公開會議的羣衆作勸告的人麼？”“是的，先生，”柏爾特沉靜地答着：“我是那個人，並不是你所不需要的人，但我倒是那個人。”新聞紙把這種景緻登載得很多；這也就是牠們的讀者所希望的事體。

波士頓的“旅行者”報說：“這是種緊張的戲劇的時候了”，且描寫着那原告是那樣“憤怒着”。“美國”報又說：“那捕房律師的聲音是同情緒般的震顫了。那震顫的聲音鼓舞了觀眾！”

## 五

但是正當嚴訊沙谷時，大巡長的聲音顫動得如雷鳴。同時，那些觀眾，新聞紙底讀者都莫不興高彩烈了。沙谷的英語說來很不行的，而且也不能不請助於不直爽的翻譯者。此外，他又不能運用他的情緒，被人家譏笑，和受人家的打擊，終致說出了的事體會使他蒙受損失。那捕房律師質問了七千個問題；這些問題着重於愛國主義而忽略了其他事體。克茲曼先生說：“在一九一七年五月，你是離開了這個國家麼？”

沙谷說：“我不能以一個字來答覆這個問題”。

“沙谷先生，請你答覆我的問題”——“聲如雷鳴”——新聞紙這樣說。一九一七年四月十五日第一次徵兵前一禮拜，你是離開了這個國家麼。”接着就發生有很長的對話，這樣的情景使寬尼利亞

以爲是同山林裏的鹿子無異於當貪食獸或大野貓或其他兇殘的獸類從樹上跳到那鹿子的身上，並且當他一<sup>邊</sup>走時就一邊亂嚙他的頸項。這在自然界中是普通的事變，但在這種案件中發現這樣一種現象是動物學上所沒有的——另外的獸類在逃遁的鹿子旁邊走着，這是使其他獸類不要來跟他分嚙牠的頸項的工作。這種獸類的名字就是太爾。

“你昨天是說過你愛這個國家麼？”

“是的，先生。”

“在一九一七年五月，你是愛這個國家麼？”

“我沒有說——我不想說我不愛這個國家。”

“你在一九一七年五月是愛這個國家麼？”

“茲克曼先生，假如你能夠，假如你把那給我——我可以解釋——”

“你懂這個問題？”

“懂。”

“那末，你應歡喜來答覆這個問題。”

“我不能以一個字來答覆這個問題。”

“你不能說你在列名於首次徵兵的一禮拜前是否愛美國麼？”

“我實不能以一個字來答覆這個問題，克茲曼先生。”

“你在一九一七年底最後一禮拜是愛這個國家麼？”

“克茲曼先生，要我用一個字來答覆了這個問題是非常困難的。”

“有兩個字你可以用，沙谷先生，一個是“是”，一個是“不”。究竟是那一個。”

“是。”

“爲着表示你是愛美國，當牠要你當兵時，你就逃到墨西哥去。”

那問題顯然不足於推出種種有用的消息來給陪審官，那問題純然和簡單是一種譏諷。克茲曼把這個問題故意推敲，他翻來覆去說這個“愛”字說了十一次。首先，沙谷的逃跑爲的是愛他的國家麼？其次，他逃跑爲的是愛他的老婆麼？“你會當你的老婆需要你時，你對你的老婆表示你的愛就向她逃跑麼？”

沙谷說：“我不會向她逃跑。”

沙谷的律師說：“我反對。”



可是太爾却說：“他會答覆”——且以他的普通的狡猾再加一句道：“這簡單是信用上底問題，並沒有什麼。”

於是，那貪食獸或人野貓仍繼續嚙着頸項。

“當你的老婆兒需要你時，你對於你所愛的老婆兒可以存心跑掉麼？”

麥加尼先生說：“原諒我。我對於那種問題想問一個例外的事體。”

太爾拒絕了那個問題，但他却高興地對嚙頸項的人表示他是可以繼續下去。“他還沒有承認他是逃跑了。”

因此，這種痛苦不消說是假設的。“我想問你，你是否從米爾福德跑了出來，為避免充當美國的兵士麼？”

“我不曾逃跑。”

“你意味着行開了麼？”

“是。”

“你不明白我說的‘逃跑’，是不是呢？”

“那是俗語。”

“那是俗語麼？”

“克茲曼先生，你可以說文雅些。”

“你以為當國家需要你時，你逃開了國家是卑俗的麼？”

“我不相信戰爭。”

“你不相信戰爭麼？”

“不相信。先生。”

“你相信你所做的是否是一種懦怯的麼？”

“我相信，先生。”

“你相信你從你的老婆方面逃跑出來是種勇敢的麼？”

“不相信。”

“當她那時需要你時呢？”

“不相信。”

## 六

原告所提出的老婆的問題，直堅持到他的憎惡發洩完了時才止，接着，他又譏笑那些 Wops 到美國來是爭錢的。“是因為——是因為你愛美國等於你愛這個國家每禮拜所給的工賃額一樣麼？”

“是的，有更好的條件。”

“易於爭錢的國家，是不是呢？”

“是。”

“你對於這個國家的愛是根據你所爭的錢來測定的麼？”

“我從不愛惜金錢。”

這一直繼續到被告說了一陣又一陣時才止。麥加尼先生說：“不，假如太人歡喜的話，而且我可以說我現在想我的對象會整部提出來對答。”

太爾說：“我想你已經開始了。”

律師非常卑躬地說：“不，假如太人喜歡的話，我想我還沒有。”

太爾說：“我以爲你已經有了”——且繼續提出一種爭論，這種爭論就包括有人家想得見的，充滿在捕房律師的腦子裏的偏見的力量。這就是被告方面底抗辯，即在被告被捕的那天晚上，他們還偕同保達及阿爾昔尼去拜謁過好幾位無政府主義的同志，由他們家裡搜集了許多危險的宣傳文書，而且將這些文書直掩藏到當原告底風潮煙消雲散之時。太爾現在站在這兒，他苦心孤詣地創造出一種比老婆還來得更複雜的揶揄。他說：“在我

看來，你好像有過，你打算要宣佈所搜集的許多宣傳品和文書站在美國的利益正如站在人民的利益一樣麼？因此就開出了被告底信用，當他宣稱一切工作都在消滅這種文書的方法中，實在爲着美國的利益麼？”

麥加尼說：“那種宣稱無論什麼事都不能表現出牠是等於法庭裡現在所用的語言，而且根據現時所記下來的口供，我是反對這樣的訊問的。”

發生出這樣一種在任何山林裏都看不見的現象；那貪食獸或大野貓停止其嚙頸項的工作了，而且也容許太爾替他一站就站在那罹難者的背上了。太爾很喜歡他的扮假，所以他詳述的事已經有五次了，而且有好幾次，他是說得極複雜的。“你是宣稱被告底一舉一動都站在美國的利益上面麼？”他每次這樣說時，必每次望着陪審官在做緊要的眼色，而陪審官也同樣答以深深的猶笑。當被告律師反對道：‘請太人容許我反對太人對於被告底權力站在有偏見方面所決定下來的敘述，和請太人讓我請求太人從那些陪審官方面退出來’時——太爾更馬上就很聰明在保護着那種口供，并

使那口供弄得沒有半點不對的樣子。“據我所曉得，口供裏面並沒有半點偏見的記號，而且也並沒有什麼故意。我簡單地要你先生會提出你對我所說過的證據來吧！”

此後，他繼續再說譏諷，一下子不談，一下子又如平常一樣以說明貪食獸或大野貓是怎樣地取回所嚙的頸項來結束：“我會讓你作進一步質問到他的表現究有什麼意味。”於是，克茲曼便暗示着，而且儼如是沒有任何不妥適似的說着：“當你昨天說你愛這個自由的國家時，究有什麼意思呢？”

## 七

可憐的尼加！他是位多言的，熱誠的青年，又是位宣傳家；他們把他關在那鋼製的格子裏去做宣傳家足足做了十四月零兩天了。他有時是怒得要滾沸起來，有時却又恰靜下去他有過了一切，祇沒有爆發什麼。現在，他突然看見了一種希望，他請求着：“請給我一種機會來解釋吧！”同時，那狡狴的原告却說：“我正在要你解釋！”克茲曼先生也實在要你來解釋解釋。陪審官，旁觀者，大家都

在準備聽他的解釋——當他正告訴到他所想像的美國、意大利、自由、工人和工人的權利、富者和貧者、肉料和蔬菜、學校、自由演說、德布士、資產階級、哈佛大學、洛基菲勒、摩爾根、工人、戰爭、社會主義、林肯·傑華孫、愛爾蘭、德意志、法蘭西、政府、惡人、強盜——一切是什麼時！他也許是不能轉變他們，可是至低限度，他總能使他們理解他。

赦宥他，假如他的零碎的說話是很多——他是有餘時來說出種種結論的！赦宥他，假如他說的話是混雜的——他是沒有時間來把牠整理出來，他不知道什麼時候，他們會把他再關和再鎖多十四個月！赦宥他，假如他的說話是沒有聯系的，他是在異音、結舌、停止、再來，反囁他自己的情緒，和在他的信仰底緊張當中，絕望地摸索他的言詞！當時，那狡狴的原告却沉默地站着，笑着——當他的苦難想把他自己吊到繩索上時，他想為什麼還要那樣辛苦工作呢？那法官滿意着，因為他知道這會有很好的口供記錄下來——那被告已經有了機會來表白他自己，再不能宣稱他是被曲譯了。最滿意的就是通過陪審官——因為他們有權力來

判決侮辱和輕視他們最神聖的新美國人的偏見的  
Wcps。

沙谷在辯護着他的生命道：

“當我幼年在意大利時就是一位共和國民；所以我往往以為假如共和國民是需要時，他就更有機會來打理教育、發展，建設他自己的家，長育，和教養他的孩童。那是我的意見；但是當我來到這兒時，我就沒有看到我以前所想像的東西，有很多差別，因為我在意大利所作的工還清閑過我在這個國家所做的工。我在意大利那兒也能生活得寫意。在同樣條件之下工作，但不十分苦，一天祇是七八點鐘工，但吃料却還比較得好，我的意思是很純直的。不消說在這兒是有好的吃料，因為這於不做工不勞働的爭錢花消的階級是個大國家，至於在意大利，則勞働者更有機會來吃蔬菜和新鮮的東西，但我却終於到這個國家來了。當我一開始就在這兒做極苦的工，和身爲了十三年的苦工人時，我還不能養活我以前所担的那種情形的家庭。我不能在銀行裏稍存一點積蓄，我不能使我的孩子上學或做其他的事，我在這兒教導同我一道的人們。自

由的理想是給任何一個人都有機會來相信他自己的思想的，但並不是神聖的思想的，並不給像廿世紀前的西班牙一樣的地位的任何一個人；倒應給我所看見的已經錯誤了的印刷，教育，文學，自由講演與一種機會。我可以看見好人，有知識的人，有教育的人，都被逮捕了，關在牢監裏，一年一年死在牢裏，而沒有把他們放出過。德布士是這個國家底一位偉人，他也在牢裡，他也死在牢裡，因為他是一位社會主義者。他要勞働階級得到更好的環境，更好的生活，更好的教育，而且假如有機會時，還要使他的兒子去讀書，可是他們把他坐牢，爲什麼呢？因為資產階級都曉得他們是反對他的，因為資產階級是不想我們的孩子去進中學堂，專門學堂或哈佛大學念書的。勞働階級是沒有機會，但並不是沒有——因為他們並不要勞働階級受教育；他們希望勞働階級時時都這樣低，時時都要在人的腳底下，而絕不容許抬頭的。有時，你可以看得出洛基菲勒，摩爾根提五十——我說提五十萬元給哈佛大學，又提百萬元給其他學校。‘天天都說洛基菲勒是偉人，是這個國家的偉人。我



要問他到哈佛讀書的是什麼人？洛基菲勒所提出來的幾百萬元，勞働階級得了些什麼利益？他們始終得不到什麼。可憐階級是始終沒有機會去到哈佛大學讀書，因為一個人一禮拜祇有廿一元的收進，或就卅元的收進，甚至於就有八十元的收進，還不能養活五口人的家庭，并使他的孩子到哈佛大學去念書。假如他<sup>4</sup>想吃一切的東西，他祇有依靠自然。假如他能像牛一樣吃一切東西，那最好，不過，我總希望已然是人就應得過人的生活。我希望自然能把一切最好的東西給人民，因為人民是成於自然的——我們並不是其他任何地方的朋友，我們都屬於一個民族的。這就是為什麼我的觀念之所以變遷了。這也就是為什麼我愛能勞働，能工作，能每天找出更好的環境，不再有戰事的人民的原因。我們不希望用槍來打仗，我們也不希望消滅青年人。將來會更需要麵包，當時間一到，母親便可以由青年人身上多取得些麵包及利益。洛基菲勒，拿爾根，及其他高等階級的人是要叫人去打仗的，為什麼呢？戰爭是什麼東西呢？這個戰爭並不像林肯及傑華孫為着爭得國家的自由，並不是

爲着白人，倒是爲黑人而爭得更好的教育，及更好的機會的戰爭，因爲林肯及傑華遜都相信和曉得黑人也和其餘的人一樣。但是這個戰爭却爲大富翁的。他們是爲着生意而戰，一戰以後，幾百萬元就可以從這邊一收進來。我們有什麼權力來互相殘殺：我曾爲愛爾蘭人做過工，我也曾同德國人、法國人及其他許多人一同做過工。我愛他們那些人正如我愛我自己的老婆和我自己的人一樣，因爲他們也愛我。爲什麼我應出去殺他們呢？他們與我做過有什麼害事呢？他們始終沒有做過什麼，所以我不相信戰爭。我倒希望消滅那一切的槍砲，我更希望政府會給我們有種種文書及教育。我還記得在意大利六十年前，政府也不能支配這兩種東西——惡魔和強盜，所以有一位內閣大臣便說：‘假如你想消滅那些惡魔，假如你想廢止那些罪犯，那你就要提供出社會主義的文書，教育，解放給人民。這就是我爲什麼要消滅國家的原因，諸位先生。’這也就是我爲什麼愛惜須要教育，生活，瞻養的人，即善人，正如他們一樣。這就是我的一切意思。”

## 八

七月七日是個大演說的時期，三天來有許多愛國主義者重新再提出“一切人都生而平等”的詞句來恭祝這一個獨立紀念日，假如寫這句話的著者，傑華孫會出現在德舍法庭，那他必然會知道沒有受過教育的異邦人以拙劣的言詞來反對這句話，和把他自己的生命來縛在那製鞋廠的修鞋邊的機器上面。但是陪審官，法官以致原告的捕房律師則均不是這樣！在他們看來，這是種叛逆；而且正當演說的時機停止時，那貪食獸及大野貓又在進行亂嚙他的頸項了。“那就是你所以愛美國的原因麼？美國比二十世紀前的西班牙還要退步，是不是呢？”

還要退步，那胆大的Wop居然敢來侮辱哈佛大學了！那捕房律師在午飯以後又再重新集中了他自己的力量來對付那樣的侮辱。“你是具體地說你不能使你的孩兒到哈佛去讀書？你曉得哈佛大學教育美國貧窮的兒女比其他大學還自由點麼？”

被告的律師反對這點，但被擯斥，而沙谷不

能不答覆。假如沙谷是受過有教育的策略的訓練的，那他的答覆就會是：「哈佛大學是自由地教育百把學生，威士干新大學則教育五千八百九十五個學生，至於加里福尼亞大學則教育有一萬一千三百四十個學生了。」

但可惜，可憐的尼加是不懂教育上的策略問題的，因此，便承認了比第一次的暗殺罪案還要可怕的罪犯。那憤怒的克茲曼先生說，“你對於此事，毫沒有知識，以致因為哈佛大學成為有錢者的學堂，你都反對起來，是不是呢？”

更加爭執，更加紛擾；那被告的律師又再反對，但又被太爾和克茲曼所摒斥——他和克茲曼像兩位熟練的藍球選手一樣，把那個球兒傳來傳去，直傳到那球場裡的球門裏去了。“你是有意來反對哈佛大學麼？”（反對被拒絕）“你是說祇是有錢的人可以無須經過什麼考驗而到那兒去麼？”（反對被拒絕）“你的孩子進學堂麼？你意大利那邊的城市裏的學堂又可以比得上你目前的孩子所進的學堂麼？”（反對）其次就是斯道頓底免費醫院。在波士頓的平民公立學校底數目，沙谷究竟懂

不懂！麥加尼先生說：“我反對那種答覆，我反對那樣的問題和答覆。”但大爾却說：“問題可以成立，及答案亦都可以成立。”

看了這種情形，注意了這種無端的紛擾，這在寬尼利亞看來并不是法庭裏的一種真正的辦法；這是某一種癡狂的幻夢，再三訊問問題和不爽直的答覆底世界，另外一個神奇仙境的阿賴士。是的，是那樣的——寬尼利亞是在奎特拉必和馬茲爾爾，即莫克他士爾和 queen of hearts 底家裏。“他在那個時候是暗殺的！砍他的頭！”這是個事情變化得很突然的世界，同時事情又是長得非常之大，和可怕而終於縮小到你不能不因之而噓笑牠們的世界。這也是這樣的世界：雪白，溫柔，帶有紅果肉臉孔的紳士突然變為貪食獸或大野貓在亂嚙鹿兒的頸項，以後又變為藍球選手，由藍球場裏直玩到那法官面前！祇有負責的公然的官僚在支配着包括人類生命的法律手續。

狡狴的老華利道：

法官，陪審官我都承當，

我要審判這一切的來歷，  
而且我要處你以死亡！

他們抓住了沙谷和域塞帝所宣稱爲有意在搜集起來的文書的問題了。“是與無政府主義有關連的書籍是不是呢？”“不完全是。”“有好多是呢？”“大家一致團結起來。我們是社會主義，民主主義，其他社會主義的消息，社會主義，工團主義，無政府主義等等的報紙。”不管那些文書是拿去銷滅了，抑或是掩藏了一時，他們都討論了一下這種文書的用意所在。沙谷承認是掩藏了。“是的，因爲牠們是教育的書籍，教育的書籍。”原告說：“無政府主義的教育，是不是呢？”那證人說：“呀，當然的！但無政府主義並不是刑犯。”這天大地惹動了那捕房律師。“我並沒有問你，他是刑事犯抑或不是刑事犯。先生，我亦並沒有請你通過那種罪犯。”這究是一種投到他的目的方面來的光明！對於這種爭論，寬尼利亞後來在麻塞朱塞州底整個官僚當中所聽出來的爭論，即是再三訊問底目的，證明了沙谷和域塞帝並不是純粹的“赤黨，”但祇冒充

是“赤黨”而已！

再訊問下去，再沒有結果地訊問下去。現在，那貪食獸或大野貓又來亂嚙他的頸項——不怕你現在就以爲那囚徒應處以死刑。“你就是說美國祇使你傷心失望？”被告再來一次反對，但太爾却告訴貪食獸或大野貓應怎樣進行。法官指出克茲曼是“誤認了沙谷爲那種暗殺者。”於是，克茲曼不消說承認這種暗示，且把這種暗示製成一種問題；沙谷是那個人麼？那律師再三反對，但法官却也再三拒絕律師。其次律師祇向法官請求一種例外，終致那囚徒不理解那說出來的說話，“通過了他對於美國的態度 的判決，”而且這種判決也不得不來一次解釋：“唔，告訴我們，你是怎樣失望。你得不到什麼，和你希望得到什麼。你是那個人麼？”是，沙谷承認他就是那個人；因此 那陪審官便興高彩烈了。

## 九

神聖的審判過了，法官又來見寬尼利亞了，說他想以他的尊嚴來請寬尼利亞到他的辦公室裏同

他會面。又一次同法官的會面——這是審判以來，第三次的會面了。這於他是不被容許的，他所尊敬的貴族份子應坐在那法庭裏，天天不讚成他那種辦法；他應得同他們爭論，他應得替他本身解釋和辯護，他應得把那些首要的貴族份子弄得能明瞭他的任務。他說他要恭候他們；但不幸得很，他同時也在恭候着新聞記者和拍照者及其他貴族份子所不認識的人們。

他脫開了他的黑絲綢的長衫，且把來掛在那鈎子上面。他現在就是一位平平無奇的，身材瘦削的老人了，他的兩肩是那樣小而狹，頭髮是白的，下頷是尖的，且有沒有血色的皮膚。他從他的椅子上站立起來，向她鞠躬，且請她坐。但她却看見她的手兒是在打抖，他的視線是比平常更壞了——他是一位憊乏了的老人，經過了可怕的審訊，而現在正沒有精神而感覺痛苦了。他的情形表現了一種無謂的喧鬧，過於誠懇，而並沒有什麼休息；他把同樣的言詞重覆了好幾次：“現在，算威爾夫人，你看，你看！你看看我要告訴你，他們是什麼人！”



“太爾法官，你意何指？”

“你聽過沙谷那個傢伙所提出來的說明麼？你看他承認了，承認了那種醜事——他絕望地，挑戰地說他們是無政府主義者，——他們侮辱法庭且侮辱了一切社會！”

“但是，太爾法官，我早都知道他們是無政府主義者。但我却不以為他是在受着無政府主義的審判。”

“不，但這表示了他們的本質，他們的觀念。他們是對法律不尊不敬的人，他們是應得處以刑犯的人。”

“但我倒聽見過沙谷的廠主說過他是一位很好的工人，他做工做了那麼久，從沒有缺過一天工——他相信他確是他那工廠裏的鎖匙——他曾充他那工廠裏的守夜者——”

“呀，算威爾，你應得聽聽凱萊在外面所說的什麼說話！”

“你意何指呢，凱萊尼說些什麼呢？”

“我不能把那些說話告訴你，那些說話是貴婦們不能聽的；主要點就是凱萊是怕於說出他對沙

谷的真話來。”

“太爾法官，你痛嚇我！”

“夫人，你的意思怎樣呢？”

“你是離開了本案底說明了，你想到人們對你所說的笑話，你拿了人們不願在宣誓之下來承認的事物了。”

“我正在對付那製造恐怖的人。你想不出我們這個社會底情形，即想像不出我們提這些人到將來及證明他們的時候。算威爾夫人，你想想目前的情形——爲着要得到一位陪審官而召集七百個陪審者有什麼意思，并在什麼地方去叫！”

“所以，你就以爲我們的法律制度就這樣破壞了，而你又把牠拋在那批板上！我讀過在土耳其的斯丹王之下，是可以根據包探底閑談來處人以死刑的，而且，這在俄國的沙皇之下，也是可以的，但我却不曉得我們在麻塞州也可以有這樣的東西。”

那位老傢伙的臉孔表示出他綜之是在討厭了！他向她拉手而停止她的說話。“算威爾夫人你對正在處理這次的審判的法官說出這樣說話，是

很不妥當的！”

寬尼利亞站了起來。“你十分曉得我並不是來找這樣的會議的，太爾法官。假如你以為你可以依照你的喜歡來處置那兩個人，並且當你聽到你不想聽的事體時，就開始說這是不妥當的。那我就勸你不如把你的說話局限在下流社會方面去，因為我從來就沒有接觸過由那種基礎上面產生出來的對話。”

那可憐的老傢伙又站起來了，他是在那樣打抖，所以他不能不靠他的椅背來支持住他的身體。他的聲音振顫起來了——好像是括薄銅鐵皮似的了。“算威爾夫人，我深深地向你道歉，因為我對你說出了那樣的說話，但這是屬於侮辱法庭的，而且假如你來處理這種案件時，你會說些什麼？”

寬尼利亞倨傲地說：“我要離開你的辦公室了，並且我也希望你以後不再來約請我了，免得麻煩我了。但我却要告訴你，法庭裏沒有關係的人的一般意見，即是今天的證明的情形，是我有生以來所僅見的，最惡的，滑稽的審判。

她行到那門口去了。但那老傢伙始終不願意

放開地。急忙忙的後面跟着她，且伸出他的兩手，好像生了什麼癱瘓似的。“算威爾夫人！我要忠告你！你是讓你自已來給人家欺騙！你被那些暴徒所利用！我們是被那些刑事犯所包圍！我們是被我們的制度底殘酷的敵人所襲擊！你應對得住你的祖宗，而使你的後代站在我們的後面——我們在企圖保護這個社會——大家的義務——愛國的責任——可怕的危險——無政府主義——刺殺——陰謀”——這些在寬尼利亞聽來祇是無聊的言詞，她雖那樣走下廊那走到那兒，但一點什麼金屬般的微聲都沒有發生出來。

## 十

波士頓的“環球”報的明星記者是西卜利，他對於這次的審判特別作公正的努力。“環球”報目的成爲著名的家庭報紙，而且在每年要舉行兩次宣佈東波士頓的大家族的名字的策略看來，牠是美國各報紙當中的一個最能犧牲的。牠登載些由各城各村來的地方消閑錄如：教規森嚴的聖公會教堂底婦女互助社，在本禮拜晚上舉行集會，備有

很新鮮的桃花心餅，這是爲着拉伯夫人要走去訪她的侄女，住在斯克拉舍轉角邊的卜琶夫人’而設的，及其他等等。西卜利是一位老式的波士頓人還保留有不合時宜的尊重和神聖底觀念，他在報紙上登了一欄署稱爲“督利叔叔”的傷感的文字。他把這次的暗殺的審判看作是一回最有價值的公民的責任，他每天對此都有一篇社論，而且把這些社論都做得只字不苟。

這兒，他看見了法官是坐在那板凳上面，法官是那樣一步一步行來親近那些新聞記者，堅持着同新聞記者說及此種案件，以及他從來所沒有聽見過的什麼不妥當。太爾法官偕着那些新聞記者從午餐後回到法庭裏來，質問他們對於他處理這回審判的意見；告訴他們他以前所處理過的其他暗殺案件，以及接得了卡門威爾斯底最高法院對於他的靈敏的處理和神聖統治所賜下來的恩獎！西卜利不能把這些事體揭載在他的報紙上面，因爲這樁事體並不是東麻塞朱塞州的幾萬家庭所希望要在早上喝貴族酒時讀閱的。但他以爲他的責任應當寫封信給卡門威爾斯底總捕房律師——這

在貴族的紳士看來正覺得是無須答覆的！

流言傳進到太爾法官的耳鼓裡了麼？新聞記者底態度裡有些事體是貫輸到即如他的不靈敏的腦子都知道他不是在做着什麼一種打擊？他無論如何心都急起來了，而在德舍旅舍底私人的住室裏，那兒，所有新聞記者在午餐，在討論他們的新聞，在比較他們的記事以致他們才不會有相互間的錯誤，他們都驚訝地覺得那法官沒有經過什麼通知便跑到他們那兒來，且宣稱：“我以爲我應得把這次的訊問公布在波士頓的各間報紙上面，說明這項的審判是在公正和忠真的情形之下舉行的。”

自然，那枱上的一團人都掉回頭來。即如新聞記者也應當尊敬他；假如不是那神聖法庭裏底淹博的法官來處置那引起了兩百新聞記者注意的審判，和使得挪亞霍克郡每天都要消費兩千元，那究竟是誰呢？

太爾掉頭來注意到那“環球”報底明星記者。“西卜利，你是最長成的，你覺得怎樣？這次的審判是公正地和不偏地舉行了麼？”於是，西卜利便急

急忙忙的想。“太人，我從來沒有見過像這樣的事體。”他太人在站立着且沈思地接受這種厚意。某些小鳥應向他細語他不如領受這當面的價值；他舉起他的脚跟而跑出了房門了。

現在又來再三訊問沙谷，那時，法官是坐在那板凳上面，用盡了種種譏誚在譏誚被告：“你打算要實說你的律師在搜集這些文書是爲着美國底利益的麼？”這種問題是那樣表現出要有顯明的力量來分散沙谷的意思，且牽動到陪審官對他的偏見與憎惡，所以西卜利不久便在他的新聞記事當中引了這種問話出來；結果，當他退出了法庭時，他又發現得法官又要召他到他的辦公室裏去。他太人是要他來究竟引用他那句話的用意的；他沒有問過那句問話，而法官也取得他所注意的副刊來證明此事。他給西卜利以一種打字機打出來的口供，在那口供裏也並沒有那一句問話。

西卜利不消說是痛苦了，且說當他聽了他說這句話時，他就把那句話寫了下來；但他祇能假定他的不健全的聽力使他弄得這樣的錯誤。當獄吏進來說陪審官已經到了時，他就想問法官能准他

取消那種問話。法官出庭去了，而且西卜利也出庭去了。翌日當這次的案件底真實口供都要宣佈出來時，那記者便把此事拿來討論，而且在“環球”報那兒也整個表現出引用了太爾法官所真正說過的問話，那老傢伙把那個問話簡單地問過了五次，而且有好幾次是問得更加複雜了；但現在他有點害怕，努力欺騙羣衆，掩飾真理，他極端地走到準備作醫生般的去修正口供了，且企圖對新聞記者解釋是沒有那樣的問話了。

## 十一

被告底費用已經用完了。在審判的當兒又正向同情者作第二次的募捐，當時一起便收得有六百元，但也不夠。寬尼利亞寫了好多信兒，又拍了好多電報兒；接着，就來了一種往往使到算威爾無從把捉的惡心理，這即是她叫她的女兒，德波拉到北海岸那兒去。“德波拉，現在有些困難，十分可怕的困難——我有點非即刻見你不可的事體。不，我不能在這電話裡說出我要說的事體來，你得來下德舍吧！”她說了她幾乎所能够完全記憶到的，她



的女兒請她到波士頓去時的說話。她的女兒不消說就馬上想到柏體和喬兩個人身上來，因為他倆的醜事常常都懸掛在她的頭上。

她坐了兩三個鐘頭車子，將近午餐時，她怕車子了德舍了。她的母親在德舍旅舍裏等她；柏體也在那兒；柏體不怕是蒼白且困倦，但看去非常可愛——毫沒有一些兒醜事的痕跡。可是在那女孩的眼睛裏却流了有眼淚——一個人總很難脫掉家庭裏的關連——不怕是正當階級鬥爭的時候。德波拉問她的母親：“有什麼事呢？”

寬尼利亞答她們是不能在那兒來說那種事體的。“且等過了午後的事情再說吧！”

“你說那法庭的事幹麼？”

“是的，我的女，我不能錯過這個下午，因為下午是有很多重要的證明。你來同我一道去吧！”

“母親，到那暗殺的審判那兒麼？”

“是呀，假如我能站在那暗殺的審判那兒，那我的女兒也當然可以。”

亞爾文夫人畢生都從沒有做過這樣的事體。她把法庭看做是一個卑俗的地方，並且也把牠看

做是找感情底證據的。她的名字也許會登載在那報紙上面去；她又看了一下周圍的新聞記者，她看他們的神情正如她的祖宗在和野蠻的印第安人議和時看着他的鄰人無異。她碰了有老的，少的，許許多多幫助被告的貴婦，而且那些貴婦不怕是保有她們自己的尊敬，但她們總計劃着在找尋社會的抑或是人工的錯處。

“母親，柏體有不對的事體麼？”她那樣細語着。寬尼利亞說沒有，並不是那種事體。

她們坐在那法庭裏：德波拉坐得和槍杆子一樣筆直，身體毫沒有移動地過了三個鐘頭。她的姿勢告訴人家道，不要以為我是關心此事，或不要以為我會提出我的判斷出來。她聽了柯德尼，新聞記者和演說家，在說着當南白蘭特利的罪犯肇事時，他還和沙谷在波士頓午膳。那些暗殺者肇事的時間是在午後三點前後，但在那天一點至兩點，或就在兩點以後，柯德尼還同沙谷閒談，討論到因恭祝波士頓的“特蘭斯克立”報紙主筆而舉行的意大利人團體的宴飲的事體，按該報主筆是因為能得到美國參加大戰，而大受意王賞識的。在那天同樣

發生出這種事體——即是柯德尼是怎樣指出了那一天的日子，克茲曼雖竭力使他承認這也許是另外的時間，但也得不到什麼的効力。

當審判終結時，德波拉就說：“母親，你曉得那些意大利人不會人人都來撒謊而幫助個個都出了苦難麼？”

“是的，我曉得，我的女呀！”寬尼利亞說。“那正如我們自己家庭裏的人一樣終宵都在那樣製作對付窩假爾的事體。”

當他們出來了，離開了那些羣衆，變成爲新聞記者底材料時，“綜之，德波拉，你對於我們那兩個孩子作何感想？”

“你說那兩個囚徒麼？母親，我看不出你何以要怎樣來逼你自己去承認那些人！黑面罪容——”

“意大利人大半都是黑色的，但那黑色不會使他們做暗殺者。”

德波拉震恐了。我覺得他們可恨——有些可怕！那些決然的臉容——”

“我的孩子，他們是對他們是不是要坐電椅而那樣決然的。這於他們實在是重要的。”

## 十二

她們來到寬尼利亞的旅舍裏的房子裏，而寬尼利亞也躺在那兒稍事休息。德波拉筆直坐着。

“母親，現在，你得來說說你要我來的是什麼了？”

於是，寬尼利亞便告訴她：“我愛，我不得不使你苦痛一下了，我打算出賣我的珠寶了。”

“母親，你說什麼呀！”

“被告的錢已經用罄了，同時，我又不願意讓那兩位孩子失去救生的機會。我應得找些現款，同時，我又再也想不出找錢的地方，現在祇有出賣我的珠寶了。”

“可是，母親，這是多麼可怕！”德波震顫得魂不附體了。傳家寶——牠們是無價寶——有精神的聯系的財寶——不消說孩子們是有權利來過問的！

“我的女，你誤會了我的意思，”寬尼利亞這樣插着說。“我想把來賣給你。”

德波拉說：“啊！”她注視下她的母親——她的母親的小圓臉沒有半點微笑，而她的柔和的，棕色

的眼睛也沒有一些兒緊繃！德波拉再說：“啊！”而且又開始認識了這是另外一種滑稽事體底顯現，這種滑稽原是她 的父親不常都可以發見出來的。一點母親的奇事使得她坐了一部大汽車由北海岸直駛到這德舍來。

寬尼利亞很熱誠地進行此事。“不消說，我知道，你，克來拉和阿賴士將來總得有這些珠寶的。但此時我却需要現款來應付這種案件。你曉得伊塞巴拉女王曾將她的珠寶出買給哥崙布——至少，傳說總是這樣告訴我。我想把我的珠寶以不十分貴重的價值賣給你，并給你有三分一我的珠寶。

“那你不得不要好多錢呢？母親。”

“五千元。我不計那些珠寶究值得好多錢——牠應值得三四萬元——”

“母親，我們是不願意輕棄我們家裏的珠寶的。這你也曉得，所以，我請你不要這樣蠢吧！假如這個錢是為你的話，那我們無論那一個都絕不會遲疑的；但我們覺得可怕的就是你為着那兩位無政府主義者而拋棄了一切東西，那兩位無政府主義者實是恨我們的國家的！”

“現在，我的女兒，讓我們不要說到那種問題去罷。我正在同你做着一種完全商業式的買賣。我現在把我的珠寶賣三分之一給你，價值五千元。我會寫張正式的收條給你，而你當我第一天抵波士頓時，你就可以到銀行裏去提取。”

“你曉得我對此是無所謂的，母親。”德波拉坐在那兒，且在她的前面坐了一分鐘的光景。這顯然是一種陷阱，再沒有其他辦法可以逃得開這種陷阱。於是，她便不用什麼艱難，馬上取了她的手提匣，拿起了她的支票簿及自來水筆，坐在那櫃子旁邊，簽了一張五千元的支票。

她把握住了做魔術般的事體的力量；並且她時常這樣做——在孤兒院底施主會議裏，在家裏爲着跛者和聾者和盲者的社會裏，在聖公會底聖器房和牧師房裏。事實上，她是有這樣的權力，而且也願意去執行其權力，以致使一種光輪纏繞在她的周圍；她這種權力反影到可憐的工人，學校底監督，副牧師和正牧師底靈魂方面來了，以致當偉大的亞爾文夫人來到她的房裏時，震恐就包圍了她，而使她的脚兒也在沒有力氣了，快要倒

下來了。德波拉知道這個，而當她裝作不知道這個時，那種裝作是精尚的人工的；事實上，這種權力底感覺是她所爲而生活，和所賴而生活的東西；同時，她又注視到她所交接的人們，并希望那些人能切實的給她一個真正不同的金錢和刺激；假如誰是失敗了，那德波拉就會起來反對那一個人——不怕她時時總發現有某種其他的理由，那個人是喜歡多言的，自己肯定自己的，過於講究衣着的，或過於不講究衣着的，及其他不是“波士頓”的。

那狡猾的小淫女，柏體是曉得分析這些表現的：這是心理學上惹人研究的東西，這是同基督教的謙卑相混合了的世界的光榮，這是婦女們的靈魂裏的黑色或白色的棋盤型。因你有錢而倨傲，和你利用你的錢做事而倨傲，就是最高度的卑俗，這是使你要成爲曠夫，或是皮特斯堡的富翁底夫人的記號的。所以，你不應對你的錢倨傲，你應引你沒有什麼高尚和沒有什麼使你和你的錢的中間發生距離而傲慢。你同沒有錢的，地位很低的人聯結起來，因爲這就是你的基督教的責任；假如那沒有

錢的，地位很低的人抬起頭來找你，就因為是你的基督教的道德，而不是你有使他們可以因饑寒而死的權力。假如他們是真的洗鍊過了，由有錢方面變為沒有錢的，那他們就會知道這點——一切事情都莫不在高的平面上；指定一切東西給人們的是上帝，叫各人住在什麼地方，看什麼種類的行為形式的也是上帝，而且每個人也莫不依照上帝的懸望而行事，和依照上帝所鼓舞的情緒的感覺。這就是波士頓城的特令尼體禮拜堂底綜合的精神！

### 十三

有另外一個證人同柯德尼一樣，作沙谷底不在證。銀行分行的經理鄧太磨曾在保尼的飯店裏同他們一道吃飯，而且他們當時曾對於意大利所舉行的恭祝特斯斯克立報的主筆的宴飲而各自言談起來。波士頓有間雜貨店證明沙谷在那天還付過他一張票子，這事，他還有日清簿可查。還有一張領事館裏的書記（書記雖回到意大利去了）底證書，說明沙谷是經那天曾到領事館裏要過護照；於是，利昂便不能不到意大利要證據去了。



域塞帝底不在證更多。他的朋友，柏令尼夫人出席證人欄，說明他在那天早怎樣出買他的魚，且帶羅生午後回來賣布給她。那捕房律師在再三訊問時非常憤怒，以致弄得柏令尼夫人哭泣起來；在他看來她是罪無可赦的，因為她在兩個時期都爲着犯了兩不相同的罪犯的柏爾特，作不在證；他不能理解事實上柏爾特從到勃利毛斯的九年以來都是柏令尼家庭裏底一份子，而且柏令尼的家中的

人沒有一天不看見他的。當捕房律師宣讀口供裏的一種誓約，這是證明域塞帝雖有柏令尼夫人作不在證，但還有別種事體時，他就叫她站立起來。人家以爲陪審官大約是不懂勃利毛斯的審判和斷罪的，但實際上，他們却都懂得，並且當這種文件宣讀出來時，他們彼此都在相互間微笑。那律師們是企圖將紅絲帶抹在他們的眼睛裏，但他們始終不會是盲目的！

還有法律上術士所用的呪訣：爲着要避開勃利毛斯的斷罪成爲有證據，被告都同意在被告方面不論如何都不用本性證明，原告現在再進一步來命令陪審官應把說明被告底本性的證據放

開。寬尼利亞是那樣地在勃利毛斯郡的牢房裡聽到了叫得沒有力氣的一種聲音，這種聲音不是鬼聲，倒是看不見的朦朦朧朧的域塞帝的聲音。他所要來向她解釋的唯一的技術，就是他的敵人已經承認他有罪，並且正在利用他的罪，而撥黑雲與他和他的朋友，尼加，好使他們倆去坐電椅受死。克茲曼的形情頓然莊嚴起來，且將誓約宣讀給陪審官聽：

“卡門威爾斯批准該兩被告得申請該兩被告於此次審判所提出之事實均可證明該兩被告久有尊守和平與法律之聲譽，唯此次審判之口供務須嚴明；至於，於後所提出之證據，陪審官應等閑視之，蓋如此推敲，其結果必會在陪審官前得出該兩被告所請為誓遵和平與法律為無證據之空言。”

沙谷雖就歷年來都在三K鞋公司裏，做修鞋邊的技師，每禮拜的工費由四十元擡升到六十元，及其至於身充為守夜者時，工費又特別的加增了，然而這也是空洞的了！雖年中，他的菜園裡有種赤熟的番茄，和他將剩餘的工費寄存在工頭兒，凱萊先生那兒，然而也都是空洞的了！洛蘭拿每禮拜由

十元錢也積蓄到在儲蓄銀行足足有一萬五千元的數目，且同時還有收據證明，這些錢是由做工來的，而并不是從搶劫來的，然而亦都是空洞的了！域塞帝雖在新英格蘭的主有階級裡面，做過石坑，磚廠，鐵路，水塘等等苦工，然而也都是假的了！他雖年來在做魚販生意時，得了幾百個意大利人的主婦及小孩兒承認爲她們的朋友，以致，當她們聽到了他那樣可怕的命運時，大家都下淚，都搖頭，而甚至於大家每天都莫不說及他的生平瑣事，然而也都是假的了。他的辯護是不忠用了，“救尼加吧，他有老婆和兒女！”那被告的律師再來申請分別訊問兩位被告，但法官却堅決地主張要省挪亞霍克郡底經費。那兩位Wops的價值就是每禮拜一萬元的七禮拜的審判費用了。

#### 十四

鈴聲在寬尼利亞底靈魂裏又响了：這是叫最後的證人的！她知道有什麼事情臨着她，但當斯橫臣叫牠同他一同午膳時，她也并不驚訝！同時，就斯橫臣離開了同棹吃飯的人，且注意到有沒有人

在注意着他，而同她說時，她也同樣不驚訝。“唔，諾拿，你以為我們的機會怎麼樣呢？”

“斯橫臣，我不曉得怎樣着想了。我並沒有經驗。你應得告訴我。”

“唔，我覺得沙谷那樣的說話是完結了我們。”

“呀，斯橫臣！”寬尼利亞的內心脆弱起來了，而且也失了那午餐的味道了。她坐在那兒，她呆望着前面，當那律師在低着聲音繼續說時，

“祇還有一個最後的機會，諾拿。你實在想搶回那兩個孩子來麼？在兩個鐘頭之內，我可以給你製下一個故事來；你到證人欄那邊去，你把這種故事說了出來，這當然會把這次的案件抽緊。你想不出這是那麼容易——克茲曼不敢同你搗蛋——假如他是同你搗蛋，那我定然把他和陪審官的一切說話撕揭下來。他們沒有時間來調查；他們所用的辯駁的證人是不能延長下去——而且昨天就是他們的最後一次——這次的罪案是結束了，而且在結束之後還有別的什麼辦法，那簡直就是笑話。”

“斯橫臣——不要問我吧！不要問我吧！”她祇能這樣說；他看見她的臉孔是痛苦滿佈了，並且也

把這種話兒丟開不談了。

“好，那我就不來攪擾你了。”

可是，她又不願意丟開此事，她還和他對這次的情形爭論着。“斯橫臣，他們怎麼能根據那種證據而斷人的罪狀呢？我們是有口供的；卅一位證人均說過域塞帝不是那個土匪；原告所雇用來的證人，假如他們都知道域塞帝是土匪，那他們就應當知道土匪，但他們是不知道的。”她是那樣喃喃地繼續說她的反抗的說話。證明域塞帝和沙谷的證人沒有一個是前事曉得他們的，並沒有一個敢說他是以前看見過他們；在一切的情形看來，這是種記憶異邦人底問題；而這在美國人的眼睛看來有一半意大利人都像沙谷一樣！

“是呀，諾拿，”斯橫臣耐心地說。

“現在已經過了三個禮拜了——在這三個禮拜當中，大家都記不清土匪究竟是那樣的形狀的！至於像國得烈治和巴爾塞，則幾乎一年來都忘記了那土匪的狀貌了！”

“諾拿，這祇有你，不是我，才能說服那些陪審官了！”

“但你應得把他們弄得清爽，斯橫臣！”

“你不要怕，我當然會這樣幹。但我不能否認他們是無政府主義者；我不能否認我們的主要證人是意大利人，那些就是決定命運的事實。”

他們坐在那兒，盤兒所盛的菜已經慢慢地冷了；他們發生種已經發生了好幾次的事體。生或死是相均衡的。在斯橫臣給陪審官的說話當中，他應抑制不充分的證據而反對域塞帝麼？假如他是那樣幹，那他就可以救回域塞帝。但假如他知道美國陪審官的情形，他們就會使沙谷愈“沉墜”下去；而柏爾特也會積極地不許這樣辦。他會再來聽一次：“救尼加吧，他有老婆和兒子！”

他們在暗中摸索，而且向着牆壁兒亂探他們的赤拳；他們在想像當中聽了那些纏住了他們的其餘生命的警告的聲音。假如他們祇知道這一點，假如他們祇做那一點！他們回到法庭裡去，而被告的情形也被結束了。翌日，原告又把雇來的辯駁的證人提了出來，當中有一位是赫利耶，那是丙克耳頓合作的“H.H.”！他來反對一位被告的證人，狡狴的克茲曼朗爽地質問他關於那些秘密的東西，

又把會使原告底情緒飛翔得比紙鳶還要高標的頭兒，封鎖起來。實際上，赫利耶在他的手裏已經有了他從調查方面得來的報告了；當他自己還不敢十分決定時，他就說：“我能夠找尋出來”——而且他就當到大眾面前便檢查起他的記事來。被告對於他的記事裏寫些什麼覺得沒有什麼多大意思，他們對所損失的機會也並沒有什麼懷疑！狡詰的克茲曼轉向到麥加尼先生方面來，那位紳士說：“假如夫人都喜歡的話，那就沒有問題了。充滿在被告耳朵方面的將來的聲音，沒有一個人聽見了。毫沒有什麼“Hunch”，夢幻，精神的聲音，或傳遞思想的消息！”

## 十五

明早，斯橫臣和模爾出來辯護被告，而那狡詰的原告便起來趕快結束了那種爭論。他有四個鐘頭的時間來適用他由卡門威爾斯那兒學了十一年的技術；在那四點鐘之內，那十二個善而真的人們的心理都莫不傾向他，而讓他隨便這樣就這樣。

他們注意那些說明已經有七禮拜了，但那些

說明，大部份總是鈍愚的，催眠的，對於主要的事體並沒有什麼顯然的關係的。律師們也弄得頭昏腦暈了，因為利用了那麼長的技術名詞還把握不住那兩位沒有教育的人們的意思。那說明底總量是有三千五百頁打字機打出來的紙張，字數總在百萬言左右。要研究他們，要分析他們的意思與關係，要了解他們和考量他們的價值，在赫赫的法律意義上面，總得要七個月的時光；而且這兒有兩位真正鄉下人，無政府主義者，一位雜貨商人，一位坭水匠，一位店東，一位賣布的商販，一位使機械的工人，一位做鞋匠，一位製鞋型的工人，一位農人，他們不能把證據都融化起來，他們就在時間上和機會上也不能這樣企圖着。他們應得猜想猜想一下；而且誰能理解他們的偏見的，誰就不能決定那種猜想的。

Wops 和他們的律師，大部份都是“Furriners”；但那溫柔而友愛的原告却是他們選舉出來的郡官。爲着這回審判底目的，他稱他自己爲“卡門威爾斯”，他在那種裝模作樣的情形之下，他會說出毫不覺有什麼可恥的華美而明顯的事體出



來。他是良心的，他是忠直的——他自己是操着那冗重而有力的言辭這樣告訴他們：

“紳士們，這裏有些事體是關係到卡門威爾斯了。這裏有些事體是關係到叫證人提出證據來證明暗殺的原告了。他可以好好地思索一下。在他讚成麻塞朱塞州底卡門威爾斯承認他爲一位有價值的證人以前，在他站在那證人欄內找尋證據來證明那個有罪的人，和假如是證明了，那他們就應處以死刑以前，他應得長久地思索過，并得常常利用他的良心與智識。”

從這種詩形學底見解觀察起來，那種文件是不能被證明的：但是陪審官却能知道這是什麼意思。這位就是卓越而成功的克茲曼，他能告訴他們應得想些什麼。例如羅拉安得烈——毫無人格的，歇斯迭里亞的女性，在克茲曼的尊容之下，便欺騙了她自己好幾回了。現在，他來告訴那些陪審官對她應作何感想：“紳士們，我在這個衙門至今已有十一年了。在我服務那麼久的時間中，我實在，在我目所親，耳所聽和口所說的證人，再想不出能有如羅拉那樣的。”至於說到巴爾塞，他又告訴他們

說那位證人確是有兩次的錯誤，但是“大而豪爽地使你們目前能把他前時的錯誤，和他之所以錯誤的原因說出來。”（這種原因是懦怯的）。若關於利凡幾，證明域塞帝是匪車的車夫的利凡幾，他則請求陪審官要相信利凡幾曾目擊域塞帝是在那部匪車中，不怕他是沒看見域塞帝是在車中，而祇想像他是在車中。

然後則來到那可驚奇的帽子了。在證據方面是有兩頂帽子——一頂是由肇事地點拾得來的，一頂是警察在沙谷家裏把他逮捕以後，從沙谷家裏拿來的沙谷的帽子。這頂帽子，尼加足有十四閱月沒有看見過了。當他在罪囚欄內時，人家突然把那頂帽子戴在他的頭上，且質問他那是否他的帽子。

不消說那可憐虫是不曉得應怎樣思索：那原告可以給他玩弄些什麼詭計，使他承認這頂不是他的帽子是他的，並且處他以撒謊的罪狀。他對此祇能說：“這看來好像是我的帽子，”復次，他又說：“是的，這是我的帽子。”他把那頂帽子估量了一下，且把牠又戴在頭上，結果，他又說：“我不曉得。那頂

帽子於我彷彿是太髒了……雖那頂帽子或許是髒的——或許是以後才髒的，但總好像是意味着警察把那頂帽子戴了一年多，而現在才拿出來似的。

尼加說的話是那樣，但却觸怒了克茲曼，而使他在陪審官前大聲叫道：“紳士們！不是那樣的！他在你們的尊顏之前當面欺騙……紳士們，他不承認那頂是他的帽子！”模爾雜着說，左袒被告地說，這在口供方面不是個應得記錄的好事。但是太爾法官却不能在陪審官面前把那種事實弄清爽起來，同時，克茲曼又繼續道：

“呀，紳士們，否認帽子底主權麼？”

其次就是布洛克托；他同陪審官作了番長的，詳細的爭論，結果說有兩位技師證明那由弼拉帝爾底屍身上取下來的“死彈”是從沙谷的手槍打出來的。克茲曼說：“你們可以放開一切證據說明。而祇根據這兩位技師底說明而決定你們的判決吧！”克茲曼時時都知道他所捏造出來的詭計問題，這在布洛克托會答覆是的，而淆惑陪審官，使他們不會相信實在的事體。兩年以來，當布洛克托對這種詭計作筆供狀時，克茲曼和他的助手，維廉

氏，兩個人都同樣來答覆這種筆供狀。他們是詭計地答覆着，彷彿在否認布洛克托的說話，但事實上，所否認的却不是重要的！

從午後兩點半至晚間七時，那法庭裏都塞滿了很多很多的人，在聽着那捕房律師以精神的方法對付一個證人又一個證人。麻塞朱塞州底卡門威爾斯底最高法院永沒有特別地宣稱原告律師應當要公正；而克茲曼的承繼者在五年以後對此事體又會揶揄地唐突其詞。當大家都指出了克茲曼是怎樣地掩藏了凱萊和傾尼帝去做被告的證明（因為他們說域塞帝是不在匪車之內）時，克茲曼的承繼者就在太爾法官面前同一個一個律師爭執起來：“假如湯勃生先生不是誇大和對於捕房律師底職務懷着過於倫理的觀念的話，那我就覺得奇怪極了。”

可是，現在再沒有別的事像那樣了！在陪審官方面，克茲曼先生是一位真理底熱愛者，有崇高的心理，是公義底正直無私的朋友，同時，他又是位愛國主義者；當他經過了四點半鐘的責詞，困乏，及因法庭裏的人山人海而弄到流了一身汗之後，

他始終記得那兩位囚徒是Wops，而陪審官是美國人。於是他最後的說話便是提起同地人的團結：

“陪審官！盡你們的責任！要像人般的盡你們的責任。‘團結起來，你們是挪亞霸克郡底人’呀！”

## 十六

次一天就是法國的巴士的獄的紀念日，但是新巴士的却也建築在美國了。太爾法官登了法官的坐位，且對陪審官說出他的責任。法官的寶座四圍是裹有愛護法律和秩序的人兒們所送來的香花；太爾的演說一開始就那樣崇高和情緒那麼急緊，宛如是受了那沁人的香氣所影響似的。“麻塞朱塞州底卡門威爾斯要求你門做最重要的職務。不怕你們知道那樣的職務是有熱心的痛苦的，困倦的，但你，像真正的士兵一樣，應回應盡忠神聖美國底精神所要求的事體。在英文裏，再沒有別的字可以比得上這‘盡忠’的字了”。這樣，他又把那次的審判連繫到由法國運回來的死屍去了，和在一國之內所舉行的愛國運動。在他交給報紙要發表的文件中，他還加了這句話：“紳士們，在你們的

思慮中要繼續你們的勇氣，這就是美國士兵在法國大戰和爲國捐軀時所樹下來的典型。”

人家都以爲法官是要引導一般陪審官通過專門技術之歧途，即解釋法律，他們應得決定的是什麼，和什麼是不應得決定。他的演說足足經過了兩個鐘頭，在這兩個鐘頭當中，他有一半是用於作法律的一般原則和倫理的解釋。他說及上帝和國家，偉人和同胞，真正的美國市民之高尙的典型，“在整個世界上是再也找不出來了。”他又說及在這個文明世界裏底最高尙的政府底純潔的力量，他也說及一小隊的皮爾克林民初初抵步勃利毛斯洛克時的情形。他把時間大部份都費於這樣的言詞了，所以當他來到要處理一大批的證據時，他便草草地和空洞地處理了。對於兩位被告底不在證，他祇寫了兩段，再沒有提出任何特別的證人。

但他却有時間來苦心孤詣地討論到與罪犯有關連的“衝動”。在大的詳述和長的篇幅當中，他解釋南白蘭特利罪犯之衝動便是搶劫——這在被告方面是沒有反駁的，所以無須申明。目前的問題不單是南白蘭特利的暗殺者有沒有暗殺過，而且是

沙谷和域塞帝有沒有到過南白蘭特利。當法官進而處理那錯誤的事變時，這是很明顯的，他是在拋些沙塵到陪審官的眼睛裏。

其次便說到“罪犯底意識”，這是太爾法官在這個案件發生的六年以來所錘鍊出來的。他以封鎖沙爾西度和伊利亞底證據來深思考慮地矇蔽這種事變。現在，他進而以五分一的時間在向着陪審官解釋那兩位罪犯之向警察撒謊究有什麼存心。並沒有提過不在證的法官，現在拿了點時間出來逐一地和詳細地處理逮捕的警察長，以及保達，阿爾昔尼，沙谷，域塞帝四個人所曾經到過而在那天晚上被捕的約翰孫夫婦底證明。他的責任叫出了最黑暗和最有罪過的塑像。“假如一個人願意利用死的武器，例如一枝手槍，爲着要得到本身的免脫，而向着逮捕的警察長瞄準，那你自然以爲那有意識的罪犯還不是等於那真正的罪犯麼？”

最後是關於彈丸底證明。法官曉得抓住布洛克托警察長的證明麼？他莊嚴地和固定地對陪審官說那州警察長曾證明：“打那種槍彈而致弼拉帝爾飲彈以沒的是他的(沙谷的)手槍。”兩年以後，太

爾會像域塞帝的聖誕節的鱈魚般的，在糾纏着，轉變着，蠕動着，使一般人民以爲他對陪審官是沒有說過那句話的；但他却說過有那句說話的，那句說話是有錯誤的，而且他也把那兩位Wops的運命封鎖起來。那偉大的克茲曼先生在那下午以前還不是對他說過：“你且放開那一切的證據，而祇根據那兩位技師底說明而判斷下來吧！”要困竭和昏迷陪審官，追求生命力的陪審官，這是不能不上吊的，而且他們也這樣做了。這件事情是受了曾經說過：“我們敢斷定爲不合理，且無論如何都不能不上吊的！”向國旗行禮的陪審長所支配了。那十二位善而真的美國人退回到陪審官房裏去深思考慮了。

## 十七

是一個酷暑的夏天的午後；陪審官均棲在法庭樓上的房子裏；囚徒們仍然回到監牢裡的監房裏去；法官在法官的辦公室；律師，新聞記者，庭吏，則都坐在那樹蔭下面的草地上——原告和被告兩皂分開來站在那兒，宛如是種小規模的戰爭。

寬尼利亞回到旅舍裏來。她坐不寧，躺不寧；



她會起身起來，房裏亂行，無目的地做着奇奇怪怪的事，不能讀，亦不能連續地想；假如有一個人說話，你就得走開；假如電話鈴是响了，那你就一身都疲乏起來。沒有一個人能吃得下咽；一想到食物，胃口就不安寧。柏體是坐在那牀邊，企圖安慰她的祖母；她要開始說些事體了，但接着她又曉得她是不在諦聽她；她們相互在呆望，且發現得彼此的眼睛裏都含有恐怖。

平常，陪審官要經過好久的時間呢！那些有經驗的人說，陪審官隨處都是由一點鐘到兩三點的光景。由被告底立場看來，陪審官的時間愈長則愈好；所以還是耐煩一下吧！但是有些法子却不能不事前先準備，因為像那樣的審判會使得有些人睡覺起來。雖然是沒有人能說得出睡覺是睡到什麼程度。

“柏體，你不以為我們還得去看看柏爾特麼”？

“胡說，親愛的祖母，”柏體這樣說。“你不曉得對他說的什麼應多過對我說的什麼。讓我來教你一點俄文字母吧！”

六點鐘左右，她們又出去了，並且是一步一步

走到那法庭裏來了。陪審官房裏是黑了——太爾法官已命令那十二個人去晚餐去了。斯橫臣和模爾正坐着在那草地上——在他們的襯衣的袖口裏，有些東西彷彿表示出古式的新英格蘭真是有些震動了。二人可以故出那樣的事體來，但那種事絕不是紳士們幹的——除非他們是從野蠻的青年的西部生長出來的；這幾乎足以斷定他們的當事人。當他們看見了貴婦們來了時，他們便穿着他們的衣裳而站立起來；他們討論起傳出來了的流言——陪審官的神情不同了，庭吏已經因聽得了消息而細語了。斯橫臣拉住寬尼利亞的手。“諾拿，不要不寒而慄吧！還有許多法律上的詭計——這還不是結局！”“呀！斯橫臣！你打算吧——”“我不想——我來等！但準備其他的事體吧！”

陪審官吃了晚飯回來了。樓上的火光亮了，簾幕也降落來了。一忽，一種暗影又移動過來。你的幻想不能不集中到那房子裏去，再沒有旁的地方，再不能想到旁的事體。那十二位善而真的美國人會爭論起來；一會兒，他們又會在投票；他們質問那不讚成的人，找出他有什麼苦衷，再爭論起

來；他們說這個又說那個，想法子在更變更懷疑不決的人——但是有什麼方法呢？不錯，在那一團人當中是有些人能想得出，有些人又能識得破那樣的證據底性質是有危險的——對於柏爾特個人，幾乎就完全沒有證據。但不然，克茲曼先生告訴過他們，被告之所以把爭論集中到沙谷，原因於被告知道域塞帝在這回的審判中是早都沒有希望了！他曾這樣說——

“斯橫臣，你想說什麼？”斯橫臣已經注意到那燕子了；而且在西部是沒有那種東西的。是的，他在企圖幫助她；分裂她的心理！他是仁愛的，他是人類當中最仁愛的人。她說：“那些燕子是通宵都不停地在飛麼？斯橫臣。抑或是法官命令他們要在晚上睡覺呢？”她是不曉得，所以他也就微笑起來。

## 十八

時間是七點五十五分了。法庭前面底一團人突然少了，且趨向到洋房裏去了。一個，又一個，就那樣散下去了。人兒們都進到內面去了！旁觀的人却就在那周圍彷徨，注意這種事體。人兒們又在那

角邊的藥房裏；好像魔術般的，說話開始了。陪審官也準備了！有一個衛隊很堅決的對律師們說郡長有電話來要把囚徒帶回去，祇須十分鐘就把他們裝束好了；就在那個時候，法庭裏又異常擠擁起來，半點鐘時，德舍鎮的外面的觀衆更是人山人海。門兒已經鎖好了，有武裝警察在看守着。

囚徒們仍在囚籠裏；充塞着很緊張，熱烈，愁眉不展；沙谷則灰白，幾乎青了。接着法庭裏死般的寂靜；然後又有陪審官突然進來。他們祇看了一眼；但大家的眼睛却呆望在地上。斯橫臣表現出一種失望的姿勢。寬尼利亞看見了他那種情形，且抱住了柏體。

陪審官都投過了票；他們無力地答覆他們的名字。法官對書記說：“你收起這張判文吧。”書記說：“陪審官，你們都同意這種判文麼？”陪審長說：“我們讚成。”

陪審官起來；囚徒也起來；他們相視了一忽，書記說：“尼加沙谷，舉你的右手。陪審長，你對於這格子裏的罪人是斷爲有罪呢，還是無罪？”

那向國旗施禮的陪審長說：“有罪”接着裏面

的人又給陪審長加了這樣一句：“毀壞他們 他們，無論如何都要上吊了。”可是那位書記倒沒有聽到這句話。

“是暗殺麼？”書記問。

“是。”

“一等的暗殺麼？”

“是。”

“有兩種控告麼？”

“是。”

接着就是一個靜默。

“柏托屨妙域塞帝，舉你的右手。陪審長，你對此格子裏的囚徒斷為有罪呢，還是無罪？”

“有罪。”

“是暗殺麼？”

“是。”

“一等的暗殺麼？”

“是。”

“有兩種控告麼？”

“是。”

域塞帝底臉孔表現出一種懷疑的神情。他不

曉得他會發生這樣的結局。他的手仍然舉着，站在那空中，像一個偶像。那老法官底死氣的，無表情的臉容也是灰白色。“陪審官，照我今天早上所做的事體，我要再來感謝你們，因你們是盡了責任了，你們現在可以回到你們離開了七個禮拜的家庭裏去了吧！我們現在可以退庭了。”

那獄吏又開始他的熟知的公式：“聽哪！聽哪！”可是沙谷現在却也知道他應有什麼表示了，他當面獄吏就叫：“我們是沒有罪的！”接着又向那突然要退出法庭的陪審官叫：“兩個無罪的人！你們殺了兩個無罪的人！”

沙谷夫人站近在那囚籠後面，她聽了她的丈夫叫喊時，便兩腳一跳，衝進到他的身邊來了，且把她的手臂抱住了他的頸項。“你把你的生命都賭輸了。她哭了——這是她知道在這種異邦人的說話中之唯一側重的方法。“呀，尼加！他們殺了我的男人！”她的叫喊聲充滿了一個法庭——到可怕的時候，全場的女人都嗚咽起來。

沙谷站着，勸解他的老婆，且安慰她，但域塞帝仍然像一個偶像——毫無聲氣。洛新拿的喊叫

聲卻一陣大一陣了；她打開了企圖抓住她的手兒的律師；她是個野蠻的東西，她有勝過男子漢的膂力；她以為他們今天晚上就要把尼加戒開去，和拿去觸電椅，同時，那些律師們也企圖替他解釋美國法律之精緻——控告，專門技術，繁文的形式，總有幾百萬字要印刷出來，且還須要有幾十萬元的消化。可是她祇是叫得很大聲：“他們殺了我的男人！我有兩個孩兒——我怎麼辦呢？”

直到最後，那莊嚴的警察才抓住她的手兒把她拖開，在後面趕她跑，而且在外面又形成了以洛新拿為中心的小團體。他們很快的鐐銬着囚徒——這是美國最有效力的，給警察做的一回舊事體。收好命令，“大家準備，開步走！”他們走過那扇門，外面有武裝衛隊把他們包圍住，有二十五個人，手裡執着堅硬的一把一把的槍。“退後去，出了那兒，一直開步前進！”那郡長的手下趕快跑過街口，維持那奇怪的旁觀者的秩序，但在夜色蒼茫時，那囚徒和護送者却就一步一步由那街上下去！不相信組織的無政府主義者，也應由兇惡的，有力的卡門威爾斯學習了教訓了。





## 第十五章

### 邊 廂 私 語

—

沙谷和域塞帝回到監房來了：他首先受人家控告時是關在德舍的監牢裏，後來則因判決爲卜力治窩達爾劫案而依照舊判決應在查理斯頓州監裏坐十五年有期徒刑。尼加一如舊時一樣，白天並沒有什麼工作——這是種殘酷的處罰；他需要一部份探監者的接觸與同情，來說服他值得去站在他的頭上，而用手去行路，這即是叫他不要發瘋。柏爾特現在正爲着汽車牌照而工作：這是卡門威爾斯曾經從私人的資本方面擊回來的，並且也可

以使州囚犯不致通通都類於發瘋的一種實業。那不是快活的工作，因為工作者要接觸和嗅一些酸地隱藏在域塞帝的身體裡了，而且也使得同情他性的，這種酸性早經慢慢的生活的人更加覺得難過了。

是世界上底黑暗時期，即嘗試唯心論者底靈魂底時期到了。俄羅斯大饑餓了；共產主義的官僚機關底顯然的無能使得天公連雨兒都不下了——新聞記者這樣報告，資本家的報紙底編輯也這樣解釋。整個歐洲，白色恐怖登了王位；在意大利，一隊一隊的暗殺者，為銀行及工廠主所豢養，正在暗殺一般領袖，掘挖社會反抗底一切痕跡，把國家轉變成為自然淘汰底最終的產物，即是賦有工程師的智腦的獸類。沙谷和域塞帝坐在他們的監房裏，讀及這種種的事變，伸出他們熱求將來的手兒，他們究是誰人的兒子！

每個人都依照他們自己的方法，學習到將來作他們的陳訴。洗盤碟的，挖溝的，魚販的域塞帝學習寫東西；他終日都做着那堅而困難的文字工作，他得到了勝利了，且把他弄得有他的結局了。

十三歲以後就沒有讀書的他，現在居然能寫好書函了；從來沒有見過大學建築的內部情形的他，現在居然能寫得出哈佛大學的現成的畢業生所不能寫的散文了；要一如普通刑事犯而受死刑的他，居然能以最初步的口才來擁護他的信仰了，自從林肯連任總統以來，所有顯著的事體都產生出來了。

這是經過了長時期的訓練。單獨地被關在監牢裏的，柏爾特會寫出許多書信來：給他的律師的信，給委員會的會員們的信，給後援他的朋友的信；給他的不相識者通信，給墨西哥，法蘭西，俄羅斯的無政府同志通信，監房裏的規則雖是每月祇許發兩封信，但那不能阻止柏爾特拿一束寫就的原稿給他的律師。

起初，他的努力是得不到什麼的；他要在字典裏找尋長字，且把那已找出的長字一個一個聯成一種Babu的英文。他會使用英文來翻譯文學方面意大利文的書，來做小說。他會消化那奇怪的四音字至顯然成爲他自己的想像的東西；你直到他的東西在你面前表現成爲一種新詩時正，你還會微笑不已。他給寬尼利亞這樣寫道：“我雖馬上會

被 Carnefice 所殺戮，或慢慢地被囚禁而苦死，但你始終却能拿住爲人類復仇底光鏗的旗幟而存留下來，且能收得贖罪的成功！」

再者：‘同志，且不要因爲人類事變底殘酷而絕望。離了小的原則，一般東西便自然是太小和太不適當；從離了各個政黨，小而不適於解決人類公義與自由底大問題的政黨，就會成功歷史的天罰，和那不可避免的界限。’

他開始把意大利文的書，拿幾節來譯成英文，這幾節是他有興味的，並且也是他要寬尼利亞去理解的；他會得到她對於那幾節東西的批評，且來研究她的批評，接着又再來把牠們翻譯一遍——這使已經受了劊子手的種族的刺激的，在文字方面還得有通信的機會。他寫道：

“你最後的見我和見我的英文工課，使我真受了莫大的利益。我在我今天所收得的一封信裏：我有一個朋友告訴我，我的英文是不完全的。我對於那樣可尊敬的 Euphension 仍然覺得好笑。爲什麼不說我可怕呢？無論如何，我目前比之於那回的爭論，總可以得到更好的翻譯。我那樣幹，就如我爲

着經驗而幹無異，這爲的是證明大多數的文學的翻譯都是理智的。我把這句話拿給我的朋友看，且問他們能否理解牠。答話應得的是“不”字，但來的偏是“是”；假如答話是“不”，那我當然還可以再做到更多的利益和更好的結果的。

“不消說原文是寫得那樣漂亮，我是依着字典工作得那樣辛苦，所以我想收得些有價值的成功。同時，幾乎如次次的不如意一樣，幻滅總是更來得可怕。但是當一位可憐的人被種種巨大的苦難所圍繞時，那小的東西總時常在他面前表現成一種笑話；在你見了我之後，我覺得我在語氣方面比較有點進步了——這卽是我決定要在將來時做的事體之好處，勝過我在過去所做下來的壞事。我留神地分析原文——我幾乎達到了一種不可能的智力的快活——幾點鐘來都使我忘却我自己，監房，及其他痛苦的事！”

## 二

寬尼利亞對於被告的貢獻就是那一本小冊子，說及這次的案件，摘錄兩次審判底證據的小冊

子。結果，她就看見了勃利毛斯和德舍的可怕，她現在寫了一批書信去印刷，以致她的朋友才把那些東西帶回家裏來，且把來研究，研究。在北比干山底小旅舍裏終日坐有一位矮小的老貴婦，她的雙肩兒斜向到那一卷打字機打好的證明書，及散布在那房子裏的空地上面的一束一束的鉛筆紀錄。

柏體和喬前來幫助她，他們把那些東西綜彙起來，分類起來，比較起來，且對這個記錄和那個記錄，大家又爭論起來：關於沙谷的說話的證據，關於域塞帝的說話的證據，及不關於兩方面的證據，不在證的說明，及反駁的說明；關於沙谷的帽子的說明及關於域塞帝的手槍的說明——柏爾特曾說過當他被捕時，他雖帶着其實沒有開過的那枝手槍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克茲曼質問他隱藏買手槍所付的價格的理由在什麼地方呢？柏體和喬都在找求這種理由，且根據了一批參攷書而把這種理由寫滿了幾本記事冊了。那幾卷打字機打出來的笨厚的說明，有一半是一開始就說明是蒙蔽了的，並且是上下一致地緊緊地聯結了的。那些真是可貴的材料，花了被告在在千辛萬苦中捐出

來的兩三千元。

寬尼利亞覺得當她愈老時，她愈不需要睡覺了。當生命是用來在外奔跑時，生命便愈覺得有價值了，而且心裡也企圖寶貴種種時機。她在每天早晨三四點鐘時就會醒轉來，醒後那小冊子的記事便會羣集在她的腦子裏，她會想想這一個立論和那一個立論，結果，她就會決定她不如趕早起來，開始工作吧！柏體發覺得她在電燈光下工作，而不知紅日已東昇了。柏體會罵她，並企圖要她再回到床上去睡覺。柏體也會起早牀，而寬尼利亞也會罵她，那本小冊子成爲一本書了，而且假如他願們意的話，那本小冊子也可成爲一本百科全書了。接着便是開始裁奪和摘錄底艱難過程；同時，在每一個時間，她們總得留開一個論點，這好像柏爾特和尼加底生命是懸掛在在這種決論上面似的。

斯橫臣已倦于這種案件了：他說他曾經費盡了他的心思，但現在是失敗了，而且也祇有讓別人去試一試了。當他向寬尼利亞辭別時，他們倆彼此的眼睛裏都有濕淚。他們約束他們彼此永不要忘記——這種約束之小小的危險要毀壞了。“諾拿，

不要悲傷過去，”斯橫臣說，“你已盡了你的力量了。”她不曉得應怎樣答覆；她不曉得應怎樣思索纏住了她的問題。假如她是照斯橫臣的要求做了時，究會發生什麼？假如她是預先看見了這目前的情形，她會那樣做麼？在一國之內，法律變成爲欺騙，法律變成公義底夢幻者，即預先決定了的罪犯時，國家究成爲什麼東西了？

模爾來担任這個案件的責任了。大家希望當局對他不曾那樣憎惡的律師——雖然這也是要證明爲一種欺騙自己的。他比斯橫臣年輕，是一位愛爾蘭人，戰鬥者，完全由工人的困難中長育出來的，他有奇怪的情緒的變遷并有靈敏的分析的腦筋；綜之，他是位受盡了痛苦的人——一如在美國的痛苦的原因中長育出來的一切人一樣。他像斯橫臣似的曾證明過可怕的事體，并且也告訴過寬尼利亞聽了之後瞠目結舌的野蠻和受賄的故事。

根據太爾法官在德舍審判的種種情形，準備到最高法院去起訴，便是模爾的工作。這一來，其結果必然會產生出一種大家都曉得的，在這個案件中的“例外的法案”：即是說被告對法官的判詞



這提出來的反對的事體會同有關係的說明一同聯結起來。這會得出一種結論而呈給此案的綱要與高等法院，其實這高等法院也正需要那些綱要，同時，被告，原告及法官，三方面都應同意於每句說話。這三方面的人天天都坐在枱邊，面前安排着有說明書，把要再抄的記錄下來，而且把其餘不要再抄的也要摘錄下來。這是種長久而遲緩的工作，太爾法官自從七月中旬答應做此事以來直到十一月一號才結束。

太爾，模爾及一位副捕房律師在那樣地工作。太爾不中意模爾，但在他正來到討厭副捕房律師，且在比較上中意模爾時，他就請模爾來說說關於這次的案件的情形。有這樣一種奇怪的插話：一個溽暑的夏天的午後，那位副捕房律師已經走了，那老邁的法官看了那一堆的稿紙，抹乾了額前的汗，悲傷地在亂搖着頭兒。“模爾，這次的案件，兩方面都有如山般高的誣誓之罪！”

“法官，或許是這樣，”模爾律師說。“但你那方面更來得多！”

那位老傢伙不苦於不甘模爾那樣答法，“我曉

身，”他說，“你以為那兩位傢伙是沒有罪的呀！”

“法官，我以為他們是沒有罪的。”

“唔，我曉得他們是有罪的。”

“你怎麼曉得？”

“不要管怎麼——但我曉得就是。”這是六年以後，他們還會重三再四地說的麻塞朱塞州底統治階級底格言，不要印刷出來，不要公佈出來，但在俱樂部底抽烟室裏，在家裏，或在辦公室裏，不論在什麼地方，他們都可以刺探出來，而取得其中的事實。“不要管怎麼——但我曉得就是！”

### 三

幾乎要一萬八千元才能印出那“例外的法案”——兩大卷；在這數目當中還沒有說到律師的用度，機關的鎖耗，以及捐錢的用度。你有一批人名單——赤色團體底會員，自由報底捐錢者，同情於這種組織底贊助者，婦女俱樂部底會員——大家都有心靈或有天良；你要有一個打字者，而且把信皮應得將地址打好。你應得準備求救書，把求救書狀寄出去，接着你才有收得人家寄來的錢，後比，你

的人名單又會日益多了，你的打字者和求救書也會日益需要多了——這是車輪般的生命。

但是反響倒不是來得很快。這種案件已經在最後了，急得人家要死了。那兩位罪囚是在那監牢裏，而他們却逗留在這兒，且大家都希望去睡覺，忘掉他們——平常的辦法。看一看在加里福尼亞那兒的孟尼和畢靈，那兩位年輕的急進主義者這樣宣叫着——他們是大家都曉得為無罪的，但却仍留在監牢裏，被人家忘記了的時間已經有幾年了，並且恐怕還要加長下去吧。被告底朋友不滿意於律師們拋開了各種證據，而無心地在法庭裏陳訴，他們想把那情形排為劇曲，再找新的證據，推翻政府方面底證人，總得把暗殺的真正的刑事犯找出來。他們想在各城市裏舉行羣衆會議，把麻塞朱塞州的捏造的故事告訴給工人羣衆聽。假如算威爾夫人的尊嚴與權威來到講壇上去講演，自然他們就會得到很深的印象。他們要寬尼利亞到紐約去參加羣衆會議；而且當她一覺得沒有法子去謀得必須的金錢時，她就忙然答應去了。

但接着，算威爾家族裏便發生更可怕的事。

當他們的家族之長都在他們的家族裏在祖‘無政府’時，他們覺得他們的界限已經到了；但要到卡門威爾斯以外，去在異邦人當中攻擊法庭——又真是個叛逆。德波拉跑來，且用盡了她的莊嚴的態度在反對；當德波拉反對不了時，阿賴士雖就在養病，亦都跳起來，且完全因反對此事而陷於瘋狂般了；又當阿賴士對也無效時，那家族裏便召集了一個大會了，這真如戰爭那時候的煽動一模一樣。阿·納爾叔祖父的主張被承認了，因為聽他說話的聲音再不會有好久的時間了，他們也要替他想些辦法了；同時，他在一時之間也祇有以隆隆的格言：“鎖住她！”來使那樣的爭辯停止下來。

他們把這種問題轉給文德斯，因為他是有滑稽的神經的緣故，這點是他們所不能理解，或不中意的，但他們却以為這是唯一的希望。亞爾文會把皮爾克林國民銀行底通知部的責任交給文德斯去負，而他自己則來負波士頓的聯邦銀行的秘密責任之代表。文德斯會去看看捕房律師，他會同他們一同團結起來真正努力，而把那可憐的分了心的老婦人拖出這個家族之外。

文德斯來到電話面前，且叫寬尼利亞來聽聽電話，寬尼利亞雖不曉得他那種陰謀，但却可以猜得出來。當她聽到她的女婿想由目前起一禮拜之內，要她請他吃飯時，她不禁就笑起來。“你在打算把你正經約束了的消息告訴我麼？”

“母親，不會太遲吧。我曉得我是疏忽了你——但我却異常忙悛！現在，我們與窩價爾的事件又伸展到另外一種階段了，所以我也得有些喘息的地方了。假如不是太遲的話，那我實在想請假一禮拜，且來看看我對於你的兩位朋友和他們的問題能找得出什麼來否？”

“文德斯，那是很好的；但你曉得我們是沒有那麼多的錢來付給我們的著名的法律責任。”

“母親，你可以用你的同伴的錢來支付出去。我們在我們的地方已長有和你的拇指般長的漿菓，我明早會打發人送點給你，而且你也可以把那些漿菓拿來做成一種短小的餅乾或清涼品或其他你所想的東西；我還可以帶一瓶墨德拉 Maderia 酒來——這是正牌的，因為當這種酒在地窖裏做時，祇有我個人才曉得的。”

#### 四

寬尼利亞依着她自己的本意在買些東西。她買了一隻生而活的龍蝦，藏在祇留兩個洞口而讓牠呼吸的硬紙袋裏，那龍蝦也和罪人一樣，應活養到臨刑的時候。她買了一隻小雞，些少青豆，并一個萵苣，她把這些東西都放在一個小籃裏，一步一步上到山上來，向着她自己微笑——這是老的，老的“波士頓”！那位黑女僕是疑惑不定，而寬尼利亞也疑惑不定——把文德斯當作是王般的對付。那著名的漿菓已由車夫送來了，一個一個都用棉布紙包好，誠恐要打爛；那些漿菓現在都做成爲糕和糖而安排在那薄片的餅餌上面了。

剛剛是七點半鐘，那位大律師便准時到來了，他所穿的衣服宛如就要做這酒吧會底宴飯底演說家似的。把寬尼利亞看待和王帝般的；但是他不斷地回着自己和她微笑——這是你所玩出來的把戲，你應該嚴格地遵守，而你却又爲在放縱；要使你自已免避獸性，殘忍，絕望——這最後的絕望特別是時常找住你——才是使得你的生命生活得有

價值。寬尼利亞都做了主婦應當做的一切事體，且她自己也這樣想着：“我還沒有從家族裏逃跑出來！我始終沒有逃開這個家族！”

文德斯讚賞那次的午餐做來很好，這恰巧使他來想到他方面應做些什麼精細的，而不是粗暴的事體。他特別當那位女僕還站在那房裏時就在稱道那各樣的菜味，所以那位女僕站在那兒笑得兩行皓齒發亮出來。有岳母住在那賃來的房內，才有這樣的景緻；大家都高尚地明白她仍然還是一位貴婦，而且假如她是在比干山底那一邊，她可以工作出正如那餐午飯那樣好。這些東西都留在你的思想底背景裏，而且當你一想到你的歇斯迭里亞的老婆，有過沼菌般底構造與組織的兒子，以及使得你蒙受訴訟與醜事的錢時，你會一連幾個鐘頭都鼓舞起來。

他們飲了那真墨德拉酒，目閑談到家庭生活底有趣的事體。估惡不悛的奎昔鏢夫，是給在大戰時戰死了的銀行家底寡婦叱責過；她要奎昔麼？他們大家對於她的三個子女怎麼辦呢？而且新新加到算威爾族來的堂兄弟及表兄弟又將怎樣呢？

安得烈已經從馬上的球戲 (Polo-Pony) 跌下來，一個肩兒都跌斷了，像他四十歲年齡的安得烈，唯一快活的正是騎馬，他對於騎馬真如發癡似的。他們會使他做郊外的騎馬王，他有一次在秋天早上，日兒剛出來時，就穿了一套好衣裳，打了皮鞋，直騎到晚上的角聲起時才止，那一次，他付了不少錢去賠償由馬所踐壞了的農民的農產物。有一位騎馬走得很快的貴婦把她自己的帽子戴到安得烈的頭上；那位貴婦的父親在簽訂了戰爭的盟約時，爭了好幾百萬元，而他們現在就想將所爭得的錢在名門當中，“散碎”下來了。安得烈會枉自菲薄呢，還是不會呢？這是典型的名門的對話。

## 五

喝了墨得拉酒，肚皮也暖了，吸了雪茄烟，頭也熱了，於是文德斯便坐在那打開了的窗口邊，那窗外的，街衢上的，小孩子的喧嘩聲音資助窗內談談秘密的說話。“唔，母親，關於你那兩位義子，我得了有好幾個問題。我帶了有好些文件來。”他直指那放在那張沙發椅上面的皮包說着。



‘唔，文德斯，你找了些什麼？’

“他們有個炸彈，在他們被逮的那天晚上，他們去借保達的車子來把那個炸彈移到較安全的地方去的。”

“你從什麼地方得來的消息，文德斯？”寬尼利亞企圖使她說話時的聲音不發生什麼意外。

“這是每次都說的，拋炸彈來毀滅他的敵人的。人是不會請我去參加他的會議的。我對於這種事實並不是有先見之明——”

“文德斯，讓我們不要談這樣的話吧！你曾經同警察說過話，而且那也就是他們的內部的經理人所以要捕他們的事由了吧；他們也告訴過你羅新拿沙谷曾在法庭裏有一次說過她的丈夫不能幫助她了麼？”

“沒有。”

“那是他們宣傳出來的另外一種消息；假如你引此為有趣的話，那我還可以告訴你一打。他們說可憐的柏爾特寄五十元去給沙爾西度的律師就是南白蘭特利劫案底一部份的賊據。但我却曉得柏爾特自從做魚生意以來是積蓄有四百元。告訴我，

你們的朋友也曉得那兩位土匪所搶來的一萬六千元究竟放在那兒去了呢？”

“他們告訴我是寄回到意大利去了，母親。”

“呀！當他們一開始時，他們就說那萬多塊錢定是在柯西的行旅裏。當他們在柯西的箱篋裏拿不出那種錢時，他們就斷然說是埋在沙谷的菜園裏。現在，他們又說是寄回到意大利去了。他們也有給你一點關於此事的真憑實據麼？”

“母親，他們是沒有。”

“那好了，情形就是這樣：州及聯邦的一切秘密事體底來源都已被使用過了，他們從來沒有找出過同那一團體有關係的幾個人或一個人是有過相當的錢的，或曾經爲着某種事體而花消過很多錢的，他們對此簡直一點線索都沒有。可憐的保達，他們稱之爲搶劫繳款的土匪的保達，他所有的一輛車子已整整地在醫院裏放了一個冬天了。

“母親，那不是他所駕的車子。”

“你能夠證明他駕的是另外那一種的車子呢？”

“總有相信的理由就是。”

“總不是能够提到陪審官面前的很好的理由吧！太爾法官把保達放開到與這回的案件沒有關係，而你又把他抓回來！我曉得他很清楚，他是個很可愛的小孩，是位賣麵的商人——”

“母親，那是他告訴你的麼？他是一位真威士忌酒的商人。”

“實在的麼？呀，那又解釋出了這回罪案當中的一個神秘——那就是米克斯德華特所以不能夠找出買保達的麵的一個雇主來的原因了吧！那就是米克爲什麼要懷疑的原因了吧！可是，現在我們有個完全可尊敬的解釋——文德斯，你當然不能埋怨保達，因爲你是買威士忌酒的！”

“母親，我不是買保達那種的酒！”

“唔，你還沒有來爭論禁酒不禁酒的問題，所以現在讓我來看看你的皮包裏有的是什麼吧？”

## 六

在文德斯所坐的椅子旁邊是有一盞讀書的燈兒，那盞燈兒對於他的精緻的黑色的顏容，和薄薄的神經的手兒，投下一種強烈的暗影。寬尼利亞看

見了當他的手兒在拿出那些文件時，他的手兒是那樣打抖。這是同那大律師的競爭的把戲的引誘物呢？抑或者是他特別地留心來打救他的岳母免得罪犯？寬尼利亞驚奇地看着他會從他的皮包裏拿些什麼東西出來：一大包包好了的打字機打出來的材料，報告和通信。文德斯無疑地會把這些東西連繫到那秘密方面的口供，或者，亞爾文也會把那些東西拿來給他自己利用。要他來答覆曾經痛苦了被告的某種問題，是倫理的麼？

寬尼利亞起初看見有紅皮的小冊子，其次就有紅皮的書籍。“那就是域塞帝所有的某幾種文書麼？或者，他們在沙谷的房子裏也拿了些麼？”

“母親，他們在沙谷那兒是沒有拿到什麼，有些人已經把那些文書大部份都燒掉了。人家告訴我，被告的律師想要些那種文書，而且他們也終於找出有四大部關於炸彈方面的化學的技術工作。是那樣麼？”

“你來時已經帶過有那些東西給我了，不要再拿那些東西了吧，文德斯。”

“是的，但你應得在這已經講開了的時間來同

我談談。你實不想人家來欺騙你，是不是？’

“文德斯，一點都不想。我想我要得到我所能得的一切真實的智識。”

“讓我來問問你，你會坐下來，且嚴重地忠實地想過那些人同那戰鬥的人民的關係，是不是可能？”

“你現在是說炸彈——抑或是土匪呢？”

“讓我們從炸彈說起吧。”

“我有幾晚連瞌睡都沒有打過，同人家爭論此事。關於沙谷，我曾經說過我是不曉得的；我對他始終不十分明白——且不消說現在還找不出什麼東西；我當然不能把那樣的事情說給他或他的朋友聽聽。可是我實在曉得柏爾特，同時，我也企圖想到他所做的會消滅人類的生命的工作。他會在反對社會不正義的一時的憤怒中，做出那樣的事體來；他急烈地這樣說着，他也會在哨兵線內同警察鬭爭，不錯，他當然會殺害那些警察的。但是要沒有良心而把人人的生命都付諸以炸彈——我企圖這樣想像，而且事實上是不能這樣做——我的柏爾特從沒有這樣過。我沒有看見過比他更溫柔

更可愛的人了。’

文德斯一面在找找新聞紙，一面在說：‘我有一個很奇怪的文件，由華拉費克納爾，即俄國的恐怖主義者親手寫來的信；我當然不能讀那封信，但裏面却也附帶有一封翻譯。她說着她在斯古拉斯堡的砲台 Schlüsselburg Fortess，和她曾怎樣地同那另外一個罪女在那網球場跑來跑去，以及注意那位女子會在她跑的途中跌倒下來的禮。當華拉費克納爾問她爲什麼時，她就答覆她不能踏到有臭虫及其他動物的途程上面。你的柏爾特也是這樣麼？’

“這也許是可能的，”寬尼利亞微笑起來。

“可是，那個女子曾以炸彈炸過了許多人民的生命，且做過了其他一批絕望地殘忍的事體。她爲着她的主義而那樣做。”

“是的——我還記得柏爾特在美國所看見的階級霸主底可怕的證據，正如那位女子在俄國所看見的相同。所以，我說：‘也許有這樣，但我不敢担保，’但文德斯，你曉得我同他住在一個小小的地方幾乎有一年多了，而且我從來就沒有聽到那

樣的事體——’

“母親，你的聽力是被事實所碍住了，即你是不能理解他的說話。”

“這是實在的，我學學明白簡單的事體，但不消說不是政治上的討論。”

“你有沒有讀過他的文書？”

“不，祇有他給我翻譯了的。”

“換言之，他以爲你可以正當來知道的——都是生的孟脫和唯心的東西。你看過這本名爲‘Faccia a Faccia Col Nemico’——即是‘對面敵人’的書麼？”說了之後，文德斯便又拿出了一本厚的紅皮的書。

## 七

北比干山那所住居裏的小房子的情景是消散了，那間小房子有了兩年的時間，且充滿了一半是悲劇的歷史。柏爾特是位自由自在的人，在勃利毛斯那邊販賣魚子，寬尼利亞和柏體去拜訪過他，當柏體決定要到歐洲以前的數天。附有邊車的摩托腳車坐來了兩位意大利人，一位是柯西，一位是

阿爾昔尼，他們倆都帶有一包很重的包裹，柏爾特以深凹的黑眼，向寬尼利亞使眼色，說着那是一種炸彈。他把那包包裹打開來，并向她表示出他所稱之為‘心理的炸彈。’“我馬上要拿開去，要趕快分散出去，夫人，我不要給警察抓住！”

“是的，文德斯，”寬尼利亞說，“我曾經看過那本書。”

“柏爾特的團體是出版那本書的，是不是呢？”

“是的。”

“但你始終沒有讀過？”

“不，克茲曼先生是沒有讀過。”

“克茲曼先生是願意聽你這樣說。母親，那是本危險的書。”

“我曉得裏面包含有好幾位無政府主義的烈士底傳記。文德斯他們是在歐洲爲着爭自由而鬪爭的戰士——”

“是，假如你要爭持——那也是一種自由，但有一點却不能不弄清，他們是以炸彈和行刺的匕首而鬥爭。他們無疑是做那種恐怖的工作的人；他們都是唯心論者——當中有好多人是有很好的個



人道德的——他們不吃肉，走路都不敢踏死臭虫的。他們同你的兩個孩子相同——不相同的祇是他們承認罪惡，且將罪惡誇大起來。”

“文德斯，這是有相當的差別的。”

“當你一想到那特殊環境時，是沒有什麼差別的。在美國，是沒有革命的希望的，但在意大利倒有——或者兩年前是有；所以，美國是一個搜括錢財的地方，而意大利倒是個花錢的地方。”

“你現在又來說到土匪方面了。”

“我現在兩個都說；因為這兩個在那本裏都混同起來。我決然地說你是沒有讀過那本書的，現在我有本翻譯的，有幾節真殘忍到我幾乎不能相信我的眼睛裏，我在字典裡一個字一個字去找，所以，我敢担保我是不會給那些警察所朦蔽的。”

“文德斯，你是很有耐心的。”她看見了她的女婿的臉孔上面是有深深的恐慌的神情了，且也理解了他是達到要與她靈魂深處底黑暗勢力底競爭了。

“例如，這兒就有那緒言裏的一節。牠告訴我們那些烈士是值得競爭的，同時，我們不應給世界

上不表我們的同情的勢力來恐嚇我們。注意：

“對於無政府主義底最近的批評家，拉域可爾會寫出有一種可惡的腐敗；加沙利阿是個癡癩的或一種瘋狂的；卜列西是個無望的自已摧殘自己的人……但對於現代的自由人，有許多重要的，個人革命的工作，依然成爲不會挑戰的約束和徵兆。……這些工作是大革命底千年來的柱石；第一次所爆發的，殘燼力量很易來遮掩而保留的短期的電火應得復燃起來，且要附加到自由底大火裡去。”

“現在，母親，那些人除非意味着他們所說的以外，爲什麼寫，印，發表這樣的文字呢？讀了那本書，你就發覺拉域可爾是個土匪的無政府主義者；他做劫富救貧的買賣。他對於錢財是非常殘暴，他從沒有爲他自己而保留過一片土。”

“文德斯，我從不曉得拉域可爾，但我倒曉得柏爾特和尼加，而且你今天所說的意思是不適用於他們——這是不妥當。”她再加添兩句：“我是反對兩方面都用暴力的，文德斯；而且用暴力的兩方面都不能引起我的注意的。那些在生命上一切東西都可以享受得到的人，和那些祇挨饑困和破敗

不堪的人，這兩方面，你以為那方一面應當先反對？”

## 八

文德斯是不注意和平主義的；他正在把那紅皮的書一頁一頁翻下去。他站起來，跑過來，坐在他的岳母曾經坐過的摩利士的沙發椅底兩臂上。“看看這個東西！”他說。“這是暗殺者所使用的一個炸彈的繪圖。這難道不是真正的歷史的事實麼？而是文學的呢？你還不以為印這個和畫這個炸彈的人，在腦子裏仍想着炸彈是可以照那樣做出來為有可能麼？母親，像這樣的材料幾乎佔有了五百頁的篇幅了。”

“我對於這種問題的猜想是這樣，文德斯域塞帝是不滿意於他的團體的——他不能長久跟他們下去的。他會在憤怒和可憐——正如我一樣，的中間粉身碎骨下來的。”

“這兒是為着你的生命而鬥爭。”這兒有傳單，‘簡單的字句’——最可惡的東西，普遍地散佈出來了。母親，人家告訴我當斯橫臣和模爾要求域塞帝

無政府主義的書籍而拿來呈獻到陪審官手裏時，他們是幾次都那樣反對，因為裏面實寫得太激烈了。他們拿出旁的書籍來，其原因就因為陪審官是讀不出那些書籍的。這是不是實在的，也許你是明白的。”

“文德斯，我也許明白，我也許不明白。”

“母親，不要掛慮，目前是討論家庭的問題。”

“再繼續下去，再告訴我你所曉得的事體。”

“我曉得那兩位傢伙是在被捕的那天晚上打劫過。他們對警察說了一批謊話——”

“文德斯，你應得知道沙爾西度和伊利亞所發生的什麼事體吧。”

“不錯，這就是那天晚上撒謊的最好的原因。但是當他們曉得他們所以被捕的原因，和曉得他們的撒謊是被散佈出來時，一年後，他們為什麼還繼續撒謊？為什麼依然向他們自己的律師撒謊呢？人家告訴我，斯橫臣和橫爾隨時都得不到他們的實話——母親，我們也無須放政治偵探去偵查，而這倒是他們的口供。當麥加尼再三訊問那另外兩個時，你在那兒麼——他們叫做什麼名兒？——沙

谷和域塞帝是在被捕的那天晚上到過他們的家裏的。’

“約翰孫夫婦。是的，我曾聽過。”

“不錯，再三訊問的結果，表示約翰孫夫婦不敢承認他們。換言之，沙谷和域塞帝還在否認他們到過約翰孫夫婦那兒。但是當審判官開始以後，他們又說過另外一種說話——他們在藏匿無政府主義的文書。人家告訴我，那兩個傢伙的律師也明白他們在藏匿炸彈——這是他們承認了的。”

“文德斯，我能夠告訴你的祇是——假如這是實在的，那律師也還沒有告訴過我。”

“他們不會告訴你。可是還有另外一種故事——斯橫臣用盡各種方法使你去做域塞帝的不在證；他這種意思直到最後審判時，都還沒有放開。這是實在的麼？”

“文德斯，我告訴你，我是沒有答覆那種問話的。”

文德斯却微笑起來。“母親，這就等於答覆了。但不要擔心——無論誰都不能從我口中傳出消息去。並且不要想像我正在驚動起來了——我曉得

刑法底玩意”

寬尼利亞說：“我聽過我們名門的律師有些也曾經捏造過證據。”

“是的，母親，我就曾經這樣做過，做過了好幾次了——當我決然曉得被告的確是幹了某種事體時。我不會跟在斯橫臣後面——我正在企圖來說服你那兩位義子并不是生的孟脫的和平主義者及聖人。”

“文德斯，我從來就沒有想過他們就是那樣的人呀。”

“唔，這是你們的文書向羣衆方面的宣傳。你是根據那種基礎而向那些不願意拿錢給任何人的募捐。”

“我在告訴着大家，那兩個孩子是沒有犯所判決的罪狀的；我兩次的審判都出席過，而我也承認他們是侮辱法律的。這就是我所能說的一切，因為這就是我所知道的一切。”

“不止這麼多，母親——假如你能原諒我來忠告你的話，你可以向羣衆說他們所宣傳的什麼主義麼？你可以說他們散發過叫人家拋炸彈和構成

炸彈圖樣底書籍麼？”

## 九

來了個長期的寂靜。結果，寬尼利亞說：“羣衆是無知的。他們相信與炸彈有關係的人就適於名列土匪之內的，且無論如何都要受死刑的。要承認炸彈底可能性就等於說要處死一樣。可是，文德斯，大律師，不消說是能夠辨別得出的。同時，你也可以看出我要來反對——證明那兩個孩子無罪，是困難的。你還沒有充分表示出可能性——即如炸彈一方面的可能性！你應再提多一點實據來。”

文德斯微笑了。接着，他又看出那老夫人的兩眼在流着眼淚，於是，他的音調便轉變柔和一點了。“母親，你不喜歡聽聽你的無政府主義的朋友會欺騙你麼？”

“不，我的兒，不盡然。我曉得域塞帝勝過你對他的想像。——宛如他是坐在這個房子裏，諦聽我們的對話，且對我解釋這種問題。當我直面於他和恐怖主義者相聯結的觀念時，那我就想，這並不是他來欺騙我——不消說，他爲着他的朋友，而不是

他自己的緣故，可以欺騙我，我的想像是：他應受怎樣的痛苦——比我們的猜想來得利害。

“母親，跟炸彈一同炸裂了的也同樣痛苦的！”

“不錯，我曉得，而且這也就是世界人所認為不可避免的。炸彈的目的是集中我們階級底成員，而且這種的炸彈也是非常不妥當的。但你看看，我曾經企圖要了解兩方面；不祇是炸彈是怎樣製造出來，而且還得找出製炸彈的人是怎樣產生出來的。你在聽到炸彈爆發時，我便正在聽到警察的警棍來敲罷工工友的腦壳。不要忘記，我曾親自參加在哨兵綫內，我曾親自聽過那樣的聲音，看過那種犯罪的罪犯，我對我自己說過：‘我永不恨惡這些工人所做出來的種種事體了！’我說過‘種種事體’，文德斯——而且，現在我也不會忘記我曾經說過的句話。”

“我曉得，母親——”

“你不曉得！你的觀念距離得很遠！你做夢都夢想不到那墜落在社會坑裏的，為警察底警棍，和馬兒底鐵蹄所鍼住的人的感覺，像什麼東西！挨受警察的警棍將你的頭兒打得肉破血流，或把你身



體上的肉兒打得紫黑紫綠。記住，我還看見域塞帝背負一個被打得脫了神的人出哨兵綫，我坐在那兒時，他就揩洗那被打傷了的頭壳，我看見他嗚咽，我看見他和小孩子一樣喋喋不休，說話不相聯屬，發神經，悲哀，憤怒。他是有那樣的脾氣的，他所受的痛苦比你和我還利害——他關心——這是差別，他實在是關心。你和我所關心的不過是所吃的飯趨時不趨時，墨德拉酒是不是真的，龍蝦是生的呢，抑是死的，鷄兒的時期夠不夠，葱蒜真煮熟了沒有，我們的衣服及領帶是不是正式的，吃飯時，手裏所持的刀又是對的呢，抑是不對，對於世人的揶揄是否最不高興，關於一切的狂熱是不是完全採取懷疑，至若信仰，希望，同情——則是死去了一點也沒有。”

“呀，母親。”

“文德斯，我曉得你給我是帶有各種事實的——現在你拿回點去吧！我可以依着我們的對話，一點一點地，我們對於他人及其生活所做下來的一個一個記號地說下去，而且這才是真的東西，前個禮拜，坐在那兒的是奎昔，他把最近從賈克夫人

的病房裏所得來的消息都告訴我，有人來向她募捐給波士頓底‘眼耳病院’，她說：‘我不曉得波士頓是應給那種眼耳病院募捐，’文德斯，這就是我們的聰明，這就是我們的世界的論調。我們的小孩兒是從這種知識和論調當中長育起來的——接着，他們就奇怪他們爲什麼朝着地獄裏去！”

“母親，你現在在把一個天大的問題交到我身上來了，”

“這並不是問題不問題！我們是生活在我們所輕侮的那些 Wops 底勞働上面，同時，我們又用警棍和槍劍來維持我們的秩序。文德斯，你想想吧——我所看見過的，頭兒都被人家打開了的人們，每禮拜的工賃祇有九元錢，恰好維持其家庭不會餓死，而他的罪犯就是他們不應當敢來要求每週十二元的工賃。我們女工是每周六元錢，我們的罪犯就是我們不應當提出每周要加到八元錢去——而域塞帝的唯一罪犯就是他在幫助着我們作這樣的要求。這是在我們國內的唯一偉大而有錢的製繩廠裏的事——他們每年所爭得的純利都幾乎有三百萬元。想一想我們所曉得的家庭，是生活在這

樣的利潤上面，除非他們高興選擇，不然，則什麼事都不做！想一想那些無力的人——一個在俸女人，一個在搜集陶器，有幾個人在酩酊大醉，又有一個則做着慈善事業——上帝救贖他的靈魂，他正在街衢下邊，為報販担任着一種任務，且在沼室裏保留一個地位，當衆顯示出扒手和奸淫，那兒，時刻都有為着價格而鬭爭的事體發生。假如你同製繩廠的廠主說及到工人那兒去，同他們一道生活，變成為他們的真正領袖，指導者和朋友，剩餘生產品根據自治政府的訓練制度而分割下來，那工廠就成為民主了，無須革命和暴動了——假如你真的是這樣說時，他們就會說你的氣分是很壞的，且不會再請你去赴宴會了！”

## 十

那矮小的，頭髮白了的老夫人，當話說到那殘餘的地步時，便從她的椅子裏站立起來。她在那兒行來行去，且做着好幾種姿勢——這是她同Wops一道了那麼久的結果。那可憐的靈魂轉變為極謙卑了，有真理在指示她了；她想來原諒她自

已，責備某些人——是人類底本質。文德斯懂得心理學，所以忍耐地坐在那兒等候一陣狂風把這些東西都吹開去。

寬尼利亞開始把沙谷告訴過她的故事，隻字不加的說出來。當鑄造廠罷工期內，他還在那兒工作，他曾給警察從哨兵線內打倒下來，且因而送到監房裏去坐牢去。那些警察爲着要打散那些勇敢的工人，便一依他們平時的戰術將一大批工人打倒下來；這是新英格蘭的人，大家都曉得而想得到的工廠的事體，這是“美國的計劃”——最近逝世的州長孀婦憤恨地這樣稱呼着。“而且，文德斯，你要記住，當你提出證據來反對那兩位Wops時，他們便曉得他們在新英格蘭的無政府主義是沒有不對的。當尼加來美國時，他還是個一無所知的工人，至於柏爾特別還是一位宗教的夢幻者，還稍爲傾向空想社會主義。假如他們變成爲戰鬥者和恐怖主義者，那也是我們教訓出來的。”

“母親，他們在外國文裏面學來的；所以，他們必然跟着外國的形式。”

“這是很實在的。人類不是依他們所讀的事而

行動起來，倒是行動於他們的日常生活底實際當中。在過去幾年來的柏爾特的生活裏面，主要事實是戰爭。資本主義制度企圖武裝他而打發他出去殘殺他同階級的工人；但他却用全力來反對。推翻爲頭目主人底利益而殘殺工人——這是我同他做朋友來，我親眼看見的他的主要思想。”

“他希望用炸彈轟擊人民來停止戰爭麼？”

“戰鬥的無政府主義者是；他們以爲假如相當的工人會反抗到底，鬥爭到底——假如相當的他們都願意做烈士——那資產階級就會失掉其掠奪的快心了。這是正確的，抑或是錯誤的，還是另外的問題——然而這總是鬥爭的無政府主義者的思維。看起我所曾經做過的事體，你們這些柄國家大政的人，彷彿想證明牠是正確似的，因爲你們都把補救和希望底一切小路都封鎖了。你們把政治都竊敗了，所以才弄到以一塊生鏽的鐵兒來代替在走動着的機器。你們把法律弄成爲紅絲帶所織就的網，工人在這網裏攪到手足都被縛了。你們使新聞報紙成爲充滿虛僞和靈感底味道。你們的大學一年一年地把一般青年加工趕製爲扶搖直上的人

物。你們的禮拜再沒有時間來顧慮到社會的正義——他們在轉動着祈禱的車輪，且在說着魔術的說話——”

“母親，總言之，除開炸彈以後，什麼也沒有”！那大律師的說話的腔調近有一種酸素；這要成爲一種非常長的殘餘的說說了。

“反抗有兩條道路，文德斯一條是死都挨着痛苦的，一條是死都鬥爭的。我企圖說服他們在這樣長期的途程中，前者是比較有効力的，但我却不能時常使他們看出所謂効力究在何處。有時，我想像到柏爾的眼睛裏是表現有懇求的情形，宛如他就要告訴我，他是願意來接受我的規勸似的了。”

“不錯，我明白，”文德斯說，“我們對於這種事體是很熟悉的，鬥爭的人在被捕以前是鬥爭的，但被捕以後，却變成爲和平主義者了。收得這樣的轉變便是監牢的作用了。”

## 十一

這倫理勢力底兩人的決鬥直繼續到柏體和喬回來時才止；她們倆曾到過戲院去，而後來則由那

兒步行回來的。人家告訴了柏體，她的表叔來了，同時，他也不難想到他來的原因。當她和喬進到那小小的客堂，看見矮小而白髮的老夫人坐在那摩利士的沙發上面，情形是驚奇而緊張，以及她的表叔，大律師，前後左右都安排有一大批文件時，在柏體看來，這次的理論鬥爭彷彿是單方面的。“好，祖母，他曾經說服了你，我們的那兩位孩子是土匪麼？文德斯表叔，他們許是拋擲炸彈的麼？”

“文德斯，”寬尼利亞說，“這些年輕的人們是非常聰明的，以致我無論什麼事體都秘密不下來。”

柏體說：“我們的家族努力使我在這廿三歲的時期還要過着看護的生活是再不會成功了！我想父親和文德斯表叔曾經見過警察，而知道了柏爾特和尼加身上的一切污點了。讓我來告訴你一點，文德斯表叔——我曉得布洛克托警察長見過一切的證人，告訴過米克斯德華特，他是捕錯了人，而且對於這回的案件是沒有多大的作用。是實在的麼？”

“我沒有同布洛克托談過，”那位律師說。

“好，文德斯表叔，假如你可以的話，那你可以幫助我們很多。人家告訴我，南白蘭特利底治遊大家說着這一切事體都捏造出來的。使他說，使克茲曼把高爾德——他的外套是有彈丸洞的人的住址交把我，至於米克斯德華特在布洛克頓警察署裏所找到的證人——愛我們的好表叔，不消說會把他們的名字提出來！”

那位好表叔仍然裝出一副溫柔而微笑的臉孔，這是他裝成爲世界偉人的，生意場中學得的一部份。他對於稱之爲“新人物”的現象是引爲有趣的。他注視了那剪成青年男子般的頭髮上，用湖水色的線帶，繫有一隻首尾倒置的，藍色麥稈做成之籃兒的人影；她的兩頰表示出由遠路回來後的紅暈，這顯然是沒有經過，即如在名門中都認爲是時髦的人工的搽脂塗粉。有這樣縹緲的女人，隨處都可以跑，而偏要絕對地獻身於布爾塞維克，真是種奇怪的事體哩！

柏體一如她所想那麼快地說：“祖母，你看起來是惘惘了；你又担心了吧！是因爲警察說過那些錢寄回到意大利去作無政府主義的革命了呢，抑



或是他們會怎樣地找出柏爾特和尼加在他們被捕的那天晚上藏匿了炸彈呢？”

“你似乎是給人家好好地說明了似的，我親愛的表姪女，”律師這樣說。

“文德斯表叔，有一天，即在我們的那兩位孩子是在街上——或在他們的墳墓裏，又或在其他什麼地方——以後，我會告訴我所知道的，關於沙谷域塞帝罪案的一切事體，而你也會想着你在諦聽着馬太夏利，國際偵探底行述吧。你親愛的表姪女變成爲一位社會革命底神奇的偵探了——假如做電影的人會知道我有過什麼，那好萊塢便會變成爲沙漠的鄉村，而照相館也會起立在灣背底海岸上面了。當警察打發了一位包探出來時，要使那位包探孤立起來，忠告他，他是位意大利人，使他來告訴我，他對警察說了什麼，這些就是我的工作。你曉得他們在斯橫臣的廢物藍裏怎樣地找出沙谷埋財寶的地圖，而且有三個人到凱萊先生的花園裏挖了一個整晚的麼？”

文德斯仍裝着他的微笑的面孔；但他說話時，聲音分明不像他的了：“我的表姪女兒彷彿不十分

害怕以炸彈轟爆人民的觀念。”

“文德斯表叔，炸彈轟爆比之以我在歐洲所看見的爲貪婪的老政治家——他們的胸前整個地掛有絲帶和種種裝飾品——所主使的事體，前者彷彿是種可愛而乾潔的經驗。”

“那末，因爲政治家是錯誤了——”

“倒沒有絲毫的錯誤，文德斯表叔——他們實在知道他們需要什麼，而他們也就取之而已。我現在說的便是稱之爲愛國主義的，有組織的貪婪。我雖然是討厭種種的殺人方法，但是爲着貪婪而殺人的人，我是不能不找出來。不管錯誤不錯誤，爲着主義而殺人的那些人——冒自己生命的險去爲工人底好處的那些人——在我看來他們好像是比較上有光明般。”

“那光明是伸展到土匪方面了麼？我親愛的表姪女。”

“文德斯表叔，我可以答覆你，小土匪敗壞法律，就立得懲罰；大土匪則自製法律，而行動却也自由。”

寬尼利亞以爲那樣的對話已經够了。她完全

知道柏體心裏的東西——窩假爾的案件。再等加一分鐘，柏體就會把此事聯繫起來了！“親愛的柏體，假如你愛我的話——”

“祖母，愛你麼？我很愛你會依照你自己的思維而思維，依照你自己的生命而生活，這是勝過無論那一個人的越俎代庖。我是這樣愛你，所以我就會抑止我的辯論的衝動，而對長輩表示敬意。文德斯表叔，你想知道我是不是認沙谷和域塞帝做過土匪的工作。假使我曉得，我會告訴你；但是實際上不消說是沒有一個人曉得；除非做了這種土匪工作的人。帶些消息給警察的包探是爲着他們的生活，根據他們的推測而裝作他們是曉得；至於他們所提出來的證據更不足以處死一隻狗。我祇能這樣估量這些機會。我曾費盡了我的力量來描繪着尼加和柏爾特所受的這樣的罪犯，同時我是不敢那樣憑空來處置他們的——這是顛倒是非，黑白不當的。至於我完全知道的部份——我會死都這樣說的——則他們始終沒有證明他們是有罪。他們兩次的審判都是可耻而可惡的笑話。祖母，現在的是尊敬的答話麼？”

“不錯，親愛的——”

“好，假如是實在的，那你就表現有倦容了，同時，我以為我們可以離開此事，而說到其他會使人興奮的事體去。喬，我可以把新聞告訴他們麼？”

曉得自家還不是這個家族裏的一個親戚的情勢的喬，退到那間房子的角邊去了，且在那兒點着一枝雪茄烟，在抽着烟了。“這在我是沒有什麼的，”他說。

“喬接得了一封電報，那電報告訴他離婚的法律已得了有結果了，我們明天就要結婚了，大醜事底暗影也會從我們的家族裏脫掉下來了，而且，我們再不會接上毒筆寫來的郵緘了。當喬由戲院裏帶我回到家裡來時，他是不願意再到回此地來，因為他怕我們的親戚看到了他留在這兒底情形而振怒起來。”

文德斯表現出一副再莊重不過的態度，站立起來。“容我說點原諒而於你們不會不利的說話！”

“不，不，文德斯表叔，那在我們是種舊話兒，我們蒙此醜事已有這麼久了。所以我們不能不撥開這種醜事了。至低限度，我是這樣——喬也會疏

鬆疏鬆一下，因為他心裏頭是位舊式的哇晉尼哇的紳士——人家注視着他，他就會臉紅起來的！”

是的，喬臉紅起來了！柏體定要在這家族面前宣佈他們的戀愛事體，這使得他同負着有十字架般的惡魔。他不消說明白她爲什麼這樣幹——她決心要脫去她因這樣戀愛而蒙受着的痛苦——她不願意他們再來向她攻擊——她的愛情之真實正不亞於有牧師在祝福的。但一切事體總是一樣，人總不喜歡人家嘲笑。

文德斯極端勇敢地行爲起來了。“讓我致你們的恭賀吧！”他說，而且伸出他的手來和新郎握手。這個家族的連結，在不顧一切事體當中，仍舊又保持下來了。

寬尼利亞手裏抱着了她的布爾塞維克的孫女，而且又在正統的家族形式之下，靠着她的肩兒嗚咽着。柏體的眼睛裏也表現有淚水了——這是由她們剛才緊張的情形反動出來的。才得到短時期的解放的女人，不會因沒有可怕的內在的糾紛而看輕和侮辱她們家族裏底萬能的男性。不消說她們是不承認的；她們會裝叫着她們是得到了審

判婚姻底結果了!“那兒!那兒!祖母!”受了審判的新娘這樣說。“我們的醜事已經完結了,而且這種醜事也並沒有你預料中一半的壞惡。喬和我已經把我們的一切家庭裏的爭吵解決了,所以我們的婚禮祇有快活而沒有痛苦了。”

## 十二

伊利塞伯斯同喬蘭達爾的結婚禮並不在波士頓市的“特令尼體”禮拜堂舉行,並沒有拿花籃子的女兒在禮拜堂的走廊裏散佈玫瑰花,同時也沒有戴着下垂的大帽子的,為莊嚴的哈佛大學的男賓相所侶伴的女賓相。算威爾的勢力不能輕輕地說就服了“特令尼體”禮拜堂底牧師允許他的女兒嫁給沒有什麼醜事(這種醜事倒是聖公會禮拜堂的法律所不許的)而離了以前的老婆的人,也不能限制反叛的柏體可以做到稱之為什麼‘神聖的表現的。’

那種結婚禮在被稱之為公社禮拜堂的地方舉行,那個禮拜堂是崇拜耶蘇為賦有友愛的,個人的,人形同志的人們所聚集的地方。正如古代的希

伯來的煽動家是從廟裏生長出來的一樣，他的信徒購買了一個比千山的車行，把牠揩洗得很白，油了很新鮮的紅色和藍色，一邊有一個樓梯，周圍都有邊廂，直通辦公室去，這就是精神的炸彈所由郵寄出去觸怒灣背人底尊敬的。那位牧師是個帶有滑稽性質的新式的基督教徒，願意那兩位的醜事雖不適合於羅馬法律的青年結婚。

在一個初秋底暖和的午後，有好幾輛摩托車子擺在那擺命街第六號前面，同時也進來有柏體，喬，寬尼利亞及其他六個反叛的老者與青年，有很多旁觀者及聰明的青年也進來看看本市最有勢力的銀行家的女兒，沒有登過正式的第一篇的報紙就嫁給人家去了；看看這事是不是實在的，便是他們的責任。他們當中有些是背了暗光照相箱子，至於那“赤色的”新娘和新郎是排了一條長線，而顏色很好看的牧師便站在中心，同時又有嘩啦地响着的感光閉器機，以及呼一聲“再來一次吧！”這在新娘底親戚看來是種失望的情景，他們到來無可爲力地使得這種事體會尊敬些。

公社禮拜堂發生出一種特別的時機：皮爾國

民銀行底總理和的他老婆都來參加這種儀式，他們穿着得一如參加真正的婚禮無異，他們本身也一舉一動來得異常莊嚴，並不曉得新聞紙的攝影已經來了。新娘的姊姊，皮利西拉蕭，也從摩托車裏慢慢地走出來，穿了件很笨重的甲冑，稱之爲‘母衫’的。同時，克來拉斯克打卜力治姑母——雖沒有被邀請，但却決心要盡她一部份的責任來維持這個家族的連繫，且要掃蕩一般醜事底聲音。這種婚姻，雖不是正統的，美觀的，却也是合法的；所以，那可怕的暗影必然可以從算威爾方面剝奪下來，再不會有毒筆的郵信了，灣背的會客室裏再不會有私語了。那種痕跡會乾乾淨淨地除掉了——而且家庭也可以解救了，各種汽車行的種種財產也可以移交下來了。

新郎曾經做過新聞記者，他的同事當然對他是很忠實的，那些知道他以前是有過老婆的人，是不把選舉出來。他們祇“登出”注意社會劇——沙谷域塞帝的後援通訊員同神聖的貴族階級結婚了！這對年輕的夫婦打算要在工廠裏過他們的蜜月，首先就決定要過工人底生活；波士頓底最有勢



力的銀行家底女兒，實在就要在做紙箱的工廠裏做工了，每天的工資不夠兩元錢，準備要這樣過一年的生活！

當新聞記者實知道了這樣情形，且證明了那大而光亮的，亞爾文夫婦的汽車，有一位穿了制服的汽車夫，藏有同新娘的姊妹及其姑母般多的妝奩時——便發現得不相同的祇是他們曉得這是種炸彈力量的新聞。這不祇是一種地方新聞，這是種“A.P.的新聞！”“當爾斯特”報底記者會這樣說！這是社會學的婚禮！”前爾斯特報的記者會很快抓到Jehovah本身，假如他能進到天國的話；於是他就行到那位大銀行家身邊，且詢問他對於他的女兒的蜜月的情形。倨傲的亞爾文直視那年輕的暴徒的頭兒——他身材的高度足以做那種事體。但可惜，新娘底母親，爲當爾斯特報的人底詭計訓練得不少的，一開口就說錯話。“亞爾文先把牠當作一個不能發表在新聞紙上的法律。”抓得了黃金般的機會的新聞記者解釋道：“亞爾文夫人，我正希望知道你的丈夫對於他的女兒關於社會問題的觀念是否相同。”那偉大的貴婦倨傲地答：“我的丈夫

對於他任何一個女兒的觀念都不表同意。’這樣，明早，全鎮的人自然就會哈哈笑了。

事實上，那種新聞是登得很好的，所以那些句話都使得人尋味起來。那新聞記者跟新娘到造紙箱的工廠去，並且攝了個當她做工時的照片。他們又跟她到一間社會學的蜜月在舉行的小房子裏，說她圍了一條祇值五毛錢的圍裙，第一晚吃的是醃肉和雞蛋，他們在提出一切物質的價格，及計劃“社會學的預算”。他們同那熱誠的青年貴婦宣傳家談論及她的父親所不能同意的種種問題：審判的婚姻，戀愛與自由，生有限制，社會正義，銀行制度，資本與勞働，路西斯端同盟。他們會上到北海岸的王宮裏，且用電話叫亞爾文夫人能否到來聽聽她的女兒對這些問題底結論，和說說她的丈夫是否能同意這些結論。

### 十三

麥加尼有一位兄弟，即當被告底律師，曾同老利蒲萊先生，即是向國旗行禮的陪審長談過；並且被告訴了，很有原因地被告訴了那位陪審長有

枝同沙谷身上所抄出來的全裝彈藥相同的手槍，利蒲萊曾怎樣注視過那兩枝手槍，把那兩枝手槍拿到陪審官室裏去，把牠們同原告所呈來的手槍相比較地表示給陪審官看。這種高興的刺激在沙谷域塞帝的後援當中發現出來；這裏有在勃利毛斯的審判時沒有找到的證據非正式地流露出來了，這是被告從來都沒有看見過的。許是命運注定了吧，利蒲萊在他的證據沒有正式說出以前已經死了。可是，陪審官却看見過，而且有好幾個人都指天誓日地說他們曾看見過那種全裝彈藥的手槍，而且，利蒲萊的孀婦也看見過牠們。

這是要求新審判的第一次的一批的申請，這些申請歡喜了被告六年來的朋友。首先是“利蒲萊的申請”，其次是大利的申請——大利是利蒲萊的朋友，他在火車站邊告訴出當時的對話，那正是利蒲萊說他要去爲着陪審官的責任而報告那兩位異邦人被控爲土匪的事體，以及說：“毀壞他們，他們無論如何都要上吊”的時候。

然後又接了封從畢爾克寫來的一封信，畢爾克是展覽玻璃的人，說着他是怎樣地跑到賣剃面

膏的高爾德身邊來。有彈丸洞口在他的外套裏穿出來的人的神秘，馬上就消溶下來了！高爾德時常都在諾華斯各西亞，現在，他又在皮爾特蘭，馬因；模爾跳到火車上去，而且被告底一批朋友都天天地高興起來了。因為正如他們被人家告訴過——高爾德祇隔那被疑爲是沙谷的土匪，五尺或十尺遠，而那個土匪是向他開槍，而且把他的外套打了個彈洞。高爾德來到德舍牢裏來，且說他以前從沒有看見過他。而且他也毫不像那位土匪。

於是，波士頓的新聞紙便登了種大標題出來：“沙谷案底新證據”，同時，大家也由衷地希望他們的生命有轉機了。當然會再有一次新審判舉行了！當人家都知道那樣主要的證據被陪審官考慮地放開了時；當然，那個人再不會受死刑了。因為那是那樣發生的——賣剃面膏的人會自己向警察長自首，而那位警察長也作了個筆供狀說明他要把此事在地方和州警察處都要表白出來。布洛克托警察長也有這樣的筆供狀。

在那熱心的年輕的急進主義者看來似乎大部份都是醜事，他們進行發新聞稿件去，印刷傳單，

郵寄通電——不過除掉那兩個年輕而熱烈的急進主義者以外，這些東西都沒有好多人注意。偉大的卡門威爾斯願意把此事留下到稱爲“法律底有次序的進步”——這種意思完全是這樣，沒有別的：筆供狀應印刷出去，宣誓出去，並且要呈給太爾法官看。太爾法官也許須要一年的工夫來研究他們，又會弄出一種很著名的決議出來，在這個決議裏面，被告的地位又會被誤會的，而且被告底爭執會碰到被告始終想不到的牛頭不對馬嘴的答覆。

在這回的案件中，老法官的決議是那樣使得人民來想想他的罪惡是否在驅他變成爲瘋子。他提出他對於拒絕申請的理由是這樣：“筆供者（高爾德）依照他的筆供狀，他從一九二〇年四月十五日，即暗殺的時候起到當他被模爾所邀請而到德舍監牢的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日止，都從沒有見過沙谷。換言之，筆供者在實際的十八個月以來，腦子裏時刻都應帶有一副沙谷底精神的照片，當他祇有一眼而在暗殺那時候所照來的照片時。”太爾實在是寫了那幾個字了，並在那張板凳上就

牠們朗讀出來，且使他們要把這些詞句也要印入法律書上去——依着高爾德的筆供狀，寫得非常簡單的詞句的筆供狀，不祇是說高爾德在一九二〇年四月十五從沒有看過沙谷，而且高爾德除掉沙谷受刑十八月之後，即被判決的三月之後在德舍裏看過他以外，畢生也永沒有見過沙谷。

#### 十四

接着就是‘巴爾塞的申請。’巴爾塞是位昏迷的猶太種的鞋工，他在證人席上看過當時的情形，宣說過他在沙谷受罪以後，看過了他好幾個月而且同時在嚴訊之下，他又承認他對於被告的人事調查員是撒過謊。現在，巴爾塞作筆供狀說明他對於沙谷的證明是錯誤的。至於他說出來的所謂“死相”的說話是崇高的卡門威爾就要擢升為高等法院的審判官，副捕房律師，維廉氏交帶他說的。

又其次是“國德烈治的申請。”這是原告底明星證人，他的刑事口供從陪審官手裏拿來被那兩位藍球技師：克茲曼先生和太爾先生認為完全是

蒸汽工作而保留下來。現在，被告找尋有好幾次的詭計，得了各種的口供，監牢的說話，許多老婆兒，和在紐約的偷馬證據，這意味着要當作是一種第三等的判詞，必須有長期的審判。模爾和其他的人從他們的石坑裏走下到馬因的凡賽爾保羅底小鎮來，且看見了他的手腕是那樣手銬了。模爾是很樸實的，便奇怪當局不須要再有這種詭計了——即如在馬因·紐約，麻塞朱塞的真實而公義底機器都再不能推動行動。模爾是位愛爾蘭人，熱情的，側重於他的囚徒，且擺出一副莊嚴的面孔在責備這是不公正的，以及反對太爾法官對於這種判決的方法。這就是“國德烈治申請”底一切內容！

又其次就是“安得烈的申請。”虛弱的羅拉底兒子被發現出來了，亦都是生活在“Mainiacs”中間。他誠心來看看他的母親，而他的母親在當着女招待。他忠告了她好幾種她正玩着主要角色的熱情的戲劇；這樣一來，結果更使得羅拉歇斯迭里亞起來，并說着，且承認她反對沙谷的說明是“假造的。”在兩位很著名的勞働領袖面前，她就署名了一個筆供狀，那是宣言她之所以決定要犧牲沙谷

的原因是“操之於關心筆供者的內生活的事實的卡門威爾斯，這點，筆供者是不願意在證人席上說出來的，”而且根據那種智識的威嚇，她是被“約束”了和被“威嚇”了。她把曾經做過此事的四個人的名字都念了出來：第一個是米克斯德華特，“理論”底發明家；第二個是布洛易拉，警察官；第三個是快要擢升為法官的維廉氏，第四個是捕房律師，克茲曼。

另外一種高興又由被告底小團體裏流露出來。因為羅拉是原告底又一個明星證人——因為有她，克茲曼才那樣緊急地莊重地對陪審官說：“我不能回想到我以前目擊的和耳聽的事都能如羅拉的證明一樣可以說服別人。”即如資產階級的報紙，現在都轉來反對了，波士頓的“大美國”報也說：“如果羅拉不是發瘋，那就捕房律師的辦公室裏，有些人是應得被逮的，且企圖暗殺的。”讀了那種新聞之後，崇高的卡門威爾斯底警察當局是非常忙碌了——不忙於因企圖暗殺而逮他們自身，却忙於壓迫羅拉和巴爾塞來署名新筆供狀，這是宣言前次的筆供狀是錯誤的，且在被告律師的威



嚇之下，寫出來的。

## 十五

編創歷史底大小說家願意編創一本完全驚心動魄的戲劇出來，且同樣要在沙谷和域塞帝的案件之外，完全表示出階級的正義。結果，必須對這種問題準備一個答案：假如有錢的人都來暗殺，那可尊敬的清教徒的卡門威爾斯會發生什麼？當沙谷和域塞帝在牢裡，等着審判時，一位名為約翰孫的瑞典種的惡魔，雖有一妻兩子女，但沒有職業，家裡沒有食糧，而且就在正月都沒有煤，帶着一柄鋸子和一個單輪車，爲着收拾浪費在路上的死柴而進到私人的村舍裏去了。那村舍底年老的主人是一干湮舍，這個名兒是最時髦的米爾頓鎮的尊敬的名字；他因爲他的名字之有勢和家財富有，所以他就提了一枝來福槍來打那沒有武裝的徒手的瑞典人。他的槍打不中，而那罹難的人剛剛跳過了那個籬笆，逃跑了。殺人者被捕了，帶到德舍牢監裏來了，而且在附近沙谷的房子裏也關了八天，後來却被人家保釋出去了。

寬尼利亞，在她正想着麻塞朱塞州的法律時，就想到有錢的人犯了暗殺罪，且猜到這樣的人定會被宣佈為瘋子。可是卡門威爾斯對於干涇含底情形表示出她對於法律是太遠過殷了，貴族人家把他們的瘋子藏匿在舊宅底隔得很遠的耳箱裏，而且在公開方面，他們是不容許有火印痕在他們身上的。約翰孫十三日來都沒有受過涉訟的事體。最後，他又被帶到德舍的法院裏來，那兒剛剛是沙谷和域塞帝面過陪審官的地方。大家的情緒都冷了，而且也沒有證據可以證明他不是一位無政府主義者，無神論者，或徵兵逃避者。於是，莊嚴的克茲曼先生便高興了和笑了；這種罪犯是‘合法律故殺害，’而且殺人犯也被開釋了。

同時，要完全沙谷和域塞帝的驚心動魄的戲劇，必須要有被告對於謀殺人底貪利底不斷的證據。六年來，當有間牒來到被告方面，來指示出花消了那麼多錢給律師的費用及通告書，即當小小的五千元的募捐溜到正式的律師手裏以後，那兩位被告便可以恢復自由，為糊塗時，那偉大的小說家已把此事整理了三次了。而且還有種那年輕的

急進主義者所不會相信的事，即那些間牒實實握有了他們所宣稱的權力；偉大的小說家在中國的爆竹沿街亂放了以後，使得稱之爲什麼“可克利巴爾體爾的醜事，”打斷了那不斷的爆裂。幾月來，新聞紙都登滿了關於囚徒，波士頓富翁底女兒的冒險，以及他們支付給政治家和官僚的價格等等的記事。

可克利是位民主派的律師，他支配那劍橋市已經有二十年了，他一開始是做電車的售票，而後來當電車公司設置有車票掛號處時，他就離開了他的售票工作。他還有由公司監督署名的賣票取消證，裏面寫有很劣的筆跡的這麼幾個字：“因疏忽公黜職。”這激動可克利起來捏造一種公文，且把這種公文懸掛在法律署裏，那正是他在準備使公司方面花上好幾千元錢的毀捐的訴訟的時候。無須多說，他是一位愛國主義者，他曾繳過麻塞朱塞州派到出席舊金山的民主派代表大會的代表費用，所以，他也許有權來選舉非常英勇地摧殘赤黨的，教友派的總捕房律師。近幾年來，假如你想避掉米德爾塞斯郡及秀霍爾克郡底麻煩，那你就得

照這種爛言：“拜訪可克利而行。”

兼理波士頓市的，秀霍爾克郡的捕房律師是“基”包爾體爾。（除開極有錢的人以外人，所有麻塞朱塞州的政治家都稱他那個小名“基。”）“基”也同樣是一位愛國主義者，且從沒有失過他向上帝，國家及教皇要演說的機會。他是“哥倫布騎士”社的“民族辯護士，”即是天主教會的政治助手；他為教皇所保護；而且他的責任就是專門放縱有錢的刑事犯，祇要那些有錢的刑事犯能給適當的錢與他們的律師。

在國旗和耶穌受磔刑的遺相之下，這種事體已經過了有好幾年了，所以收買團也一天一天勇敢起來，且來“捏造”種種的情形去反對那些被難的人。假如被難的是那兩位Wops，那就沒有什麼，但是當這個問題是意味着打發女子去引誘有錢的貴族到床上睡覺，預排衛隊在把守門口，并拍他們的照片時，那就不相同了。那“收買團”經常養有好幾個女職員，且在灣背亦有三間房舍。在某一種情形，他們是走得大遠，如同藏匿女人在便所裏，使得被難者無從知道；而且又在這樣的方法之下向

可怕的 老的鐵路總理 —— 亞當氏，正式有錢的 —— 敲了一筆大錢。在另外一種情形，他們又向一位死在床上的人，弄了四萬元。

## 十六

自從“收買團”弄了約瑟亞文德斯以後，貴族便決定非鏟除“收買團”不可了。委員們在“聯合俱樂部”裏召集開會，沒有發生過什麼醜事的市民 —— “守視和注意的會社”底領袖 —— 也被找出來了，而且大家都說服了那危險的工作。那個市民的名字是克波特，而且在他沒有做這種事體以前，他是波士頓的各間報紙的讀者都很熟悉的人。因為收買團不消說曉得他在他知道以前，已經明白他自己做的是什麼，同時也有意地弄出了一個大空想而沒有實際的形式的陷阱來害他。克波特先生在可克利辦公室裏要了擴音機，給可克利雇傭了一位包探，且決定要賄賂包爾體爾。但可惜，最近，那位包探是被逮了，而且克波特也被控為雇傭一個人去行賄。當可克利自身受雇於克波特，而委身於賄賂“基”時，那狂喜底頂點便出現出來

了。

想不到那驚心動魄的戲劇，在這個年頭底比較好的時間內，會勝過那波士頓的新聞紙的讀者所預備下來的醜事；整個世界的貴婦們都願意在劇幕後藏着速記生，在告訴着她們的新聞；年老的名門因為他們的錢轉入到瘋癲院裏去了；旅館主人因為一點的價值問題而捨棄了他的財產；那“減價的玩意，”那“關門”的玩意，那“凹鼻頭的女兒，”那“女招待，”那埃及的神秘，阿馬爾加爾大(Omar Kaldah)！”每天難得沒有新富翁上枷的，難得沒有有錢者底子孫解脫他的婚姻的痛苦！一批感情上的審判，附有和雷電般利害的大律師所“苦腦”和“打斷”的證人。美國上議院議員“傑”力德發出牛叫的聲音擁護民主派的同僚“基。”

那樣兇悍的迫害是從宗教的偏見產出來的麼？鼓舞克波特和他的同僚，使他們到全地球去找證人，而保護那刑事或將近刑事的，是那種事體麼？我不曉得，但我却勇敢地說我從沒有在過去的墳墓中有這樣的控法的，例如我們曾經證明的，時間底包括，惡意的機智，固定的決定。

接着，那總捕房律師便以從古典的演說品中得來的比喻答覆那牛叫般的上議院的議員：

“公義底刀劍是放置在他的手裏，而他也把那柄刀劍變成高原人的木棍了。他用着公義底天秤去稱那腐壞的風味底價格。他曾經把他的辦公室底權力出賣給出價的人了。爲着掩護個人，他便來保護刑事犯，壓迫無罪的人！他早已忘記了他的尊重和誓約，即他曾責備過卡門威爾斯底高尚的名兒，允許牠的外表深溺於坭坑中，曾爲着他個人的結局而出賣他的辦公室，以及像古時底伊索似的，爲着嘗嘗肉羹的味道，將自己的出生權都賣掉了。”現在且不要奇怪總捕房律師是被人威嚇了，和那些衛隊是看守了那個住家了。

可克利也同樣被控了，且受審判了。名門請了不下三十六個偵探在防守着陪審官；但可克利一旦被拿獲的時候，他們還主張要多雇些偵探。然而，實際上，可克利又被擯出法庭了：同時，那“哥倫布騎士”會社的“民族辯護士”以及一切天主教的愛國主義底英雄的“基”也被滾出了他的辦公室和擯出了法庭。但他們被擯出法庭的時間却限於他在

郡裏上下了一次，告訴他所看見的什麼敵人。他們稱他自己爲候補市長——民主派的天主教的“基”，平民底朋友，被比較地更加掠奪和更整個地賄賂的人，迫害了。那些平民以爲說起來倒還不錯；任他，脅迫團底受難者是富翁的後裔，劫掠他的女兒；而且自從法律不能處置他們，讓“基”去取得他們的錢，把一部份送給禮拜堂，消費也孤兒院，和祭壇的抬布上面。

當知道一切秘密的人都站在那路上，開始背誦人名，地方和日期時，那些名門會戰慄起來！這不會在最高的公署裏停止下來！當一討論到最高法院時，他就對沙谷和域塞帝底朋友說着最有趣味的事，至於沙谷和域塞帝的朋友原來是向着那法官枱前底神聖的，法律的道德作着額外的陳訴。

“有一天總得跑上到那法官枱上，且守視着那最高法院底法官而把他們拖到‘聯合俱樂部’裏來。他們吃那家人的飯；他們吃的是大公司的律師從電車的事體，瓦斯的事體，以及光的事體，各方面來的資本的利息。這些就是毀壞他們自身的麵包的人。那於你或許不會有意味着什麼事體。假如



那是這樣，那就祝福你無罪無咎！我承認我的性質是多疑的。”

那人民的朋友的“基”也同樣地馬上被控在那法官枱前了！



## 第十六章

### 法律的遲延

—

太爾法官正在思想那各種各樣的要求新審判的申請，同時，域塞帝則正在查理斯頓的州監裏，製造着汽車牌照：在他工作之餘，慢慢學習英文，而終於成爲英文散文大家了。他關於勃利毛斯案件的事體，寫了本很好的小冊子，當中的主要部份是從他所曉得的預審時期開始，直寫到“捏造”時期。接着，他又寫及他自身的無產階級的生活故事，即是自傳的素描，這是用意大利文寫成的，但後來，又因得有朋友之幫助，終翻譯成英文來了。他寫信

給寬尼利亞道：“我曾經收得了許多人對這本書的讚賞。我應當得看遠大些：不要自暴自棄起來！”

在舊時，新英格蘭是有個故事，說及反叛的多利是怎樣地抗政府要收的亡命奴隸的捐的。他被逮捕入獄，他的朋友安姆孫前到獄裏去看他，看後有點戰慄了。“多利，你爲什麼在這兒？”他答道：“安姆孫你爲什麼不在這兒？”這種逸事又浮泛在這個時候到獄裏來看看域塞帝的作者心裏了，而且他也寫及了那種情形：‘目前也同舊時無異，麻塞朱塞州的靈魂是寄托在監牢裏。’域塞帝對此這樣回答道：

“我能理解和鑑賞你加到我小小的功績上面來的勸告的原因。假如我身上都有點好的——那我是很歡喜的——但事實上我却不能承受你的稱讚。我想在這隔絕我與社會往來的環境之內還有些囚徒們是勝過我的……我寫的是卑賤的，我也是爲着卑賤的人去讀，那卑賤的人應爭得世界的和平與自由，同時，我也企圖要更寫得卑賤，但不矇蔽真理。”

他不斷地研究，且不斷地批評他所讀的東西。

“昨晚，我讀了一章心理學(維廉傑姆上著的)。我即刻看出了他的處理實在是偉大的。他說話之簡單正如利克溜及其他人無異。我可以從這種講義當中，學得不少東西出來。我覺得我的智識是燒熱起來了。”

他研究他自己的革命運動底問題，和把來貢獻給無政府主義的報紙。“事實上，我是有很多工作的。今天，正午時，我沒有吃午飯，而把我的翻譯——由英文翻成意大利文的很長的論文，弄完了。此外，我還決心要寫一封關於工團主義者和工團主義的書信，我是要歷史地，理論地，處理這種題材的。我要以書函式來表現牠，牠已經發表出來了——有很多人來恭祝我——但結果，工團主義者却答覆我一篇很是痛苦的論文。”

他的野心也一天一天長起來了，他可以寫小說了！那是一位移居的工人的小說；正如他自己所稱呼一樣，“這是實實發生了而且發生得以我為主角的小說。”“事變和罹災”是他選出來的題目，而且他也不斷地寫作出來。他不滿意他的朋友對他這本小說的翻譯，而且他依着他自己的英文重寫

了一大部份，忍耐地按着那奇怪的土語底曲曲折折而逐句聯結下來。當這長期的工作完了，他又這樣寫道：

“我根據證明，曉得文學的工作是怎樣難的，我是沒有幻想的。我要選擇其他的題材來多多寫作。同時，我也看出了由於我的能力之進步，我也得了些東西了。要說的事實已經發生了。至於說到觀念，則牠們都是真誠的。當這種寫作在我整個神經系統，一開始就發生成為一種非燒一下不可的雞蛋，而推殘在我袋子裏時，這種寫作就被毀壞了。

## 二

可憐的老柏爾特！可愛，神奇，機智，滑稽，狂熱的柏爾特，在監牢裏保留着他的幻想底觀感，正如寬尼利亞見他在柏令尼家中，以及從勃利毛斯底海岸或叢林散步回來時一樣。他曉得他的朋友，不是大著作家的朋友的困難，企圖幫助極端有這樣的志願的人。他給伊文斯夫人寫道：

“好幾年前，有一位好同志覺得有些事體要說出來，且寫下了一篇論文，投到一個周刊去發表。

他在那封信的後面，他就同編輯先生說：“文學，我已經寫下來了，請替我標讀點，和問點吧！”要使那篇文章明白清楚，那可憐的編輯幾乎弄得失了神了，且他對作者也這樣回道：下次，如果你要你的文章發表的話，你祇要標下讀點，和問點，而我會給你安排文字下去。”

在牢裏，每天做了十五個又半個鐘頭的工作時，接着，便不能不有個保留生命底問題！柏爾特的朋友勸誡他，而柏爾特自己也很留心這點。他讀過關於美國的無所不知的專門家的書，且又解釋道：

“卜力斯邦先生時常來麻煩我。幾個月以前，我讀了一本物質文化的書，那本書說坐是不衛生的習慣，而且一個人站得愈久，則他感覺得愈好。可是，今天卜力斯邦先生却告訴我，我們愈躺愈好。所以，我現在不知道我的身體健康應怎樣才好。直到現在，我時常都在腳上讀書，但像駱駝般的背兒靠着牆壁則更是來得常些；從此，我也許會坐下來了。不消說，人要預防他的疾病與痛苦，最好是他還健康時就殺了他。請接受我的意思和我

的謝忱！”

他往往總愛在出到門外去玩耍，而在門外找尋一切東西。在暑夏的時候，寬尼利亞去拜訪她這個鄉村內的朋友，附近在製紙箱的廠裏，則有柏體和喬在做工着。因為她是緊張地做了那麼久的工，她所以就願意到門外去玩玩，且寫了一封信述及她的冒險的。柏爾特回道說：

“我現在仍然微笑——不說笑。是的，我會很歡喜來看你在你的花園裏工作，因為我就時常笑那些女人祇能在家裏做點手工。當我要微笑時——我祇能想到女人斬柴。我曾向那些女人的一部份，拿得了一柄斧頭，和在斬柴。

“但是我們却在這兒！你曉得怎樣做一個 *Asparagus Bed*！我不曉得怎樣做，同時，我也想過了好幾次了，因為我中意 *Asparagus*，而且我還決心過，假如有可能時，我必須要培養牠們。現在，我曉得誰能教這個，同時，你也有可能來知道我是什麼樣的工人，而且在你同我的標準有相聯的指示之下，我將會在花園栽種些什麼，和工作出什麼來。你也同樣會知道域塞帝的心地是多麼快活。總之，



我總時常覺得我還是位小孩。我願意唱，願意玩，願意兒戲。但是，真的，目前的水兒在潮漲了。多謝大家的好意，尤其是你的好意，我們終有一天渡到彼岸去。”

### 三

證據更發現得多了，向太爾法官的陳訴也來得更多了。被告請得一位武器的技師，他在高度的顯微鏡下，再三研究那所謂“死彈”，而且他畫出了一批表冊，附有許多珍貴的照片，證明那種彈丸不能從沙谷的手槍裏射擊出來。卡門威爾斯對此的答覆是很容易的；他們也有錢，他們也可以請技師，再有好幾個充滿了機械名詞和數學公式的很長的筆供狀。從開始到結果，有兩件事，隨便那一個人都可以決定的；即是每個技師的敘述顯然會同另外一個技師底敘述矛盾；而太爾法官當然相信他那一邊的技師之言而忽視被告的。

那些表冊和筆供狀組成了稱之爲什麼“哈米爾頓的申請。”接着又來了有“布洛克托的申請”：一個奇怪的新聞，在有主義的朋友中間，爆裂的同

炸彈壳無異，有位新律師，名爲湯勃生的，在被告方面很活動，且發現得他在州警察署裏，曾同布洛克托警察長做過某些事體。他跑到布洛克托那兒去，請求他，並說他是根據他的良心而行使的，這樣一來，結果就使得那位老傢伙洩漏出他那部份的消息整個都是“捏造的”。湯勃生再求他來，且把此事告訴太爾法官；布洛克托說他會過來——但要太爾來了，他那位律師很熱誠地去見太爾，設想着法官定然會關懷真理的，且也歡喜真理是這樣普遍出來了。可是使得他失望的，就是太爾不想同布洛克托談話。他主張：“我們會根據這些筆供狀來審判這種問題。”

布洛克托是那樣說着他的消息，捕房律師和他的助手又會怎樣地捏造一窩問題給布洛克托，以致陪審官會以爲他的意思是指這個的，但事實上，他的意思却指別個的，接着就來了有克茲曼和謙廉氏底答覆的筆供狀，即是欺騙底失信的技術之又一種說明——這些答都是捏造的，一看下去，彷彿是否認布洛克托般的，但事實上却是丟開中心論點而不動，却承認那不顯露的東西！

那兩位過於熱心的青年急進派以爲這種消息就足以“掃除一切東西”了。但他們發覺得在他們認爲好像是炸彈壳的爆裂的東西，在其餘的麻塞朱塞州人看來祇不過是一個小小的爆竹。這是哈定和庫力治的執政時期；“矮胖的不列顛的孩子”變爲美國底總統了，而且俄亥俄的脅迫團也變成爲國家柄政人物了。賣煤油的頭家把海軍儲藏部裏的煤油分贓分完了，大家都以爲關心因歐洲大戰而遭犧牲的死難烈士的“精兵局”，偷竊了好幾百萬元了；自從此事發生以來，政府的官樣文章祇說是“贓品”，至於那負有秘密任務的總捕房律師的機關的權力，是用來威嚇那些分贓的人們。在這樣的世界裏，要使那兩位Wops所受的不公正公布出來，自然是很難；而且縱使就公佈出來了，那羣衆底回答也和那向國旗行禮的陪審長說的一樣：“毀壞他們，他們無論如何都應得上吊了！”

波士頓是不相同的。波士頓有名門，波士頓是可尊敬的，正式的高傲的，可是關於繳款入市的工作則搪塞在許多有幻想的勞働者方面；有二十名警察被控爲打壞了店舖 搶劫貨庫裏的酒，且搶

劫囚徒。州警察正在沒收酒類，且拿來再拍賣出去，或拿來送把極喜歡喝酒的他們的政治家。當時的俗語：“才由船上裝御下來”，應改作這樣讀：“才由州政府裏取得出來。”這可以接觸得到的欺騙的階級是一步高一步，直到你發覺得你自己有好幾百萬元了，且同借錢給立法官而無須抵押的大銀行家來往時止；那些立法官曾收買有空中鐵道公司的股票，并有保證紅息的選舉票的選舉權，那就使值得二十五萬元的股票漲價到值得九十萬元。亞爾文和他的皮爾克林國民銀行團還沒有被控為犯有那樣的罪犯；但有一位反對政治家做欺騙買賣的反叛的立法官，客蘭，雇了個做夾肉麵包的人，且打發他到法庭前說這樣的標語：“捕房律師先生，控告波上頓空中鐵道公司底授賄和收賄的人吧！”

#### 四

窩假爾的事體來到了審判了。自從他的財產被強佔以後，直到現在，絨呢廠主才得有機會來把他的痛苦告訴給陪審官聽，而使羣衆都來知道在

麻塞朱塞州底崇高的卡門威爾斯之下，大土匪是怎樣，爲時已有五年以上了。這種事體是在德舍法庭裏審判，那法庭的建造，中有圓頂，兩邊則有如航行大洋之中的輪船的船舷砲門；這種案件指定要狀訴到最高法院去，且結果又決定就在這沙谷城塞帝案件底四禮拜內辦清這種呈訴。

窩假爾的案件由一九二三年十一月頭起，至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底止，中間經過一年多的時光才決辦下來；這是卡門威爾斯底歷史上的最長期的法律鬥爭。正在那個時候，寬尼利亞一同她的家族一一接洽，并聽見有其他小小的事。她的其他兩位女婿，兩個表姪，及兩位表兄弟也牽進到這種案件的旋渦裏了，而且家族裏的人們在吃飯，睡覺，走路，跑馬，以及祈禱都連繫到這種案件的時間也足足有十三個月了。這不祇是那一千五百萬元是危險，卽如家族的尊敬，以及國家銀行制度之安穩都有很大的關係了；因爲假如窩假爾是勝利了這種案件，那一切失了財產于銀行家的實業家都會起來作這同樣的要求。假如你被局限在你自己的基金的利息中間，以及你不能用你的力量來支配

對實業家底財產的信用時，那銀行的基金將會成爲什麼東西？

寬尼利每月總得到德舍獄裏去看一兩次沙谷，已經成爲慣例了，而且她也會停在那法庭門口，看看那法律上的兩人決鬥的情形。衛隊沒有荷着來福槍，沒有粗暴的警察搜查你的手提匣，同時，被告也不要關在那鐵籠裏。因爲這些都不是破壞法律的小土匪。一切事體都以哈佛的態度表現得閑靜而莊嚴，除却可憐的窩假爾本人以外，大家都是哈佛的——這就是窩假爾所以會失掉財產的唯一理由。

有禮貌的紳士，說話時，聲音很溫柔，而且帶有點囁嚅；穿着得很高尚，且不拘天氣是怎樣，對於他瘦削的身軀有無關係，往往總穿着得很清潔；他在爭執着法律上的主要點，並且向昏迷的陪審官呈了如山般的文件，及有幾哩路長的圖表。你不會猜想到在這種爭執過程中，會有各種特別的，或高興的事體發生出來——除非你曉得了那些神聖的名字；和認識了裏面的貴族之貴族，中心底中心，以及圈內底圈內底人物以後。坐在那硬板凳上

而，諦聽那坐在證人席上作幾天或甚至於幾禮拜的證明的人們，都是握有新英格蘭底金融界和實業界的權力的 曉得內幕的。假如你有時間而帶着額外的神力坐在那兒，且把那法庭裏的人的財富列表下來，那你總共會得出好幾萬萬元的數目出來；假如你又有時間來計算他們所支配的及用來混擾市場，和爲着他們自身的利益而幫助信用的他人的財產，那你又會得出有好幾兆元的數目出來。

這種審判光是實在的說話就佔了有一百八十七日，要呈上到高等法院去的法官的辦法就幾乎有兩千以上的例外了；證據綜結起來有六百萬言，而這使得 挪亞霍克 郡對此種案件的消費幾乎有二十萬元。一切精神底慷慨不計，立法官也通過有一種特別的辦法，即每天要發給對此種案件爲陪審者的九元錢——而且這種法案是倒行逆施的！大家都注意到這些巨大的土匪應在法庭裏鬥爭出他們的結果，而不應當再雇傭私人的軍隊在街路上來解決。當這種通令是被決定了時，這兩種事實就會突出來：第一，哈佛的貴族是有錢；第

二，他們的“聯合俱樂部底同僚也允許他們要保留他們的錢。”

## 五

在寬尼利亞看來，有真實意義的事是這樣：關於被告方面的許多事體，都是撒謊的。那大銀行家們都把他們對窩假爾所做過的事體隱藏起來了，一天一天地，一晚一晚地，他們都在捏造他們所要說的事體。寬尼利亞五年來都知道了他們會這樣的；這是非常清楚的，在這個家族裏，沒有一個人敢企圖玩弄她。有千五百萬元的危險，驅使這宗大錢於危險的力量是非常大的，所以牠能夠把一切的障碍物都掃蕩無遺；而且好像當堤堆在山谷上面爆裂了似的，以致所有真理，尊敬，公義，法律，國家，上帝及宗教都如同由雞欄裏趕跑出來了。

如寬尼利亞所知道，這些銀行家又私私地在他們中間也鬥爭得很利害；妻兒們都相互地不去赴橋宴而且家族也暫時分裂了。可是，在證人席上的人們，大家却站得和羔羊無異，且都服從亞爾



文行長底命令。寬尼利亞對於她的大女婿又得了新種的見解。她眼睛裏的他好似個半喜的人圖，頭兒和臉兒是桃紅色的，又有紫色的肉痣的；莊重的，摒棄了種種光華而裝作得很樸素的，且當貴族大過他而老過他的 算威爾貴婦 在作河東獅吼時，他又弄得怪可哀憐了。但現在，寬尼利亞看出了他是許多人中間的一個，且曉得了成功的土匪領袖底質量又是什麼了。

人們可以簡單的言詞綜括他們爲有倚賴性就是；那收買團應曉得他們的領袖時常都在那兒，且永不會更動；而且他們也明白他就是個堅固的，肥胖的，誠意貪婪的，不斷地推倒他人的大宗款項的人物。同樣，那收買團也曉得這個領袖比其他有同等貪婪的勢力的領袖，所給予他們個人的金錢，是比較多的。亞爾文底本質問題也提出來審判了——他是個公義的尊敬的遊移不定的大山。他祇需要一部份贓品來爲他自己，而且這必然會使得他的同僚來堅持他非有大宗的贓品不可。當這種過程表現出來時，奎昔還同他的叔母，寬尼利亞閒談過：“你時常說亞爾文得了一大宗款項，而且你

也要時常這樣幹。不然，那你就不能廁身於第三次的大事件中。’

現在，他在這證人席上說着他和窩假爾的關係的故事；勃利毛斯的國民銀行底總理，曾答應以百分之廿七的利息，借三百萬元款項給可憐的窩假爾，借了他好幾個月，不過在這幾個月當中，一切計劃都準備了，銀行家底新堤加也形成了，而文德斯也以爲合同應得準備了——事實上，文德斯却命令不要簽訂合同，這並沒有理由，而祇是當窩假爾的大宗票紙到期時，使得窩假爾“無法應付”就是。

亞爾文給窩假爾的，很伶俐的律師嚴問了一個禮拜以上了，他對於他的撒謊弄得很紳士而貴族的。他把此事歸納成爲一個適合他的簡單的心理的公式；他可以記住於他有利的一萬個摘要，而且他記住那些摘要是很快，很切實；但不論什麼時候，當有些事體是與他的利益有衝突時，他就會把牠忘記。就是這樣漂亮——他祇有這樣說，“我不記得了。”那嚴訊的人可以用出二十個不相同的方法提出問題，他也可以提出種種事來接近到那

種問題，但他却始終不會提出使亞爾文不安的東西，有，都祇得說：“我不記得了。”這使得窩假爾的律師急於起來檢查檢查口供了，且計算了一批適合亞爾文的利益的問題；他不得不打算忘記一百七十三件事體了。

祇有一個是有很大的失錯！當初和窩假爾會議時，他曾怨恨過文德斯，且對窩假爾說過：“文德斯對此事——意即絨呢實業，說過一次話。”那是種可怕的承認，而亞爾文又苦心地，和在律師沒有說話以前，就那一次詳細地說了出來，並且對他說那沒有什麼關係。那大銀行家接着便同他的法律顧問商量起來；在商量了之後，他便說他是不認他曾這樣承認過，而且否認他曾向起訴人說過這句話。是個很失望的時間，因為那兒滿坐了有六間報館的新聞記者，他們的鉛筆工作得很忙，而且斯德街，以及“聯合”和“翻筋斗”的俱樂部會員，全體都希望在那天午後讀到那樣的新聞。

接着，那種審判轉到亞爾文身上來了，他跑回到波士頓，參加與聖公會教會有關係的某些人的組織底會議。有些壞人提議這種組織應站在那社

會正義底問題方面！但亞爾文却起來，并把那種結論推開到成爲懸案，且作了個很有勢力和很有煽動的演說；在演說裏，他宣佈那聖公會教會底目的是“精神的”，而這精神的東西不應牽扯到現世問題的危險方面。波士頓的報紙，多數都把這初步的情形登載出來，而且特別着重於那所謂“精神的。”

## 六

太爾法官對於要求新審判的各種申請，都提出了他的決心。“利蒲萊的申請，”“大利的申請”，“巴爾塞的申請”，“安得烈的申請”，“國得烈治的申請”——他拒絕了他們全體；而他是一位法官，唯一的法官。他決以爲他的處理是妥當的，而要求新審判的證據也是沒有憑據的。

使得他的罪囚不受他那些決定所支配的一件事情，就是假日的時間。法律須要那兩位被告應出席到審判時底各個地方；所以，有一部份軍隊便叫來由德舍牢裏移沙谷到德舍法庭去；至於域塞帝也終日離開了他的牢房，而變成爲隨從軍隊底光

榮的中心人物了。他給寬尼利亞寫信，開始以早飯的信。

‘一杯咖啡，三塊麵包，兩個砲台般的蕃芋，這些東西都冷得和冰淇淋無異。’後來，當提到要出版他的小說時，柏爾特就失望起來，且堅持說這是很明白的，他寫那篇東西時是有點兒戲，因為不消說那監牢的當局在那些時間內是不會預備那熱東西的。

“在那樣的早飯以後，有一位獄吏便帶我到一個‘衛隊房裏’去。那矮小的車夫，舊時的庭吏，以及是最勇敢的庭吏，在奉侍着我。我身上所鍊着的鎖鏈是由那最勇敢的庭吏手持着，我們四個人便一同出了那間旁門；直行下到那兒有車兒等着的街上。有六七個庭吏站在近於後面的右手便那門口，預防後面有人來劫我似的。我應該是這個世界底最不幸的人了，因為我的感覺是非常不 Reconnoissant 的！”

其次就寫到他對於自然之愛好，即是出了黑暗

暗的牢房而到有日光的空曠的地方了：

“現在，我們到了公園裏了，這公園的名字，我

早已忘掉了。但是公園的美景，我却始終不會忘記的。假如我是個詩人和懂得平仄的，那我就會以第三韻節的形式寫出一首歌兒出來。我不是個詩人，同時，我也不很庸俗的苦於把我的可憐的墨水來作那不可能的神奇的東西。有位關心我的庭吏指示我以一間大磚砌成的洋房說：‘那是最好的藝術博物院。’他還指示了不少的其他洋房說牠們大半都是私立學校。接着，我感謝我生而有一對眼睛，使我能看到某種方向，我看了一切東西，樹木，叢林，翠草，石兒，以及看見了我最高興看的，那臨路的溪澗。那一點點的露兒真和眞珠無異，那天宇是反影在那溪澗底水面上，而使得人兒們想像到那條溪澗是沒有底境的。”

## 七

沙谷身做了法律的延遲的三年以上的罪囚了。他每天除却一兩個鐘頭之外，坐在牢裏什麼事情都沒有做，所以，這種痛苦便馬上反影到腦筋裏來了。他不能理解爲什麼袒護他的人都還要一依那恨惡他且要決定他的生命的老傢伙而轉移。他

也不能理解爲什麼那位老傢伙要花幾年的時間來決定他早已決定了的問題，他又不能理解爲什麼無政府主義的運動底金錢會花費之於無效的地方去。他愈想，就愈變成爲鎖鏈所繫住的狗兒一樣粗暴；他懷疑來到他身邊來的一切人了，他再也不來署名法律紙了；最近，他不願意寫信，不願意離開監房，且不願意同任何人說話。

寬尼利亞又到德舍去試試她對於那“監長”的社會權威；她叫了他要接受她所提出來的改良那殘酷的監房統治。那監長是胖大的，精幹的龍鐘老者，而得了他的歡迎的寬尼利亞便注意着他說的關於食品方面的說話；人家說他是把囚徒的食糧“減少”但他却同她說得比克來拉對她說的事體還要親切！他一面請那老貴婦站在那兒，一面却又在計算着他用這個那個方法所稱下來的那幾磅的吃料；同時，當她第二次來時，他又會忘記他所告訴她的事體，而再把來重告訴一遍。“你相信我的時常的重量都是二百六十磅嗎？”

這個不能吃很多的人，應吃一盤冷食物——那是淺狹的盤兒，吃物上面，盛以兩塊麵包；特別

做來由格子裏送進吃物給囚徒的。假如在那牢籠裏的還要埋怨那種食物爲無味的，而致不能吃時，那所長又會對探他的監的又一個人說道：這些人是賤貨，你愈對他們好，他們却愈沒有感謝你。當寬尼利亞走了時，他又會同其他看守官們喃喃地亂說那些進來“嘲弄囚徒”的有錢的婦人們，在破壞着同居者，及要求從前都沒有人要求過的新的事體。

“呸，那老雛鷄應留意她自己的事體！”

這個老紳士底其他朋友對寬尼利亞說他是極有意義的，且企圖要做到他所能看見的責任。但在她，他好像是個大山的，巨大的，情感的固執的東西底變形——這是全世界底權力，這當然是所有權力底本質。好幾年以前，在郡制之內，曾有過個法律的調查員，並且有對於各種情形底嚴格的提審；可是那郡裏的欺騙團却也有力量來制止一切的運動，而使各事不能實現出來。

沙谷比其他一般的囚徒有更多的問題。他不能在製鞋給囚徒們穿的工廠裏做工，因爲他是個急速的工人：他將一切工作當面就能弄得清爽；同



時，又還有一位恨他爲“赤黨”，爲“無神論者”的工友，在攻擊他。他不能在木匠店裏工作，因爲他是個暗殺犯，不許用各種工具。廚房的工作，也以同樣的理由而拒絕他。總之，他除掉每天在牢裡乾乾的過二十四個鐘頭以外，什麼也沒有。於是，他就變成爲瘋狂，在每早一點半鐘醒起來時，他就由他的吊牀上跳躍起來，就把他的頭兒向那張椅子亂撞，意想使他失去了知覺。他終於把他的頭兒撞破了四個洞，外科醫生把他包裹好了的四個洞，其次，尼加宣言他是個什麼‘渴望打頭’的，而且也有三十三天沒有吃過食物了。

監長不許替這事做些什麼——因爲他是知道法律的；假如一位 Wop 不想吃東西，那誰都不能使他吃什麼。這是最好的無政府主義的教理，同時，寬尼利亞也發現得有多好委員會裡的人們是同意此種教理的。意大利人都以爲要救尼加不致觸電椅是沒有希望了，而且很據他們的哲學見解，假如某一個人是願意的話，那他當然有權來解決他的生命。假如尼加真是這樣做時，那一切痛苦都會過去，而他也會變成爲主義而犧牲的烈士了。

關於新審判，現傳出了根據某一種申請的另外的消息；這即是當每次的新審判開始時，一兩個月內都會發生出來的極端的笑話，要呈上去的新筆供狀，一種可以聽得見的爭執。每每在這樣的時間，那小的軍隊會工作起來。那兩位 Wops 會帶進來，且會鎖在那鐵籠裏面；至於那太爾法官則會穿着鼻煙色的黑綢長衣進來。獄吏仍會敲着他的拐杖，重念他的格言，開始是：“聽哪！聽哪！”法官升坐，且又有機會來把他侮辱囚徒及他們的法律顧問的說話說將出來。

可是，當“渴望打頭”時，那郡長便不允許將沙谷由獄裏移遷到法庭裏去。應怎樣辦。模爾曾在辦公處請了個條子，叫他由那個監牢的廳子裏移到法庭裏來；同時，那兒又發生出一種可怕的情景——那法律顧問主張他要在法官面前申請對沙谷的瘋狂的處置，可是無政府主義者却爭吵反對，恫嚇，且宣言囚徒是無須他的法律顧問，敵人，叛逆，偵探的干涉，而自己都有權力來處置他的生命的。那種反對聲音是那樣大，所以法官便不能不打發獄吏去維持秩序。結果，模爾跑前去，且有寬尼

利亞站在後便，提出申請。因為這樣，他們無論那一個人都不敢拒絕了。

## 八

檢驗舉行了。囚徒被判斷為瘋狂，且交給波士頓的心理病院去處理——那兒，他們祇對自殺的無政府主義者做點短期的醫治工作。他們把尼加放倒在椅子上，把一個橡皮管由鼻管理放進到食管那兒，想由那橡皮管理倒進些牛乳去。這是個極端痛苦的事體，並且做了一次，就非做第二次不可的，於是，尼加便答應吃飯了。此後，他因為刑事犯的瘋狂又轉到卜力治窩達爾的病院裏來，那兒，他們都對他很好。當他把他的主義說出來時，那醫生都會在諦聽，且會表同意說這些都是很好的主義——宛如主義當然是好的。不久，尼加便恢復元氣了，並且又是一個“好人”了，誠懇而活動的人了。給他去做外面的工作，而且他也很高興地在做那樣的工作。

他現在是被診治好了，而他也應該回到德舍去了。可是那醫生却直等到他可以在德舍有工作

做時，才簽字證明他的病是復元了；於是，那所長便決定將他的尊嚴的牢裏的統治更改了。尼加在做織籐籃的手工，每禮拜有三次義勇的教員前來教他讀書。這個教員就是彭格夫人，是一位丹麥種的貴婦。她在私立學校裏，教貴族的小孩兒學手工的。她應得保衛那黑暗的祕密，所以，她每禮拜有三個午後，到來探見一位無政府的無神論者，徵兵逃避者，被判為土匪和暗殺者。

彭格夫人對於沙谷的身世，提出了這一個問題。為什麼可以穿着華麗的衣裳的，出入可以乘坐汽車的人兒，每禮拜要經過新英格蘭的嚴冬六次且無報酬的，教一個囚人學種種東西呢？這不適用於階級鬥爭的理論。可是彭格夫人却得到了她的信件的勝利——這是比較容易的，因為她是一位異邦人。說起來是奇怪了。她始終覺得尼加是愛護美國的。而且想久住在美國的。不怕他的老婆說要回到意大利去，但他却堅持他的小孩子在這新世界裏是比較有更多的機會的。他把這種情形都寫信給克茲曼先生看。

尼加做着雙個錢包，配有細珠兒的裝飾品；他

苦苦地做出了一種蘆葦的托盤，上面又襟有花兒和蝴蝶兒。他發願想來學習學習英文了，這是使他更容易來聽課了。於是，他就寫了好幾封信給伊文思夫人，漢達生夫人及寬尼利亞。他的信兒的文字雖寫得很苦，但却清楚而直接。例如，述及當寬尼利亞正到他家裏時，他在買衣服送人的信：

“我還記得在一年前的我們的喜歡的時候，我曾爲着買我親愛的洛新拿，買了一套最美觀的藍布衣服，而這親愛的記憶依然還在我的心裏。那是麻塞朱塞州的米爾福德的一九一二年的元旦的時候，那時是紀念支加哥底五位烈士，那樣的紀念在被壓迫的人類心裏始終不會忘記。所以，在一九一二年五月一日早上，我便穿了套我的藍布衣服去見我親愛的洛新拿，且要求她的父親能否准他的洛新拿同我到街上去買些東西去。他說可以。所以在那天午後，約莫一點鐘的樣子，我們倆便到街上去，走到一個大商店裏，買了一頂棕色的帽子，白色的底衣，一套藍衫，一對栗色的長襪子，一對栗色的鞋，她把那些衣服鞋襪都穿起來，我想你來看

看洛新拿，她是多漂亮了，但是因爲目前的痛苦，她却又變爲老婦人了。但我從來不侈想到給她買一個金鋼鑽及其他東西，但我却時常買自然而實際的種種東西。

“現在，我時常是一個人孤坐在這兒，但在我的靈魂裏，我的心靈裏，我的腦子裏，都充滿有高尙和慷慨的朋友和同志底一切巨大的故事。在這兒，我說我正坐着寫這幾行信給你；日兒正照着我的臉孔上，而且在短時間內，這真解鬆了我的靈魂；當我一看到那蔚藍的天宇和美麗的自然母親時，我的身心便豁然開朗了。我將爲着人性，聯結，友愛，及爲着沙谷和域塞帝而工作的一切朋友及同志的盛意，而生長下來；同時，我也會爲着自由和正義，即是我們大家所需要底正義而留住我的生命。”

## 九

看過了德舍獄裏的情形，寬尼利亞會多走幾步去德舍法庭裏，且去看看參加了那整個的，可尊敬的，僞證的，她的家族裏之男子。她看見了學生鄒

在威嚇他人的文德斯，而現在却是第一次受人家的威嚇了。文德斯的態度上所有的很常見的快活與漂亮，都走得無跡可尋了；他完全同說着謊話而被人家抓住了的其他證人無異！他的額角出了很多汗珠，而且他也祇有頻頻在抹汗。在莊重的宣誓之下，他曾宣佈他在那一天是沒有做關於窩假爾有糾葛的事體；接着，窩假爾的律師也拿出文德斯的事務所裏的收據，在收據裏面，那偉人和他的下屬還留下有他們曾經犧牲有可寶貴的時間的筆跡。在那幾頁紙上，文德斯曾寫過一次曾經給了值得好幾千元的價值給窩假爾的事件，其次又給有五千元——這不過在數天之內的。他甚至於還開出過一時一樣的數目給呢帽廠；他開始把此事又再來一遍，當呢帽廠的廠主正引亞爾文和其他銀行家底答應為可安安適適下去，即是他可以得到三百萬元的信用來解決他的戰爭的契約時。

窩假爾的律師將他的生意上底一切賬目都拿了出來，表示他的生意過去是怎樣興盛的。他們也把種種動搖底複雜情形拿出來，當中，就是文德斯才使得窩假爾雖有賬目都不能收一元錢。律師是

出以欺騙而騙產的罪狀去控那銀行家；他曾秘密地出賣窩假爾的票紙，而使得其他人民出來提起法律訴訟，且將其禁止付款的情形附帶在裏面。現在，他站在那證人席上，蠕動着和畏縮着，苦於如不承認他是做了那些事體，那他就得證明爲犯偽證罪。

又一天，寬尼利亞又聽到了那大銀行家——有十二間分行，操了一切金融權底銀行總理要在紐約嚴訊的消息。這個紳士已經得有了窩假爾的紙票的錢好幾萬元，且把這幾萬元分給亞爾文和文德斯去使得窩假爾屈服在他的脚跟之下。他和他所雇的那些律師們一同坐下來，學習一批的偽證罪，且感覺得假如他把此事告訴了窩假爾，那是有點不妥當了，因爲那些律師們都知道他很詳細的。那律師問了個簡單的問題，這個問題是說他曉得那位銀行家撒謊的；而且他也敬重地凝視一下他的當事者，即是對他表示一個假睡的注視。證人發生了一種事體，“他失了他的頭腦了”。這是當時的大家的說話；一切，他學習下來的人工的假造，突然忘記了，他記不到開始是怎樣，抑或結局又是



怎樣了。

法庭裏發生出死般的沉靜，長久的，長久的沉靜，這顯然是沒有結局的。那證人同律師一同坐在那兒，目不轉睛地注視着他的兩眼，好像爲蛇兒所誘惑住的兔子一般。結果，那法官便起來問道：“你現在是受了精神上的打擊，以致願意一時離開這個地方，去整整理理你的思維麼？我想我們已經等了十五分鐘來答覆這個問題了。你覺得想暫時離開此地麼？假如你想，那你可以出去。”

可是那位大銀行家即如對這一點，都不曉得應怎樣說了。法庭又覆說及請求着：“你可以答覆這個問題。我問你是否想一時離開這個地方，出去重整你對於這個問題的意思麼？”

最後，那證人發聲道：“要使得此事確實起見，我願意出去一刻。”

這樣一來，那坐在裏面及爲着挪亞霍克郡的麻塞朱塞的卡門威爾斯的高等法院，不得不停止了。華爾街的大銀行家退席，而離開了法庭了，至於其餘的人，如法官及陪審官則祇有等在那兒。這是種奇怪的，不能相信的景緻，觀衆底私語時時都

發作出來了，但大部分總還是死般的寂靜，所以，便有人來對那位大銀行家底精神工作，插嘴說他也許是預先約定了某些人在某些時候，開某種會議了。——但事實上，他却企圖回憶起他的律師給他計劃出來的苦心的假造計劃而已。

那特別的寂靜繼續了一點鐘左右了，而且那些站在法庭裏的人物都彷彿是叫寬尼利亞的鬼魅一般。沙谷底鬼魅是被捕房律師，克茲曼所威嚇了！尼加被控為是侮辱哈佛大學底罪名！寬尼利亞已想到了他會請求給一個鐘頭給他，使他由他下意識的心裏，掘出那種戰術來；哈佛每年教育出百把個學生，威斯新則每年教育出五千八百九十五個學生！她也想到了尼加會請求給他一個鐘頭來回想回想在他逃跑到墨西哥以後，他是否敢以批評美國的“那種人”。她又想到了他坐了一個鐘頭企圖回憶着他的律師告訴他的，他在被捕的那天晚上是做了什麼。一掃狀到這些東西，寬尼利亞想大笑一下，這會使得那莊嚴的法庭裏振動起來——現在坐着在那兒，且爲着挪亞霍克郡的麻塞朱塞底卡門威爾斯底高等法院會始終恢復不回

牠的尊嚴。但不，寬尼利亞已身爲了四十年的貴族的主婦，且非常嚴整天坐在那兒，祇把一切的刺激往內面暗露而已。

## 十

這真是沙谷和域塞帝的後援者的黑暗日子，一九二四年，首先是尼加住院院，其次，柏爾特也又住了病院了。募捐來的基金都完全用完了；模爾也變成爲沒有事務所的律師了；也沒有委員會了，也沒有綱領了，也沒有行動了——沒有什麼，祇有兩位苦惱的Wops，和一些在無限的將來可以簽下來的法律的決斷而已。太爾法官也爲肺炎所襲擊，後來却又轉變成爲闌尾炎了，但他却不會死，而請得另外一個法官來處理這種案件。他把半狂的囚徒們留在監房裏，直到他有光榮及高興時，才再召他們到法庭裏來。他在法庭裏說出來的金屬般的聲音也就好像薄鋼般的鋸着他們的靈魂。

柏體和喬以赫赫的興奮在那製紙箱的工廠裏做了一年工了。他們曾經組織了工人，而且爲着他們工人們的活動而被開除了；因此，工人便宜言罷

工，罷工幾乎罷了一個月了，且受盡了警察和工頭兒底種種的鞭打。柏體會親臨那罷工的哨兵線，結果，她變遷了她的哲學，她要大家來團結反對會使工人分裂及至徒費其精力的各派——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及其他，她會到查理斯頓去探訪柏爾特。柏爾特和她會馬上發生出一種極興奮的爭論出來，並且柏爾特也會寫出種種提案來駁倒她的邪說。在他努力於解救柏體免陷於錯誤的理論當中，他就忘記了他自己的死的恐怖了。

那就是波士頓的通過無政府主義者底本質——他們理論上是崛強的，但實際上却是脆弱不過的。正因為這樣，所以弄得後援的人都困難起來，當他們要來一個新的請求時，他們必須先把無政府主義者說服，而且當有個小小的工作要做時，他們便在早上底時間來把牠解決，但一到當要實行時，這解決了的事體又要再行討論。無政府主義的委員會的會議從沒有結束過，因為有些人有權來說其他的事體，結論是找不出來的，假如有結論的話，那結論也不是包括全體的。假如有人說那

不正確，你就把你的肩兒一聳且說：“對的，但爲什麼不呢？我難道沒有權來說我所喜歡的事體麼？不，我並不是向委員會來說，當我想說時，我就說。假如你不中意，你當然有權來在任何時間任何地方內說你不中意。”

換句話說，無政府主義底委員會，在名詞上，就是個矛盾的東西。那不是委員會，倒是一批看不見的、不相同的單位，而無論那一個人，祇要他曾經做了點事體，就會被看作是一位狄克推多或干涉者。模爾，晚上是睡在委員會總會裏的帆布的鐵牀上，同時，又以燒餅來過日，因爲他不能不將他收得的最後的薪水支票交給印刷工人；不，假如你再提出一種新計劃來募捐，那你就必然會聽到那是與“無政府主義的哲學”相矛盾的說話兒。假如你一定堅持非這樣行動不可時，那他們就會告訴你，“好，可以做；假如你要，那你就有權。”假如你說在這種行動沒有實現以前，委員會裏必須要有一種規律，那亦就會聽到，“不，我們是不給規律的，假如你要，那你依你自己的規律去做吧。”

即如就在手裏有錢時，都幾乎很難使他們把

錢兒提付出來，金錢也是同“無政府主義的哲學”相衝突，牠是種工具，牠是種欺騙底象徵。人要了那麼多金錢來幹什麼？他們有什麼權能來要那麼多錢。在一種最絕望的事體裡，寬尼利亞不得不打發一個組織者到紐約去，訓練會衆，且把此事向急進派的工會，特別是猶太的布料工人，陳訴出來。這個人到紐約去後，寄回來兩千元，但他爲着要取得能使他活動的一週的支票款，便不能不回到波士頓來。

模爾對於金錢，採取敢用敢爲的觀點；這是美國人的用法。當他曉得了能把真正的土匪說得出來的阿特蘭太有悔過的消息時，他就搭了火車直馳到那兒去，不願再來同委員會的人們爭論一晚，而結果是誤了搭車的時間。當模爾希望打發一個人到意大利去找柯西或保達，或到德沙上及阿根廷去追尋可疑的土匪時，他祇有急急的把這種案件解決下去。唯一的辦法祇有去簽訂支票就是。

這些就是律師們同無政府主義者接觸以後的痛苦：等於真正而大憂的痛苦就是無政府主義者和律師們接觸時的痛苦。要反抗和做“自由者”，

那律師就變成爲緊壓迫的和當奴隸底人兒了；他是個編織及於人的四肢的傳統底網的蜘蛛。他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浪費的，他的負擔都等於急進派運動底死期再加流血。那些瘋狂的人說讓那些烈士死下去，而把所有的錢都拿來做宣傳的文書的費用。可是，律師却再三指出那種錢不是拿來做宣傳文書之用的，那是用來救烈士的生命的，他是秘密智慧底唯一所有者，有了他們，那宣傳文書或許可以因之而成功出來。

至於光是個人方面，那你就會發現得那些意大利的無政府主義者，多數都是簡單的，可愛的，有時又是很漂亮的；在他們的樸素當中，那新英格蘭的固執與莊嚴也可以解鬆一點。你對於他們的發狂應得忍耐一點，要曉得那是最高度的道德；牠表示變化底原理，沒有這種變化的原理，那人類的生活就會變成爲螞蟻和蜜蜂了。當你覺得他們是最干犯——當你覺得他們是完全用了“無政府主義的哲學”而把牠投進到彎背來時——那你就應得忠告你自己有大科學家都這樣主張過而且教導過這種教條，例如克魯泡特金，和利克拉時的兄

第；大詩人如：雪萊，曷姆孫；倫理教育家例如：托爾斯泰，多留，喬治霍克斯，維廉彭恩 耶穌，和釋迦 這些人都沒有一個稱呼他們自身為無政府主義者，但大家卻都主張這同樣的教導，高尚的個人的良心是勝過社會的壓迫。假如運動都產生出了比那些聖人和先知師所做的，還要瘋癲危險時，這就是人類對於探求人類底比較高尚的典型所應支付的代價了。

## 十一

這真是“正義”底理想主義者和夢幻者的黑暗時期了！法西斯蒂的反動登了意大利的王位，且要進而發展到美國來了；將意大利人組織在暗殺隊裏，把美國各城市的社會主義的集會都打毀下來；并且將放逐回到意大利的急進主義者，一個一個在意大利本國槍斃。在這樣的活動之下，他們就會來同美國的警察及聯邦秘密任職者合作。模索里尼是我們的銀行家，大學學生底新英雄，一般地稱為世界底最偉大的人物了。

這是個總統選舉的時期，曾經曝露過‘煤油



賊的拉薩塞特上議院議員是個布爾塞維克，且是這個國家的叛徒；至於庫力治則是個強壯的沉靜的政治家，他在白宮裏所作的演說，無論比那一個都多。在他們的反動底狂熱中，大實業家甚至於提出要毀壞禁止童工，及禁止有幾百萬的童工在沙廠及鑛廠裏工作而不到學堂去讀書的憲法命令。在麻塞朱塞州發生出一種貪婪的鬥爭，即是固執和貪婪底一切力量底爆發。後援沙谷和域塞帝的小小的工人的團體就站在這種呼聲底中間，這正如到亞非利加洲林莽裏旅行的人，聽了 Fom-tom 底打擊和看見了會燒死人兒的鬼火一樣。

庫力治的政治的和財政的後台是新英格蘭的大紗廠主，馬上就要變成爲美國上議院的議員了。正因爲是他，所以，麻塞朱塞州的鬥爭才能引導得出來；他聯結了實業家，銀行家，新聞記者，大學教授，和販酒者，刑事犯，天主教底僧侶。這天主教的僧侶一般地是受商人的利息來養的，曾投資于選擇其真正的土地，並且也變成爲卡門威爾斯的最有錢的人民了。現在是要他們來繳納賦稅的時候了，并且要使一般小孩兒都來受紗廠主的痛

苦的時候了。

這宗教機關方面底領袖是阿干涅爾，一般新聞記者都很高興地稱他爲“大鈔票，”而他的敵人却又稱他爲“宗教牛；”他是人類底巨大的河馬，體重三百磅，像克來拉及德舍獄裏底所長一樣，集中他的精神於“瘦身”底問題。寬尼利亞曾有好幾個夏天都在他的住宅附近消夏過，且每天都看見他，以他的經常的，如畫的，穿着紫色外套的人影去陪襯那蔚藍色的河兒底背景。在他的知己朋友看來，他是位溫柔而快活的人——不受着那十八種命令所困難，但他却達到了歡喜底最良的場所。他是一位樂師，及繪畫底判斷者，舊東西及稀罕的書籍底慷慨的主顧，禮拜堂底文藝復興的王子，在卡門威爾斯街外面，建築有一座白石宮。猶太人在那兒附近曾爲着他們本身也建築有一座名爲伊賽列的禮拜堂，那是座平坦的建築物，電車上底愛爾蘭種的天主教的賣票員，每在答覆不熟路途的人時，總以指頭侮辱地指着那個建築物，且說道：“那個麼？當然的，那是阿干涅爾的汽車間。”

以後不久，寬尼利亞跑去看他，去時，她有她

的姪兒，奎昔護送着。她請求那位偉人說一句可憐沙谷和域塞帝的說話；但他倒極留心，而止談到日本人的藝術，和釋迦的哲學方面去。奎昔，當作一位很高興的旁觀者，坐在那兒；奎昔已是一位聰明而時與友人出外吃飯的人，所以，他知道那位偉人的底細，他現在帶來了一位布爾塞維克的叔母來同他喝茶，想用方法來戲弄他。奎昔一面跑來跑去，一面却在告訴着阿關於干涅爾的故事，他開始時是一位衣服襤褸的愛爾蘭種的Mick，人家都知道他是如窮巷裏的羅威爾一樣，他是個很聰明來相信他所教育的神話的人；他所以能拿住那種神話，就因為羣衆要求他們要忠實的保留下來。他主有好幾個紗廠的分廠，而且目前也更未得反動了，可是在他年輕時，他却曾做過新人物，且有過很高的脾氣，因為他的著作，有些是被人家發表在那Index報裏面了。

在麻塞朱塞州底許多極有錢的實業家和銀行家中間，有很多是天主教徒，而阿干涅爾也會請他們來吃飯；他們來時，會在胸膛上帶着明星，在腳臂上掛着勳章，而彷彿就在天上。那偉大的教長隨

時都可以問他們捐一兩百萬元，買得最好的孤兒院底地址，或神道學院，或神道大學，或不是這一類的東西。這樣一來，所以，他在十年之內，便花了五千萬元了。現在，當這些紗廠主及銀行家希望麻塞朱塞州底人民決定他們的孩兒去做賃銀奴隸時，“大鈔票”就是個做他們的工作的孩子。

一九二四年，十月一月底四個禮拜天，他都使那教區內的牧師站在很多羣衆的祭壇面前，而高聲朗誦那罵人的論文，這是根據廠主代理人，當作是橫亘在美國人家庭中心的莫斯科的計劃，代表華盛頓的孩童局，所拍發出來的謊話而做的論文。引領着社會工人及得到了禁止童工的勝利的凱萊夫人，曾當過俄國人的老婆；三十二年以前，她會同那位俄國人離婚，且在法庭裏收回了承用他的父親的凱萊的名字；於是，他在在六十八歲的年紀中，有六十歲都是凱萊的名字的。但現在反對她的童工禁止命令的人，由馬因到加里福尼亞都宣傳她為威士坦威茲基夫人，是一布爾塞維克的通訊員。用了像這樣的方法，他們的納麻塞朱塞州底人民便得以二對一來決定這種禁令，微幸得很，這

卡門威爾斯底孩子在上帝及柏特拉上議院議員的名字底下，終於解救下來了。

## 十二

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即經過一年之後，太爾法官遞下他對於布洛克托所提出的新審判的決議。這個申請是被告律師們底主要的倚靠；他們想不到麻塞朱塞州的主要證人之一個，即會同原告人一起欺騙地“捏造”證據的人，怎樣懺悔而提出的新審判都會失敗下來。可是太爾却能夠指示他們，他的失敗原因。他把他所有的技術都集攏在一個文件裏——纏繞着蠕動着，閃避着論點，曲解被告律師所提出來的布洛克托的懺悔的一切事體。

那個論點是很簡單的，但太爾却把牠寫了有好幾千字，而且要使得他的詭計都坦白起來，他還想多寫幾千字。他說布洛克托警長所提出來的問題是清楚的，而他自己也應得理解的；假如他的意思被弄到那樣時，那他就成爲一種笑話了。不消說，布洛克托是理解那些問題的，並且也沒有一個人暗示過那些問題是不對的。布洛克托所引爲懺

悔的就是固意弄來蒙蔽陪審官的問題；這當然是完全不相同的事體。

其次，太爾又問這個問題是否“不正當或不妥適。”不消說牠們是不正當和不妥適。不正當和不妥適的就是證人和捕房律師在那樣的方法之下捏造出來的問題，使得陪審官以為牠們的意思不是原來的；同樣，法官也會因之而告訴陪審官說牠們意味着牠們所不意味的東西。

“捏造”的問題是以布洛克托，當作是一位打槍的技師的布洛克托，是否相信那個“死彈”是從沙谷的手槍出來的，和再沒有他人的手槍打這樣的彈丸，有關係的。這實在會使你奇怪，你是不是——一個瘋子，不然，當法官一點一點質問時，布洛克托為什麼不坦白地說出他的意思來；縱使布洛克托曾企圖將他的意思明白說出來，而遭了失敗——那末，這懺悔底主要點就是他曾深謀遠慮地使這些問題曖昧起來了。

可是“詭計的老華利”却不是瘋子；他明白他在做的是什麼事體，而且進而將一切不滿意的事體都弄開，固意使很坦白的英文的意思模糊起來。

他注意到被告律師所提出來的，布洛克托曾鄭重地相信那種“死彈”不是從沙谷的手槍裏打出來的。可是布洛克托沒有這樣說過，而且被告也沒有說過他曾經說過了這個。

這真是最有趣味的笑話——太爾說捕房律師和他的助手對於布洛克托的懺悔底答覆是“清楚而易說服的。”借用利昂的一句說話，牠們就是“你可以同你的鞋打賭。”牠們是顯而易說服的事實，所以克茲曼和維廉是知道布洛克托的懺悔是真的，而且在他還沒有死以前，他們也不敢來拒絕這種懺悔。他們曾留心地閃避了那主要點，現在，法官還是留心地理照這種辦法做，這不消說是根據大家都不敢有答覆底嘗試，和不忍於分裂答覆當中的詭辯的事實。

這種智識的技能已然實現出來了，太爾也頗引以為自豪了，而且又一如平時一樣，走出去誇大去了。他一有了假日了，所以，他就跑到達爾磨斯，他的大學去看看賽足球了。在那足球場裏，他看見了李加生教授，且趨前到他的身邊，大聲命令他：“你看見了我在那一天怎樣地對付那無政府主

義的私生子麼？我以為那種辦法可以稍減其一時的兇殘了。以後，讓他們到最高法院去看看他們究能說出什麼東西！”此外，他還說了有一批說話，而教授正當他說話時，宛如是坐在針氈上面，因為這在他看來是極端不當的，同時，他也知道身邊還有人在諦聽着。他馬上想辦法就溜了。

這是太爾的路子。他參加了毀滅麻塞朱塞州的赤黨的十字軍，而且，他也不能明瞭其他的人何以對他這種毀滅不會興趣起來。他會以一篇洋洋大言的責詞來處罰他的朋友，他的俱樂部員，和他的同僚，這直到他們都討厭了，而向他辭職時才止。在窩爾西士達的俱樂部裏吃午飯的一批律師會掉肩來向他說及其他的事體。那老傢伙却就會喃喃地私語着：“他們不理解！他們不曉得！汪達爾人已經站在我們的門口，他們就要來毀滅我們了！”

### 十三

布洛克托的申請之失敗，是域塞帝的最後打擊。此後是難有希望了。監房裏底侮辱也難以忍受下去了。柏爾特決定他的朋友和整個運動都受了



欺騙了。同時，他也明白他的身體之所以生病，就由於在他所吃的食物裏的遲緩的毒物賜給他的。他也宣言“渴望打頭”了，約莫在一九二四年底聖誕節，他就被證明非到卜力治窩達爾療養院去不可了。在他到達了那療養院以後的第一個禮拜天，獄區教堂的小牧師就來向他的羣衆宣傳福音。指示出離開了神聖的信仰是多麼危險。看看域塞帝，他是失掉了心靈，而沒有希望的好棍！馬爾非牧師也曾同樣地說過，可是他還有這種怪語：“域塞帝，告訴我，誰駕車在南白蘭特利呢？”

這位罪囚在卜力治窩達爾的精神病理學家面前表現出一種著名的典型；即是他們都稱之爲“莊嚴底欺騙”或“神聖的複雜”底囚徒。他曉得將來會注意到他和他的說話及他的行動；有些書會述及他的罪案，這樣的書會翻譯成幾國文字，會給幾百萬人來讀。他寓他的生命和忍受他的痛苦以待將來的人們底出現，這些將來的人們會反對太爾法官所對他下的宣判。正如他們會反對其他的法官對於煽動家和反抗者——蔣布郎，布蘭諾，蔣休士，加利利阿，蘇格拉底和耶穌一樣。進一步，他有

固定的觀念來學習學習作英文，且積下了一批，他以為可以因他的主義而轉變他人的原稿。

爲着要使他和平下來，人必須裝作同他表同情；接着，就會有很有趣味的談話。他是個驚羨文化的人，常以為他自己學生都是勞動者。他是感動的，聰明的，甚至於有時還是滑稽的。他不會使朋友們很舒服的，他喜歡同朋友們疏遠的；但當那醫生說他是信仰“正義時，”那位囚徒就會很誠懇來把他對於正義底特點解釋他聽，且可以一連坐幾個鐘頭，以非常莊重的態度，告訴斯帝因醫生說沒有政府或武力的抑壓，社會會更可以維持下來。

這些人類精神上的專門醫生，雖不把他們對於這已經判決爲土匪的人是否有罪的問題提出來，然而他們對於這種問題的觀念却發生有懷疑。他們把域塞帝報告爲一個智識份子，而不是一位摩托形式的人；他是拙笨的，並不是活動的。他們說假如他是犯了一種罪惡，那他就不會專心自殺，而會以他的情緒表示出來。他們看一個人是否企圖搶劫是根據他的情緒和想像底放蕩；他們對於這樣的人的判斷說他的心旌暴烈地跳動着，他的

腳跟在動搖，他可以在他的後背聽出他的聲息，身兒亂轉，且會盲目地開槍，或者正當危險到如著作家及讀者對於罪犯的新聞時所曉得的‘昏亂’發作時，丟棄他的槍枝。精神病理學家還進而報告監房裏的真正的土匪和搶劫者還嘲笑沙谷和域塞帝是做不出那南白蘭特利的工作；他們還怒氣冲冲暗示說那兩位笨拙者和徒弟不能豐有地和急速地在那兒拿得什麼。

#### 十四

陪審官將窩假爾的案件的宣判決定下來了。這種宣判對於算威爾的人是一個可怕的打擊——結果說他們曾在證人席上偽證他們自己。陪審官發現得窩假爾所受的損失，等於當時他的財產被人家強佔底市面價值加多利息，約莫是一千萬零五十萬元左右。這是卡門威爾斯從來都沒有決定過的最大的宣判，而且俱樂部裏的人也把此事足足談了好幾個禮拜。

在聖誕節前一禮拜，這種決定便宣佈出來，而且完全地把算威爾，文德斯，亞爾文和斯克打卜力

治的家庭在這個時候的光榮 撕毀了。亞爾文在牀上害着很利害的“傷風”——因為大銀行家是不應有普通的傷風的。他以可怕的波士頓銀行制度崩毀底臉容，宴請了他的老婆，和算威爾家族底來訪的貴婦，他的臉容之所以這樣可怕原因於承認法官對於好幾百萬元與手裏幾乎就連買花生的錢都沒有的人的決議。照起亞爾文的意思，波士頓的一切銀行家都應即刻把過去十年間所爭來的錢呈請政府保管——這是將市銀行制度提到主要的政府當局再來核准的附註。

亞爾文的最貴重的律師即刻不能把此事提出上訴，而且甚至於當他正在痛罵，悲觀，發鼻音，打噴嚏，鼻涕亂作和正苦於傷風時，亞爾文的精神的炸彈仍是新的計劃，不能實現出來。上訴底各事會留給律師去辦理，至於亞爾文則集中精力在法官上面。法官曾指示出那最高法院裏底一兩位人員，且希望他會去請他們幫忙。他們開始將其他的可利用的人：他們的家族和親戚，社會界及金融界的人物都統計下來。他們是誰的人物？他們又隸屬於誰人的命令之下？

最近，亞爾文也會打發人出去閑談閑談，例如奎昔就能够替他抓點消息出來。假如這些法官當中有任何一個會同律師斷有密關係的，那就得好好保留住這些法官。假如他們有知己朋友，能夠對他們說話的，那他們就得想出些方法來接近那些朋友——不消說要以完全高尚而正當的方法——對他們指出不固定底情形是可怕的，在這可怕的情形中，麻塞朱塞州底金融事體是留交突然而來的陪審官的決定來處理了。大土匪應怎樣才能在實業界裡站得住呢？假如，在他們手持了手槍向被難者頭上瞄準，而且得了那被難者署名之允許他們行劫的文件，那末，警察就應得踏進來，且說那種文件是不算什麼。

最高法院底公開法庭需要二年的時間才能把這種重要的事件決定下來，於是，亞爾文還有很多時間來繼續他的詭計。他用不着去收買高等法院的人員，他相信誰都不會指定非其人的人來尊敬之為大銀行家，和讚賞他們的能力為美國底看不見的執政者。當一個人被派到高法院以後，他自然就會即刻成為唯一古舊而有力的“聯合俱樂部”的

會員，這并不需成文的習例寫下來；於是，當法庭開始亞爾文的事體時，他同他的同僚可以同法官們一道吃飯；當法官們對於這種案件稍為放輕而不以為意時，他們就會說到商業方面的穩定和契約底規律；他們會把那些規律整理出來叫其他的人也同樣來做，那大而重的人（法官是因為那些人才來的）便來請他們要同意他們的請求。當亞爾文曉得公開法庭是要審判他的案件時，他就會把這種消息傳給紐約的大銀行家聽，會同法官們一同乘着升降機。且會以很清楚的口音說新英格蘭的百凡實業都會殞局了，正等候法庭能否先准信用借款可以取消，而契約也可以不承認。

## 十五

亞爾文手裏雖有種種權力，然而他總是心神不安；他時常在担心，以致他的膝蓋上和大臂上的血脈裏的砒質，都天天地消失了。他的表兄弟想盡了方法也不能幫助他；文德斯曾為着他自己而安排下有一種神奇的計劃，因此，他就打算染指於各個法院及法院的決定裏面。文德斯將他自己的財

產移交他的妹妹，事後，自己就宣佈破產。

通常，這種辦法是商人做的，且承受財產的人就是商人的老婆；可是，文德斯却害怕他的老婆，阿賴士。不是她不會保留他的金錢——算威爾的人從來沒有一個做過竊賊；倒是她是有神經病的，且會將他的金錢通捐給神秘的社會裏去。目前，算威爾的瘋狂的痕跡已經在阿賴士決定做“螫”的貴婦當中，表露無遺了。她拿着兩碗飯，和一束新鮮的麥桿，給真正的“Shri”舖牀，而“Shri”是個同上流社會來往的，現在無須多說的人。每天，阿賴士都穿着雪白的長衣，站在那黑暗的房裏的黑色的銀幕前面，這樣，她的香氣便會給人家聞到，而她的精神的痛苦也可以診好。

文德斯却有一位妹妹，阿佳太，她是純粹的英格蘭人，沒有結婚，悉心皈依上帝。他到鄉村裏去看她，她在那鄉村裏是生活於邸宅裏，献身於做教會的工作。文德斯把他的痛苦解釋出來了；有心懷不良的人陰謀來消毀他的家產，假如這些人的計劃會成功，他顯然再不能供給他的妹妹的生活，而他的妹妹也再不能做主的工作了。於是，阿佳太

便曉得主的意旨是要她來幫助她的哥哥去反對敵人。她在舊約聖經裏頭也學得了主在幫助他自己的人去反對別人，不過，主在那個幫助的過程中，不是來得兇殘就是。

文德斯拿了值得五十萬元的股票記在阿佳太的名字之下，並且把這些股票賣出去，而用她的名字存在銀行裡。她執着這種錢，而文德斯又把他的財產賣一部份給她。文德斯又多買入有許多自由的股票，又以她的名字賣出去，接着，又以她的名字存在其他的銀行裏，這樣，阿佳太又向文德斯再買了值得五十萬元的財產。這種辦法直繼續到阿根太在法律上有權來主有她的哥哥所主有的各種股票，債券及地產，即是由窩假爾身上所剝來的一切東西時止；這一切東西包含着出入坐的汽車，他每禮拜天所泛的船子，他所騎的五脚的雪白的亞拉伯種的雄馬，以及他給他的老婆，即銷魂和羣衆音樂會裏的歌唱者，居住的房子。

於是，那大律師就可以到法庭裏，且宣誓他在這個世界連一元錢都沒有了；阿佳太也有能力來取消那種單據，證明她所得的一切的財產底完全



市價之現款。她把所有的現款存放到保險箱裏，這個保險箱，文德斯個人才有一把鎖匙的，這個保險箱雖由阿佳太保管，但文德斯却時常都有權去打開來的；同時，還有一張將文德斯賣給阿根太的一切財產由一元至其他好的值錢的東西都簽下來準備賣回給文德斯的契約。這最後的契約祇剩下有日子還沒有簽定，文德斯却在裏面把一切東西都填好了，等到最高法院都宣判窩假爾是勝利，那他就會馬上呈報破產。而願意把他自己的財產權利永遠剝奪下來。但在呈報以後，他又會取回他的財產，而當面就冷笑他的敵人。

## 十六

算威爾的人進來，又出去。叔祖父阿畢納爾受了癱瘓症的打擊，這使得他的兩腿的神經截斷了。他不再騎一匹小馬在喜爾浮那兒走來走去了，但他却坐在有輪的椅子裏發怒且焦急，當他的侍者沒有按時把他的飯餐送給他時，他依然還有聾者的聲音，但聽不到任何人的聲音；你可以將你的意思寫在信紙上去給他讀。你寫時也無須多寫什麼，

因為他祇對他自己的意思有興趣，且假如你會坐在那兒，點頭，微笑，那他就會滿足。無論什麼時候，當他在晚報的“特蘭斯克立”上面發現出有毀壞“赤黨”底名譽的新聞時，他就會把牠剪下來，且用鉛筆把牠劃一下，且附有有傷害的註釋，郵寄給寬尼利西。

賠償阿畢納爾的脚兒底損失，柏體的長姊，皮利西拉居然在這個世界裏面，生了四個很誠懇的小孩，第一個是男孩，他的名字叫做亞爾文算威爾蕭湖，他的兩隻紅脚兒生得很肥胖來踢蹴東西。他的父親已然是一個有錢有勢的銅山主人，所以他的姑母，柏體便喜歡稱他為小銅山主；當第二個女兒一生下來，柏體便又稱呼她為銀行的小分行長。柏體本人準備不替她的父母生一個小孩子——這不是一時的。柏體大胆地說及那稱之為“生育限制”底惡的運用，且說目前的世界不是生孩子的世界。孩子要給那些軍官帶出去，且被人家殺害，這樣，你養育孩子有什麼用處呢？當祖父母主張要留給一千萬元的遺產給他們的後代的男女，而使得那後代的男女變成爲寄生蟲和木頭一樣，

這樣的孩子們養出來又有什麼用處呢？

家族的情義逼得寬尼利亞受請爲對那小銅山主和小銀行長舉行浸禮時的教父教母；可是隨時，她都不想吧算威爾族人和蕭湖族人訓練成相同的人物。然而，她畢竟去參加了那特令尼體的禮拜堂所舉行的浸禮；浸禮是在禮拜天午後舉行，當中有很多親戚及朋友都齊去觀禮。那浸禮盆給花兒裝置得很漂亮，那些出席觀禮的人都唱着聖詩，至於那可寶貴的孩子則熟睡着，身上穿有了他的老祖宗，算威爾船長所遺留下來給他的後代每次領浸禮時用的，兩尺長的基督服。當冷水一潑潑到那小孩身上時，那小孩便馬上煞辣地哭了，這點，一般貴婦都說是善的徵兆，因爲是驅逐魔鬼出去；那些老人家又抽筋地笑了，且說——像阿畢納爾和約瑟亞說話時一樣有力的聲音——這是舊的遺傳！

第一次，男孩浸禮時有兩個教父，一個教母，第二次，女孩浸禮時則有兩個教母，一個教父。在浸禮時的那些教父教母，次次都在那些小孩的名字下面答應和說三件事情，當中第一件是“反對魔鬼，魔鬼的一切工作，第二是反對這個世界底空洞

的誇示與榮華，第三是反對貪慾克服。”寬尼利亞注視着她：那兒還有這個孩子底祖父精神緊張地坐在那大的銀庫上面。十二年前，當他的米沙巴的賃銀奴隸勇敢的起來反抗他時，他就打發了好幾個刺客和槍手去刺殺和殺害他們，這一如麻塞州本地所發現的事體一樣。亞爾文也是一樣，他剝奪了窩假爾一千萬，現在爲着要保住他的剝削而企圖到最高法院裏去打官司。這些都是世界上底貪慾！

其次就是，“空洞的誇示與榮華。”這兒所有的男人，穿的是柳條的褲子，衫是大禮服，領帶上插有一枝粗大的撇針，表示得非常堂皇；這兒所有的貴婦都曾經畢生研究過無須多爲表示，就都可以誇耀她們的一千萬或幾千萬財產的富有的的藝術。這兒的禮拜堂是由人工建築起來的，光是窗牖就都花了好幾萬元，但望起來倒望不出什麼。禮拜堂外面有燦爛的汽車放倒，且有穿特別衣服的車夫在等候。在亞爾文的邸宅裏則備有茶點，金融界和時裝界底領袖會在那兒吃餅乾和飲五味酒，且閑談非常珍貴，所以也就非常重要的一切事體。在蕭湖的私宅裏，他們就爲着下禮拜而準備了一個

午餐跳舞會，這是這個季候底最花錢的事體；他們會將大家族的廣告節目提給各報紙去，而在明朝一個字一個字在誠懇地讀着。這真是世界底空洞的誇示和榮華！

這一切東西都在耶穌同志底名字下幹起來！真是戲弄戲弄時間！寬尼利亞由建立來紀念無產階級的戰士的著名的栗石的廟宇裏出來，且直行過這個廟宇對面的非立布錄克底銅像。這是人類底愛子底圖像，體兒是那樣凸出於那個建築物之外；手兒是那樣攀援着貴族底大僧正底肩兒。布錄克大僧正，在他那個時候，可以說是急進派了，而且那一市底智士子也不敢說耶穌底手就是忠告的手，和耶穌曾說過：“老者，要留心，要記住他們對我做過什麼事，和我並沒有說過你所說的一半的說話！”

看了這種禮節以後，寬尼利亞便跑去看域塞帝了，他就要調回到查理斯頓，且仍要在那兒挑煤了。她到他那兒去告訴他。她到過了什麼地方，看過了什麼，且對那個事體作過什麼感想。“柏爾特，我正在想着，假如他們要把你做烈士時，那末從此

二千年後，人們會不會在你的名字之下在犯罪在偽善？’

這就是那位囚徒所要嚴格處置的觀念；做烈士底思想已經成爲他的孤獨生涯底主要了。‘諾拿，’他說，‘假如他們使我做烈士，那我當然願意做，並且我會寫下不能更改的文字。使得大家都會說域塞帝就是正義，就意味着自由——不會再有別的東西！’

## 十七

波士頓是可敬的，正當的，倨傲的。因爲沙谷和域塞帝是無神論者，所以引起貴族來攻擊他們的電報也登載出來了。一天，有好多端嚴的銀行家和斯德街底兄弟們想前進到州議事堂前面去做生意，卽是開始屠殺底光景，但是被發表電報（這電報是滾在溝渠裏，且被古爾利用拳兒去打擊直打到新的市長到來時才止）底觀衆所驚奇了。明天，那兩位勝利者，古爾利和新市長，都在報上登有消息，他們倆都要求說昨天的打擊并不算什麼，還有更成功的打擊。此後，出版界便又出版了一張前任

市長底畫譜，表示他在脫開牢獄的畫譜——他在好幾年前曾做過了好幾個月這樣的事。接着，那前任的市長便把出版界提去坐牢，因為他犯了刑事的毀謗：在可敬的，正當的，驕傲的波士頓裏，大家都渴望着“無神論者”底血液。





## 第十七章

### 法律的礮坊

—

柏體現在已是二十六歲了；她的家人朋友都說：這麼大的人該是懂得好歹的時候了，可是她却依然花她的時間以鼓動社會上所不快的事體。她和喬在波士頓負責創辦勞工學院，教育工人不要爲股東和銀行家，而要爲他們自己着想。喬每星期擔任夜課二次，教授歐洲勞工運動史，並著專書論此問題。柏體，這位有學問而又年輕的女子，講述“勞工學說，”主張工人階級團結政策，且動搖徘徊於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中間。然而他們

兩方面却都因她“生長於資產階級家庭中”而諒解她。她在日間稽核賬目司理開支，或者這兩者都不可能時，她就跑到外面去籌款。她有時跑到愛爾蘭天主教勞工領袖的辦公室中，苦口婆心地勸捐，這簡直是有錢而游手好閒的女郎站在職工會的利益上而攪亂他們的公務，且用很長的外國名字教訓他們一些複雜的學說。

這些赤着拳頭的個人都曾在現實世界中掙扎過生活的——在這世界上有民主黨和共和黨的政客鑽營賄選；也有僱主們的走狗把成箱的雪茄烟彼此餽贈，他們寧願把無數金錢去打撲克輸掉。與這些紳士們在事務上接觸了的“初出茅廬的人，”會學到了許多事故，這在拉德克利夫學校的課程中是不會有的；他們難以決定那些領袖尚可教育而那些必須去掉，因為沙谷與域塞帝日處於電椅的威脅中，就必須忍耐熾敏；必須求助於階級團結力，訴之於還未完全冷却了的人類的同情心。這樣，你纔可以找到機會把沙谷和域塞帝的案件公開宣佈於一些勞工團體之前；這樣，你纔能在各地通過捐助二十五至一百元做辯護工作。

柏體現在已超過法定結婚年齡三歲，而且經過證婚而做了喬蘭達爾的妻子——雖然這樣，但她却堅持她仍屬於“盧昔史托納”，依然稱呼柏體，甚至不要人稱她為“夫人”。她拒絕什麼妻子對於家庭的責任，她把這家庭的責任全族人來曉得尊敬的推到老人這不是同樣的一種怪事嗎？這些現代青年妻子都要丟掉自己的嬰孩不管嗎？如果這是真的，她們又找什麼人去代替她們呢？德波拉遇見她的女兒時，從來不會不備這些問題。

柏體跑到寬尼利亞亞那裏說：“祖母，我想這又輪到我的身上了。”

“親愛的，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告訴你：恐怕這極美滿的家庭中將有不幸事件發生呢，彷彿什麼“主”要光臨到算威爾家族中來了。”這就是這些現代鐵石心腸的年輕的婦女們說話的方式；她們不受女性任何傳統觀念底拘束，她們說這些傳統觀念是“浸溼的”。當她們談到一般人所稱道的“嫻雅”的時候，她們就好像失了常態一樣，在找那最利害的語句大施攻擊；這種語句自是她們那貞潔的老祖母畢生從未聽過的。在柏

體這種反應更特別激烈。因為她生長於波士頓與耳中每日都可以一再聽到“賦”的聲音底結果。她每天不停地東奔西跑到她的朋友——男的女的——那裏，告訴他們關於她自己就醫的事實；她不穿那精巧地蓬來了掩飾其羞耻的腹大翩翩的衣服，她又在當地攔街發生醜事時，就即到勞工學院講授各級的課程了呢。

當她到牢獄中去看那兩個“Wops’的時候，她也向他們講了這些事。他們倆都是農人，覺得這是事理之常；他們看慣了嬰兒，正如常見其他小動物一樣。柏體甚至允許域塞帝應是“浸溼的”，——他坐在獄中，很難使自己的身體康健。這位不幸的可憐虫，需要一些青年，新鮮，甜密，健康而快活的東西充實他的思想，所以當柏體去看他的時候，她就告訴他——未生的小孩在腹內亂踢是如何難過呢。這好似馬格拉河畔洗衣的兩個老“夫人”間的閒談。

經過相當時期，小孩生下了，是個男孩。他的名字在兩月之前就起好了——亞爾文算威爾蘭達爾；這個名字，無論她的母親怎樣反對，對於他的

將來總值幾百萬元的。他生下的起初幾個星期中，家庭間就發生了衝突，直繼續了他一生；因為堂特令尼體教堂尚未賜名之前，自然，他的名字還不能成爲他的名字，而同時他的父母宣稱小孩不要施洗；家庭終於克服了柏體承認施洗對小孩是無害的；要她允許在小兒穿起兩碼長的舊亞麻布衣和撒冷水在他的頭上時，不來干涉；可是他們却當然不希望她和喬在這種糊塗事上浪費時光。他們不要妄想這個小孩會給他的父母許可來拜訪他們，或是用僕人服侍他，更不要希望他們允許小孩在奢侈浮華中過活，以致墮落。阿爾文陶恩算威爾，蘭達爾將來必須到工人中間生活，長大的時候，要做個有用於世界的人。祖父母對於這些是沒曾爭論的；他們當前第一件大事是施洗，使這小小的靈魂得救。至於其他的爭論以後都可再來宣！

## 二

寬尼利亞仍繼續致力於沙域案件。她跑到許多太太夫人聚會的地方，向她們講述那殘酷的故事，當那些太太夫人們說她們“深爲惋惜”的時

候，她就問她們如何惋惜，並且向她們解說惋惜應以銀行支票上的數字來表示。她幫助後援委員會組織遊藝會和各種賺錢的表演會——然而傷心得很，有時開支竟超過收入呢。她有時到總部去，設法推動工作的進行，調解個人間無窮的糾紛。常時有許多事體需要幹，可是若不反對某人，那就無法可幹，甚至也無法督促。樊才第所謂“*umane Beings*”，還沒有演化到消滅個性而通力合作的階段；他們要把極大的精力消磨在衝突中可妮麗亞傷心不理了，告訴他們高興怎樣就怎樣幹；但是這樣一來，他們就什麼都幹不出——而在這個時候柏爾特和尼克加却在上電椅的路中了。

模爾和某些委員中間的衝突與年並進。要無政府主義者和律師相處在一起是不可能的；尤其是與模爾的相處，他十分堅決地主張去發見真正的刑事犯，用辯護基金設法追求線索，派人到阿特蘭大或德沙士的改過局去，派人到意大利或南美洲去，調查沙域的往事。模爾現在除了堅持自己的主張，就只有去職；最後，他的敵人在他的當事人

面前壞破他的信用，因而他的地位遂無法維持。他接到沙谷的一封信，署名是“你現在以及永遠不共戴天的仇敵”；這位律師現在感覺到：用他的日子已經過去了。“我失敗了，”他向寬尼利亞說，“這場遊戲，要成功的一無所成。”

辯護運 於是暫時中斷，律師沒有了，一切一切都沒有了——除開那走在上電椅道中的兩個囚犯。最後，委員會改組了，有些意大利人去職，重新加入一些美國人，申請湯勃生處理再度向法庭請願及提起聲訴。他曉得這是極度麻煩的事件，所以他要求的酬勞費令人不敢過問——兩萬五千元。這筆巨款對於寬尼利亞，柏體與喬是個絕大的問題啊！

問題很奇怪地解決了，這除了在波士頓外，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會得到解決的。有一個叫查理士嘉爾蘭德的青年，在哈佛大學讀書時曾結識賈克利德，他的良心忽然感受着不安。利以德為俄國革命犧牲了，葬於克里木林宮旁，他的朋友嘉爾蘭德繼承了一百萬元的遺產。他的良心不許他承受這許多的金錢，他把這筆錢交給一個委員會管

理，爲勞工謀福利。因此，有所謂“嘉爾蘭德基金”；在這個緊急關頭，一再協商的結果，允諾借兩萬元幫助沙域辯護運動；於是湯勃生遂被委來處理這一案件。

湯勃生是個五十多歲的老人，生着灰白的頭髮，皮膚紅潤，高六尺，身體魁梧，爲人冷靜而善談諧，口中銜着烟斗，看來好似一個美國農夫，現在做了案件的主人。他逐漸相信；司法的機器乃是以迫害人的工具，在爲當事人辯護時，他簡直變成一個十字軍了。案件尚未完結的時候，他所得的酬金已不敷用；可是他的敵人却誣衊他不正當地賺了許多錢，而且竭力鼓動律師聯合會以給無政府主義者做辯護人的罪名攻擊他。

他十分懂得怎樣可以做得“適當不過火。”這是一樁法庭案件，要在法庭上審訊，所以一切帶有“宣傳”氣味的言語行動都必須絕對避免。這自然使他與案件的好友間發生衝突。在喬和柏體看來，宣傳就是辯護的主要意義；只有宣傳，聲訴才能獲得大衆的同情，纔得拯救兩人的生命；給律師酬金的目的也在於此。域塞帝的公式很可以表現



出他的主張：“如果不能動員百萬羣衆起來抗爭，我們的生命一定喪掉的。”他主張錢不應爲法律上的訴訟手續白白化掉，而應當用之於工人羣衆的演講上。但是湯勃生強迫取消了波士頓的羣衆大會，他威脅說：假如召集什麼羣衆大會，他就不管這樁案件了。

馬麗丹諾華現在做委員會的義務紀錄書記，她是個信仰愛爾蘭天主教的女子，曾在大學校讀書，加入了社會黨，且被她們的主教形式上開除了教籍。她任國家工廠監工——可是在她參加沙城後援運動之後，不久即丟掉了這個職務。一般人看來，這是一種技術上的職務，可是政治家却不讓這種事麻煩他們。他們攻擊她，並且找出證據證明她曾參加了後援運動的工作，有幾點鐘都妨碍：國家公務。她辯解說：別人在自己房間裡以公款幹私人的事，一次要耽擱幾星期；可是這種證據却是枉然的。

另外一個新工作人員，名叫賈克孫，安赫斯特人，新聞記者，是個很有良心的——“青年會會員式”的人。這是他一個敵人形容他的話；他深信

囚犯是無辜的；委員會中的工作一天繁重一天，他終於以整個的時間參加後援運動，不支薪金。但他並非“急進派”，他不願任何運動利用這案件達到他們自家的目的；因此，社會主義者，特別是共產主義者，與他常時爭吵。這種紛爭直繼續到案件的終了——甚至後來當各派爭死難者屍體時，他們中間還發生衝突。馬麗丹諾華面色蒼白，很痛苦地說道：「這屍體是我們的，難道還不能和平地葬到墳墓中去嗎？」但是共產主義者認為屍體是屬於國際革命運動的，應當用牠喚醒羣衆的階級意識。

### 三

然而那些慘劇還涵在將來，事變的主人遮蔽着人們的眼睛向着那一幕前進。無論急進派，或是保守派，都無法揭起帳幕的一角，看看裏面有什麼東西。他們在想像中戰慄抖顫——畏縮回轉身來，不敢正視那可怕的景象。他們緊握着雙手，咬牙切齒，用加倍的力量避開這種不可避免的慘劇。

法律的礮坊在碾磨着。牠們把犯人的新審判

的申請求——利蒲普萊的申請，大利，巴爾塞，安得列，高爾德，國德烈治，哈美頓與布洛克托的申請等，一個個地碾磨着。太爾法官把這些申請一個個地都批了，因此，他們可以向最高法庭陳訴，可以向公衆徵集支付官庭訴狀印刷費基金。被告不服訴狀，被告修正不服訴狀，被告聯合不服訴狀及被告請求各種節略和補充節略——這些都是向上級機關報告的法律辯論，其中指出太爾法官用各式各樣的方法破壞與藐視法規。

你看到這些訴狀時，你就看不出太爾怎樣會自圓其說；法庭怎樣會批准那全部虛偽，以遁詞掩飾着的，他自己稱謂的判決。然而非常明顯的，他對於這些却滿不在意；他說一切都會平安過去。“讓他們向最高法院陳訴吧，看看他們究竟會得到這些什麼結果！”他曉得如果法院以有偏見的理由批駁了他，這就等於宣傳他不能勝任國家職務。首席法官是波士頓的華爾西斯達人，是太爾的同鄉而且是近宗，遠在審訊之前，首席審判官拉格於某次公筵太爾席上，推崇太爾，說：當他開始法律實習時，太爾對他會有極大的幫助。

一九二六年一月，曾允許在那莊嚴的法庭上觀審三日，寬尼亞於是到波士頓的法院來，這是一所黑暗的舊樓房，矗立於彭波頓的廢場——在她少年時，這是一所極可愛的公園，紅磚的官邸環繞於其四周。最高法院院址在樓上，陳設簡單樸素，幽暗得好似一座墳墓；寬尼利亞坐在那裏，望着那正在判決生死，坐在一列，身穿黑綢官服的七個老紳士。湯勃生應召出席辯論，當事人的一羣朋友們在震顫着，歡躍着。但是可惜這種震顫的影響太小了，坐在高棹子後面的老紳士們好似無半點感覺。他們坐在那裏，彷彿穿着黑衣的木乃伊，在悠久辯論的過程中，寬尼利亞看見他們中間有一個垂頭歪肩的，十分溫和的人。這位可憐的老人，年近八十了，可是仍然要幹這種事情咧。

這幾個最後裁判人，平均年齡六十八歲，一年老似一年；有些在當審判的時候病了，所以你看到全體到場——這是希有的事。因此，常使少數能者加倍勞動。可是你沒有方法更換這些老人，因為年紀愈大，接受新思想的機會也就愈少；而財主們所需要的正是要一切合法，一切如政府制定的不得

更動。財主們需要什麼，他們即能買來什麼；他們給財主幹事的時候，就不應叫做穿黑衣的老木乃伊了。

首席法官拉格坐在中央；很奇怪的，他是最年輕的一個，年五十四，漂亮，機警而溫柔的人，當他宣讀判詞打擊那些律師時，他總是微笑着。他曾做過郡檢察官，是個十分熱烈的反動份子，現在的官位就是上司給他的獎賞。他曾任他為本鄉華爾西斯達的克拉克大學的董事，曾積極幫助一個學閥，想把那優秀而辦理認真的學校，變成學生談笑的場所。後來又做安赫斯特大學的董事，幫助統治階級驅逐一個自由派的校長（美國六大自由派校長之一）。

寬尼利亞坐在那裏，她的眼睛在不停地流轉，審視大家的面孔。她曉得他們的名姓，知道家屬在閒談着，且會把這個和那個瑣事攪雜起來。這一個人是省長任命的，他在任滿之後，做了波士頓一個大銀行的副經理，那一個的履歷和他相同。家屬在希望着他們“平安”地撤消窩假爾案的判決。那一個是天主教徒，從前做過城裏的訟師，碰到無

政府主義的案件時，他就想站在上帝及阿干涅爾主教的身旁。那個人，說話時囁嚅着，可是寬尼利亞希望他的心志仍然是清醒的；也希望他不要用自己認識參議員克雷尼而對案件中生任何影響，克雷尼是個著名的賄賂家，曾募集富人的戰爭基金。克雷尼起初做過省長，以後任聯邦參議員，曾經站在自己與朋友的財產利益上操縱麻塞朱塞州的政局。他可曾犯過忽視法院最高最有威力的法規的錯誤嗎？

他們的敵人並沒有忽視法規，他們以仇恨與盲目的破壞來回答賄賂與階級的傲慢。當着炸彈恐慌的那幾天，有人把一顆大炸彈放在法庭的洗浴間中，就在莊嚴的法庭議事廳的旁邊，這不僅是罪過，而且簡直是無禮；這些老人，如果會放鬆無政府主義者，會不懲一戒百，那他們就是超人了。按放炸彈的本人，他們是無法懲罰的，因為據司法偵察部宣傳說——他們已經逃到意大利或南美洲去了；但是在沙谷和威塞帝看來，這至少是他們的兩個朋友或同情者。

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二日，審判官頒佈了他們

那浩繁的判決書，在該判決書中，他們決定將德舍審判與當時不服的訴狀以及其他一切以前的申請求重新審判。五十六條個提議——二萬二千言的法律細則一致的結論是：審判官太爾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確的，他的判決一點都沒有不合理的地方，並沒有受賄——這是辯護中從未提出的。批准辯護之真實要求——審判官自己暴露出他完全是存有偏見——這就等於說他不勝任於此職務，這是他們不會幹的。從今以後，審判官可以任意以他無限的獨裁權力來壓制被告，不必害怕陳訴了，因為這是麻塞朱塞州的法律呀。

淺近的真理就是：在其他案件中，如果最高法院認為好似有什麼偏見曾經在審判中發生，他們就會用一種不傷那犯有錯誤的審判官底感情底方法——找出一些技術上的理由下令覆審。偏見與錯誤從來沒有比這一案件中的更多的了，但是爲了某些原因——這只有他們曉得，那些老審判官就不得不用他們慣用的策略呀。

#### 四

後援運動遭受了極可怕的打擊，牠把克茲曼的一切秘密，太爾殘酷的偏見，布洛克托的招供，國得烈治的犯罪行爲，巴爾塞和羅拉，安得烈的動搖及郭爾德的證明書都消去了，所有這些在法律上都永遠死亡了！你可以聽到震驚是無政府主義者，無政府主義的贊助者，煽動者以及受了他們欺弄的寬尼利亞對麻塞朱塞州的最高法院的表示！她甚至與她的女亞爾文發生激烈的衝突——至少在亞爾文方面是激烈的；寬尼利亞不禁笑起來——在她看來，這是案件中最滑稽的事。實際上，皮爾克林國民銀行的經理——却在讚美塞朱塞州的最高法院的公正，最後他還要試驗法院的廉潔！“實際上，我的孩子，就是在女婿與岳母中間，談話也並非完全不可以的！你怎麼能長久板起面孔對待我呢？你曉得我對於那些審判官有怎樣的認識呢？”

亞爾文以諷刺的腔調說道：“你所交接的儘是赤黨，我怎麼曉得你自己所謂的‘認識’呢？”

“錯了，我的孩子，你這樣說法是沒有意思的！我所知道的，不是赤黨告訴我的而是從銀行家那裏得來的。你忘記了：我有幾年很難得地坐在一間



房中，聽到了波士頓一個大財閥和他的岳父商議私事。我雖然沒有詳細聽——假如是現在，那我一定仔細聽一下——可是我確實告訴你：我注意到他們談話的神氣，我離開了房間幾次，因為那種神氣太令人不快了。”

“母親，我反對你總說：我暗示賄賂法官！”

“如果你說的賄賂是指着他們把判決賣錢，如加利福尼亞州與附近各州曾發生過的，那麼，我是沒有什麼證據證明的；然而你所說的如果是指着法官是爲着財主和有權力的人們設的，他們的一舉一動都是保護統治集團。那麼，我可以說：我們共和國家的法官就是爲着這種目的設置的，並無其他意義；他們未被任命之前，他們的生活履歷都曾經用精細的梳子梳過了。我常時聽你罵我們的政治生活與做了高官的人們品質的卑鄙污髒。”

“是的，母親，但是我從來沒罵過法院哪。”

“亞爾文，有一個陳腐的問題——你在教堂中聽見人們質問的問題：人們是從薊樹上摘無花果嗎？你曉得我們一再聽人講：法官低首下心向政界巨頭乞憐——不乞憐於，克雷尼，即乞憐於什麼當

權的民主黨。我們的法官中，你能指出幾個真正是法律學者，公法學家，經濟學家，政治家呢？他們都是掠奪制度的產物——退職的政治家，前任的檢事或訟師等——都是大公司的工具，他們的地位不過是資本家給他們服役的酬報而已。他們中間大多數一生都鞠躬盡瘁於保護公共事業和保險公司，幫助法律壓迫工人，用各種方式保護既得的特權。亞爾文，當他們未升法庭之前，他們之中可有幾多是你化錢僱用的？”

她停了一會；隨又微笑地說：“如果你要指出，你趕快說呀。我却知道一個法官，給一個大銀行家做法律顧問，那個銀行家因捏造偽證被控而惶恐，那位法官就利用一個捕房律師宣告銀行家無罪，後來，那捕房律師却因非法的罪名被撤職了。”

亞爾文聽了這些話，覺得爭論的形勢於他不利，於是表示着願意讓步；他的岳母微笑地繼續說：

“亞爾文，我完全以最高尚的意志了解這些事實！我們的銀行家們任命的人，就是受了他們雇用的人，隨後又演起他們忘恩負義的一幕。一般人都

相信？某人雖曾爲趨炎附勢，諂媚阿諛的政客，但他一經穿上黑綢官服，就會變成純潔無疵的高尚的人了！可是你曉得，我也曉得：你在希望最高法院付與你窩假爾的錢。你也曉得：他們會在新英格蘭以危害財產權的罪名殺死我兩個兒子呀。”

## 五

舊的證據被消滅了，可是又發生新的，使案件再活動起來。第一，辯護者發現凱萊夫人和傾尼帝夫人，曾清清楚楚看見匪車窗子裡一個被疑爲就是沙谷的人。她們向克茲曼報告，大意是說：那個人並非沙谷而茲曼隱藏這一證據已經五年了。湯勃生現在要求把這個報告宣佈出來，可是克茲曼的繼任者，藍尼却莫明其妙地無法尋找牠們。於是藍尼跑到太爾那理，諷刺地宣言說：“我不曉得湯勃生先生對於捕房律師的職權是否有誇大與過於道德的思想！”

其次是墨德羅的懺悔。墨德羅是個葡萄牙青年，是搶劫拉舍銀行殺死銀行會計的匪黨之一。他的陳訴宣佈時，他正在德舍盛中，而且他說：當

沙科的妻兒帶着嬰孩到監房中去時，他的良心發現了。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八日，他在一塊紙上胡亂地塗道：“我從此承認：南白蘭特利鞋店的罪過是我犯的，沙谷和域塞帝是毫無罪過的。”他把這個字條交給一個代理人，而這代理人又把牠交給尼加。

長期的人事調查開始了。墨德羅詳細地，把南白蘭特利的罪案宣佈出來，可是他拒絕供出他的同黨。然而一個老練的律師懂得用什麼方法把他的事實弄出來，這個案件是“謀利黨”幹的，他們偷盜運貨汽車，綁‘神佑’的人。他們中間有幾個已被捕入獄，法庭會調查他們的履歷；可妮麗亞現在研究伯龍，波蘭人史提夫和貴族吉卜這類人的生涯。她也聽見委員會中的爭吵更多了，因為無政府主義者拒絕把罪過推到謀利黨或任何人身上。“我們爲什麼要給麻塞朱塞州的警察開玩笑呢？”

然而湯勃生却走上前去了，他收集許多口供，把牠寫在覆寫的請求書中：這是照例的把戲，不過把沙谷和域塞帝的生命延長一年而已。請求書一九二六年五月才提出；九月由法官太爾宣讀；十月

判決，上訴；一九二七年二月在最高法院辯論；一九二七年四月判決；一切都十分莊嚴，用費浩大，用古時的法律辭句與極複雜的法規，外行是不能做這樣的律師的。柏爾特特靜觀這種把戲與寬尼利亞相談笑；他對於多活一年是很高興的，自然——他得能為案件多講幾句話；可是同時他却吝惜錢，他認為錢最好用於宣傳文書事業上。域塞帝，這位無政府主義的 Wop，漸漸喜歡貴族律師湯勃生他是一個有學問而心胸遠大的人。“可是他是很樸實的，”柏爾特特溫和地說，“他相信最高法院呢。”

囚犯到法庭上辯白。“應該帶一個律師同來；他覺得他應該獲得你所謂的先例與公道。他想如果他說明從前是怎樣幹的，那他就會勝訴了。這彷彿下棋一樣——你常下棋吧，諾拿？”

“我的表兄弟常下棋呢。”

“那麼，你走一步棋，說道‘吃’，你就戰勝了。這是一種遊戲。可是又不是遊戲，這是戰爭。你說‘吃’，你的敵人把棋子由棋盤上除出來，把棋子打到你的臉上。”時光不停地前進，法庭一再向大律師玩弄這種把戲，柏爾特會來忠告寬尼利亞，且又

會耐心地說道：“我想他們時常愚弄湯浦生先生。”

## 六

隨後就是司法部的偵緝路特曼與魏安德的自招，他們的良心令他們不安。他們解除秘密工作的職務，因為反赤的鬥爭比較緩和些。他們做筆供狀，供出聯邦的偵緝曾參與捏造沙谷和域塞帝的罪案，他們大意是說：司法部也確知道沙谷和域塞帝與南白蘭特利罪案無關，然而他們既然是危險的無政府主義者，那麼，誣贓他們入罪，就無足奇怪了。司法部把許多證據轉到捕房律師公署裏，為的是使捕房律師幫助司法部一致地告發沙域二人。波士頓司法部的文件保管處，有許多通訊，內中詳載過去的一切。

因此，辯護者的努力應當轉變方向——獲得該項文件了。湯浦生向美國總捕房律師，由凡爾蒙特來的庫力治的同村律師遞請求書，他是體堅而靜默的政治家底堅決而靜默的被保護者——從沒有比現在更靜默的！湯勃生沒有得到這些文件，什麼人都未曾得到。總檢事沒有筆供狀，他的屬員們

也與他一樣，至於克茲曼與現任法官的維廉氏則一聲都沒響。

一九二六年九月，由法官太爾出庭，辯論覆審的請求。最惹人注目的，就是那天的湯勃生，他的道德觀念被激動起來，他說話時好像一個老先知。關於克茲曼，他說：

“想一想是什麼意思，請堂上想想是什麼意思！”

“克茲曼先生過去現在都曉得：魏安德和路特曼會不會說真情實事。這種真情實事是極真重要的。思索一下他們說的話兒吧！波士頓法庭的文件保管處有許多克茲曼君的通信與文件，在這些文件中，我們可以看出聯邦偵緝部與捕房律師——不是與斯德華特——中間有極密切合作捕房律師已在準備這一案件。每個知道底細的聯邦偵緝員都相信他兩人是無殺人罪的。‘我們每個人都曉得應該把他倆充軍。他們是無政府主義者，他們不相信有組織的政府，不相信私有財產。’

“嚇！‘私有財產’這幾個字將怎樣轟動現在的世界嚇！想想看：大家對這件事將有什麼評論呢，

凡在美國而不相信私有財產者，無論有罪無罪，都可以處死刑。這就是以世界這一端到那一端的評論，如果把這樁事這樣不分皂白地處理過去，我們能忍受這種評論嗎？我看不出堂上採納克茲曼君的意見，有怎樣的高明，或者是他走入迷途了。這些事實可以充分地證明，我不需要對克茲曼君做更多的攻擊。他對着這些駁覆不發一言而緘默着。我不曉得還有什麼比緘默更勝於雄辯的。我對於他的緘默，不要講什麼了。”

## 七

湯勃生對捕房律師的辯駁就那麼樣；隨後，他即轉向由凡爾蒙特來的村律師——那體堅決而好靜默的政治家底堅決而靜默的被保護者。他說：

“你說拒絕拿出那些文件嗎？就整個的情形說來，先生……我們曾經得到紐約來的一封電報，可是在波士頓的文件保管處却找不到那些文件。堂上告訴陪審官的所謂‘抵觸’——恰好可據以裁判有證據而拒絕拿出的謙卑之人——到底是怎樣的抵觸呢？你可曾告訴他：那將於他有幫助呢還是有



害處呢？’

“還有其他事體——在美國總捕房律師底公署裏提得那樣高，以致你才提出來反對其他的人將書面證據抑阻下來的結論，不應在這個罪案裏提出來麼？我所說的，並非指着他個人方面；乃是就他法官資格上而論。個人方面，無疑的，他是個絕好的公民，然而他堅決地不把文件拿出來，却有某些理由。理由是什麼呢？理由是怎樣的呢？你將要說——因為沙谷和域塞帝是意大利人，因為他們是窮光蛋，因為他們是異邦人，因為他們沒憲法上賦與的權利，而我們就讓沙爾堅先生將我們能釋放他們的根據又隱去回嗎？”

隨後，湯勃生又轉向克茲曼的繼任者，辯論說：司法部的‘秘密’是神聖的必須維護的藍尼；湯勃生說道：

“他們所承認的到底是些什麼秘密呢？他們承認秘密沒有呢？有沒有秘密呢？我覺得以不可否認的不可辯論的事實上講起來，秘密是有的。我向堂上說：假如一個政府對於自己秘密的估價還超過公民生命的估價，這個政府就是個專制政府，不管

牠的名字是共和國，君主國或其他任何東西。秘密！秘密！他說你不應該談論你的陪審官的判決，因為那判決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他們是否願意曉得秘密的一些內容呢？那種疏忽的讓步，就等於承認了案件。因此，就有所謂被承認了的秘密。”

“藍尼君說我曾經辯論說，我沒有說所有聯邦的偵緝員都應下獄，請堂上注意，我沒有做那種提議的勇氣。我敢於請堂上注意的就是他們中間的一個已經下獄的事實，他的名子叫撒革尼希，是我們的朋友，以攔路行劫罪處徒刑十二年，他當時在偵察沙谷與域塞帝，如他的上司般，戴着美國的徽章到處跑。我不提議應當怎樣處置這些偵緝員。我只以公民的資格堅決地指出：魏士，他是個能執行自己的計劃，幹這案件中的事的人，而仍然穿着美國的制服，毫無忌憚地出沒於城市中，逍遙自在地來到法庭上否認他的強盜行爲——真是一種恥辱呀。”

## 八

太爾的神色可怕極了，你祇來望一望他在傾

聽時他那慘白的面孔與抖顫着的雙手，就可知道了他的判詞，本要一年半載才寫得出來，而今居然要他在五星期之內完稿——這使他多麼冒火呢！有些人們相信沙域定罪的理由曾因那些產羊毛的野蠻的西方來的國際產業工會的律師而更加惡化了？可是現在却是一位著名的律師，是波士頓律師界的領袖；而太爾却向他發怒，鉤心鬥角地冷嘲熱諷，這本是太爾的脾氣，這是誇耀他的學問，不僅在法學方面而且在醫學上。太爾說：

“自從這些案件在陪審官前審訊以來，有一種新式的病好似發展起來。這種病可以叫做‘法律上的神經衰弱症’或‘歇斯迭利亞’，牠的意義就是‘相信某種東西存在而事實上與真理上又不存在，’……這種病好像到了十分危險的田地，當他與律師辯論中，在現時覆審請求問題上，攻擊美國總捕房律師沙爾堅及其屬從，前總捕房律師的屬從帕爾美，克茲曼與挪爾霍克郡捕房律師，說判決兩被告上電椅是一種陰謀，處死刑的原因，不是由於他們是殺人兇犯，而由於他們是無政府主義者。……這未免太看不起郡捕房律師及其屬從了。通常醫

生診病的時候，竭力設法診斷病的徵候與病的時期，以確定病的程度以及是否尚可救藥。在這些案件中，就其徵候的發展上看來，法庭認為這種病是絕對不可救藥的了。”

但那奇怪的判決書中最奇怪的事，莫過於這位學識淵博的法官談到“急進主義”的發生及其在審訊中的作用。太爾囁強地爲自己辯護時，引證了他所謂克茲曼與沙谷的的對話。可是你在口供的記錄中克茲曼與沙谷的對話裏，却找不出他引的一段。你向上翻幾頁再去尋找——却仍找不到，這一定是你翻的時候漏去了一頁，而他引證的一段就在那裏。你於是要別個來尋找——可是結果證明了“太爾”的引證乃是他的發明！“法官華利”在德舍審訊中，曾極大胆地把口供記錄中的一頁刪去一段，呈於西卜利，可是到了現在他却有這樣大的進步了！不過現在他是製造一段，把牠插在他的判決書中，上面加上了引號，準備刊印於法籍中，遺臭萬年！法官太爾以他的小說作家之筆寫道：

“沙說說他害怕懲罰，害怕充軍，不要回意大

利，這即因爲他害怕才講出一切謊話。克茲曼君，在審訊中，拿出這一切事實來，問他一個問題：‘沙谷，你說你因害怕充軍而扯謊而幹你所幹的事嗎？’沙谷回答說：‘是的’於是又被問第二個問題：‘沙谷，當你講謊話的當兒，你可曾準備到收你手中回到意大利去的護照，挈你的妻兒和兩個小孩在你被捕的次夜，出回去嗎？’回答是‘是的’——然而在口供的記錄中却沒一個這樣的字！

## 九

這種事件給急進派與勞工報紙上以宣傳的資料。不需要詳論——因爲事實的本身就是詳論。這個故事一天天廣泛地散佈出去。在巴黎的李昂將收到的一切消息都刊佈在他的報紙上，社會黨與共產黨機關抓住了這些事實，將牠譯成各國文字，做社論，而抗爭大會也普遍了全世界了。

在黑暗與失望中工作着的波士頓小團體，獲得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的成果。他們的宣傳影響了幾千幾萬他們從不知姓名的人。這，一部份是由案件的自然情節與偉大的小說家所給與的感動底結

果；一部份則由於域塞帝的人格，喬蘭達爾在在勃利毛斯監獄的第一次大會上所說的是正確的：“警察給我們一個很好的烈士。”枯爾特在鬥爭的火爐中鍛鍊了五年，且不屈不撓；我們很難找出比他更好的戰士。外表上，當他憤激時，看來是很狂熱而強暴的；可是現在這些缺點却為監獄生活所消磨去了；現在他成為必然的研究者與思想家了。他與有教養階級的人士接觸，曉得他們也談什麼“正義”。在不削弱他親愛底無產階級的事業的立場上，他逐漸了解仁義並非有階級的東西，愛可摧毀貪婪所築的一切障礙物。

他是個溫柔，聰明，高尚的人。監獄生活的耻辱不能激動他；他戰勝監禁他的人。他被捕後幾天，斯德華特，一個率直而粗暴的人，拍他的背，囑他“柏爾台”；可是現在看守人却了解他是個超人：監獄生活在他死前籠罩了他。活在監獄的囚室裏一天坐幾點鐘，寫信！這些都可表現出他的個性。他現在是個具有英意兩國風格的人。他向一個朋友寫道：

“曾經有人告訴我——意大利語是最美麗的

語言之一，在我覺得：牠是我的國語：是天堂上的語言。可是一切語言，只要牠說出美麗，仁義與真理，那牠就是美麗的言語。你的言語對我彷彿同朋友的話一樣和諧，一樣甜蜜——牠是生活中的音樂，牠是生活中的顫動。”

他常時想到別人；常時表現着自仁善的心靈中發出來的自然禮貌。他給在太平洋濱的一個畜牧場主的妻寫信說：

“因為工人，朋友及同志的同情，使我常時能有錢買一些食品，水菓，乾酪等等，因為監獄中的飲食是不合我的脾胃的。我滿意我現在的一切。當我吃東西的當兒，我常時想到那飢餓的人們，我於是感覺到一些羞愧，雖然我過去常時參加製造麵包的勞動。所以請你不要為我過於擔憂。溫情友語是我最需要的——而你是最不吝珠玉的人。”

他雖然這樣說，可是實際上他所需要的還不止於溫情友語；他需要在他愛的自然之母的懷中，得到甜蜜的慰安。當他聽說寬尼利亞到勃利毛斯去的時候，他寫信給她說：“啊，那蒼天碧海與國碑底充滿自由與生命的和風啊！我將永遠不能賞

鑑，不能呼吸，且不能與牠們在一起了！”他，不管恐怖在威脅着，把他努力來明白與成功之憤怒，都盡情地傾洩出來：

“正確地說起來，我並不忙於寫作，而忙於寫作的思索。因為監獄的符咒也在敘述關於我的故事，並且還敘述出何以要敘述的原因呢！這彷彿在增加我的了解力而減少我的表現力。實際上……這是……種很好的經驗！可是這種經驗，乃是掘毀人生一直到底的經驗，所以當着意識和記憶尚未清醒的時刻，你可以理解某些東西……然而，一個人若想把自己極好地表現出來，那他就非有極好的環境不可，但現在獲得了這種經驗以後，他的環境就不是極好的時候了！他再不能盡情極致地表現自己。這就是何以我忙於寫作的思索而終於寫得很少的原因。有許多時候，我勉強地把我的願望寫出來；可是等我寫完讀一讀的當兒，就發現了我所寫的非我的本意，於是我把牠撕成雪片。

“內心所演底戲劇的矛盾，不僅限於表現問題上。……而且表現於我對我自己的思想，主張，感情，情緒，信仰及觀念底懷疑上。我不能確定什麼，



也不懂得什麼。當我想到某種問題而想了解牠的時候，我就看見那個問題在時間上空間上物質上，都牽連到過去及將來，連繫到其他許多事物，我隨着這些過去及將來前後左右的聯繫，看見牠消沉於不可知的海洋中去，連我自己也墮落到裏面去。人類心中，創造一個萬有系統是容易的；這就是何以我們有許多萬有系統祝福着而沒有一個人曉得臭虫是什麼的原故。’

## 十

寬尼利亞到查理士敦去，與柏爾特討論這些玄奧的形而上學的問題；隨後，她就到灣背去午餐或參加茶會，就把賣魚小販哲學問題告訴她的貴族的朋友們，時刻地勸別人去訪這位小販。波士頓的階級陣綫漸漸地破裂起來，奇怪的事情發生了——這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不會再發生的。譬如：墨德羅的緩刑，及緩刑的經過。

墨德羅的覆審請求，為太爾駁斥之後，正在進行向最高法院上訴的過程中。然而在這中間，法律的磨坊在威脅着，企圖消滅主要的證據。墨德羅因

拉舍銀行慘殺案決定執行死刑了，如果他死了，“墨德羅的請求”還有什麼作用呢？有人來請求卡門威爾斯州暫緩執行死刑，但他拒絕這樣的要求。用什麼方法才能轉變他的鐵石心腸呢？

寬尼利亞去拜訪一個貴婦人，她是比干山中最老的一個居民，她雖然沒有參加政治生活或實際事務，可是她却是一個難於瞻仰的人。她家中差不多沒有下於一百年的東西——除了東西的主人，她已經九十多歲了，寬尼利亞在她眼中還是個青年婦人。在那尊嚴的神龕中，坐着這位穿着退色黑綢裝的衰老的女神，可妮麗亞告訴她她的困難——她與政治家銀行家商人間的鬥爭失敗了，這些人們，當他們要殺掉兩個無辜的人時，自己却以為自己是社會與秩序的維持者和保護者。看看像湯勃生那樣優秀而正直的人得到了怎樣的結果！他受別人的擲揄侮辱，因為他胆敢為兩個無政府主義者辯護！

這位老太太傾聽着，隨後說道：“親愛的，困難的問題是這些人們不曉得波士頓的歷史。告訴他們：約翰亞當和約瑟亞奎昔第一兩人，從前的所作

所爲吧。”

“他們的作爲是什麼？”

“你也不曉得波士頓的歷史！當英國兵士因在波士頓大屠殺之後行兇而被控告時，約翰亞當和約瑟亞奎昔爲他們辯護，的確他們得到了公平的審判。”

“真的有這回事嗎？”干尼利亞喊道。

“親愛的，是的，真有這回事呢，你可以在書中去看。如果你要波士頓幹什麼事，你爲什麼不真的來找我想辦法呢？”

在這個時候，一家紐約報館派一個勞工編輯來研究墨德羅案件。這個人也帶着一般人的偏見來到波士頓，但他相信自己在與他自己的意志鬥爭，認爲沙谷和域塞帝是無罪的，他想爲沙谷幫些忙，而干尼利亞也就把波士頓的前例告訴他。他看見機會到了，於是他把這件事告訴波士頓一個最反動的份子，這個人是可尼利亞從來不要接近的，因爲她曉得他曾從他私人的錢袋裏拿出五十萬元去做反“赤”鬥爭。

這位有威權的人，他曾經要求從速將沙谷和

域塞帝處死刑，爲那神聖的前例所迷惑了，感覺到他的良心在受斥責。約翰亞當和約瑟亞奎昔第一真的做過這樣一件事嗎？如果這是真的，他將‘義不容辭’！他可以給州長寫一封信，或拜訪一次，請求允許墨德羅緩刑！他這樣做了；結果是：緩刑被允許了，沙谷和域塞帝又活六個月來給全世界以更多的印像。

## 十一

自窩假爾的製氈工廠歸文德斯，亞爾文及“皮爾克林國民銀行一羣人”所有之後，到了如今已是七年了。自法官由那案件中獲得窩假爾一千五百萬元以來，至今也有兩年了。在這七年中，新的廠主由工廠所獲得的利金已超過一千五百萬；可是窩假爾却分文未得。這案件曾上訴於最高法院，最後在一九二六年的秋天，那七位身穿黑綢官服的老紳士才到法庭上，預備審判。這是波士頓法律界重大的事件：波士頓市中價錢最高的律師們彼此對抗起來，是歷史上律師中間最大的鬥爭。你可以斷定這時，那老審判官沒有一個會入睡鄉的！

當着兩千以上的“不服”在他們面前解釋與辯論的時候，他們天天都在傾聽；祇原告的節略就印成三大卷。

爭論過去了，七位法官的七隻頭顱中充滿了辯論，印成卷的節略及浩繁的“不服訴狀”，需要在他們中間考慮與討論。經過三四個月，他們才做最後決定；但是——情形是很可怕的，這差不多是褻瀆神聖的話呢——亞爾文和文德斯却認為他們早已預見到結果了！這話極秘密地傳佈到了全家庭；不必憂慮，一切都朝着如意的方向走。

事實也這樣地證明了。一九二七年三月九日，黑衣法官關於窩假爾案件宣佈最後的判決：陪審官的判決是錯誤的，審判官應當做一個關於搶劫銀行的土匪的判決。從此以後，凡欲以手槍瞄向銀行辦事員頭顱的土匪，只要他小心地令辦事員簽字饒恕他的行動，那就夠了。

這是法庭多麼奇怪的判決喲！法庭竟不許敘述事實，且宣佈從未有過這樣的事！窩假爾被誘簽字，而同時證明他是失去了財產的，這很明顯的就是陰謀的一部份；他簽字時不曉得人家怎樣在對

付他，考慮放棄的結果，使他的財產失去的更多些。陪審官就是這樣判決的；可是現在那莊嚴的法官參與了這案件，於是宣佈這樣是不對的；放棄尚未簽字的時候，陰謀已完結了，“在放棄的執行中，沒有詭計也沒有強迫。”爲了這樣講，他們應該如太爾在沙域案件中一再做的一樣做；就是閉上眼睛不看記錄中記載的那許多口供。當寬恕富人或定窮人犯罪時，就可以看出所有的法官都是一致的。

這對於波士頓銀行界的主人們，是個莫大的慰安。他們今後對於他們最近幾年來獲得的財產，不必再担心害怕惟恐其喪失了！在聯合俱樂部聚餐的時候，他們拍了一拍這些法庭裏底老紳士的背且說道他們是穩固保守商業之真實的朋友。大家談一談案件該怎麼辦才好；就給兒子或親信的侄兒在銀行中找一個酬金豐富的位置現在也無損了。那是毫無問題的。在和平時期準備戰爭！

窩假爾的法律智狗狂吠一聲，說要向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上訴；但是這不過是胡言亂語而已，文德斯魏恩特說——聯邦法院永遠都不會審理這

案件的。他到朋友中間週旋，也去拍拍那他們的肩背。從前向他處處表現苦惱的大銀行和律師，現在却開始微笑了。因為他們既然替他保留了錢，那就不得不寬恕他來使那宗錢與他們有用呢。

約翰當判決宣佈時正在巴黎，文德斯發一通電報給他，告訴他此後波士頓俱樂部與會客室中的許多談話。亨利說“*Tout est, Suave Sauf lhonneur.*”自從世界大戰以後，所有波士頓的貴族都懂得了法文——或者有秘書幫他們的忙，也彷彿懂得似的。波士頓第五國民銀行鐵面皮經理，找人把這句光明燦爛的話譯出來，解釋給他聽：“除了名譽，一切都保全了！”哥德曾經說過。他的每句良言都值一袋黃金；可是窩假爾先生所從事的現代生產方式却以現代方式，而非常適合於那些機械化的生產底主人的口胃，他已付了一千五百萬元給灣那句良言了啊！

## 十二

財產安全了，所以現在有時間來想到生命問題。七位黑衣紳士開始了關於沙域中的墨德羅請

求的審判——這是最後一次的覆審。他們受了全世界法律遷延批評的刺激，而想從速了結這樁事，使麻塞朱塞州恢復和平。二月開庭，辯論墨德羅請求，四月五日下來了這不可相信的判決：法官太爾的判決，如他對該案之其他判決一樣，是“他自己慎重裁可的”，可以成立！所有律師們都把這奇怪的判決與還不到一月以前的窩假爾判決相比較，並加以評論。當保障工人生命安全問題來到的時候，最高法院就說牠自己無權過問這種問題，只能通過法官對法律的解釋。“審查結果，並無錯誤，該判決可以成立。”然而當着保護銀行家的財產問題拿到他們面前時，法庭就毫不猶疑地把判決擲到一邊，宣佈陪審官的判決是不公平的，不應做此判決。

判詞是法官域德草成的，他的公共事業開始於任波士頓市參議員——這種職業使人懂得商業與政治間的關係，在國家事務上大財閥的威權。這一判決宣佈之後，他的住宅立刻由官廳派警警備，其他法官及捕房律師與警官的住宅也一樣有軍警衛護。法官太爾的住家被警備了幾個月，他到任何



地方去時，都有一個便衣偵探隨着。

這是太爾凱旋的時刻，他盡情極致地在奏勝利的歌。他歡躍的呼聲響徹了華爾西斯達的客廳與波士頓的俱樂部。在玩高爾夫時拉到知己長談，誇耀自己法學知識的淹博。“我告訴他們：他們不會批駁我！我不受任何人任何事的威脅！我告訴了那該死的傻子：他們欺騙不了我！我的行動即可表現出麻塞朱塞州的法庭的正直，正直將永久維持下去！我把那從加利福尼亞州來的長頭髮的無政府黨大教訓了一頓！是的，我還要把那用錢誣蠱維持卡門威爾斯的法庭的人們教訓一下！”

華爾西斯達陪審官俱樂部一個著名的會員，從家裏出來，乘上汽車，告訴他的家人朋友們說：他剛才如何參加慶祝太爾的會，太爾罵沙谷和城塞帝是“那裏來的野種”，是“布爾塞維克”，他說他要“恢復他們的本性”；他將“給他們看看：他要殺掉那些鬼怪。任什麼布爾塞維克都不能威脅太爾！”在波士頓的一個俱樂部中，發生了一種恐怖的耳語——一個聯邦參議員在大餐間問一個司膳員說：‘如果你讓太爾跑到我的棹前，我就開除

你”。“貴族”搖搖頭，且說：這是下流人升到審判廳以後必然的結果。然而就是這樣，法庭也必須擁護的！

太爾和捕房律師，他們懂得法律上一切的騙術，到了次年春季，就會像猛虎那樣厲害。文件保管處沒有其他的上訴；如果太爾去審判人，他就要馬上結束案件。審判過去之後，最高法院的法官中再沒有一個人有裁判權，太爾成了不可爭議的首領。四月九日，最高法院的判決宣言後四天，他把兩個“布爾塞維克”送到德舍的監獄中——白色的圓屋頂，有一個鎗門：好似海中的郵船一樣，兩個囚犯妥妥當當地關在囚籠裏——六年之前他們從這同一的囚籠裏凝視了他有七個星期。他從辦公室中穿着沙沙响的黑衣出了辦公室，升到他的寶座上：一個瘦弱的老人，比任何時候都更憔悴些；面現驚嚇之色，在這偉大的凱旋的時光，仍然想保持着他的威嚴。律師們和觀衆們都仰望着他，有三四十個武裝軍警保護他——在法庭裏面自動手槍的人佩帶在臀部。外面立在台階上的手中持着來福槍。‘我的行動表現出麻塞朱塞州的法庭

的正直！”

### 十三

“尼加拉沙谷，站起來，”法庭的書記說，尼加起立，面色蒼白，形容憔悴，穿着他那最好的黑色出庭裝。

“尼加拉沙谷，你對於宣佈死刑，可有什麼異議嗎？”

可憐的尼加，他有許多理由，要向全世界喊叫。但是他的朋友勸他說：在美國的法庭中不會有什麼影響的，因為他的英語格格不吐。他決意讓柏爾特代他說話；但是當他站在那曾經拷問他六年來的白髮老人面前的時候，當他看見一排新聞記者，手中持鉛筆，熱烈地希望把他的話傳佈到世界的盡頭時——這就引誘了宣傳家的靈魂，使他不能自持。尼加拉沙谷到美國已經十九年了，中間遭受了驅策鞭笞，嘗盡了屈辱壓迫；現在在他美國生活中是第二次有人準備傾聽他的話語。他說話了；法庭的紀錄員與新聞記者很親切地給他宣佈出去，而世界上的人也就這樣讀道：

“是的，先生。我不是個演說家。我不大懂得英文；我曉得，我的朋友也曾告訴我：我的同志域塞帝將有長的演辭，所以我想把這個機會給他。

“在歷史上，我從來不曉得，從沒編說，從沒讀到：像這個法庭這般殘酷。經過七年之久的起訴，他們仍然認為我們有罪。而這些先生們今天就同我們在這一個法庭上。

“我曉得這一審判是兩個階級間的，即被壓迫階級與富人階級，這兩個階級常時在衝突着。我們以書籍，以宣傳品與人民友愛。你們壓迫人民，虐待人民，屠殺人民。我們常常想教育人民。你們盡力在我們與其他彼此忌恨的民族中間畫一道界限。這就是何以我今天到法庭的原故，因為我是被壓迫階級啊。是的，你們是壓迫者。

“你懂得這些，太爾法官——你曉得我整個的生活，你曉得何以到這裏來，你壓迫我和我可憐的妻子七年了，到了今天你又判決我們死刑。我本想把個我整個的一生講述出來，但這有什麼用呢？”

無論如何，這是枉然的，所以尼加拉沙谷就坐下來。

## 十四

“巴托洛密歐域塞帝，起立，”法庭的書記說；囚籠中的另一個人站起來：身體單薄消瘦，部份的禿頂，可是下垂着的鬚髯却如平常一樣粗大；一個碩大鬆懈的人穿着精緻的黑衣，繫小小的黑絲領帶。

“巴托洛密歐域塞帝，你對於判決死刑，可有異議嗎？”

“是的，”柏爾特閒逸地說：

現在他要收獲他幾年來在孤寒的監獄中所艱苦工作的果實了；他曾練習寫信，論著二團主義，著自傳，寫小說，翻譯普魯東，甚至還作一首關於夜鶯的詩！柏爾特編了許多話；一再猶豫，但為時不久；發音雖錯誤，但并不足阻其不來說話。他說話的態度，閒逸而堅決，好似一個人會經常久沉思一樣；好似一個人向他的子孫訓話一樣，彷彿並非向法庭中諸關係人辯護。子孫們，聽他的話呀！

“我所要說的是：我不僅對白蘭特利罪案無干，即對卜力治窩達爾案亦無罪。我不僅在此兩案

中無罪，即在我畢生中，也從未偷竊，從未殺人，從未流血，這就是我所要講的，但我所要講的尚不盡於此。不僅在此兩案中無罪，不僅畢生中從未曾偷盜殺人流血，而且自我有理智以來，生即為消滅罪惡而鬥爭。

“凡懂得這兩隻胳膊的人，就會深知我不需要跑到街上去殺人、搶劫。我能藉兩手生活，而且快活地活着。而且即兩手不為他人工作，也可以生活。我有許多獨立生活的機會，可以度着世界上一般人所認為的高等生活，而太可不必以自己的血汗去賺麵包。

“我的父親在意大利頗稱富有。我可以回到意大利，任何時候父親都會張開兩臂來歡迎我的。即使分文皆無回到家中，我的父親也可以給我一個位置，不是勞動而是經商或照料他自己所有的土地。……但是我自己都不願去做那生活的商品，享受生活的光榮，誇耀生活的幸福，因為在我想來，掠奪人是不對的。我曾經拒絕營商業，因為我明白商業乃榨取依靠商業為生的人以獲得利潤底投機事業，我認為這是不對的，所以我拒絕經商。

“現在，我該當說：我不僅對於這些事是無罪的，我不僅一生中不曾犯過一次罪——雖然有些罪惡但非犯罪——不僅一生中在為消滅官方法律與道德所認為罪過鬥爭，而且與官方道德法律所批準的罪過奮鬥——人掠奪人，人壓迫人，如果你說，我是個罪人而還有什麼理由，甚至在幾分鐘後處我以死刑也有什麼理由，那麼理由不是別的就是這個……”

“我們證明了：在地球的表面上，再不會有什麼法官比你們對待我們還更有偏見，還更殘酷，還更加仇視。我們已經證明了這些事實，他們仍然拒絕再審。我們曉得，你們心中也知道：你們之仇視我們是遠在我們彼此還未見面的時候，並非始至今日。在你們還沒見到我們時，你們就已經曉得我們是急進派，我們是奴才，我們是你們十分相信底善良制度的敵人——我不必申說這個問題了——因此，在初審時即判決有罪，是不足奇怪的。

“我們曉得你是為你自己講話，講那含有敵意的話攻擊我們，你同你的朋友，在火車中，在波上頓大學的俱樂部裏及華爾西斯達的高爾夫球戲場

上，都在輕視我們。我確信：如果人民懂得了你攻擊我們的所有一切的話，有了十足的勇氣來做證人，那時堂上你就——我這樣說，是很抱歉的，因為你是個老人，而我也有一位老父親——你就會十分公正地對待我們了……

“我們現在更加相信：戰爭是錯誤的，因此，我們更加反對戰爭，我將歡歡喜喜地走上斷頭臺，如果我能向人類說：看啊，你們是在人類之花的墳墓中。爲什麼？他們向你們所說的一切，應許的一切——都是謊話，都是幻影，都是欺騙，都是詭計，都是罪惡。他們應許你們以自由，自由在那裡？他們應許你們以繁榮，繁榮在那裏？他們應許你們提高生活，提高在那裡？”

“自我到查理士敦以來，查理士敦的災難和人民都加倍地增加了。戰爭給與世界上的道德仁義在那裏？我們從戰爭獲得的精神進步在那裏？生命的保障在那裏？我們必需的事物底保障在那裡？尊重人類生命在那裏？對於人性善良的品質底尊重及讚揚在那裏？在戰爭之前，從沒有如現時這樣多的罪過，腐化與墮落。



“我所要說的是：我雖忍受着無罪的痛苦，但我不願歸咎於一條狗，一條蛇，歸咎於地球上任何最下等最不幸的動物。我受苦因為我是個急進派，真的我確是個急進派；我受苦因為我是個意大利人，真的，我確是個意大利人；我為我的家庭為我愛的人所受的痛苦甚於為我自己；然而我確確相信：你只能殺我一次，如果你能殺我兩次，如果我能重生兩次，那我將繼續我過去的事業。

“我的話完了。謝謝你。”

## 十五

現在是太爾說話的時候了。他也站起來講話。他起立解釋，辯明那並非他的過失。一件單純的事實——域塞帝在寬尼利亞前評論那維持尊嚴的卡門威爾斯底法律機器時這樣說過——就是每個人都把責任推到別人身上。逮捕他的警察說：這並非他們的過失，他們是服從他們上司的命令。每個獄吏也都這樣講。監獄長說：他們的上司不允許這樣，不允許那樣。陪審官說：他們是奉有學問的法官的意旨行事。現在這位有學問的法官在這裏

——在事件的緊急關頭——又把罪過推到陪審官身上去！最高法院曾經說過：審判官對於案件還有最後的裁奪。現在這位審判官又在這裏把責任推於最高法院！

是冷血動物的太爾被域塞帝的理直氣壯的話所威嚇了嗎？是自負的太爾為疑惑的迷霧所籠罩了嗎？大概是這樣的吧，他的態度不再那樣自負了，他的聲音再不似已往如銳利的鋼刀一樣了，戰慄着，囁嚅着。他說：

“根據麻塞朱塞州的法律，是陪審官判決被告之有罪或無罪。法庭絕無權力過問這一問題。麻州法律規定：審判官無論如何不能處理法律問題。他只能根據我們的法律陳明證據。

“在審訊中，有許多不服的訴狀遞至法庭。這些訴狀即移交與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在審查全部記錄及所有不服狀之後，做最後的判決：“陪審官的判決可以成立；不服狀不准。”真的，我們這個法庭只能做一件事。這件事不是裁決，而是一種法律規定的事務，真的，現在我們這個法庭只有一種責任，就是宣佈判決。

“法庭經過審查之後，判決你，尼加拉沙谷，處電刑，自星期日——西曆一千九百二十七年七月十日——起一週內執行。這是法律的判決。

“法庭經過審查之後，判決你，巴托洛密歐域塞帝……”

域塞帝此時插言說：“堂上，請候一分鐘。我可以同我的律師湯勃生君講一分鐘話嗎？”

湯勃生說道：“我不曉得他還應不得不說些什麼？”

太爾法官說：“我以為我如宣佈這個宣判……域塞帝應處以死刑……”

但這兒却起來一位尼加，他依然是野叫着：“你曉得我是無罪的。那些都是我六年前所宣叫過的同樣的字。你處死了兩位無罪的人。”

可是喃喃的聲音又說到莊嚴的法律的格言：“……在西曆一千九百廿七年，即本年七月十日起一禮拜內把你電流處死。這就是法律上底宣判文。”

照例，法官還得加添說：“希望上帝憐憫你的靈魂。”但不曉為着什麼緣故，太爾法官竟除掉了這句格言了。



## 第十八章

### 神 商

—

寬尼利亞會在中宵醒轉來，在發抖，在流冷汗。他們打算去暗殺柏爾特和尼加了！她再不能隱蔽她自己了；他們實決定這樣解了！

她會幾點鐘躺着，想出種種計劃；腦子裏在打量她認為關懷公義或同情的人的名字。她會把枕沿邊的燈光捏開來，注意當天應做的事體。住在次一座房子的柏體和喬，白天會過來，且會發現得她在寫信。不能休息！

對法庭實再沒有什麼希望了，辯護底力量祇

有移轉到卡門威爾斯底州長方面來了，這州長原有權來赦宥，或對無期徒刑犯緩刑的。在法律上，他的權力是隸屬於他的委員會，即一批州內委員之同意與否的；可是，他已成為強有力的人，慣依他自己的意思而行事，他的權力當然是超過那委員們的。

那卡門威爾斯底州長的名兒是傅利爾，他是  
由詭譎的騎腳車者，和腳車賽跑者出身的。後來他  
開了一間修腳車的生意，且發達起來了；當腳車為  
汽車所排擠時，他就正站在那排擠的風潮的頂點，  
且得了機會去充當新英格蘭及朋修域尼亞的柏克  
得車底經理，同時又做新英格蘭的克得力車的經  
理。在這兩個地方所經售的一切車子，他都莫不照  
原價抽百分之二十。柏克得的汽車，每輛要五千  
元，所以他每年在那地方左近所得的收入，總計不  
下二百萬元。傅利爾，詭譎的腳車的騎者，現在就  
變成爲新英格蘭的最有錢的人了，政府當局以爲  
他的財產有兩千萬或四千萬，可是如一般的習例，  
他們還以爲他的財產是不止於那麼多的。

他開始他的政治職業一如“羅斯福的途程”，

可是那薄薄的木板不久便揭穿了。他被選為國會議員有兩任了，但他却常忙於不能理及種種事體——除開演說反對“赤黨”以外。他做了四年副州長，且因主張要曝露亞爾文購買與立法部有關聯的空中鐵道公司的股票，弄得同黨威爾族不相投了。傅利爾在政治的‘獨立’方面，演了重要的角色，他是莊嚴而不偏不袒的；他時常擺着不支薪水的架子——因此，他却得了許多很值得的廣告。他要立法官和得了些金錢的一概官吏，應受同樣的責罰；假如他們每年可以取得兩百萬元，他們當然會讚成他的意見的。他們經常的收入總是千五百元，此外，還有點以小錢的形式，向羣集在州議事堂的立法院的客廳裏的人客和附近的旅館，要些錢來補湊補湊。

這是美國政府還在繼續，而傅利爾本人也知道是仍在繼續的一般的欺騙制度。一時，有些“改良者”，或“詭譎之徒”，或“頭昏腦暈之流”力止把欺騙制度暴露出來的當兒，那副州長便會跳起來，在報紙上發怒，而使得羣衆都曉得他們有一位忠直的羣衆的公僕。他所做出來的文章使得他麻煩

了；州議事堂的演說家控他爲敗壞人家的名譽，且得了勝利的宣判——不過，在最高法院裏，這是顛倒了。然而，傅利爾得了個廣告，廣告底基礎說他變成爲卡門威爾斯底州長了——幾百萬財產底大財主玩民主政治底玩意了。後來，他就跑去同仍以爲他是三十年前的修腳車的污穢的工人，一個一個握手起來。強壯而有心機的，充滿着動物的吸力的，外面是粗暴的，內面則是黃金般的他，得到了一般平民的賞識了。對福爾河邊的饑餓的罷工工人，他便毅然開始了鬥爭的演說：“我并不是位政治家”——那些工人也來相信他。“我并不是是一位演說家，”他會這樣說——他的意思也是堅決的，不曉得這是要在演說當中的一切條件之下解釋出來的計劃。

這是美國政體的強有力者底典型的特殊人物；很能執行，推動別人，但却沒有什麼意思，且除開時下的瑣事以外，連想都不能多想的。他已經明白了他所想的，所曾經追回過的，所已經達到了他的生命。人類對於柏克德汽車底販賣者的觀念，具體地可以分成兩部份：即是有錢買柏克德汽車



的有錢者，和不能買的窮人。在前者看來，傅利爾是來得微笑而動人，他的精神是集中於虛榮和“服務”上面。在衣着上和態度都明顯地表示出沒有，且永遠不會有錢來買柏克德的汽車。大的多數人看來，他的態度，除選舉前一天外，是不相同的。

這位汽車底神商是同大理石般冷削的；完全自私的，不特沒有精緻的情緒，即如一般政治家都常有的日常的仁慈，他都沒有。他不管親切不親切的朋友，從來沒有給過減折過他的汽車的價錢。在政治上，他不能主張什麼，他所決定下來的處罰是沒有一個實現過的。在生意上，他是一位奴隸的駕駛者，但他驅策奴隸是以自來水筆來代替馬鞭的。當大戰過了之後，他的做修補和做車身的工廠的工人跑到他面前來，卑躬地要求生活程度是一天一天高，他們實不能支持於每周二十五元錢的工資時，他便給他們一個無情的拒絕。他的工人來了個罷工，這真苦惱了後幾年來有野心的政治家了。但他每年兩百萬元的收進，却一文都沒有減少過！

這就是一般“強有力者”的財富所由起的方

法；接着，他坐在他的財產堆上，不斷地，本能地對於給他暗示出人生還有別種理想及任務的人，採取仇視的態度。現在，這樣的人也被叫來決定沙谷要生呢，抑是死底命運了；至於沙谷則站在法庭裏曾說過：“我曉得這種辦法是介於兩個階級，被壓迫階級和有錢階級之間的，而且這兩種階級之間也是時常相撞的。”他也要來決定在法庭裏說過：“我一生就不想到生命之商品和榮華，有好地位的人的生活之驕傲，因為我想誰都沒有權利來剝削人”的域塞帝之生死底問題了。

## 二

甚德羅的懺悔，路特曼和魏安得的懺悔，以及充滿着妄語的太爾的決斷——這些東西都給沙谷和域塞帝的案件，帶來一種新的元素。所謂儒雅的人民——有錢而不相信世間有公正的玩意的人民，都被這過於顯露的階級正義振動起來了。在美國，自認為追蹤自由的報紙，一個一個被說服於非找查這種案件不可了，而且一個一個也力求重新審判這種案件了。

斯普令費爾德的“共和”報，新英格蘭的唯一的自由報，出來辯明這種原委了。波士頓的“通報”，勇於一九二六年握得新聞編輯之優良的獎金的“當爾斯特報”發表了這樣一篇社論。“月兒是這樣一月一月過去，年頭兒也是這樣一年一年過去，然而這個案件底偉大的爭辯却仍在繼續，我們對於那遲遲的宣判却整個的懷疑了，而且我們也願意自己起來反對我們以前的判斷。“這種社論使波士頓的保守主義者可怕地振動了，因為一般人在早上都不看“環球”報，而看“當爾斯特”報，這樣的社論又干涉到鯊魚貴族底消化方面來了。傅利爾州長在到州議事堂的路上碰了他的朋友，他的朋友就這樣說：“你有看到‘當爾斯特’報是登了一篇為那些 Wops 要求重新審判的社論麼？”他的釣座答道：“什麼？那當爾斯特報者是跌在那床櫃下面了麼？”

現在來了個處死的宣判，所有反對這種宣判的人，即是原集中於法庭的人，現在轉而集中到州長了。“呈文給傅利爾州長！拍電給傅利爾！”所有公報都這樣說，而後援委員會也這樣陳訴。州議事

堂裏充滿泛溢的郵件了，這些郵件每天總有好幾次是一籬一籬送來的。世上最有智慧的人，即有最聰明而最靈感的精神的人，都在做他們的工作，寫作他們想像到可以激動偉大的卡門威爾斯底州長的良心，和影響他的宣判的陳訴。他們都花錢於拍發電報及海底電信，他們都給曾經親筆簽字捐了大宗款項的人；然而他們的努力究有什麼結果呢？

後援委員會接了一封致州長的信，這封信有十二個英國國會裏工黨議員的簽名，請求州長祇有重新審判此案。賈頓納傑克孫，庵赫爾斯特的畢業生，且是個很能引見的人，現在被選出來呈遞此信與州長。他很留心的找了個波士頓“環球報”的記者來介紹他到州議事堂去。

州長鈞座不在裏面，而他們倆也祇在那兒碰了個州長的有勢的私人的秘書。傑克遜就把那封工黨議員寫來的信呈給他，那位秘書瞧了一瞧那封信，接着就說：“呀，那兩位天誅的畜牲！你以為我們會對此信費很多精神麼？牠們來此地是由大木桶裝來的，現在，我們馬上就要投牠們到火坑裏去了。”說完之後，他就掉頭來注視那位新聞記

者，命令道：“你領這個人到此地來說像這樣的事體，究有什麼意思呢？你曉得的第一件事體就是那些天誅的畜牲就會出來了，且會居住到你附近的卜祿闌恩了。你很願意麼？”這是種花言巧語，那秘書也高聲地笑出來了，且把那封信擲還傑克遜。

代理人，關於這件案件的一切事情可以經過他的手而傳達到州長方面的代理人，就是這樣。當非常誠摯的文件交給了他，且數天以後，發覺得州長不特沒有看見那些文件，且問都沒有問到時，那後援委員會就會狂怒起來，且埋怨那位秘書是失了他們的希望了。可是喬闌達爾就會好笑——他正在把這種案件的新聞提供給各報，且或天整晚都正在州議事堂上面，碰着其他的新聞記者，聽着種種的閑談。“諾拿，不要玩弄你自己了吧！”他——挪揄的年輕的赤黨說，“那位秘書忘記了傅利爾所不願意回憶的事體。他被當作是羔羊般的支付兩份薪水，且使得我們來怨恨他而不怨恨工頭。”

貴族的貴婦真可憐！她們離開很舒適的家庭，

而使得她們本身來同資本主義社會的羣衆事體混雜起來！寬尼利亞現在是七十二歲了，她的頭髮是雪白了，她的步兒再也不堅實了——她上下樓梯時刻都不能不需人來扶助了。她現在在這兒，鼓着她的智慧在反對那汽車底神商和他的同輩。喬闌達爾常，帶回關於“州議事堂的收買團”的故事到家裏來的，那使得大家都驚駭起來。在那美麗的黃金圓頂下面，有一個地窖藏着很多量的，由州警察沒收來的酒兒；這個“收買團”底領袖把這種廢物貢獻，或賣給大家，或其中一部份的多數人，包括着立法官。在舊式的老貴婦的腦子引爲更加可怕的就是：這些人，有些更利用州警察的船兒，‘蓮花’，一般新聞記者則俗稱之爲“宴飲”——同一般女子在縱酒。所有新聞記者都知道了——但沙谷和域塞帝底朋友們却不能不直等到九月以後，那兩位 Wops 進了墳墓時，在州議事堂面前的不滿意的主雇，將波士頓的荳類送給那打探的牧師和逼出了一種調查以前的時候。

### 三

寬尼利亞屬於有權力來曉得那些事體的人們的小團體裏。於是，她就跑到她的女婿，文德斯那兒去了，她要求他會替她去找州長對於沙谷和域塞帝的真實態度，以及他打算怎麼做。這時適是他對窩假爾的案件勝利後一個月，他依然是那副舊的溫和的臉孔，且喜歡應他的布爾塞維克的岳母的召。他報告他和州長的關係是極好的；但他沒有和亞爾文一道過。多才的文德斯却忠告他不應這樣，因為在政治的玩意裏，你始終說不出到什麼時候，你的死對敵會變成你的好朋友。

那位大律師到州議事堂裏去了，他不特去找州長的真正的態度，且依照政治策略底事實，他還會進而請求他要寬恩大赦。這就是寬尼利亞在她的家族裏，十二年來的急進的宣傳之天大的成功了。她深深地感謝着，回到家裏去，且為她的女婿準備一個很好的午餐，有春羊的肋骨，有新薯，有青荳，且又有由喬治亞來的漿菓。

但可惜，文德斯所帶回來的消息完全地毀滅了她們倆的午餐。寬尼利一口都咽不下去，而文德斯也那樣地裝作怪可憐似的。‘母親，真對不起’，

他說，“但你不得不硬着你的身心來聽聽這種惡事。實在沒有機會來解救你的兩位孩子了。”

寬尼利突現蒼白的臉容，且她那一對栗色的慈祥的眼睛也害怕得圓睜起來了。“文德斯，爲什麼？”

“唔，那些警察都告訴了傅利爾，而傅利爾也聽到了關於你的無政府主義者所做出來的惡了。我不以爲在這個世界上還有其他的能力可以變更他的意見了。”

“他聽了些什麼，文德斯？”

“我以前所告訴過你的一切事體，他都聽見了：他們是制炸彈的，且在他們被捕底那天晚上還在隱藏過炸彈。”

“但是，文德斯，他們不單是受那樣的控告。”

“我曉得——不是公開的；但這倒是他們所以受控的真正原因，并這也就是他們得到這樣的宣判的原因，且傅利爾都把此事在他的心裏決定了。他稱他們爲‘壞傢伙！’”

“那末，他就打算要根據一種罪犯而處他們的死刑了，因爲他曾聽到流言說他們已經殺過了別



人！”

“母親，事實上，他也等於被說服了他們是土匪。人家告訴他，他們所搶出來的錢已經寄回到意大利去了，且在那兒做革命運動了。他們甚至於還把說及斯橫臣的廢物籃裏的，表示他們埋金錢的地圖的流言，都告訴他了。”

“呀，我的上帝，文德斯！那是一種笑話！”

“我曉得，你會這樣告訴過我——但目前不是笑話的時間了。警察利用了他們所有的一切東西。彷彿在米爾頓那兒，有個婦人曾告訴過米克斯德華特說 轟爆赫頓 的住家的炸彈就是 域塞帝弄的。”

“文德斯，這是瘋人底說話！”

“不，母親，這是警察底說話，而州長把他自身看作是勢力底主腦，且他又是那樣主張的，他們還告訴他，在這樣的人羣中，有兩個人把他們自身都在柏令舍那回的炸彈中炸死了——加利恩尼的公式是不對的。”

“文德斯，你現在還說炸彈！”

“我告訴你，人家告訴我的事體。傅利爾說你

那兩位孩子都是正式的恐怖主義者，且有種刑事的口供。他堅持域塞帝在沒有受德舍的審判以前，已經是有罪的了。他腦子裏記住域塞帝是會因為卜力治窩達爾的罪犯而被逮，被控，受審判，以及被判決為有罪；接着又因為南白蘭特利的罪案而被逮，被控，受審判，以及被判決為有罪。事體不是這樣發生，是不是呢？”

“當然不是，文德斯。他們是因為兩種罪案而逮捕他們。他們決定要判柏爾特為卜力治窩達爾的罪犯，這是使他被看做他所做的事體是比尼加還利害的手段。”

“唔，那也是我所想的，而且我企圖使傅利爾會忘記此事，然而，他却不會仁慈地這樣行動。他不想他的腦子有更改。”

“文德斯，你在欺騙我！你說他實在是不懂這種案情的。”

“母親，我自身就都不十分懂這件案情的，但我倒可以指出他所弄出來的半打的錯誤處；同時，你也難得有機會來使他糾正他的錯處，因為固執就是他的主要的特質。他從固執方面產生他的道

德，因為他是不能思索的，他祇明白，他抱恨他曾這樣企圖。這就是你現在要反對的，而且你也許可以明白這種事體的結果吧——用不着再來欺弄你自己了。假如你要的話，那你就去看他，而使此事更加確定起來。”

“他會來見我麼？”

“他說他會見見隨便那一個人——這是他的一般的玩意。你曉得他是一位政治家，他不得不要玩弄這種把戲。他會裝作是很公開的人——但我來告訴你，他的頭兒後背有的是什麼，和他的最後的結論又是什麼吧！”

#### 四

寬尼利亞討論了州長的意志，和有什麼可能的方法來移轉牠。公開的宣傳，羣衆大會以及請願都沒有用處的；他把這些東西都莫不以侮辱的態度看看。他會因社會勢力所壓，致對汽車店主——他是以高價的汽車以高價出賣給雇主的——做出婚上驕下的事體來麼？文德斯對這問題答以傳利爾本人并不關懷社會的玩意；但無疑的，他的

家庭却會注意這種事體。關於傅利爾的，對於文化發生興趣的唯一事體，就是他曾到國外去，且去購買繪畫而已。他其實不懂什麼繪畫，且也沒有勇氣來購買美國底東西，因為害怕到會受着欺騙。但是老先生就是標準，這一如承認在特利蒙特街的地皮雖就角邊都妥當一樣；所以他就會付二十五萬元來買凡戴克的製作，并把牠放置在客廳裏，且會使各報紙都驚奇起來。但這，照寬尼利亞所知道，是沒有社會的影響的；在波士頓的真正上流社會看來，當傅利爾是在辦公室時就尊嚴高尚，若到了休息或晚上時，他仍然是賣摩托車的人。

“大壞的媽是阿賴士事事都這樣神經了”，文德斯說。“不然，她可以招請他們來吃飯，”他又這樣加添了一句。阿賴士現在正接受Yogi“先生”尊嚴底宗教的事務，這是包括有由耳朵裏吹風到心靈裏的最奧妙的禮儀的治療了。

寬尼利亞拿了她的地址簿出來，裏面是有神秘的符號，而這符號就表示着對於傾覆的宣傳應有的種種的回答。她和她的女婿在打疊一種目錄，且定下了貴族對之必會請求集中——來說服州長

應指派一位專員去調查這種案件，且應准予再來一次非正式的新審判的綱領。假如，都如文德斯所相信一樣的話，那神商本人是沒有希望的，那末，所用的戰略就應使他來來應准予一種新的處置，如此，那最後的決定就會建築在許多更有智識的人的身上。

那矮小的老夫人是有這樣一種希望：他們不要直接向州長陳訴，倒要集中精力請求聖公會底羅蘭斯大僧正，他是貴族底同胞兄弟，且又是現世界的和平王子的官僚代表。說服大僧正去向州長陳訴這是不完全公正的審判。要使這種審判澈底起見，就應提出這個問題：爲什麼事前都不來決定這種事體，且引得有更豐富和更有高尚的思想的人物來把此事確定下來呢？爲什麼不呢？文德斯同意這點，所以，他們便進而討論到人名了。寬尼利亞本身便非常興奮來做此事。“我們可以請求他指派羅威爾先生麼？”她的意思是指哈佛大學校長的羅威爾。貴族的貴婦雖一面對這位大人物表示處敬，但一面却又不能如承認大僧正一樣，承認他的頭銜，這就意味着她們是表示這種事實，知識生活

雖是要緊，但畢竟總是人事，至於精神生活則是神的事體。

文德斯說：“他不能擔負這種責任。但假如他肯的話，那他當然可以解決這種問題。傅利爾是不敢來反對羅威爾和大僧正的。”

於是，此事就來到摩亞先生底事務所，投資銀行家——摩亞及克博特底合法生意底事務所來了；一天午後，那事務所裏集中有在社會方面及在智識方面都有地位的人兒：半打哈佛大學的教授；幾位其他大學的教授夫人；數個波士頓和康柯爾德底聖公會底牧師；以及還有例如算威爾夫人，伊文思夫人及翁斯羅夫人三位則以丹諾華和傑克孫兩人來代表那後援委員會的人物。他們這樣聚會為的是，要想出方法來同貴族底大僧正接近，並請求大僧正要說出貴族底大學校長應當被請求清理貴族對於沙谷和域塞帝的審判，而且祇有這樣，在這文明的世界裏才可以使麻塞朱塞州底卡門威爾斯底好名保留下來。

這是種奇怪的集合：聲音很軟，很溫柔，智識又是很高尚，但不是完全有勢力的人，也在斯德街

底演驚心動魄的戲劇附近，以他們的指頭兒按在他們的嘴唇上面，非常秘密地集合起來；這是一絲奸黨，即爲貪婪的豸狼所包圍的森林裏的小孩——這是種新聞記者底形式，他們通通會把他們的指甲揪住他們的奴隸的顎兒來表示出他們的尊敬。他們應得是那樣留心，想出種種正當的方法來和那難言的大僧正接近；他們穿着絨拖鞋，用腳尖兒在走路！不敢對他說極端的話兒！不敢宣言那兩個人是無罪的，但祇說到那兩個人在一部份人看來還沒有證明爲有罪的就是！火花已經從丹諾華——愛爾蘭種的舊天主教的約恩的勞働運動者——底眼睛裏迸裂出來了。這是在灣背底自私和好粉飾的貴婦中間的一種神奇的觀照；至於那熱烈的西爾特種的女子，衣服穿得那樣樸素，臉容表現得那樣莊嚴，對於一般自由者和他們的禮儀作坦白的怒罵！

靜默！神祕！嘎，不要說一個字！即如算威爾州長底寡婦都失掉了階級了，因爲報紙上曾有過她的名字。在報紙上有過名字的人兒，沒有一個可以接近到大僧正，且不能稱呼大僧正的名字——

因為恐怕那脆弱的聖公的幽靈會在聖公的穴洞底休息地方，找出避難所，和拒絕他們進去。沙谷和域塞帝的後援委員會裏底委員是不能“接觸的”，而且祇有使得人家曉得他們希望某種聖公會所辦不到的，可以處理這種事體的辦法。大家都被警告肅靜，接着，聚會便解散了——在一兩點鐘之內，新聞記者便一依各報的形式而把此事全部登載出來。那“赫爾斯脫”報的記者就解釋了那社會的階層，述及到沙谷和域塞帝的後援委員會是“智識低下的人”，模爾那一派是“中等人”，至於羅蘭斯大僧正則是“高尚的”。

## 五

湯勃生曾現身去替域塞帝求寬恕的陳訴，且有一種說明書說及沙谷雖不願意陳訴，但希望他也會同樣地得到寬恕。在一部商業史，這次的文件或許是，汽車的神商家平生所看見的最簡單的了。域塞帝主張他自己寫信給他，不過詞句方面則由律師來更正。他寫這封信一如他平時一樣在對着世人解釋他的主義和信仰：



“我們的理想并不是新的。我們的理想或以這個形式或以那個形式已經把至少有兩千年的歷史的人類思想發生影響了。近代的著名人物如哥德文，雪萊，畢沙傾，普魯東，利卡斯，兒洛泡特金，巴枯寧，托爾斯泰（觀感方面），胡藍馬利安，馬拉特斯太，加利思尼，即如貴國的達卡爾及其他有偉大的智識與心靈的人，便是最顯著的例證。偉大的哲學家，利南曾說過‘基督是位政治上的無政府主義者。’”

這也是給可尊敬的浸會裏的人的信，這浸會的人曾告訴新聞記者說他的生命的真正的願慾，就是要管理浸會的主日學校！這同一位共濟會員，即奇人及比西亞士底騎士一樣——他的文學觀念是建在禮拜六晚報上面！域塞帝說：

“我們的商量警告我們，我們所不能不說的事體會加深反對我們的偏見；但我們却首先說除掉我們本身能剝掉我們自身，我們的信仰，我們的尊嚴以外，再沒有旁的人類的權力可以這樣做了，因為我們早已被剝脫了人家要來剝脫我們的一切東西了。”

那州長宣稱他會把兩方面的證據都考察一遍，所以，這又是非把德舍及勃利毛斯的審判拿來重說一遍不可的問題。但是，在什麼簡單的情形之下！湯勃生先生，請願者底律師，是不准公開說出他想要說的種種事體；他祇許帶他自己的證人，但不許聽對方的證人，且甚至於連對方的證人是什麼人都不許知道的。沙谷和域塞帝仍然躺在他們的監房裏，有些人跑到州長私人的辦公室來告訴他，他們所聽到的關於這兩位罪囚的流言，以及他們的律師會從新聞紙的閒話裏所學來的東西。柏體從執行機關的短短的集會回到家裏來了，且把身登在神奇境地的阿賴士的詩的改變過來適應目前的情形：

頑固的老華利說道：

法官，陪審官，我都承當，

我將審判這整個事體，

我將處你們以死亡，死亡！

那汽車的神商，一般地是法官，陪審官和原告

的律師；因此，就能知道他實以爲他可以充滿這三種任務的心理學；他也是法律的門外漢，所以他實以爲他現在所處理的就是一種審判，且會給世界上的人都來接收。或者，假如你可以相信那諷刺的年輕的女布爾塞維克，那他就會以爲他是那樣富有而偉大，即還不願來毀壞他對於世界上人都以爲要毀壞的人。從這個觀點看來，他曾經幫助了整個的繁榮的土匪，而這土匪就是引侮辱人類底意見爲光榮的。

州議事堂裏羣集滿了許多新聞記者，波士頓每間報館都有幾個人在那樓上，至於報界聯合會和紐約報則更有各自的代表人物。可是，那些曾見過州長的人物却誠惶誠恐地不敢說話，而且除掉被告底朋友以外，大家都祇曉服從。唯一的新聞就是從州長的辦公室裏每天送出來的，而且這些新聞，大部分又還是假裝的宣傳。那位州長的私人的秘書不確實知道他是否曾說過他們應“立即”將那些郵寄品投到穴坑裏去了。他們首先把這個問題提了一下，接着便將激烈地要求處死那兩位Wops的信件都抽出來，這些信件是複寫了，且都

把來交給了新聞記者了。於是，全世界的人都來看到布洛克頓底鄧蒙夫人的重大的生的門了，她原來把一方小小的美國旗附在她的書信上面，這是用來使人家不會輕視她的信的：

“我很堅定的覺得你會切實維持‘法律和秩序’……異邦人是不尊敬我們的州長的。除非我們能鼓舞我們的法官及最高法院。假如急進份子都被允許來做適合於他們的各事，那這個國家將來會變成什麼東西呢？”

同樣，世界人也來看看耶蘇同志，政治上的無政府主義者底代表底生的門：波士頓中市底第一巴色會教會底約翰孫牧師。涅卜拉斯加曾向麻塞朱塞州底州長陳訴“讓那些不以美國政策為前提的宣傳家知道俄國是沒有充分的錢來購買美國一區的法庭的。”這在後援委員會底會員看來是個很奇怪的新聞，說起這些會員，最近有許多重要的法律界的人物去見他們，且這些人也來告訴他們目前還有製出一種辦法的可能！如果繳出五萬元——不管是俄國或其他各地寄來的——一切事情自然會平和地解決下來，域塞帝——已然被承

爲無罪——自然曾赦宥的；至於沙谷——或許有罪的——會被判決爲瘋子，且直要關到他的神經恢復舊狀時，才可以釋放出來。

## 六

目前是大家都可以把意見發表出來的年頭，白天或晚上都有侵掠和突擊，流言和警告，計劃和反計劃的戰爭。大砲是從後面隆隆地打來，而獨立的銳尖的槍枝却又由前面火星般的一片一片射出來。“百分之百的美國人”和“Pro Bono Publico”都寫信給‘特蘭斯克立’報，同時，後援委員會也將他每月的“公報”改爲兩禮拜的了。牠每月內都充滿有全世界的擁護社會正義底朋友底來信。

富蘭克福達教授，哈佛法律大學底自由主義者，曾在‘大西洋月刊’上面發表了一篇論文，灣背的文化底女神底塑像都看見着這種案件，且表露着太爾法官底許多錯處。在波士頓的保守派看來，這是個可怕的醜事，而即刻都應得把來解決的。一位戰士出現出來了，他是有許多街頭和莊嚴的驚人的人，他的名字叫做威克模爾：他拿了兩尺

七寸八分的書‘誰的誰’在把他的——批的銜頭都指示出來：哈佛大學和哈佛法律大學底畢業生，曾考取為美國刑法和犯罪大學底校長，曾考取為美國大學教授聯合會主席，美國法律總辯護士底執行委員（下略——譯者） …

這個兩四十生的米突的槍，從看不見的一千哩遠的地方就開始掃射着。威克模爾教務長寫了一大張白紙，這登在“特蘭斯克立”第一面報就佔立兩欄，第二面，又佔有七欄半的詞句。他把那樣的責罵，拿一張給富蘭克福達，對於這樣的責罵，教授們說應把來藏起來，但教務長則堅持非拿來處理不可。消滅了意見之後，即他在看完了那兩欄和七欄半時，他就稱他為可喜的博學之士了；他控他為犯了錯誤，且有意的誤說，假如“這種錯誤與誤述是發現在沒有經過長久的商量就呈報到這個案件裏面時，那就會證明他將會擱出法庭。”

可憐的老威克模爾教務長！太爾法官要傳訊他，或法官底朋友也要來訊究他了；他的昏迷的頭腦當中，從來就沒有過麻塞朱塞州底崇高的卡門

威爾斯底高等法院底審判官，會在實際上面弄出一種偽造法律的記錄底計劃的，所引的說話是不確的，且甚至還臨時多弄出他謂爲已在記錄裏面；但實不在記錄裏的章節出來！假如這樣的辦法都可以證明律師要擠出法庭之外，那末，他們又將怎樣來對付高等法院底審判官呢？他們顯然地證明他爲熱心幫助一切的法庭，特別是卡門威爾斯的報紙，這正如幫助加里法官底大學裏底法學院一樣。他們會在數月之後，以宴飲達爾磨斯底同門會員，以及爲新聞記者所注意的五分鐘之內的狂歡高呼來證明他。

太爾法官在最後的決定中替他自己辯護之後，便誇口說最高法院是讚成德舍陪審官底判決的。富蘭克福達曾經指出這是假的。高等法院所能做到的事體就是肯定這種判決，這在律師底技術的說話中，完全是另外一種問題。教務長現在苦苦地否認太爾曾說過“讚成”這個字，而且他又控告富蘭克福達爾爲敗壞太爾的名字。“這是敗壞有價值的審判官的名譽，裏面還要他負知道官方呈報的假造的責任。”

要接觸威克模爾底信仰，在他說有價值的“審判官”的信仰，真的是隔有一千哩路遠。這有價值的審判官不能給他以這個決定底充分的試驗麼？抑或教務在這樣的匆忙中，曾對“特蘭斯克立”報說過他本身還沒有試驗過文件麼？富蘭克福達，在答話中應有的就是：要把有價值的教務長看作是同太爾法官同樣的意見的，一如有太爾法官個人署名，有挪亞霍克郡底高等法院底書記底證明，印刷在“不服底修正的訴狀”裏，第三六六頁至第三六七頁裏面就可以看出那個“讚成”的字句出來。教務長，威克模爾，周身失望起來了，因為他知道在官方的呈報中的錯誤，而又弄出了一條繩索來束縛他的朋友，太爾法官！

其次便是沙谷問克茲曼底對話當中之問答了，這，太爾法官亦曾發現而加進到他的決定方面！教務長曾接受這種假造的章節，而且還寫有一封信去給“特蘭斯克立”報說及此事，同時，“特蘭斯克立”報便莊嚴地把他揭載出來。現在，富蘭克福達說道：“留心探求沙谷在嚴訊時底口供，便曉得像威克模爾教務長所引證的問題與答案是沒有



的。這還不是好好地給我們對於口供簿的一種參考麼？”不消說，禿頭的教務長不會那麼好的！他再不能把這問題重提出來了，灣背人憎惡威尼斯的猶太種人，富蘭克福達也就變得那樣緊張了，所以，他們便製造出一種故事，說富氏是受了被告之請，才來寫那篇大西洋月刊上面的論文的，被告每天都給他好幾千元，直到他得到一百四十千的巨大數目時才止。波士頓底那一部份人的意見是這樣，而域塞帝也就形容之為“黃金的暴徒。”

## 七

流言！流言！州議事堂由私販酒者的聯合場所轉變為毒瓦斯的工廠了。每天都有新證人去看見州長，同時每天也有一批他們所告訴他，和他所問及他們的消息。州長希望知道域塞帝在勃利毛斯的審判時，為什麼不到案？州長曾經風聞了柏令尼夫人曾在她的家裏同所有勃利毛斯的證人會過，且告訴他們應說些什麼。州長亦都曉得了斯普令費爾德的“共和報”曾得了被告的後援委員會兩萬元來登載關於此種案件的社論。所有這些流言都

不是流言；牠們在事實的目的看來，是真理；州長曾風聞及此事，州長亦都相信牠們，爲賄賂的人們所包圍，他怎麼能想得出那一個人是不爲着什麼而作的呢？有些人主張使州偵探去跟探被告的證人，而這些偵探也會帶着充滿有名言的記事回來，因爲這毒瓦斯的工廠是在黃金的圓頂之下。

以前，被告有一個時期也曾把南白蘭特利事體的丙克耳頓的偵探的報告抓住了。這於寬尼利亞，柏體和喬是個奇怪的顯示：那些聲音是在這個審判之前，即當她們在找尋證人，而找不到證人時，曾經在她們面前叫喊過。在德舍法庭裏叫喊過的鬼怪，常人的耳朵是聽不見的！秘密都在站在那證人席上的赫利耶的腦壳裏——這是他手裏所持住的唯一的記事。現在，寬尼利亞，柏體和喬，在南白蘭特利的事件以後，會馬上偕同合作社的H.H.去見見馬麗斯劫蘭，明星證人了；那位有神奇的眼睛的年青婦人能由工廠的窗口望到距離八十呎遠的打槍的中心地方，且能在一兩秒鐘之內注意到沙谷底身體底微小的部份，即左邊有特別的記號（沙谷說他沒有），以及他的顏色是特別蒼白；這是

是在德舍牢裏關了一年時的情形，但當他在凱萊菜園裏種蕃茄時，他就沒有這樣的顏色的。

這兒這些報告，你看見馬麗斯勃蘭是聯在赫利耶，米克斯德華特，以及布洛克托警長底公司裏，在檢查着刑事犯底照片，且積極地證明會做過很利害的土匪的 Antonio Parmisano，或“Tony the Wop，”但後來却又把這樣的證明移附到沙谷身上來了。布洛克托警長曾出去找“Tony the Wop”，且發現得他剛剛就在肇事那一天被逮到監牢裏去了——這是麻塞朱塞州的 Wops 的唯一安全的地方！同時，馬麗又告訴“H.H.”一種詳細而特別的，這兩位曾計劃而被認為是罪囚的，鞋廠工人的故事；她把那兩位工人的名字念了出了，而且背着那整整地遮了那間鞋廠有十八年的歷史的事體。在逮捕了沙谷和域塞帝的六天以後，那些偵探所寫的報告是：

“因機會的許可，我便小心詢問過斯勃蘭小姐所控之為有干連及於暗殺和打劫的某先生。我的詢問說明出某先生絕對與斯勃蘭小姐的控告沒有關係，而因某先生又是斯拉達爾先生（他是廠主。）

所信任的人。今天，我又把此事拿來考究之於胡拉耶先生(他是監督)。他覺得某先生受這樣的干連爲無稽之談，且進而說不必留意於斯勃蘭的報告，因她是他在畢生所接觸過的人們當中之一位最不負責的人。”

其次，稍爲看了看那位“H·H·”底精神，代表大國家的偵探機關和找尋土匪的“H·H·”底精神。他知道警察已經捉得了沙谷和域塞帝，且正在計劃着認他們爲罪犯；所以，他便報告他也曾怎樣偵問過當肇事時還正在挖溝的工人。他且報告那挖溝的工人會好好地在那兩位土匪看得很清楚，且加着：“有能操意大利語的人，應得去見見那位挖溝的工人不怕他今天出來做證人時，會說沙谷和域塞帝不是真正的罪犯。

## 八

一個一個證人去謁見傅利爾州長，且回到被告的後援總部來，報告着那位神商的心思和集中到卜力治窩達爾的罪案來了。於是，湯勃生便來詢問，拍電，以及打算向鞋公司的法律顧問，要得那

同樣的“合作社的H•H•”和旁人“J•J•H•”所做出來的，前次的罪案的報告。這兒，這些證據仍在實際上把州政府所曾經證明的一切事體，掃除開了。在肇事那一天，四位主要的證人所證明的車子和土匪，都同以後他們在審判時的證明不相同。

這些卜力治窩達爾的報告似乎是特別重要的，因為牠們曾毀滅了證人，跳過了曾目擊過卜力治窩達爾的罪犯，且在審判時，又曾證明域塞帝爲槍手的哈定。這兒，所謂肇事後會同警察談了幾個鐘頭的丙克耳頓的報告也漏過去了，至於丙克耳頓在證人席上所展開了的確實的東西，現在則完全沒有。“我沒有看清楚他的臉孔，但鄙意以爲他是個“瘦長的人”，他說；八九天以後，他又述及土匪底臉孔，說着他“並沒有在搶劫那天看見過他們。”他說匪車是黑色的，休遜的六號車，且曾把當時的號碼掛號過；他知道車子，所以就當作是一位汽車的技師。但警察却決定來證明當時的匪車是別克的。後來，當哈定要在審判作證明時，他也就證明那是別克的車子。

其他重要的證人，個個都在同樣的方法之下，

弄得上下不相關聯。例如鮑利上證人就說過當時的槍手是“紅顏”，“瘦臉”，且有一束短短的“鬍鬚”的，這當然不適用於域塞帝。被告的律師以為他們是可以得到勝利了，而湯勃生先生也就那樣苦苦地寫了封有三十三頁的打字機打出來的長信給州長。這樣的報告和長信被齎送到州議事堂裏來了，且呈給州長的秘書了，至於送這些東西的人則誠惶誠恐地在等候最後底說話。一兩禮拜以後，被告有一位朋友，正同州長爭論着的朋友，這樣說道：“丙克耳頓的報告沒有證明那種。”州長答：丙克耳頓的報告麼？是些什麼東西？”那位神奇的拜謁者却又答：“那些報告已呈到你手裏來了。”“我沒有着過這樣的東西，”州長這樣宣言，宣言之後就轉而注意到他的秘書。“丙克耳頓的報告，有什麼事體發生呢？”那位秘書漠然地說：“呀，牠裏面曾述及一束的鬍鬚哩！”

## 九

柏特蘭度十九歲了。他是位柔弱而黑眼的青年，準備進大學讀書。且以教育勃利毛斯的意大利

的孩子學梵亞令來作他的生活。他不時到牢裏去看看柏爾特，同時，他在要求向被告後援會開會時，要獨奏歌曲。他的音樂奏得很好，但最能感動人的就是“老布拉克喬，”因為這是柏爾特在他還小時，教過他的。柏爾蘭度可以說出聖誕節前一天，即當他幫助域塞奇在北勃利毛斯賣鱈魚時的苦命的故事；他可以說出域塞帝的信仰，以及域塞帝在他小時候所給他的模樣又是什麼；說完了此事之後，他就會奏唱柏爾特得意的歌兒：“當我和你離別時，墨基。”最後，那會堂裏的女子們的臉孔上面，就會有淚珠兒在滾滾地流着。

現在，柏特蘭度跑去拜謁那汽車底神商，且告訴他這樣的故事；可是在他那兩個粗而圓的面頰并不會流淚起來。那位偉人似乎是爲他自身早都想下了一種新理論了吧；他計劃域塞帝是在那冬的早晨七點三刻時，企圖搶劫卜力治窩達，末後，則駕駛了二十哩路遙的汽車直到北勃利毛斯，而開始同柏特蘭度去賣鱈魚，意即準備柏特蘭度在後日可作他的不在證。柏特蘭度雖說他，他的父親，他的母親，柏爾特的房主婦以及其他許多人曾

親眼看過柏爾特是在那天早晨六點鐘，天沒有亮，柏爾特已經起了牀，但沒有用長；柏特蘭度不怕再三說，柏爾特在那時還叫他回去找他的鞋套，但也不中用。那州長顯然以爲當柏特蘭度回去找鞋套時，柏爾特就跑到卜力治窩達爾去，且企圖打劫去了。

其次就是那溫柔而慈祥的柏令尼夫人了，當她一念到她以前的寄宿者時，就時時都會掉淚起來，且再三堅持：“他是好人！他是好人！”州長把那些說及她曾在她家裏召齊了所有的證人，且教帶他們應說些什麼話的論題，擺在她面前來。雖她盡力解釋這事底來源——律師是太懶去和一個一個證人見面，但會告訴她把他們都叫集在她的家裏，而他就會在她的家裏來和他們會面，且討論這種案件——然而一點兒影響也沒有。

再其次就是猶太種的布販，羅生。被告曾把他一登就登載在“猶太人的每日的前進報”上面，一天，由百花羅那兒拍來了一個電報，他也聽見了這種事體，且也會到回來。羅生在後六年來學得了許多英文之後，他就會常常替他本身留心起來。當他被介紹到州長的辦公處時，那州長便起來問他



在六禮拜以前到什麼地方去了，且問他還記得他在三月十七日以後所做出來的事體，“這是什麼？”洛生說：“這比克茲曼的材料還來得多麼？”他始終不讓捕房律師在陪審官面前企圖欺騙他。

## 十

波士頓的“特蘭斯克立”報底編輯也來了。奇蹟底時間到來了；神怪的“特蘭斯克立”報底編輯也被說服去調查此案件了，且也被說服到承認那兩個罪犯是無罪的了！他對此事是有意識的，而他的主人也受了他的感動，且慷慨地准他在他們的工作時間內可做此事；不怕是報紙還不能發表，然而他們却努力於搜集材料了！現在，這位保守的，卓著的，尊敬的紳士手裡提了個充滿了文件和圖表的皮包，進到州長的辦公室裏來了。他是去向他的卡門威爾斯底州長指出政府處理此案的污點，而且他也做了他的朋友後來所稱之爲他畢生最顛倒的事件。州長不希望在他面前來指出那種種的污點。且當編輯先生是那樣堅持時，他就以粗暴而無禮的叫嘆插話起來，以及說話時都由鼻音

打出來。

可是不管這樣，那位編輯却仍然堅持下去，因為這是正義底問題，而且新英格蘭的良心也是這樣的。這個問題有許多蟬聯的地方，這點，那位編輯曾做了不少考查的工作，且使他因此而得了個麻塞朱塞州的工藝學院底學位。事實上，政府用來控域塞帝在南白蘭特利的罪案的唯一證據，就是看守鐵路門的利凡幾底證言加多另外一個看守鐵路門的人的證明而已，這最後的看門的，曾以為當匪車要挾兔逃時，域塞帝曾舉槍向他，且逼他開門，後來就跑到孟利森林來了，根據“理論，”那些土匪曾拋棄他的別克車於孟利森林裏，柯西住家的附近。

這種證據會使得陪審官認為是一種事實；可是目前這位編輯却說這兩位看鐵路的門的人，隻個都要指明某幾輛火車，至於那些火車底時間是有記錄的，而且他們所說的也不符合。州長以為一列車或別一輛車不能准時是可能的，但編輯却答以這有“火車時間”可檢查。他受了世界上的最大的痛苦，說服他的州長去知道即如過去六年的時

間，那輛車是某時抵某站，都還有鐵路記錄可考。事實上，那些火車底時間表已經提到審判官面前來了，而且假如捕房律師都需要的話，那他也不難來找出真理來。

這是個奇怪的拜謁！州長對於他祇知道一點證據的問題，會承認可重來處置過，但遇到他知道很清楚的問題時，他就會頓然忿怒起來且命令着：“你有什麼權力來質問我？”那過於意識了的編輯不能使他的爭論更說得清楚，因為州長還不知道這回爭論所由產生的基本事實；同時，他也不能釋明這種基本事實，因為那有防碍於偉人的莊嚴。他出來了，出來後便根據那種情形，報告被告底地位是沒有什麼希望了。他不消說明白正在進行着的政治把戲：俗語所稱爲“偉人的戲劇”。州長一方面想使全世界人對他的忍耐和公開神奇，另一方面，他在事實上又不忍耐於爭論和他的腦子又在閉塞一切！

## 十一

在漢諾華街的被告後援委員會底房子裏，發

生可怕的鬭爭，這是急進派和保守派爲着這樣來處置這絕望的地位問題而鬭爭起來！這種爭論直經到明天底早上，并且還沒有解決！這種鬭爭是介於希望受可尊敬的律師底指示的可敬的人民，和希望把此事陳訴於羣衆，在街上作遊行示威，且又爆發總同盟罷工的青年急進派中間。青年急進派在波士頓的“新歡尼”會廳開了一個反對大會，告訴波士頓人都曉得州長雖知道而又故意隱藏的事實；接着，湯勃生，富蘭克福達也來了，他們盡力以退出這種案件而轉移會議的去向。喬蘭達爾和他的老婆整晚都在爲着報紙而準備看了毛髮都要爲之悚然的新聞；但當新聞記者去找湯勃生時，他就會對他們說，“今天沒有特別新聞。”要理解他們見解并不難。同時也并没惡意提出來反對不把此事的情形公諸新聞紙反而尊敬波士頓的律師；而湯勃生也得了結論：他無論如何都要說服尊敬的波士頓來對他的當事人承認正義。

柏體發生了一種光明閃耀的觀念——搜集太爾法官在過去六年來曾與之而討論過沙谷和域塞帝的人們底證據！要把犯聖的，粗俗的，憎惡的

——老華利法官由上議院議員到俱樂部的招待員都這樣開口閉口說過的——事體，呈獻給可尊敬的波士頓。這個意思首先就呈給律師，而且他們也首先因之而害怕起來，可是當時間是這樣過着，且州長的偏頗也就成爲更清楚了時，他們便想出方法來把他寫成法律的條文了。他們決意把太爾法官底立場陳訴給州長；假如這都不成功，那他們又會根據這樣的基礎作進一步的發展，算不定要以Certiorari底聖書形式而上訴最高法院去。

於是，他們便開始找尋知道而不滿意這種“有價值的審判的判決”的人。在地位很高的當中，也有很多這樣的人，但他會起來反對沉默——保護社會生活的沉默麼？他們把來訴之於個人的良心，而且有幾個人也居然有影響了：克洛加爾（前任市府財局，大學俱樂部會員，這大學俱樂部，太爾法官當德舍審判時曾住過的）；闌道爾夫人（她是位Lowell Robert Beachley，“生活”報底一個編輯；邦柯夫（新聞通訊員）；柏費爾；以及達爾磨斯大學教授，李加生，這個教授，太爾法官曾向他說過：“你可曾看見過我昨天對付那些無政府主義的

私生兒麼？”太爾法官雖說過無政府主義的私生兒，但也沒有什麼用長來把此事件渡到公衆方面去；大家都不相信，并且處置這個新聞的人——記者，撰稿者，讀者——大家無論如何都會決定這是錯誤的，且來實現他們的義務。李加生教授說過他以爲太爾法官會同樣說過“雌犬底兒子”；但不消說，這是不能列入於倫理的社會裏去的。

要得到西卜利——最高貴的家庭報，波士頓的環球報”，底明星記者——來署名，就發生了一種風景如畫的小小的戲曲！西卜利，據他的同僚所知，是個很可愛的人。且波士頓街上的人都說他身材還不壞——六尺高，打着文蘇爾的領帶，他之近乎“波希米亞人”正如殘存在虛薄的圍氛裏一樣。在德舍的審判當兒，他曾爲“環球報”底通訊員，且聽了許多關於太爾法官的偏見的說話。他同意署名一個筆供狀，而且那種筆供狀也正準備好了；但後來他又發現得他不能署名在裏面，因他的經理編輯先生不容許他！事實上，西卜利已經來到同意他的經理編輯了——新聞記者必需是這樣公正的！他們正好像是法官！

這使得被告發生嚴重的失望，因為西卜利是位很具經驗的人，他在處理新英格蘭的市政法庭的案件，幾乎有二十年了，抑有進者，他並不時刻都回憶到以太爾的行爲爲根據的記憶方面；他把這種事體寫了一封信給卡門威爾斯底總捕房律師。喬闌達爾，傑克遜，及其他知道新聞紙的把戲的人們，都召集了一個會議，同時，“環球”報也來了個編輯來看看這個事體究竟是怎樣處理下去。讓“環球”報來聽到這種事實底公然的壓迫，所以，使得該報的記者一個都不願意爲着正義而在筆供狀裏署名吧！綜之，這是溫情的收買！

人家來諮詢湯勃生了，且提供把西卜利的筆供狀就當作是他自己的筆供狀而呈給州長，這筆供狀不消說會引出一種新的消息出來。同這可怕的威嚇對抗吧，傑克遜跑去見“環球”報底經理編輯去了，他在那位經理編輯底下，做過了七年的工作，而且就在這麼久的時間中，他們還以這次爲第一次的爭執。那經理編輯說他們正在他的報紙上玩着一種不公正的詭計，這是種污穢的事體，如此等等。他並沒有提出什麼個人的決定；但在同天

午後，西卜利却又跑到湯勃生的事務所裏來，且在那筆供狀裏，簽了他自己的名兒！

## 十二

汽車底神商宣布了他是不能指派任何專員的；法律不容許他來代表他的權力，倒需要他來作個人的決定。但寬尼利亞和她的貴族朋友却仍然在暗中進行她們的陰謀，有一天發現有一封貴族底大僧正和他的羣衆都署了名的信在報上發現出來，這封信主要是要求州長要指派專員。正如寬尼利亞事前所預料一樣，那位汽車的神商是不能來反對這樣的空氣的。所以，他就改變了他的心理了。他像其他偉人在公開生活當中似的，不消說不會來宣佈他是變更了他的心理！但他却宣稱他現在做着他自己以前宣布過他不願意做的事體。

要求他來指定一位公正的專員，陰謀更來得利害！莊嚴的確定的人完全沒有習染到無政府主義，無神論，或徵兵逃避的人，才會受州長的傳召，或受州長的函介，說他是一位最卓越的公民，且受了新英格蘭的公正人民之委托來對於那被控的兩



位受罪的人提出他個人大公無私的意見來——這位就是羅威爾先生！這是正在鼓動着陰謀的“中等階級”的人；寬尼利亞，半爲她自己的感情所衝動，半爲她的朋友所聳擁，集中她的希望於這位哈佛大學底崇高的校長身上了。“急進派”的朋友——包括她的外孫女和外孫婿嘲笑她相信羅威爾先生會比其他富翁不相同而更自由起來，但他們却沒有什麼特別的事體來反對他，而且也沒有說到州長會作何感想的人。“且讓親愛的老祖母前行吧！”柏體說；“這使她有大的希望！”

祖母是前進着，且在前進的過程中，州議事堂裏就發生出這樣一種宣佈：州長所指派的專員包括有——哈佛大學校長，羅威爾；勃洛伯特法庭底告老的法官，克蘭特；麻塞朱塞州的工藝學院底校長，斯特拉頓。灣背馬上發生出巨大的，一致的歡聲。這可怕的問題馬上就會解決了，並且會公正地解決了！這會由紳士來處理，而不是由卑俗的和政治的詭譎者——即腐敗的官僚與代理人來處理了。這個案件裏會發生出一種新的氛圍來了，而且全世界人都會看出麻塞朱塞州底人們依然在爲着公

義和莊嚴而工作！這些專員當中，有兩位是貴族，至於第三個，雖是由西方出身的，但身為次於哈佛大學的大學的負責者，也是波士頓的光榮的人兒；他的學校就是波士頓的一般大工廠底技師得到正式而有效能的訓練的地方。

### 十三

域塞帝現在仍在德舍的牢裏，寬尼利亞又旅行到那兒去告訴他這樣的新聞。這是無須說的，他是不知道哈佛大學底校長的，假如諾拿說他是個好的偉大的人，那柏爾特也就會願意來相信。但她却不應當忘記有錢的人的觀念是難以超開他的級階的。羅威爾先生是極有錢的人麼？當囚徒都曉得了他主有大紗廠，每年從工貨低賤的賃銀奴隸剝削而得到每年百萬元的收入時，他就會說：“假如他能對無政府主義者公義，那他應該是一位極偉大的人物了。”

柏爾特說到他在翻譯了普魯東的“和平與戰爭。”他對於偉人的觀念是這樣的。他們討論了這句名言：“財產是搶劫”；柏爾特拿出了一封他要寄

到“前進書館”的信，他把他翻譯的原稿寄到該館去。“感謝上帝，不要遺失！”這是他的囑咐。

同樣，他也努力在做他的小說——“事變和羅災。”事實上，這是個很短很短的小說：是到美國來的移民的工人；但可惜，沒有雜誌肯來發表這樣的作品。柏爾特以為有人把牠寄一份到俄國去，那俄國或許會把牠發表出來——或算不定還會改成為活動影片。在美國，他們當然希望要有於有錢者有關係的或讚賞有錢者的活動影片。柏爾特在他的小說裏面，寫了一段“活動影片”的事體，現在，他也把來讀給他的朋友聽聽。

他擬出的情景是很奇怪的：在九個或十個禮拜當中，他就死在可怕的公然的羣衆中；製活動影片工廠底主要人物會來召集一個會議，且來解決域塞帝這個名字不應表現在銀幕上，而且所有影片——由這個案情當中攝製來的影片，應即刻毀滅下去。身為資本主義底主要宣傳者的他們是知道誰是他們的敵人，而且也不會誤認這些人的。域塞帝說到禁止他的名聲的人：

“我出去，行向到影戲院去；希望能正在開映

時看見到非常愛看活動影片的約尼。那天晚上正做着一齣篡改了的影片，那是離了真理，實在，偽改歷史，活動，培養和脩飾一切不健全的情緒，淆惑，無智，偏見，和害怕的幾篇小說的斷片；而且目的地和技術地都顛倒了心理，甚至還顛倒了智識，這齣不健全的戲劇底人物常常是兩種對立的典型，一個是很好的，一個是很壞的。好的是從時時好的，做好的家庭裡出來的，故時時總是對的，結果則時時都勝利的。別一個則是從不好的家庭，時時做錯事的家庭出來的，故時時做惡事，而結果則受着處罰。這正是相反的生命！

“我就在這樣沈思着走到了戲院。當然，戲院是依舊門口擠擁得不堪。有心，無腦，智識不充分的普通人，對這種沒有觀感的本事是很興趣的，並且沒有一幕會逃開他們的眼簾的。他們對於假善底假人物發生一種野蠻而不可思議的愛慕；他們關懷他們的憎惡，愛情，冒險，勝利，但他們卻不會至誠地來反對那不真正的壞事體底不真正的人物。他們弄到消魂失魄了，笑，嘆，嘯，哭，害怕，希望，怔忡，且忘記了他們是過渡到那不足齒的

境地，即他們要離開影戲院比他們進來時還要難了。’

#### 十四

指派下來的專員直到大學畢業禮行過了時還不會工作起來。但那時州長却聽到了許多秘密消息，而且在被告後援委員會底辦公室裏也有好幾位打字者，終日，特別是終宵都啾啾嗒嗒地打字，而且有箱打箱的書信，傳單，以及小冊子寄送到外面去。資本家的報紙所弄出來的種種障礙都被毀破了，即如那最大的新聞通訊社都把牠的反抗向世人傳佈出來了。寄到州長辦公室裏來的一批一批的書函更堆得高聳了，而且當那位州長的秘書仍然急速地把這些郵件付諸一焚時，他們便發生出這樣的影響——特別是轟炸歐洲的美國領事館，及將阿根廷的美領事館的窗牖打破下來。

寬尼利亞不斷地寫信，在電話機上長談，步行到實業家和銀行家的辦公室拜謁他們，並去找找比干山及卡門威爾斯街的家庭裏的貴婦。他們主要是因為她的年齡與地位而耐心來諦聽她的說

話；他們答應要來研究這回的案情，且常常來這樣做。後來，他們便來告訴她，他們是了解她的誠意的，他們也曉得她是受着下流的人物所欺騙，而且假如她不來迫他們討論此事，那就比較聰明了！

寬尼利亞明白她應當希望什麼了；她看波士頓已經看過了六十年了，並且在六十年前，她就研究過了波士頓的歷史了。任何一個倫理問題，官僚總是站在反動方面的，有錢的羣衆便來幫助他們——甚至於予一根繩索與他們，來把加利孫遊街示衆。但常常總有一批選擇出來的少數救世者的靈魂，這些就是從反對方面長育出來的，且是著成這個城市的光榮的歷史的。這些人在過去的盛名與貴族中間是這樣，現在也是這樣。發現有一封公開的信致給傅利爾州長，請求他答覆一批適切的問題，簽名的人就是麻塞朱塞州的一切文化形態當中之最有名望的人。這些人不特不停地書寫函件，他們且將他們的名兒放在那本子上面，犧牲時間，思索這種案情——人類所能做的一切事情，他們都做出來反對這無理的勢力！

算威爾家族是整個灣背底縮影。一方面是寬

尼利亞充當十字軍，她的外孫女，柏體變成爲戰鬥員，而她的頭兒也常給警察敲打；另一方面是年高的阿畢納爾·算威爾族底徒有其名的家長，癱瘓地坐在有輪的椅子裏，就像烘烈了的鋼鐵般的要爆發出來了。叔祖父，阿畢納爾——大家都跟小孩子來叫他——在某一件事體當中，是和他的嫂嫂寬尼利亞一樣，卽是他除了沙谷和域塞帝以外，不會說旁的事體，他的對話，由於他是完全耳聾，所以他的話兒就好像有力的詩詞一樣——“燒死他們！燒死他們！”

阿畢納爾主張要寫極熱烈的信給州長和各報紙。這會是一種醜事，因爲大家都曉得在這回的案件中，有寬尼利亞的部份；她已然是這樣開始了，所以家族的禮儀應宣言這是她個人的。因此，斯克打卜力治的家族——阿畢納爾所住的——便來苦苦地想法制止他的書信；書記，車夫，侍從，管事，關人以及女僕——大家都受了警告如有阿畢納爾老人家給傑姆士的信應帶給他而不應郵寄去。結果，阿畢納爾又曉得了，且本人都憤怒起來，使得這家裏的人都害怕他會死在這個地方！他終於得

到郵寄函件給州長的許可了，且也不能不有如他的次第及地位所需要的承認了；傑姆士因之而遣了他的書記去解釋目前的環境，和看看那封信不要發到報紙上面去。

## 十五

在這兩個極端的中間，這個家庭底其他的成員不是跟這一個極端，便是跟那一個極端。文德斯非常表同情於他的布爾塞維克的岳母。他按照他的法律意見說：她是從希望不到的光榮當中，奮鬥了七年了。她的wops不管是無罪呢，抑或是有罪——文德斯說這點他是沒有什麼意見的——但她却會對世界人證明他們是做出了不公正的審判，誰能夠預先看得見命運會使她來看看太爾法官會對她膺造出傳訊，以及在“特蘭斯克立”報底威格模爾教務長所發表的兩行東西都會消滅的呢？麻塞朱塞州的法律制度顯然是蕩盡了。然而那位大律師却對之無所行動，而且甚至於還噤若寒蟬；他祇能盡點義務替他的岳母想出一等的法律計劃

同樣，奎昔也給財政界注意這次的案件的人，



例如摩亞所影響了；摩氏是財界公會底會員——這財界公會就是貴族的銀行家用來輕視政治家且使他們不會對公款敲竹槓敲得大利害的機關。當摩亞公開說在這回的事件中，有錯誤的事體時，奎昔便不來同他的叔母爭論了，他的衰朽了的兩腿，到處跑，他是個很好的郵差，常在有錢者的飯枱上帶回種種的閑談來。

賈德納夫人離開了馮灣住所了，且到馮灣上面的有錢者的王宮及私宅裡去了；但是却又其他的主婦前到她的地方安住，而奎昔也可以帶些有趣的故事回來，這是聰明的社會莫不願意來說說的汽車底神商，他的購買給畫，及他在文化上的其他努力的事體，他曾提議要指派加爾費爾德，維廉大學校長，去幫忙羅威爾專員，但有某一個人起來反對，因為加爾費爾的祖父曾被無政府主義者行刺死了。奎昔說被刺死的不是他的祖父，倒實在是他的父親；但州議事堂裡對這種歷史却不十分清楚了。寬尼利亞加添說殺他的人不是無政府主義者，但却是一位便衣的狂漢，這點，州長承認不承認沒有什麼關係。

“事實上，”奎昔說，“州長本身根本就不能決定下來，因為他的祖父也給人家暗殺死了。

寬尼利亞本人帶着這一點歷史回到家中來，且說給了諷刺的柏體聽，而柏體聽了之後便說：“暗殺他的人實太遲了！”寬尼利亞聽了便雙肩一聳，且說“呸！——留心偵探。她時常感覺得恐怖的事體就是怕有些狂徒會暗殺與政府有關係的人——如果有這樣的事體發生，這種事體必然會推到沙谷和域塞帝身上，且算不定還要推到被告的後援委員會身上！

柏體的母親就是又一位為這個案件的開展所嚇倒的人。德波拉不會給羅蘭絲大僧正(她是他教區內的得意的教徒)的函件所動搖是很難的；羅蘭絲前來赴她的一年一度的指定的餐會。是的，德波拉曾說她的母親是有反抗底決心，但目前她的痛苦却普遍起來了，羅威爾先生已對此事負責，且不久便會看得見這種事體會公正出來了。

在亞爾文的家裏便有種嚴重的鬥爭，因為亞爾文却力主要消滅一切無政主義者的。可是，他當然不敢公開說出這樣的話來，因恐怕侮辱了他的

岳母和他的妻兒。這位大銀行家目前能做到的，還有不做聲，請求他現時因身體有病而不能不去休養。他的醫生說他除開放棄凝精費神於他人的錢外，應得做些“得意的事體。”於是，他就決心來建築一座禮拜堂，他計劃這座禮拜堂要成為新英格蘭的模範的建築，而且牠建築成為北海岸村莊的他私人的禮拜堂。這間禮拜堂雖費了他十五萬元，但實際上倒是經濟的，大銀行家是這樣解釋；這可以做住在那村莊裏的他的朋友，僕人的禮拜堂，這樣便可以省些電油和燃料，後來又可以變成爲一座墳墓。

## 十六

其次便是斯克打卜力治的家庭了。克來拉養育了她的正在上學及入大學，且問着許多問題的兒女；所以，克來拉便是正在企圖來理解公開方面的事體，但却覺得這些公開事體確是極端複雜的東西。她接受她的母親拿給她的小冊子，但困難就是，她看了這種小冊子很容易引她去睡覺，因爲這些東西都提不起她的“精神”，她便覺得她不如

到去橋宴好了。當寬尼利亞告訴了她關於那鞋匠底老婆底心的故事——她的婚姻已經過了七年死人的生活時，她就會驚動起來，且簽一張支票去幫助沙谷的兒女的衣食。接着，在她們談話的過程當中，寬尼利亞也會曉得她也簽有支票去給愛國主義的夫婦——這種人是代表某一種會社來拜謁她，所謂某一種會社原是要要求要用武力來壓迫異邦人要循規蹈矩地做事，并要他們們到警察署裏去打手印的。這種會社發出了許少要求處沙谷和域塞帝以死刑底文書；所以，克來拉的金錢是在兩方面都發生効力的。

可是在克來拉的丈夫，却沒有這樣的矛盾。傑姆士是一位莊嚴的丈夫，寬尼利亞對於他的莊嚴實沒有話可說。諷刺的柏體會以她所稱之為“經濟解釋”來解釋他那種莊嚴，大律師如文德斯不能不有不偏不袒的胸襟，因為他不能說出那一邊會雇用他；大銀行家如天父，則無須慮及，因為他的金錢沒有被人偷掉，且總時刻跑回到他的銀行裏來；但如傑姆士的實業家就是一位執鞭驅策奴隸的人，而且假如他的鞭兒執得不緊，那就會得不到錢

來爲任何一個人。

傑姆士會將阿畢納爾要投到報紙上的信兒除開去，因爲家庭的莊嚴需要這樣；但他却又會去見見棉紗主，羊毛主，鞋主，鐵器主及交通主等等，且會說出他的信仰——這是我們的法律制度底一種偉大的試驗，而且假如我們不來教育破壞秩序的人，那政府便馬上都會瓦解下來。傑姆士說話時的聲音正像他每年的大工人一次產生出來的一百萬碼棉布一樣的聲音。目前是他的生命當中的一個偉大的時機，因爲他被請出去誥誡他的工人的羣衆了。他曾叫他的做廣告的人寫了一篇演說詞來給他學習學習，而且寬尼利亞也在圖書館，在他的可愛的老婆，以及在他的幾分貧苦的女親面前，聽見了他這樣說：反對棉紗廠要在新英格蘭損失下去的流言，同樣，靴鞋工廠要失敗的流言也得反對反對。

傑姆士把這後者，靴鞋廠，說了好幾次了——“我說靴鞋廠不會在新英格蘭失敗下去。”當你把牠說得很響，而且說得很常時，牠就可以變成爲有效力的的符咒。奎昔告訴寬尼利亞聽，曾主有這紗

廠和鞋廠的舊人都主張要把這一切分給股東，而不應再留下錢來經營工廠了。傑姆士有卅年來沒有添賣過新機器了——於是，他當然被猶太人所動搖，這位猶太人原是在紐約掙錢，在卡羅利拿州購買便宜的勞働，而且也不怕貴族的銀行家來陰謀打散他們的生意，因為他們不是哈佛大學畢業的，且也不是聯合俱樂部的會員！

## 十七

神祇等着要以她責罰強權的，憤怒的，絕對的某種人的悲劇來責罰傑姆士了。他的兒子都長大起來了；他的長子，小傑姆士是哈佛大學一九二七年畢業了，但寬尼利亞却因沙谷和域塞帝的案件之煩憂與不決，而沒有去參加那畢業典禮。他的第二個兒子，約瑟亞算威爾斯克打卜力治，是哈佛大學二年生，打電話來，說着要見見他的外祖母，於是寬尼利亞便請他來吃飯。

她不十分明白克拉來和傑姆士底這些孩子；在她心裏，他們還依然是要人看顧的，手指抓括着稀罕的舊家具，和把朱古力塗抹得異常漂亮

的扶梯上面的小孩。他們已這樣長育成人了，但她却沒有時間來教育他們。傑姆士斯約瑟亞——這真是個笨的稱呼——現在來了——他是個胆小的，黃髮的，疑視的碧眼兒——且表現出一種他所沒看見過的驚奇的事體。“祖母，我參加過大學的‘自由俱樂部’，且聽了一位說及你的某種事體。那在我聽來好像是完全腐敗的，而且我也不以為家族裏的人應留你個人去做這樣的事體。我想請你給點東西我讀，以致我才能答覆那些人所說的話兒了。”

這就是每年生產一百萬碼棉織品的，有勢力的，憤怒的，絕對的廠主的責罰了！他有一位靈敏而有智識的兒子，而這個兒子也打算在世人面前來侮辱他了，傑姆士斯約瑟亞從他的祖母方面，拿得了一包小冊子回去，他看見牠們時，不會睡覺，並且在白天讀，告訴他的兄弟姊妹裏面有些什麼東西。這個家庭也發生爭執了，而且這爭執的聲音也傳達到要叫這個叛逆到事務所裏來的他的父親的耳朵裏面了。

發生了一幕風潮，在這幕風潮底過程中，為兒

子的是絕對不容許去相信不能相信的東西。父親解釋他是怎樣地不相信——說時，帶了一種比對付敵人一般的煩擾底詭計方式。父子之間便衝突起來了；等到克來拉聞聽了這種消息時，夫妻之間又幾乎衝突了。因為克來拉是佔在兒子邊；他有爲着他本身而思考的權利，而且絕不能採取放他到工廠裏去做工的責罰的方式。或許是克來拉的父親是不錯；在政治方面的確是腐敗不堪了；而且目前也就是女人們應起來決定的時候了！斯克打卜力治的家庭對於沙谷域塞帝的罪案發生這樣的爭吵，也就一如麻塞朱塞州底其他家庭毫無兩樣！



## 第十九章

### 學院的貴族

#### 一

當大學校校長舉行學位典禮，參加畢業盛宴的時候，那兩個 Wops 還是在牢獄中期待，凶惡的宣判掛在他們的頭上——他們‘將在主歷1927年七月十日的星期內生受那電流通過身體的死刑了。’偉大的卡門威爾斯州長的頑固，對於仇視這兩個 Wops，從未表示過，願意稍為讓步他不願意說這個宣判是否可以延遲，但他却寧使全世界人士作一月的玄想，且對於行刑作種種幻想，被告委員會在七月小報上說：“在中世紀實行出來的肉體

的痛苦，遠不及加諸這兩位無罪的及其親友在心靈上所受的痛苦哩’。

法律規定囚徒在行刑的十天以前，須遷移到查理斯敦的死牢中。他們既無展期行刑的可能，那這法律就得應用到沙谷與域塞帝的身上了。挪亞霍克郡的當局由於無謂的浪費，很想即日結果他們的生命；所以在七月的第一天第一分鐘，郡長及其副官就跑到德舍牢獄中，命令他們兩人穿好衣裳。沒有告訴他們什麼理由，更不許他們整書携紙的機會；他們就被急如星火的催促，催促到那待等着的黑沈沈的囚車中。他們前後被十二個武裝警察包圍着了，在寂無人聲的街道中，被領到波士頓而囚居於死牢裡了。

誰也不會告訴他們這是怎麼一回事，他們以為執行死刑的日期快到了。域塞帝一到那裏，就寫了一封留別書給他的同志們，從那時起，他們就在靠近電椅的苦寂中過着生活了。他們的朋友無不驚惶狂呼——這些可憐的傷感者，他們從來不曾引他們自身去看過那駭人的電椅！但是那麻塞朱塞州的統治者知道這是什麼一回事，且他們也就

這樣做下去。但他們被引到死牢以後，不久，州長就宣佈將刑期展延一個月。

羅威爾專員所召集的第一次會議，舉行于六月末日。他們集會在州議事堂的州長會議室，那是一座很大的房子，全般白色，修飾堂皇，是Doric式的有珍貴的桃花心木的傢具和滑油油的絲絨的地毯。辦公枱子的佈置作圓形，作一張連續不斷的枱子，附有一把的旋椅，前面擺着一架燈架，當中刻着新英格蘭技術進步的歷史的記錄：初時用的是鯨魚油，接着是煤油，汽油，瓦斯，最近是電力。

報紙說那些專員的第一次會議是：“決定進行的手續”。當時決定的第一道手續是很秘密的，且非常堅決的；不僅是旁聽者和新聞記者不能出席旁聽，即證人與律師亦不許把內部討論的事情聲揚到外面去。被告後援委員會對此表現非常失望，他們唯一的希望是在輿論的教育了。“真糟了”，域塞帝說，這就是他們置我們于死步的地意思。

七月五日，那些專員們就開始審問證人，被告方面的親友們更受了進一步的打擊。合衆國規定

被控爲有罪的‘被告必須與對方證人面證’，但當這幾位重要紳士審問人證時，而沙谷與域塞帝卻仍在查理士敦的監獄裏，不知在發生什麼事體，那些專員們決定有權拒絕被告方面的律師參進到他們隨時都認爲對的房子，並得限制他們隨時都認爲對的嚴訊。當法律手續是適于那三位重要紳士，他們就採用，否則，他們就置之于度外了。

在紐約工人報紙報告這案件發展的情形的喬蘭達爾是纏繞在州議事堂的走廊，且佔住在那州長辦事室的門口的羣衆之一。據他所聽到的閑談，似乎是不入‘激進份子’的耳的；三天後他走到比千山北面，坐在寬尼利亞身邊，握着她的手說：祖母我很抱歉——你還要安慰你自身來再受一次重大的打擊哩”！

寬尼利亞打了個寒噤：唇兒在顫動着，無力禁抑下來。她真是一個可憐的老夫人，想不到還須受一次重大的打擊，這一個青年的新聞記者，一見到那坐在摩里斯椅中縮成一團的女人，就痛心起來！那是什麼，喬”？

“你的木偶已被木屑塞了，祖母。”

“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是說，你的偉大的羅威爾先生就是“太爾法官第二哩”。

“呀，不！不！”

“記住我的話，你預備那悲慘的事體，報界中人欺瞞社會，因為這就是他們之所以給人家瞻養，但他們本身照例是不受人們的愚弄的。那個專員會議是包括有一些第二的太爾，克茲曼和傅利爾——他們與拉格，域特以及莊嚴的最高法院的其他諸人都有些來往的。他知道這些人是犯了罪的，他們的目標，是想找些證據來證明他們的判決。記住我的話，祖母，在他們未了事以前，他們將會做出如太爾已經做過了的種種事體，甚至于擅引證言和顛倒口供。相差的祇這一點，——羅威爾先生會看出他們對此是有比較看得過去的態度而已。

“你是太樂觀了”，諷刺的柏體說。

## 二

如果這使寬尼利亞須要兩星期的時期才知道這預言的真確，那就祇由于她本人不承認對於這

事變之坦白的意義。證人們從會議室出來，始終不肯把一些消息露給新聞記者；然而他們却告訴他們的朋友，其中也有被告委員會的人。這樣，我們就彷彿見了三位頭髮灰白的不耐煩，疲乏，憤怒的老年人——一半是因為暑期的令人窒息的天氣，但主要的還是由于證人企圖要他們來相信他們所說的什麼，偽證者與欺騙者的有意陷害。

傅利爾是一個政客，慣使偽善的技倆的，但在這三個專員中，沒有一個不屬於貴族階級的份子，且他們對於那些男人和女人向他們極力說服那些彰著的擲炸彈者與匪徒是另外的人，無論如何都隱瞞不住他們的愁悶的。羅威爾早已聲明過與沙谷域塞帝實際上不是無政府黨人——這僅僅是他們朋友創造出來隱蔽他們的。羅威爾所說的話都成了真理，因為他的兩個同僚都把他看做是麻塞朱塞州乃至全世界的偉大人物。

柏體對於他的態度問題，看得很真確。當他願意的時候，他是可以謙和的；但這不是時常有的，他時常阻擾被告的律師們，且把他們賤視為學校的孩子們。湯勃生當律師以來已三十六年于茲，但

也不能作他一臂之助；雖則他是聯邦法庭的檢察官和哈佛大學的講師，他也是無所用場。羅威爾說：“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追求真理。當然，我猜想你是在追求的”。湯勃生說：‘我不想把任何問題都依靠這個案件裏面的這個或那個證人，除非這些專員們已承認我這裏不是來欺騙專員們的。那裏有很多的責難，而且那些責難於我也是很痛苦的’。

羅威爾雖是一個國際公法的律師，但對於刑事的案子，却是十分生手的；他告訴了湯勃生怎樣去處置證人，而且也是這樣做了。他負的責任是關於訴訟的進行手續，這正如在他一生中所幹過的種種事體一樣。他的權力，他不願意有人給他以指示。他的目的是在維護現在在急進派搗亂之下的新英格蘭的制度。那些擁護當權者的衝動心，在這位大學校長是很自然的，有如他的莊嚴的祖先一樣，當作神聖的禱告時，就拿了胡桃樹的手杖去敲不留神的人的骨節，和疲憊的人的後腦（審判官克蘭特對於這些口實常點首，但這不消設是詭計）。

當大爾法官露面于為茶房所侍候的州長辦公

室的門限時，任何人都要立刻退出來，只有三個同他同俱樂部的會員來問他各種問題，或是聽他的答復。他可曾說過他爲什麼要在他的決定中同擅引沙谷和域塞帝的口供或他可曾說明他何以要來創造及引證那假造的證明麼？他可曾承認他說過他的犯人是無政府黨人的私生子麼？他又可曾承認他說過他們是：“雌狗的兒子”麼？審問的口供，對於這些問題却連一個字都不會提及哩。

當克茲曼出現的時候，湯勃生就盤問他，指摘他有幾種行動，不怕他身爲捕房律師，在被告律師看來也是不對的——那時祇員那些專員們才出來保護他的舊官。他們允許他等候一小時，但他却不耐煩而溜走了。他真是和亞爾文一樣，當來到緊急關頭時，是最易健忘的。被告律師想關於保達的事情得到一個明確的消息。警察是在四月二十日抓住保達的，那時是在沙谷與域塞帝被捕的十六天以前，但他們却從保達那兒得到一種秘密的消息，說他是一個不甚重要的人物，是真的嗎？證人有沒有在審問中說過這一個小土匪？克茲曼是不會上這圈套的。你想試驗我的記憶力麼？請你看



一看口供吧”。事實是這樣：剛在那時候，州長就對着一個訪問者說；如果域塞帝是一個好人，那他爲什麼與保達往來呢？

### 三

被告的朋友們一如平時一樣探聽得關於那專員會專員的消息，實在太遲了。克蘭特是一個新英格蘭最仇恨意大利人的人。他著了一本書，力寫他們是一帮扒手的民族。他對華盛頓的圖書館員表示出他的激烈的意見說，沙谷與域塞帝是該死的。他對模亞表示他與哈佛大學的教授摩利生不滿意于任何人或最後的判決。但他也注意像他這樣的行動，絕不像一個公正的獨斷者了。

克蘭特開始是過着儒雅的新英格蘭式的有名的小說家的生活。自美國實行多頭政治以後，他就審度了他的環境，用不着咬文嚼字而可以得到優美的生活了，初時他是個低級薪水的檢驗遺書的法官，那裏表現出他諷刺的特別才能。且對於世風人情甚爲熟諳的。他現在已經到了七十五歲的年齡，他已辭去了法院的職務，對於意大利人的案

件，他已不復經手了。他是個細弱，可憐易怒的老年人，他在中暑節的室熱中，不堪其苦地在那裏坐着，有時會閉着他的眼睛——但這不是說，這個審判官連什麼事都忘懷了。克蘭特的厭倦，極端懷疑和不仁不是天生成的，而是由訓練而成一種精緻的技術了。當他發表意見時，他的意見就有幼稚的性質，湯勃生先生，你爲什麼覺得誰都是錯誤的！你對於那個被人敬視的克茲曼說得太過份了”！

那年老的審判官的態度更可以從克洛卡先生的事件中表示出來，克洛卡是波士頓市底前任財政局長，他把審判官太爾底行爲都說了出來，克洛卡先生從未經正式介紹，與太爾見面只逼於在大學俱樂部中領教過了一次；太爾並沒有經過他的邀請就坐在他的桌上吃早餐，他坐在那兒，目逼着克洛卡聽他對於“無政府黨人”的咒詛，並且把判決書讀了一節出來：“這裏，我揣想可以攔住他們了”！最後克洛卡先生告訴了堂官，下次再不許到他桌上去。當克洛卡先生把這事告訴了專員會的時候，克蘭特法官就問着說：克洛卡先生，“我可知道你在重覆着那個遊藝俱樂部會員對你所說的話

麼’？換句話說，那幾位紳士的俱樂部的秘密比較那兩個 Wops 底生命還要神秘得多！

大家曉得的 M. I. T. 大學的校長，斯特拉頓，也是專員中最年青的一個，僅六十八歲，他來自伊利諾——是波士頓底龐大的工藝區，且認華爾西斯達為僻遠的西方。他是一個物理學家，他在科學界——包括致富的及富者所想的科學的地位頗高。四年前，他是名列于灣背的神秘的社會裏的人物，現在，他却需要有很多道德的勇氣來反對像羅威爾校長般作威作福的人了。他是個有力的行政家，但不十分有反覺的能力，他的社會思想，就表現他在他的大學底基督教青年會演說反對軍國主義上面出名的。

#### 四

羅威爾生成為波士頓反常的人物。他常乘古式高摩托車——染有光彩的哈佛大學的深紅色，周圍多點輟如划子般的光滑的青銅的裝飾物——到劍卜力治附近來，他提了一個藏有他的公文的綠色的舊皮包，穿着一件當他一面走，一面就飄動

着的外套。正在“哈佛運動場”見過他的赫烏布郎寫着說。‘他在空中嚴肅地緩馳’。他所有一副冷削的臉孔，除了他自己以外，什麼人都看不上眼，他是最守禮節。他在整個上是缺少有一種熱忱，他承認無政府黨人之美處就在他的口才。他訓練得能寫能說。在大學校間的庸才，誰也比不上他，他有超乎先例的不易的法律腦筋，他是巧妙亦頗自重，假如，而且當他需要些東西，例如恩惠時，他就會溫和的。反之，假如普通人要出乎尋常之外來說或行某種事體，那他就會表現出很殘酷的手段來。

不公道是不存在於這世界的；這是狡猾的煽動家想出來的謬見兒，而且那些煽動家也欺騙不了那很聰敏的哈佛大學底校長。當預審性質問題的當兒，曾拒絕證明沙谷就是土匪的鞋匠碧爾士，曾說他因為那樣的拒絕，便失掉該工廠的工作；他被辭退了，有一個有成見的觀審者便來替代了他的職務。同樣，還有其他不願來作那樣的證明的證人，也一同失了地位了。“這會證明什麼呢”？忿怒的克蘭特法官這樣責問了。律師們底答話是：“這證明艱苦就是。”輕視了律師，證人和他自己的同

偉的羅威爾說道：“呀，你們還不會看出他們在宣佈這除掉捏造以外，什麼都沒有麼”？

有了這三種珍貴的東西：是富翁，是大學校長，且又是羅威爾族的，他的特權是很確實的。有首很著名的，隔句押韻的四行詩，詠着波士頓市就是“荳和莢底產地，那兒，羅威爾族人祇向克博特族人說話，而克博特族人又祇同上帝說話”。這位偉大的人物從沒有片刻地發現過他要懷疑他不能洞察出複雜的羣衆，和在一月之內斷定真理。他隨着完全的無意義，便會寫出關於罪犯和刑事犯的事實的文件來，那樣的文件在專家看來，簡直是放屁的。“這不能這樣”……“他們不會做那個”……如此這般。

## 五

學院貴族的虛偽，在招呼那反常的貴婦時，便極端地表現出來了；那貴婦原是傅利爾州長送過來向那三位專員們告訴她的故事的。就拿 Tootsie Toodles 作她的名字吧——這也是有音節的好聽的名字呀。新聞紙曾稱她為一位“神秘的證人”，但他在被告看來並不是什麼神秘——反之，這是老

生常談的顯然的名字。根據羅威爾的娓娓動人的詞句，“她的行動無不可指摘的”；同時，她又是歇斯迭里亞的空想家。在德含審判沒有開始以前，她來到被告律師方面來，且告訴出要在證人席上覆述出來的苦心孤詣的故事。但論到評價時，就發生有小小的糾紛，她跑到原告這邊來，且替他們說出了一個故事。她在原被兩告當中搖擺不定，直到兩方面都不相信她——他們都認識了她是精神上不能負責的女人完了。

副捕房律師，代表政府出庭羅威爾的審訊的蘭尼，知道這一切，且接受那婦人“不無可指摘”的口供了。他在猶笑；當那三個老紳士不曾留意的時候，他的腦中的申請的車輪儘在打轉——彷彿一個學生對於瘋人的玩笑一樣。那兒來了一個 Tootsie 的前任主人 賈克孫先生，而那些專員向他說：“她的智力怎樣？”回答是：“是半斤對八兩的”。哈佛大學校長羅威爾問着說：“這是什麼意思呢？”那證人就回答說：“她並沒常到那裏。”這位偉大的教育家，說了一大套話後再往下審問——這對他是一種陋巷的征戰。他們帶來了南白蘭特。

利的前任警察長，他說他是從小知道Tootsie 的，她就是“你們所說的 Nut (硬殼果)。”但他是錯誤了；羅威爾先生對於任何人或任何東西都不肯用一個母音字來招呼的。

那三位要紳，正在設法找尋證據來挽回卡門威爾斯的盛譽的那三位要紳，就接待了 Tootsie ——不便說他們是雙手接待了那“行動不無可指摘的她”——但他們表現出有禮貌而十二分的嫺雅，和他們公開交接貴婦時的態度一模一樣。當 Tootsie 起立時，他們也跟着起立而鞠躬——好像是法院的開庭典禮或是哈佛大學的畢業典禮。她的報告說：她是1908年知沙谷的。那時他們都在賴士和休京士鞋廠工作——她說他是一個“鞋模工人”。她在1920年四月十五日即在兇手肇事的數小時以前，還遇他于南白蘭特利街上；即她還站在確實是匪東的附近。她聽到一個人——在她看來，他就是域塞帝——對沙谷說：‘快點弄完這套工作。我要在三點鐘時回到普洛威丁斯那兒去且去掘蛤’。

在這報告中有點小小的錯誤。域塞帝所要回到的不是普洛威丁斯；他們並沒在普洛威丁斯掘

過哈 這樣，那必然是勃利毛斯無疑了。同時說沙谷在1908年曾做過賴士和休京士鞋廠的鞋模的人——也是一種錯誤，因為那年四月，他已到了美國了——即十七歲的小孩子，決不會見過鞋廠的。他在荷比德爾作送水給工人吃的工作，他在四年以後，即結婚以後，才去學做鞋的職業。

當然這一切，湯勃生都知道得很清楚的，且他也決然出來說話了。他的第一個問題是：“你說沙谷第一次在賴士和休京士鞋廠工作，在那時候，在那一年”？

知道他問話的目標的，Tootsie 就起來且狂叫了。“我今天來這裡和你們說話，你們反來勘查我的人格，這是什麼用意？難道我的人格和我所見所聞的有什麼相干？”

羅威爾莊嚴地說：“你要服從委員會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不允許你的人格有所攻擊”。

Tootsie 說話愈響了——響到新聞記者第一次可以從閉得緊緊的門中來聽出這個會議：我的人格和你的人格一樣好的，沙谷或域塞帝或任何收買團，你們知道他們是幹了什麼。我不許我的



人格被人考查的。”

羅威爾說：“回答這問題”。

蘭尼，副捕房的律師說：“1909年”。她又補充說：“如果我是錯誤的，我就說我是錯誤的”。那時即如專員會的專員亦對此而微笑起來。然而他們對此的欣賞只是表面上的：他們以為 Tootsie 是完全偶然地供給了波士頓的貴族以再綜括沒有的，而全世界的文字中都找不到的一句。如果我是錯誤的，我就說我是錯誤的；但你敢說這句話麼！？

湯勃生讀 Tootsie 的日前的供詞讀了一點鐘，那供詞和她今天所供的，顯有不符之處；她的回答常說速記者是不直爽且把答話都記錯了。她愈說愈暴躁了，愈喊愈聲大了，直到羅威停止審問時止，至於克蘭特法官則非常之着急，在室內踱來踱去，喊着“我要一杯冰水給她喝”。他在顫動着把一部份的冰水已灌下她的咽喉了。

蘭尼慚愧地退出法庭，他告訴給新聞記者說，Tootsie 的話說得“那樣大聲”，“那樣不可靠”，連克茲曼都不想用她了，因為怕她“把案子弄糟了”。

因之新聞記者第一次知道這件案子的“內容”。他們發表了他們所曉得的內容，但祇對專員會，對 Tootsie，是很不安心的。她讀了那個新聞且直跑到波士頓報的辦公室裏，這家波士頓報是有名的資本家的報紙，而且含有很強的天主教的色彩的。她會了那間報館的一位新聞記者，且告訴他說，她的口供完全是錯誤的，她相信沙谷與域塞帝對於這次被判決有罪的犯案，是無絲毫關係的。她在南白蘭特利所見的人是她的朋友的兄弟，好像是沙谷的，波士頓報又發表了她的更正書；被告把波士頓報的報告，送到專員會來，證明這是怎樣發生出來的一回事。

被告方面的律師自然承認這全部案件的荒謬是很明顯的了。但是當專員會的報告發表的時候，他們就驚惶失措了，因為那三位老紳士竟把 Tootsie Toodles 的報告作他們斷送沙谷與域塞帝到電椅中去的理由之一了。麻塞朱塞州的，乃至全世界的偉人說：

“那一個女人確是反常的，她的行動不無可指摘，但專員會認為在這案件中，她的證明是有值得

注意的”。

## 六

那三位老紳士希望做到這兩種事體：一種是證明被告在德舍審判中犯有偽證；另一種是證明沙谷在南白蘭特別發生案子那天並非不在場。他而們所做的種種事體都是爲要達到這兩種目的設想出來的；他們祇有在這目的上，才不感覺到煩躁與厭倦了。他們既決定下來的計劃是：除一批陪審官，克茲曼與太爾兩位先生以外，不需要有什麼證人的。但在他們進行的過程中，却已忘了他們決定的計劃，他們並沒有通知被告律師不許在州議事堂再召集兩個意大利人波士谷與柯德尼，因爲他們曾在德舍審判時證明在發生這案子的那一天，沙谷曾和他們一道吃飯過的。

他們要這兩個意大利人重述一遍關於他們的報告，這就是請“特蘭斯克立”報館主筆，維廉氏宴會的那一天的俱樂部事實。柯德尼是一個社會主義者，曾因提議舉行慶祝軍國主義的盛會而被責於沙谷及其他諸人。柯德尼是一個演說家，在勃利

毛斯製繩廠罷工時，寬尼利亞也曾遇見過的，他與域塞帝發生朋友關係最早，又是被告委員會的發起組織人；他曾經當過意大利日報，“La Notizia”的編輯之一。他是個身材短小，兩頰微紅，留有兩撇鬚髭的人，說起英文來，語多重音，他把他所能記憶得到的一些事體都告訴了那州長的專員會的三位老紳士；結果，他們却驚異起來了，因為他成了受哈佛大學校長猛攻的對象了，他以爲他已經抓着了意大利人損人利己的詭計了。十日以前，羅威爾曾與波士頓的“特蘭斯克立”報的文件管理的人員商量，知道在四月十五日那一天並沒有請維廉氏宴會的那一會事，他又同意大利週報 *Gazzetta del Massachusetts* 的人員談過話，結果這兩家報都說請維廉氏的宴會是在五月十三日舉行的！現在在華盛頓的維廉氏曾與人說過，且承認五月十三日是真確的。

在次後一個階段中，代表沙谷與域塞帝的辯護的兩個律師：湯勃生與伊爾曼要算是最可憐了。他們不曾參加德舍的審判，如果證人就有捏造的事體，他們也是不知道的。關於波士谷和柯德尼

看見的事情，他們又不曾接到通告，這樣，他們當然是無能爲力了？或須那裏不至會有這兩次的宴會吧？”湯勃生猜想說，但羅威爾就特別搖手提議舉行把他的猜度置之於不問，因爲他是慣於作此種不理不睬的手勢的，那時彷彿有人說，“你不要煩擾着那工作着的偉人的思維”，他就響聲回答說“不，不，不，這是不可能的，我已考察了這件事了”。那位律師就覺得非常懊喪，回頭來攻擊他的證人說，“羅威爾先生是一個有聲譽的人，證人必須承認整部的真理”。

審問那兩個卑賤的，自己教育自己的異邦人的地方，就是金色的圓屋頂下的莊嚴的州長的辦公室裡。柯德尼說：“如果我不是瘋人，那宴會必在四月十五日舉行的。我如說了謊，那我就坐牢去”。他堅持說可以找出些關於四月十五的文件來，但羅威爾却就很輕蔑似地揮他站開去；所有這些Wops都是半斤等於八兩的，得不到真理的。“好的”他說，“你如尋得到文件，就在明天早晨送過來吧”。那兩個人就這樣懊喪地出去了。

## 七

第二天早上，他們就挾帶着一大捆柯德尼的1920年的意大利文的日報 *La Notizia*，跑到湯勃生的法律事務所來。他們把那報紙放在律師的方檯上，翻開到四月十六日所記載的前一天即十五日宴會維廉氏的消息，一字一語翻譯出來。那次的午餐，是不甚隆重的，報紙說，“有更隆重的宴會將舉行出來”。深沉在失望中的兩位律師就歡喜得和學校裏的小孩子一般，“這就救了他們的生命了”！湯勃生喊着說，“我們的案子就在這裏”！

這兩個短小的意大利人，得了賈傑遜的幫助，把一大捆的報紙，搬到金色屋頂下的州議事堂去，在那白色的關閉得緊緊的門外，坐了一個早晨。那時正在審問Tootsie Toodles，足足費了兩個鐘頭，他們諦聽着滑稽的訴問，和新聞記者的狂笑。當Tootsie 叫着出來時，他們就進去了，把那捆報紙放在專員會的會議的檯子上，而柯德尼隨即翻譯給羅威爾看——這樣就觸怒他了，因為人們都說哈佛大學校長對於意大利文讀得非常流利的。

當這三位紳士讀那報紙讀得多少有點流暢時，空氣就那樣長久的靜謐着；末了哈佛大學校長就轉過頭來，和兩個意大利人握了手，說：“先生，我過去對於你們的印象是錯誤的。我很抱歉”。

這是件驚人的事情：這麻塞朱塞州的，乃至全世界的要人來向這兩個 Wops 道謙！那兩個 Wops 還希望什麼呢？那兩位律師又還希望什麼？湯勃生進而聲明專員會應該承認被告的不在證是成立了，他企圖替沙谷和域塞帝想些辦法出來！但那學院貴族的腦筋却看出了，他的用意。他們會隨機應變；他們對這事實，曾經幾番考慮過的。羅威爾甚至於說，他要把這些現成而適當的證據報告給外長聽，但是其他的證據，連一個字都不敢發表哩！他的右手顫動愈急了，他很嚴厲地告訴他們，說他們不準把這場會議的經過傳揚出去。

閉口！永不要社會人士知道貴族大學校長是受了侮辱！

不久以後，被告才得到一份速記者關於那天的事體的口供，他們發現得在這個口供中有三十二頁是關於羅威爾設法打破波士谷與柯德尼的證

論，但他却沒有一個字提到他曾迫不得已而道歉的事實！更無論他們的談話和被告律師的爭辯了！那裏只有句插句，提到波士谷與柯德尼星送 *Lain otizia* 報的文件的事情，但是沒有一個字說到不在證曾因之而再確定下來了！

喬蘭達爾宗教的貴族對寬尼利亞所說的話，“你的木偶人已爲木屑所塞滿了”是證明了。他這個紳士之能捏造控告，正和下流的太爾法預言說中了這最驕傲而又宗教的貴族官所作的一樣！當寬尼利亞聞此消息並洞悉底蘊的時候，她就跑到她居室中，倒在牀上啼泣了。彷彿她在祈禱上帝說：“上帝，讓我死去吧！把我帶走吧！我是一個蠢人，我的人都是一些蠢人呀！”

## 八

同時，在這酷暑的七月天，州長傅利爾仍繼續在同樣的州議事堂他的辦公室中審問。“我對於他們派來的人，都願意探聽一下”他這樣聲明着說；他在每星期內有幾次從他的暑期住所駕着有兩輛衛車保護的摩托車跑出來。證人都站在室



內，却又默不作聲；那是爲流言及細所語籠罩了的作秘密統治了。如果證人有一位在兩次的審問中都作了證明，那新聞記者就會拿取前次的口供來看，說證人對於州長的供詞，前後都是相同的，如果證人說出了一種新的不利於沙谷與域塞帝的消息，那新聞記者就會以間接的方法得之。否則他們就這會稱呼是一種“神秘的證人了”。

州長的浮躁心和僞善心，一天一天地流露出來了。上流的曾聽過德含審判的貴婦人，都同相信審判當中的說話都是假的男人說着她們所受到的不快的經驗。種確定要來說說的事的證人，都被這樣挑到說其他的事了，且被污辱了。因爲他們是不能說出來的。本茲利是“生活Life報”的編輯之一，他從紐約來打聽太爾任華爾西斯達打考而夫球俱樂部之所以發生狂怒的底蘊；詎知他竟驚於在整個的口供中指出了那一節是說明審判是不公的。本茲利既未經閱看該口供，那他就同其他訪見州長的人們一樣被“壓倒”了。但他却接納了州長的盛意，把那口供讀了一下，接着不憚麻煩寫了一封信給州長，指出了許多不公平的地方。這次他又和

人們做這樣的事體一樣，始終沒有得到他的回音。

李加德的經歷更易令人爲之驚奇不已，李加德是羅德海島，普洛威丁斯的律師，當過合衆國他在大戰時，的總司令，曾拘捕過毛利黨徒，并盡遣之入獄的。他接到了一紙電報，要他謁見麻塞朱塞州的州長，他因之就自費赴命了。突然他被問着說：“你對於沙谷和域塞帝的案子，你知道了些什麼？”他回答說：“一點兒也不知道”，那時傅利爾使很得意似地說，“我也這樣地想”！當然，李加德很奇怪，爲什麼他要被召了來，他想這大概是因爲要他來訴訴關於毛利黨徒與墨德羅的事情吧。州長又乾脆地說：“事已水落石出了。墨德羅的自認是原來創造出來的”。接着他進而向李加德盤問了一番，說：“你是受了被告委員會的僱用”的李加德很驚異地說，“我沒有，我并沒知道有委員會那回事”。

他在過去是個法官，把他所認爲是的真理都解釋給他聽；但那位神商却把他當作嫌疑犯看待了。“你對於南白蘭特利的案子知道了些什麼？爲什麼你過了六年才到這裏來，並說出此事呢？你從未到這南白蘭特利麼？他們怎樣把你牽連到墨

德羅的事件上去呢？”

李加德先生從黃金色的屋頂中出來時，已經弄得有點頭昏了，但他還跑到伊爾曼的事務所來。湊巧，洛新拿也在那裏——她是一個愁容滿面，不勝抑鬱，憔悴的女人，身邊帶着一個六歲的女孩子，英伊士，在她父親被捕的那一年生下來的。李加德很憐惜地聽她關於希望州長的說話；後來她對那位律師說：“你還是閉門休業吧”。那些人都是和死人一樣。傅利爾並不想把那些關於他們的行檢的證據靜心考慮呀”。

## 九

一位作家從加利福尼亞寫信給州長，要求州長同他去見一見兩個正確的囚徒，并審問一番他們的品行。作家的用意是在想使人們不至再使域塞帝的心靈難過，並再把他當作匪徒看待。但那新英格蘭的別克德的汽車行主人又會對那作家表示出心靈中的新痕。有一天早上，州長離開了州議事堂，踏進了有警官看守倒的汽車，並沒有通知就一溜烟來到查理士敦監獄來了。

柏爾特與尼加如宣判所說將在八月十日行刑了，他們都被嚴禁得水洩不通；一月來，他們只許在監院中的小甬道上，稍得與天日相見。他們兩人在繼續地“絕食”；他們想絕食而死，表現他們對於州長的秘密審判的反抗。但現代工人與選舉的煽動，已使管監與獄卒知道長期的饑餓是不會致人類於死命的事實。柏爾特在絕食的第七天，仍能興高彩烈地從監獄中走到管監的辦公室中。

州長與那個 Wcp 坐在一起——沒有別的證人。但以後柏爾特不消說會告訴他的朋友知道的。州長時常有一個問題放在他的頭腦上，同時這問題是州長拿來“壓倒”證人的；“爲什麼域塞帝不在勃利毛斯反抗呢”？現在他又把域塞帝的問題來問了。這問題的答案，既然包含着域塞帝的急進思想，他與天主教律師以及資本家思想的關係的全部的歷史，因之他就說了壹點鐘還不曾回答得完備咧。

州長因爲林得保到了波士頓不能不暫時離席了，州長雖正在歡迎他，但他答應去了就回來，繼續聽域塞帝的答覆。他從管監的房室中溜出去，

免得受新聞記者的攝影的纏擾。他們報告說他好像慌忙得不堪；他跳進到他的汽車時，連草帽都丟掉了。這是因爲那瘋狂的無政府黨人觸犯了那新英格蘭的別克德的汽車行的主人麼？據新聞記者的記事，倘不是在明天早上舉行飛行競賽以此一百萬金元爲孤注的角力那就還要來得更動人。

那偉人又回來了，和域塞帝談了兩個鐘頭的話。他和其他的賣買人一樣，知道引人歡心的；他裝出了一副笑容且握了柏爾特的手，至少有十次，柏爾特這樣地說着，那個人能笑而再笑，他終是個“賤種人”，這一點，域塞帝是從未夢想過的，他赤裸裸地他表示出他的心靈且說明他的意見——他把這事情看得非常嚴重，他竟寫了一封長信把他所忽視的，都加說了出來。柏爾特告訴給他的律師說，州長決不至於把他殷勤款待的人處之以死刑的。律師們也同樣地覺得州長的態度可欣幸着。他溫大人和地說：“我要告訴域塞帝不要絕食了！”再說：“域塞帝不是一個令人起敬的人嗎！”——這簡直是一種女學生的態度而不是神商的態度了。

他大人又召沙谷到管監的辦公室中，欲和

談談話，但這未必如他的所願。沙谷是很有禮儀的，但他對於那位神商却又滿不在乎。談話是以意大利文為主，大致如下：

“沙谷，我要和你談談”。

“我沒有什麼話可說”

“但我要對你這些問題表示些意見”。

“我並沒有向你求恕”。

“但我是要知道你的情形”。

這有什麼用場。你有你的主意，你是看不到我的主意的”。

“這是什麼意思”？

“我說我是一個貧人，你是一個富人，在我們中間，是沒有共同的利害的”。

“但我也曾有一次貧過 我在橡皮廠做過工，每週僅有七元五分的酬報”。

“是的，但你現在已經是一個富翁了，你的銀錢，曾改換了你的心腸的，我沒有話可講”。

談話就這樣地結束了，沙谷對他仍然是很和藹的 但他後來却有點悔恨了。他說：“我不應當如此對他。他對我是十三分客氣的，但我是要他知道

一些真理，他沒有誠意去看牠，那我又爲什麼叫他自欺欺人呢？”沙谷做人是有他的公式的；他的公式有一次也曾適用過。

同時，州長又召了墨德羅到管監的辦事室來；這一次州長所處理的貨色又有一點不同了。墨德羅自己承認是南白蘭特利案子的兇手，因之使麻塞朱塞州的統治階級不安起來。當然，他們是有代價去挽救的。州長說假如管監的說話是可靠的：

“墨德羅我知道你的痛苦，因爲政府對你沒有一點適當的處置”。

“是的，先生，的確是如此”。

“我知道，捕房律師對你問得太過份了”。

“是的，先生，他的確是如此”。

“好，如果是如此 我就幫你的忙吧！當然，你于南白蘭特利案子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我所說的 關於南白蘭特利 的話，都是真確的”。

“呀，那我對於這案子是無能爲力的了。你是犯了殺人的重罪”！

## 十

七月二十五日，羅威爾專員開始與被告的律師爭論起來了。湯勃生把這案子的要點，分析了五個鐘頭，如果他的演講是由美國稍能思想的人們聽來，那他就可以挽救他的當事人的生命了。但聽這演講的人只是三位老年的貴族，一個是睡夢匆匆，不會有一字入耳，一個是專承第三人的意志而取捨的。我們可以猜想第三個人的設想大致是如此的：『你是一個有力的律師，幹的都是智識的事業，但我却不需要你來告訴我怎樣地去思索』。

關於沙域案子的證據，尚未全部發覺；被告直到行刑前幾小時都還要繼續地尋求證據。但大部份證據現在已經發生了重大的作用了，而且這好像可以使得編歷史的偉大的小說家祇來注意到德舍審判時，原告提出來的一切證據，而無須後來所發覺出來的證據，都得來把此事弄清楚了。即如在出案地發現的那頂帽子，捕房律師說與沙谷的頭不甚適合，而太爾法官則強令證人證明此帽即為沙谷之物。



關於那頂帽子的主要點，說是在那帽沿有幾個洞口，而那些洞口所以會產生的“理論”，是因為沙谷在工廠中慣常把帽掛在釘上的原故。關於這一點，有很多的口供，克茲曼對陪察官說話時，這一點，他說得最多。當他後來在太爾面前爭辯時，他甚至于說：“就這一點憑證已足以定被告的罪了。”此事曾交最高法院討論，把牠看做主要的題目；此後，太爾更將——那帽子和那主要的論題兩者，說得十分起勁。他反對最後的不服的狀訴作這樣的假定：

“在那帽沿有幾個釘洞，卡門威爾斯認為這是由於掛帽的釘上所致。現在，最高法院在決定這些案情當中，曾說證據豐富，因為這可以證明該帽實為沙谷所有；如陪審官認此為事實，那行兇時沙谷必然在場了”。

這就是最高法院法官對於那頂髒而灰色的有耳邊的帽子的說話！人的生命曾繫在這頂帽子上，現在還是繫在這頂帽子上。在羅威爾專員面前來了一個南白蘭特利的前位警官克利文把從前未曾流露過的消息說出來，這帽子是由鞋廠監督交給

他的警官把牠放在他的汽車褥子下放了十多天，或須是二十餘天；他在帽沿鑽了幾個洞，不至與其他帽子相混合；而後他就把牠交給警長斯各脫，但克利文與斯各脫都沒有到庭作證，對陪審官把洞的由來說出來！

警官克利文之所以不被原告傳作證人，原因是很顯然的，因為他是一個直行直言的人，他把審判作了一個中肯的公式給羅威爾專員；如果三位老紳士都推翻了整個的口供，僅僅根據克利文的公式，那他們就為後人所感謝了。那位警官說：「政府放一個證人在證人欄上，接着那被告又會急來反對！我們克茲曼是正有這點聰敏的；他會找出某個人來反對被告的。但事實是要看誰能握得廣大的羣衆。換句話說誰能說巨大的慌話。」

關於域塞帝的手鎗，據說十一是屬於被暗殺的，繳款到銀行去的比拉得利的。根據他們的“理論”比拉得利把牠丟在地下，沙谷拾起來于走了，但後來却交給了域塞帝。那裏並沒有證據證明比拉得利在出案時有鎗在他旁邊——他的鎗已經拿去修了，但又沒有記錄說明他的鎗拿回，誰也不會

他在出案時帶有手槍。這推論的唯一的根據是：域塞帝的手槍是和比拉得利的手槍一樣製法的。原告引了曾在聯邦法院作過偵緝的技師到證人欄來，向陪審官說并使他們相信他所說的這兩枝手槍是相同的，但現在他在羅威爾專員面前，承認他曾在審判中有成見的，他的證明是錯誤的。證人域茨華斯說：

“但我覺得我有一種印像，說有可能那是一種手槍（Pistol）。是的，這確是可能的……工廠是有可能造出同樣的手槍的！那裏沒有確定的號碼，所以你能說那是一種手槍”！

那證人繼續把他與副捕房律師所談的話，及捕房副律師是怎樣不願明瞭真理的用意都說了出來：

“但維廉氏先生似乎有不願意的意思，所以我也就隨他的便了。以後我在法庭中想我一定有機會來說明我在這裏所說的話，但到了盤問的時候，我便沒有說話的餘地；當我一見了那口供，我想，現在還是想 那並不是手槍的直接的說明；牠祇有可能令人感覺到那是一種手槍”。然後，他又總括

着整個問題說：“那裏有一千多次的機會說牠不是一種手槍哩。”

一件件事實雖這樣處理下來，都沒有一個可以當作實在的證據；原告方面的明星證人，個個都失了作用了。馬麗斯勃蘭有兩次告訴赫利耶說，她并沒見過匪徒的面孔，她說見了的是當時由偵探自己寫下來的——因為要利用皮鞋公司，保險公司，及其他的同盟者，警察和捕房律師。國得列治是個馬賊，他這個名字是偽證出來的；他曾把兩個人送到電椅上去，免得在監獄中監禁起來，捕房律師和法官亦不把這件事提到陪審官面前。巴爾塞曾對人說，他並沒有見過那些匪徒，神經衰弱的羅拉安得烈也同樣地說沒有見過那土匪。他們倆人雖結果地作了是項筆供狀，但却又把筆供狀收回來，以致你在這樣或那樣的情形之下，還得來相信牠們。

沒有一片證據可以掩塞得住那三位貴族紳士的不公的處置！他們腐敗到全把這事當作兒戲看待了：甚至請了個買雜貨的商人到監獄中去丈量沙谷的左手了。馬麗斯勃蘭證明匪徒的形狀，完全

是靠他的左手特別長作根據的——她從八十步的距離而時間又是一二秒左右看到的！現在那個賣雜貨的商人跑了來，說沙谷的左手，比常人還要短。州長傅利爾爲探悉當時的實情起見，他把她叫到街上，要她把在當時相當距離內描述那在汽車內的那個人物，但是可笑，他的試驗竟在金色圓屋頂的州議事堂的門前，那裏沒有鞋店阻斷馬麗在二秒鐘內的視線；同時，馬麗亦不曾站在二層樓上，由那裏察看那槍林彈雨中的匪徒的狙擊。

在德舍的審判，不知說了多少話，有幾個人甚至於把牠們細嚼分析過；寬尼利亞也把牠研究了六年，知道這是一件何等困難的事情。陪審官當然是研究過，因爲他們常以爲州長與那專員會相信這一種最公平沒有的審判。實在，州長也不會加以分析過，因爲你一說到證人時，他只記得馬麗斯勃蘭與羅拉安得烈這兩個名字。實在那三位老紳士，並沒有加以考慮過，因爲他們漏了許多可憐的破綻，問的都是些無謂的問題。但現在却來了一個大律師湯勃生他費了七年來的夜工夫研究那些文卷，他所呈給專員的，便是那些文卷的簡單內容。

譬如政府方面的人證，對於沙谷在1920年四月十五日在南白蘭特利的服裝問題所提的研究，便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羅拉安得烈在十一點半和他談話時，他是到在汽車底下，穿的是黑色衣服。五分鐘後，一個將信將疑的證人說在藥店前面見過他，他穿得非常“闊氣”不到半小時以後，據那不十分可靠的證人說他在貨棧附近吸煙，穿的是一種黑色的常“禮服”，戴的是軟性的黑色帽。據巴爾塞說，當他狙擊比拉得利時，他已換了深藍色的褲子和褐色的軍衫。幾秒鐘後，他在馬麗面前經過時，已換了灰色的毛衫，不戴帽亦不披外衣；但他在出案時掉了帽子，雖則他初時是頭戴有軟性的呢帽。在數碼的距離之間，沙谷又穿上了黑色衣服——如果相信國德列治證人的話。

和湯勃生的推論相似的，真不知有若干萬言；而且誰又能駁得掉湯勃生律師的最後的斷語，說沙谷與威塞帝“根據英國的傳統，美國的憲法決不因此種先決的事體而喪失其生命”？

被告的親友們，心裏都感覺到萬分的憂痛。他們知道判決書是將有不利于他們的——雖則他們自己還沒有承認有如此的結果。最可憐的，尚有孜孜不倦，依守法律的那些律師們，在誠惶誠恐地提出應有的建議，彷彿和奕棋一樣，一共贏了十來次——但是他們的敵人竟推翻了棋盤，而把棋子都丟向他們的臉上了！當域塞帝在監獄中著述對於母親的回憶錄，沙谷寫離別信給他兒子的時候，男的和女的，心裏都抵當不了那兇惡的世界，因之他們就想出了新的計劃去推動社會的輿論：彷彿和進了巢穴的螞蟻的掙扎一樣。

漢達生駕了一輛車子把寬尼利亞送到 New Haven 去；那裏住着比拉得利夫人——被暗殺的衛兵之孀婦。同她們一道走的還有摩斯馬諾和佛羅蘭斯夫人。她們都曾證明德舍的審判說比拉得利夫人曾說過如果她丈夫有手槍在身邊，那他無論如何不會束手待斃的。（這就所謂域塞帝在搶劫暗殺之後，由地上拾來的手槍）。

有一部分人現在陳訴於這婦人的同情了，而且她也同意要送掉那兩位也許是無辜人的生命是

無補于她的亡夫，或他的孀婦與孤兒的。她願意打電報給州長，要求他的赦免。現在就起“電報稿吧”，佛羅蘭斯夫人說；但那婦人要佛羅蘭斯夫人代她寫，不論是什麼，她都是滿意的。因之，佛羅蘭斯夫人及其同行者就駕車到附近的車站的貨棧，起草拍發了，第二天早上，報紙第一面也就把它揭布出來了。

但這使敵人又在這數小時內表示反抗。他們到那婦人那裏來，恫嚇她，而且波士頓報紙就說那個電報不是由比拉得利，而由不知名的婦人從車站貨棧那裏發出來的。那些貴婦人重新到 New Haven 來，但結果却發覺得比拉得利夫人“不肯再問此事了”。她們回到波士頓的時候，謁見了那聯合報的代表，解釋當時的情形，並要求他們糾正錯誤，但聯合報反因之而通電全國，宣佈比拉得利曾聲明她從未見過那個用她名字發出的電報。這似乎是個事實；但却未必是全然的真理！

詹母斯是一個舊式的新英格蘭人；他住在康可爾德與安姆遜的住宅相隔一草地，就因為那短短的距離，他的心理才受了影響了。他是亨利詹母



斯的經子寫小說如同哲學家寫論文般的小說家，  
者至於則寫維廉詹母斯學論文如同小說家寫小說  
般的哲學家。他的夫人是 Cushing 人富有財產，  
因之他就勇於作事，使康可爾得的人民對他有一  
種敬慕的表示；但這還不能挽回他入獄的厄運。

詹母斯先生在他“推論”中也是有瑕疵的。他  
說，所謂車門上有槍洞的“匪車”在驗明為有可疑  
的槍洞的幾點鐘前，先為警士所得；同時他也測量  
過柯亞的茅舍，且證明無論如何都不能如“推論”  
所說，你可以駕兩部汽車進去。現在他下到了南白  
蘭特利去描寫那槍劫事變，且證明有些證人，還沒  
有看見他們所宣稱的事體。但是南白蘭特利的鎮  
務委員如果知道的話，那他們必不會允許布爾塞  
維克的宣傳在街上舉行的，而且他們也竟不顧詹  
母斯先生祖先及其財產而終於把他逮捕了。

不久以後，柏特蘭度便提示出一個很聰敏的  
方法：如果他在勃利毛斯的審判中的供詞是靠不  
住的話，那他就負妄誓者的罪責。他告訴過州長，  
州長并不相信他，因之他寫信給州長要他逮捕他  
的信，他拿封信請證明不在場的那些證人；有十四

個證人，包括兩個編輯波士谷與柯德尼都簽了名，將信呈給了州議堂，他並不見有警上來捉他，因之他就同他的母親和其他六個證人回去了。那時是審判將終的時候，走廊上塞滿了偵探，秘密公務人員，和一大羣的新聞記者——好一幅動人的景象。州長不在裏面——秘書說；他把那青年送到房間內，他自己却在“苦惱”着。誰打發他來？這種計劃，在公開方面，有什麼作用？“這反傷害你而不能有所幫助於他”。接着柏特蘭度的解釋說：“請你不要遊說；遊說只合在公衆場所”。

柏特蘭度說，“我昨天想在公衆場所演說，但我却被禁止了”。

“你想做個英雄”。那秘書譏笑地說，英雄不是爲州議事堂所需要的，而且柏特蘭度也沒有被捕。最壞者就是他不知道在該地窖裡藏滿了酒物哩！如果他告訴他這一點，那他或許會達到他的願望。事實已經是如此，他只得帶着淚出去，而他的母親也靠在他的臂上嗚咽着走了。

### 十三

但却還有希望的時機。一個大實業家和一政治家會變成一個假冒偽善的人，這是很難以致信的。被告委員會的委員都跑出去見他，因為他們聽到從州議事堂裏，露有種種謠言，說他籌集了幾百萬元，且專為賄賂之用。他們把募得的捐款給一位州長撥用；他們在七年中籌備了三十二萬五千元，都是有憑據的，而且這些憑據還一捆捆地和一包包地都還藏在私室裏。賈克孫和丹諾華足足作了兩年工，而且得不到一文錢的薪水。州長聽此消息，甚為驚異，人家告訴他，說他們把所有的捐款都要揩百分之五十的油。書記喬磨羅每星期支三十元，其他有工資的則是打字工作的人。州長表現得非常親熱，似乎很歡喜喬磨羅，和他握手數次——他是個好人，什麼都是好的，請不必憂慮吧！

但這是他辦公室內的私事，也就是那位神商的陰謀；糖漿比酸醋捉蠅捉得更多哩。州長在公開方面沒有說什麼話，但謠言仍在橫飛着。教授為紐約“世界報”作了一篇社論，得到了一萬五千元的酬金，為“大西洋月刊”作了一篇文章，得被告委員會費十五萬元，“斯普會費而德的共和服”的有名

主筆被人攻擊，說他爲委員會作了一篇有名的評論，得到二萬元。“議事堂的那批人”在這現金報酬的氛圍中過生活，以致他們意想不到那些紳士對於這事情作若何的感想。

同時，他們也是生活在恐怖的當中，似乎在金色的圓屋頂之下，密佈着有許多工人般的密探。那裡的偵探實比被告的朋友還來得多；當中有一個打了文蘇爾的領帶，且經常地給步哨所逮捕。和這案子有關係的人，僕役們可以因爲拿了有那廢物籃裏的東西而得到有酬報的。與這案子有瓜葛的軍官，最高法院的審判官以及後來即如陪審官都莫不備有衛兵，日夜守家，至于這些人們的夫人們則每當其丈夫出門時，就戰戰兢兢起來！

恐慌發作出來了；報紙大印標目，大刊特號，謂金色屋頂下都埋有炸彈，約翰孫家屬的親友，控告沙谷與域塞帝的汽車行主人，當睡覺時，其出入的間門都給炸彈轟毀了。這使得報紙又來大登其記事并主張非把沙谷和域塞帝上吊不可了。警察認定這是私販酒者的爭吵；但事實並未發覺出來——因爲私販酒者是警察的自由賞款者，有一

封恐嚇信寄給一個證人，而這封信終成了孩子們兒戲的了；報紙把這封信刊在第一面，而沒有把這封信的真相宣佈出來。這就是生活在眩目惑人上面的新聞紙，而且刊登了許多不是由墨水而是由血汗寫出來的社論。

#### 十四

羅威爾專員委會審完了牠的訊而回退到私室去考慮了。但同時州長則繼續向證人傳詢，他們進出在他們的辦公室，每日至少有三十餘人；各式各樣的人，都說他們有關於這案子的消息報告。有許多人是秘密進行的，且秘密出來的，他們的名字，只有州長一個人知道；他們靠近他的耳朵切切絮語，彷彿他在揀造出那謠言的真相，對話的對話，討論的討論，足足經過了一百次，他終表示他是得不到什麼真像的，即使事實上他就得到有，但也等於同沒有差不多。唔！我正在這房子裏聽到有！他會這樣地說；且證明那些謠言是正確的。

在另一方面，他所不願相信的證據，無論如何都不能滿足他的。他心裏已經認定了卜力治窩

達爾的罪案，即會證明域塞帝是常規的兇手。如果你是指出了域塞帝的十八個不在證的證人都是可靠的工人。那州長就會懷疑他們關於鱈魚的事情說得太多了，“但是那裏有他購得鱈魚的快遞的收據呢？”案子似乎在這關頭上，律師們皆用此而查閱勃利毛斯的快遞的存根。他們發覺了將近有八年之久的存根已破毀了。湊巧，他們探出州探員業已查閱過，說是已被毀棄了。

不怕是州探員曾這樣說過，但他們却決定以計勝人的方法對付他。他們設法取得賣鱈魚的收據。伊爾曼副律師，曾因此前去查理士敦監牢來和域塞帝商量。域塞帝很難記得——他在波士頓時常向幾個魚販購魚的。那位律師就根據他的臆說，叫了華利傾尼做他的傳語者；他們向波士頓南方的“魚埠”到處找問，但可惜竟沒有人記得曾買魚給過域塞帝，喬蘭達爾也叫了個意大利人翻譯——兩批人去找尋，最後，在他們問遍了亞特蘭特街——即 Tguiuney 市場的七位意大利人的魚販後，有一個說，“勃利毛斯的域塞帝”曾給他作過買主。還有收據麼？一年兩年是有的——但七年八年

去是沒有了，先生，沒有了！他同時亦已換了另外的主雇了。

但他們堅持要去找尋——他們能尋找得到麼？那兩個你的同國人的生命全靠在這一點哩！是的還有舊紙簿堆在閣上。他們跑到那裏，在蛛絲塵跡中用電筒尋找着。他們終於找出一隻舊紙箱，箱上寫着不整不齊的意大利文——那裏有一捆裝訂得很鬆散的舊賬簿，但是他們所需要的日期是遠在1920年一月的。“天喲，你還有比這箱子裡的賬簿還要舊的麼？”

那位意大利人有興趣了——這是一種故事！“那裏還有一只舊箱子，或須有那些你們所要的材料在裏面”。一只大箱子，懸在椽子下，釘得緊緊的。“一定要有一把鑰子去打開牠”，那裏都是一捆一捆的舊紙：在那中間有幾盒美國快遞公司的收據，有快遞人的簽字，是他天天僱船運送的。日期有的是1919年的，有的是1919年十二月的！在那盒子中間則有一收據寫着“一桶鱈魚交勃利毛斯域塞帝”。

哈哈！我們有了！我們要來舐一下牠們了！日

期恰正是十二月二十日，星期六，這是柏爾特所說運的他鱈魚的裝運的唯一的日期，以便在星期二運到，次日出售的！那些都是新鮮的鱈魚。魚販說，你看一看桶的分量便可以知道那是生的，死的鱈魚的重量是比較重的！

那些青年在塵埃中就歡躍起來！我們的Wirtz可以得救了！他們帶着有異常光彩的眼睛兒回到辦公室來！他們又走到州長的辦公室去。“我們已經找到州長所欲得的證據了”。這話是對他個人的秘書說的——州長本人是在忙得不開交。“實在的嗎？”那秘書問。在他苦惱的眼睛中再看不出有光彩了，“你們在什麼時候才會不再去找證據呢？”

他們不敢把那難能可貴的文件交給他，但他們一定要謁見州長顧問威競先生。接着他們就回去着，且等候着——但沒有什麼事體發生出來；第二次他們又去見州長，他們把那件事提出來，州長說：“這能證明什麼呢”有什麼證據可以證明域塞帝是接到了那種由船兒運來的貨物呢？我知道鱈魚是從來都不會宣稱什麼的；牠們是凍在貨棧裏呢”。

喬爾達爾咬牙切齒地說：“這彷彿是一種我們



在童年時代所聽到的小縫工，怎樣向皇帝的公主求婚的神話”。“你去殺龍給我”，國王說——因之那英雄就走出去，且殺了龍，但回來時，却不曾得到國王的公主。“你去殺那三個巨魔給我”，國王說——於是那英雄又走了出去，且殺了巨魔，但他回來時，依然得不到國王的公主。“你再去殺那吃人的野豬給我”，國王說——故事愈是弄下去，笑話亦愈是百出了。

## 十五

那神商弄了一批經常講話的公式，用了他這批公式便來向他說話的證人挑戰。他對於意大利人說：“你是無政府黨人？你是沙谷或域塞帝的友人？你是被告委員會的委員？你有朋友參加那委員會嗎？誰派遣你到這’來？”“被人家派遣是一種犯罪的事體，即是一種現行的有計劃的陰謀犯的符號。

對於美國人的審問手段是很詭滑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你讀過那口供嗎？”如果答“沒有”，那你就沒有資格來過問此事。州長是讀過那口供的，他這樣說，如果說是“讀過的”，第二個問題便是：

“你從那裏得來的呢？”——因為被告方面只有兩份整齊的口供錄，和兩三份“不服狀訴”，即普通所謂“案卷”的。如果你有能力來說服他，你把這些東西一一都看過了，那他就會說，“你同證人商議過麼？”這樣你就要被他“壓倒”了；試問被告的律師既不能從州長的秘書那裏得悉證人的名字和地址，那誰能和那些證人商議呢？如果你說是“沒有”，那州長會答復你說，“好，我是知道這案子的，可是你是一點兒都不懂得”。

這一切複雜情形——百打百萬言的成文的證言，且對一個人的耳朵絮絮亂說的許多次數——他實以為他一個人是身担得了的！他跑到他的辦公室，有時是閑適的，有時甚至於是溫文爾雅的，裝作着一副自發的微笑的臉孔，且歡迎着新聞記者說，早安，孩子們，好天日！”他不求援於人，且當有別人來援助時，他亦不道一聲謝謝。由瑞典來的律師，瑞典首相的兒子，布蘭定前來考察這案子，他費了一個月的工夫，深信兩位被告是無罪的，州長容許作一小時的談話，但州長只費五分鐘功夫與他話談沙谷與域塞帝的事情，而把其餘的時間

都講到瑞典汽車業市場方面去了。即使在雷聲隆隆，電光閃閃的時候，那興旺不堪的神商却還在打着乾草堆哩

郵件潮湧似地送進來。郵車送來了一大堆的請願書，約有三十大捆，都是掛號由法國寄來，簽有三百萬工人的名字——是忍耐地從幾次的工人大會裏，簽下來的工人名字。牠們在晚上，在熱力不會再來損害人的晚上，放在爐底中，都被付之一炬了。郵差送來了一大捆的電報，牠們被揀拾了以後，有的送到報紙上去，有的送到火中去了。那位州長的私人秘書說：“除那些不知道的怎樣拼那些 Wops 的名字的人們以外，個個人卻想把他們處之以死刑的”他把伊華拉特底著名的福音禮拜堂的大爾令牧師的來信拿了出來，信中報告說，在星期的聚會中通過了決議：一致要求要把這些有罪的人必須處以死刑。“我們相信”——太爾令牧師寫道——‘那請求釋放他們的請願書的來源不是美國人的，且會結果地顛覆合衆國的政府於’。那萬王之王的耶穌同志又站立來了：且三呼自由，平等，博愛萬歲了。

## 十六

寬尼利亞不想再去謁見州議事堂了；她在判斷進行訟訴的最好的方法，現在她請求文德斯給她一個見面的機會；他答應她一個人來——這引起政治家的注意，因為她還是貴族家的一份子，不論她有若何的幻想。那個神商會有私地對她，但亦會兇惡地對她，因為她是危險的女人。他要她埋怨這個案子而來的大部份的公開大會；他看出她化了算威爾的家產作她背逆不道的事情。

寬尼利亞從未見過他，可是她久已知道他的大名了。現在她坐在他的辦公室中，看他那雙那樣冷酷和那種無情的眼睛——很奇怪的，那對眼睛使你自然以為是瑪瑙。他的臉兒是圓圓的，頭兒是一部份禿了的，衣服是整潔無瑕的，他的笑容，彷彿是和死人的笑容一樣。他坐時背向窗戶，因為這樣他就可以光看見來找訪他的人們了。那裏放着一張桃花心木的抬子，一張綠色的吸水紙，幾張白紙，銅墨水瓶一具，及一幅小小的國旗，表示他愛國的熱忱。一所大房間，全都潔白的，置有幾扇白

色門戶，厚絨的地氈，和從未用過的火爐。“我想你已見過這些東西好幾次了，算威爾夫人”他很鄭重地說。

是的，寬尼利亞確是見過的，“當我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那約翰漢高克的舊家庭就有這些一樣的東西落在這前面的”。於是他們就講到波士頓了，而且如果她不說到其他的話，那她也許可以說話說好一點；她的社會的尊嚴就是使她能實實得到有各種機會的唯一事物。坐在側面椅子上是州長私人的顧問威競先生，他是哈佛人，是一位貴族善於說笑的；如果她以‘舊日波士頓’的態度對他，那他就會鼓勇起來和她一同做那種事業。爲着要討好汽車商人，勸他爲着衆望的事體而讓一點步，所以那位貴族的老夫人底特權就因之而犧牲了。

寬尼利亞提到了域塞帝，她是怎樣熟悉他，以及他是怎樣的一個好人。州長聽了“但一會就疲倦了算威爾夫人，我沒有時間去研究背景和和心理”。她想告訴他，什麼是背景和心理的意義。“想一想尼加吧！他們對我說，他出去了，竊取了一萬六千

元，然後回到鞋廠來，且賺三十七元八角的工錢”！但她却曾正在提醒他的男性的的好鬪性。“他們不能不在工廠中作工”，他又爭着說，“他們不能改變他們的習性的”。

寬尼利亞正在研究他那溫柔的面孔和神奇的無情的眼睛。這是個什麼人呢？什麼動機在指導他呢？簡單的商人，祇能對付簡單的問題，如一定的物價，房租和工資問題，一些容易解決的事體；他是個實行者，而不是思想家。現在他却來體測理想主義者的心靈和估量社會的動力——這些當然是出乎他的智力以外的了。‘算威爾夫人，我是個常人，不是有智力的人。’她開始告訴他關於柏爾特的研究，她看見他所讀的那些書都是在苦工作完了以後的夜間；但她知道這是冒犯了汽車商人，因為他所研究的只是一些市場和價格而已。即使稱贊幾句兩個社會叛徒是沒有自私的動機，也是無用的。也會觸怒金錢的生命的人。“不相信私有財產的人，必須褫奪其公權的”，他曾這樣地說過。

她又告訴他關於那兩次審判的經過，和她在那次審判中所曉得的，關於原告方面的證人的話。

州長很稱贊那些證人，說他們的“眼光如炬”。那老夫人說：“他們的眼睛從外看內或是清楚的，但是從內看外，却顯然是混糊的”。她說，根據初審的記錄和丙克耳頓的報告，那些證人的供詞是推諉的而又模稜可的。現在州長已知道有這些報告，但他不會知道他的內容，而且更不明瞭個中的詳細情形。他甚至於連有些證人的名字都不曉得。她講到碧爾星，州長就說，“舅爾星麼，誰是舅爾星呢”？

但在態度上，他是很客氣的；他把她的話，聽到完結為止，但有却表示不耐煩的暗示”。“我會仔細考慮你對我所說的一切，算威爾夫人。我很敬佩你的懇摯，謝謝你的光臨！鞠躬時鞠躬，微笑時微笑，一切事體都做得很好，總之快活了一個鐘頭——但這一個鐘頭，那裏會得到絲毫的結果。

“他完全不明瞭這個案件，即在心裏，他都沒有把牠記住”，這是律師專家，文德斯，和他岳母走下那大理石砌成的遼遼的走廊時所說的斷語。“你要知道什麼，就須再下一番工夫去知道很多別的事體；至於傅利爾則什麼都不知道的。”

“他將來會作什麼呢，文德斯”？

“他將會拾人家的牙慧。他將以為他已解決了，但他的腦子可以無須經過他明白不明白這個案子，而在其本身先決定下來。他一生就是這樣地過去的——他的腳兒立在平地上就和貓兒般。我怕的是他早已立在地上了，並且朝着錯路走了”。那位大律師一邊說時，一邊就伸出他的手臂來扶着那老夫人，且出力扶她直扶到他們一步一步行到了車上。“事情是到了這般田地了，母親——應驗了我昨晚對亞爾文所說的話：你可以使汽車夫變成爲州長，但你不能使州長變成爲汽車夫”！



## 第二十章

### 判 決

—

七月二十九日通告這一個案子行將在八月三日判決了。那一天是禮拜三，是州長的州政會議的日子；這一個事實，因為州長如果肯赦免，那會議也是未嘗不同意的。種種憑證，都引起了人們希望州長和會議兩者都會一致來赦免。謠言會以這個形式或那個形式發生出來，而州長也會說了這個又去問問那個。

喬蘭達爾從未改換過他的悲觀態度，“傅利爾只是想把他們處死刑，此外什麼都不曾想，一刻兒

都不曾想，而且決計不會想的。”但是有幾個報界中人却想法不同；一個說：“你可不能對我說，像這般享樂的人肯把這兩個人斷送到電椅中去咧！”有的人曾同州政會議的委員們說過，自信地說州長對於這案子，已胸有成竹了。紐約泰晤士報的通信員把詳細的情形報告給他的機關報，說州長有意延期執行死刑，要求立法院通過準備重審的特別法案。紐約“世界報”，亦作如是說法；“赫拉特講壇報也和之。

八月三日的前一天，有種特別的事體發生出來。美國總統庫力治恰在那一天到洛基士避暑，挖着蟲兒釣釣魚，攝有十咖倫長的戴了帽子的照片攝影，及攝有戴有電影附帶具的照片等等。他在前廊口招待了新聞記者。並以打字機印成的字條交給他們，該字條是：“我不想再在1928年再作總統的競選了”。這一句話，頗使一般偉人爲之悲慄萬分；至于傅利爾的敵人就因此而揣想到足以決定沙谷與域塞帝的命運，態度比較審重的報紙，如紐約“泰晤士報”與紐約“世界報”對於這案件總極慎重——同懷疑者所爭論的一樣；在八月二日那天晚上，想

來是一定有什麼事體來改換那神商的心腸，使他放棄那赦宥的觀念。傅利爾本人有希望跟着慎重的庫力治上政治舞台的後塵，在下次共和黨大會時，一個“剷除赤黨”的英雄，他會受人家熱力地來推選出來麼？

在此種揣測中，究有無真理，除傅利爾外，誰也說不出來。但不論怎樣，他在候選名單，很想會有他的名字列入的；而且這樣，他第二年舉行的共和黨大會中所發生的事變是很值得人們注意的。在旅館中開會的且決定總統和副總統的名單的小部份的富豪，曾經提出過傅利爾的名字。州長的朋友們把他所做的英雄的事業都說出來；以及由這英雄的事業而得到了一般愛國主義者的熱烈的赤誠。但是1928年的政治家都是很冷淡地表示今年已經不是1920年了。“共和黨從現在起直到選舉運動告竣時止，是不能為沙谷與域塞帝的案件而引起爭辯的！”那時沒有一個人來投票選舉這一個神商；他在失望之餘，竟至憤怒地否認前任麻塞朱塞州的州長柯克斯來代替他的名單。他從遠地用電話打給參議員卜特拉說：“不是傅利爾，便沒有他

人!’

## 二

八月三日是公佈判決書的時候，州議事堂的印刷室與州長的辦公室都容積不了那一大批的新聞記者，自有麻塞朱塞州的歷史以來，立法機關借給他們用，這還是第一次咧。同時，在那印刷所的邊廂裡也都佈滿了電話的電線，有八十餘人，彷彿和獵狗一樣，拿着繩索，在跳着，狂吠着，凡是與這一幕戲劇有關係的瑣事，外面都已經在喃喃着了。

這是一件有史以來未曾有的對這案件發生有興趣：紐約的大報紙，先前給有幾寸篇幅來登載那兩位罪人的事體，但此時却提出整頁整頁來登載重新審判的鬥爭的消息了。

但不論怎樣，各國工人階級也注意到這案子了。他們却把這案子當作自己的事情看待了。他們側耳靜聽如荼似火的雄辯家，參加示威遊行，拋擲磚頭於美國人的窗戶中，在公使和領事館的門前安置着炸彈。在麻塞朱塞州的統治階級看來，這是國際布爾塞維克主義之再惡沒有的明證；這是一

種反對卡門威爾斯的盛名的兇悍的陰謀，統治者就號召從前曾經反對過專制貴族和教士的逼害與摧殘他們的清教徒祖宗的精神來共同對付。爲無政府主義者的行爲而咆哮的人的聲浪愈大，那他們所追求的機會亦愈少——一般倔強的人是這樣地說。

州長不會到過他的辦公室；謠言說他在隱名的旅館中決定他的判決。在漢諾華街的沙谷與域塞帝的後援總會，即在那兩間代遠年湮的辦公室裏，都有新聞記者，攝影者，私販酒者，詩人，意大利工人，哈佛大學教授，坐在木箱上，紙堆上，檯子上，軟椅上，等候着，等候着。壁上則懸掛有好幾國文字寫成的標語，要求開羣衆大會來援救沙谷與域塞帝；有的是用法文寫成的，署名者爲內閣大臣，這一個標語會使柏爾特高興死了，因爲裏面說及他好像是釘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穌一樣；有的用德文寫成，說“公理已死了”；有的用墨西哥字寫成，說到“自由與公理”。柏爾特是對的——他的名字有意義了！

寬尼利亞逗留在她的房中。朋友們都來服侍

她要她回心轉意過來，但個個除開判決以外，什麼話都不曾說過。電話紛紛而來，她的心坎跳躍得利害，以致受傷了；當電話打來更證明這個判決會延遲下去時，那她就倒在椅上，覺得身疲力竭了。嘉爾是一個新進的新聞記者，他是全心來幫助被告的，跑來安慰她；午報登載緩刑的消息，因之個人又興奮起來。此時太爾法官還在馬因的亞千極部下，並且他在那天早上還在克利胡鄉村俱樂部打四十八個考而夫球得了十八個進洞而得了十八點。

人們都在等候着——等候着，直到晚上，州長還沒有到辦公室來。羣衆都湧集在州議事堂門口，但被當局趕回去了。判決書恐怕要遲一些兒宣佈了，那位秘書說。在後援總會裏的拍體儘在打電話給她的慈母——一共打了十來次，都望安慰她那受傷的靈魂，還能來應付未來的打擊“喬說，那黑心人在收藏他的判決書，因之，我們今晚便得不到什麼回音了。他要把晨報的第一張篇幅留給他用！”

事變就這樣地證明了。那最後的時間，十一點二十分，即要把判決書送給大報登載，又即被告的

朋友沒有機會來答辯，也找不到一個昏狂的新聞記者來聽他的話的最後的時間——那時，州長的秘書手裏拿了一批的信封，每一封都封有七張複寫板寫好的信紙。新聞記者各拿了一份，一面跑，一面折開來看。電報的海底電線，都把“死”字傳達到五大洲了，過了幾分鐘，各大城市街上都有“特刊”出賣，封面署着驚人的標題說：“沙谷與域塞帝宣告死刑了”——

“沙谷與域塞帝定罪死了沙谷和域塞帝應死了”傅利爾說。“沙谷與域塞帝有罪了，且將死了。”

### 三

像那七張複寫紙的信紙所表現的事體，真顯示了麻塞朱塞州的卡門威爾斯的法律制度是怎樣奇怪！奇怪！通過這一件複雜而困難的案子，他們都從沒有些須的遺漏。法官是不偏不歪的，陪審官是有良心而公正的，證人——在爲着卡門威爾斯，總眼睛清爽而不害怕的，最高法院曾經是無過失的。可是現在來了一個汽車的神商，張開鷹隼般的眼睛，審查訴訟的手續，正在吹毛求疵着。他很耐

心地研究那口供的一字一語；近來的上訴狀及判決書；他曾和陪審官及證人談過話，深信一切事體都毫無過失；現在他站在講壇上，把此事告訴給全世界的文明各國，說着他的最後的決心！

他曾一再查過這一個案件，且他在說了幾句評語以後，又添了一兩句尊威而堅決的話。他要說話的第一個便是陪審官。“我看陪審官都完全是忠直的人……我看不出陪審官的審判有若何不公正的地方。”但事實是這樣，那老年的，向國旗行禮的陪審長在他盡職的說：“砍死他們，他們無論如何都要把他們絞死的！”——這一樁瑣事是那一位最熱心的神商會不憚麻煩而報告出來的。

他要說話的第二個便是太爾，“已經呈來了的筆供狀宣稱審判官是有偏見的，我看不出他的審判有若何偏見的憑證。”那一雙鷹眼在審察那幾張口供的內容，說到那口供，那又是太爾欺瞞陪審官，而縱容了國得烈治是一位承認了的強賊，這是事實。那一雙鷹眼只看到太爾不信任古爾倫斯基證人，古爾倫斯基原是位失於不能阻止捕房律師和警察不來捏造羅拉安得烈底證明，這也是事實。



太爾允許了捕房律師來威逼沙谷之不知哈佛大學的真相；這也是事實。太爾對於被告律師宣稱他們所不曾宣稱的事體，加以譏笑者凡七次，這也又是事實。他一任捕房律師告訴陪審官說布洛克托所曾經否認了的某些事體的證明，又說捕房律師知道他是否認過的；這也又是事實。太爾自己也把這同樣的事體告訴過陪審官；這更是事實的事實。

這樣，要求重審便根據在已經發現出來了的新的證據上面：這根據就是陪審長的偏見和不端，國得烈治的刑事行爲及在證人席上的僞誓；羅拉安得烈及巴爾塞的食言；州警察長的公認，說他在捕房律師事務所裏把僞證據告訴了陪審官；高爾德，凱萊，與傾尼帝則不許去替被告辯護，那位神商說：“我已看過了所有這些動議，讀過了筆供詞，幫助他們來看他們有沒有重審的活的理由。但我終於相信他們是沒有的”

至於法官之來處理這些陳訴和請求也是一件完全合法的！他所作的一切——包括他對於筆供詞的撒謊，說他們所不曾說的說話；曲解最高法院的判決，擅引證語，僞作以爲在口供裡面有的幾

節口供——一切都可以說是很完善的，至於太爾的動機則更有如波士頓所飄的白雪般純潔。神商說：“我仍深信審判長決無否認他們而偏重一面的證據，而且我也就拒絕重審。”

那位神商宣佈域塞帝是犯了卜力治窩達爾的重罪，且說他不敢來替他自己的行為辯護——但是，假如他不想的話，那他就可以不出席來辯護，而且就是這樣不出席來辯護也不能用來攻擊他，這是完善的卡門威爾斯底完善的法律。

那位神商深信他們是有罪的，以致他對此事說了一次又一次：他對沙谷的犯罪說過兩次，對域塞帝則說過三次；他深信此次審判是很公正的，以致他對這樣的公正審判一共有五次的聲明——他又補充說：“此種審判手續不會有過絲毫的過失”。他把南白蘭特利的犯案敘述得很動聽，他特別提出那罪犯的殘酷行為，以便在報紙上有一則驚心動魄的新聞登載出來；接着，他又清理出這次的赫赫光榮來，把他自己安置在那赫赫光榮的中間，周圍有陪審官和證人圍繞着。“我很榮聚在這公共事業中與眼光若炬的且不怕把真理說出來的人相

周旋，以及我所接近的陪審官又能依據他們的信誓執行他們的職務。”

#### 四

在寬尼利亞左近的柏體和喬所居住的小房間中，聚着十多個人。他們把那七張複寫紙寫出來的公文高聲朗讀，逐節再三研究，並在文句中加註感嘆符號或加問話符號。時間雖是一點一點地過去，而人們的吶呼聲與奮激的態度總在繼續不已。誰也想不到睡覺；在這個世界再不能安枕而臥了——讓睡眠已被摒於波士頓之外吧，讓牠當作這次殘酷行爲的懲罰吧！青年男女們的說話，是不合於老年人的胃口的；但老年人却知道這是波士頓有史以來的一件空前的特別的事變。室中空氣因抽煙的煙霧而漸逞灰色，憲法附文第十八條以及反對褻瀆與叛亂的法律均已被破壞了；因為有幾個急進派的人物，對於此次嚴刑的審訊，已忍無可忍了，至於保守份子則若無意大利私販酒者爲之臂助，恐亦不能自制了。

喬在打字機面前打字，身兒屈着，眼簾上面

戴了個深綠色的眼蓋，豫備着新聞且要由電報拍送到午報上去發表。他把新聞稿再打了好幾份給其他的新聞記者，希望他們會了解這個和那個。室中人時時刻刻打斷他的工作——這使他定要有其他的論據。在被告後援總會裏又有一個羣情奮激的集會，電話一來一去着，在交換着意見和消息。要引證的話不能不看看口供，而且所有的偽證也不能不抓住出來。

在早飯時，在上工的途中，百萬或千萬的人們都莫不想來知道些關於這個案子的紀事，但他却就在幾點鐘以後，還得不到那委員會的回音，假如有，也僅僅是斷片的消息，或就連斷片的消息都沒有——他們是怎樣地懷恨於汽車業的神商，怎樣地懷恨於這神商對於他們所玩的陰謀！男的和女的，當他們指摘出了有特別的毒計的章節時，他們的指頭兒都全在顫動了。

寬尼利亞，一個舊式而不能趨時的貴婦，對於約瑟亞生前所執行過的職務，還追念着他的尊貴和顯耀。在她看來，卡門威爾斯的州長，站在講壇上向文明世界宣言到那兩個人的生命問題——這

樣的州長至少都應說些真理。“你不以為他會除掉那口供可能證明出來的錯誤嗎？”

柏體說：“我希望他和撒但般的撒謊。”

他們重新來注意到那七張複寫紙寫出來的文件。看這個喲！看那個喲！看他對墨德羅說些什麼！“我亦不必着重到墨德羅的懺悔，一般人都以為他已承認是這一次的罪犯了。”他說這話定有怎麼意義呢？他不但不加以解釋——還繼續說明他之所以不信任墨德羅的原因——而且對於“一般人的揣想，”也無一字提及！他說的那句話裏的幾個字只證明“一般人”的印象是錯誤的，墨德羅並沒有“承認他是這一次的罪犯。”每一個讀者只能得到這樣的意義再沒有旁的意義了。但墨德羅親手所寫的供詞是：“我從此承認我是南白蘭特利的鞋公司的罪犯，而沙谷與域塞帝則并不是所說的罪犯。”

接着更來了一個奸猾的詭計——這神奇的詭計就是刁巧地想出來的如布洛克托的遁詞，克茲曼的臆造的答言，以及太爾對此二者的掩塞了！那位神商召集了替沙谷作不在證的證人——說他

“那一日曾在到波士頓意大利公使館，但說這供詞唯一的證據只是現在在意大利或其他地方作證狀的意大利公使館的前任的僕役之記憶而已。”研究研究偽造者，誣毀者和欺騙者的未來的詞句，且學習學習怎樣地睨笑以及依然來做一個狡猾之徒！偽造的手段似乎在告訴着真理從來不會走上過這般高遠的階段——這不特是在那神商的各種形式中，即在生產過剩的大帝國也都一樣發展出來，或竟在哈佛大學的商業研究院中講授出來！

嚴格而坦直說起來，沙谷曾得有一位證人來說“他在那天曾在波士頓的公使館才是真理。但沙谷却又還有其他五位證人，說他在那天是在波士頓！雜貨商，阿非，曾證明沙谷曾給他一張鈔票，并且阿非也曾把他在日記簿中所寫下的付款的日子提到證人席上去。編輯先生，波士頓與柯德尼都曾證明過那一天曾與沙谷在保尼飯店吃過飯；一個銀行分行的經理鄧太馬羅，廣告主任威林斯也曾證明和他一同吃飯閑談過。此外這些證人也都證明他們在和沙谷的言談中，他曾經告訴他們，他之所以到來波士頓為的是到公使館去取護照！這真

出乎意料之外的陰謀與欺騙——第一，羅威爾專員會強迫波士谷與柯德尼不要做聲，且因為想隱瞞社會人士便來改削審判底口供；第二，那強有力的神商便站在講壇上向文明世界說波士谷與柯德尼這兩個人是沒有的！

## 五

寬尼利亞偃臥在床上，這是長期緊張後的反應。黑女僕拿咖啡與土司給她，但她不能吃；她躺得和死人一樣。在她，什麼都過去了；她做盡了她所能做的事體，她鬥爭過了她所能鬥爭的東西——她對她自己這樣說。青年人仍可前進，喬還可以寫他的報紙新聞，警醒善慈的社會人士。柏體依然在組織羣衆大會，在公開集會堂演說，但逃亡的祖母的賽跑却弛緩了！

她偃臥在那裏，且癡想那電椅的念頭。她在這可怖的七年當中都不曾想到這個念頭——這是種自然的把戲；但柏爾特與尼加却是對的——他們知道這種念頭是必須要到來的，而且他們也身殉了這種念頭。他們有他們的意志與哲理；他們能說

且能笑。現在，寬尼利亞却應步他們的後塵了。她應記住人家所告訴她的說話——並不會傷痛，因為在有所感覺以前，電流已把腦袋毀滅了。此事一過，那就真正完了；事後人家會來弔你，但你自己決不能爲你自己而弔心起來。同樣，你是一個烈士，你會爲了你所愛的主義而成功了某些事業了。

這就是她所不能不來認識的。她要來勸服她自己有新的青年快要到來，有人會來留心她在這裏的人公無私，並會把這兩位Wops的犧牲他們的快活而使世界的正義誕生的事體看得非常重要。你試想一想這未來的青年們；你試倒在這裏閉着眼睛，讓他們進來，並同你說說話；你試來感一感覺他們放在你的額前的溫柔的手掌。要你來休憩休憩，要你的緊張的精神寬鬆一下，要你的心兒不要亂跳了。

寬尼利亞這樣不寧靜地躺在牀上，同時又有一批有意義的安慰的說話浮現在她的腦筋裏“現在我們並不是失敗。這是我們的事業和我們的勝利。”域塞帝正在這樣地說着；她從那裏聽到他說



這樣的話呢？在她身邊的一把椅子上就安置有一本瑣物簿，瑣物簿上面則滿放有信件及文稿和新聞，她起來坐在那裏，且一頁頁地翻閱着；她所要的東西居然在那裏找着了。自太爾法官宣布他們兩人的死刑以後，不久，寬尼利亞即要求北美各報聯盟的新聞記者和她一同到德舍那裏，且看一看那些被斷定為匪徒的是怎樣的人。現在，正在讀着當時見面時的記錄的寬尼利亞，就回想到當時的一切詳細的情景；那兩個犯人從束縛的牢房出來，瞥了下來射進在中央客廳的日光且覺得身心舒暢了許多了。尼加露着“小孩子”的寧笑，而柏爾特則顯著成年的和靄的微笑，新聞記者斯特浪是一個身軀高大的人，賦有暫白的德國人的面孔，吃得很好，穿得很好——當他同寬尼利亞說話特別是那樣尊敬，含笑，他的心坎也是溫柔的，賦有天生的傷感——而且當他一發現到這兩個很誠懇而理想的人正在電椅的陰影面前，且眼看着他們的最後的敵人而不害怕時他就被打擊得呆若木鷄了。當犯人在說話時，他曾諦聽過，接着，他就跑出來，且想把當時的情形製成一幅圖畫來給讀

報者看。

“那兩個人都期望着死。他們這樣說，而且他們的罪案也會寫在他們的墳墓上；塞域帝的面上表現得恬靜，有一時，那位青年，尼加的眼睛裏有點濕淚，但他說話的聲音却仍然是很堅決的。他曾娶過可愛的身材驕小的意大利婦人。他們生有兩個孩子了。

“一回兒，梳着平滑的頭髮和賦有孩子氣的面容的尼加正在笑着同監長爭論着牢獄中的費用。

“域塞帝對人很仁慈，但有鑑定力，一堆兇惡的鬍鬚遮住了他的有趣而含笑的嘴唇。他的思想在各方面都留着印象；他的特徵足使理智堅強的人都能成爲隱居之士。”

下面就是牢獄生活的一瞥：

“從上面的店舖裏來了一批衣着灰色的人們，手臂彎着，面色慘淡——步兒和臉兒是一致，

“‘他們曾正在作完了工哩！’沙谷的手指很興奮地指劃着，‘天吓，我不作工，我就要發瘋了。我的手指兒慣於不停地忙着的。我懇求，我爭論——我要一點工作做——鏟煤也好，別的工作也好。最

後在三年以後，他們就叫我去洗刷磚石。你現在看我怎樣？我一天重一鎊，一共有三十天。’那監長也點了一下頭，表示這是對的。

“‘首先，他們叫我和小孩子般在做編籃的工作。這比沒有事做終要好些，但却也好不到許多。那時。我就一個人坐着——有七年之久——二千多日——人人都說人的本性都是完美的——一天天都不做工過去——祇是呼吸，吃飯，坐，躺——因為我以爲人的內在是尊貴的——人決不是一種野獸’——

“域塞帝對他的同伴說話非常之和藹。他知道這兩個探監者是深信這些要實行那些強制可欺的人類的條例的。

“‘我們是資本家了’，他一面笑着說，一面却指着一大批的工人。處了死刑的人們是不許工作的。‘我們有家庭，我們有飯吃，但我們却不要做工。我們不是生產者——靠人家的勞力而生活。當自由派演說的時候，他們會把尼加和我的名字念出來了。’

沙谷的歡悅一陣一陣流露出來，但監長却表

現得很莊嚴。忽地裏，有個人感覺到這兩個人就要在平的木倚上處死刑了，正如世界開始其暑期的休假一樣了。

尼加與域塞帝看到了這新的表現，且明白了這新的表現是什麼。他們活潑地，同情地微笑，這彷彿是成人們對於孩子的困惱而微笑一樣。

‘如果我不是有這些事情’域塞帝說，那我就可以在外面過我的生活，站着在街隅同受人侮辱的人說笑了。我死得無聲無臭，那就是我的失敗。但現在我們却不是失敗。這是我們的事業和我們的勝利。在我們整個生命中，我們永不能再希望爲寬忍，爲公理爲，人與人的理解（如我們目前偶然做出來的一樣）而再做出這樣的事體來了。

‘我們的說話——我們的生命——我們的痛苦——是不值什麼的！把我們的生命——一個靴匠和一個魚販的生命——取去算了；那最後的時間是屬於我們的——那痛苦就是我們的勝利！’

“他們沒有一句喧囂，就那樣毫無所謂地說。”

## 六

當寬尼利亞看完以後，眼中就流淚起來。“吓，美麗！美麗！”

當喬在那天晚上進來時她就那一張新聞給他看。“那真是稀有的名言——那最後的兩段，我不曉你是否又再把牠們引述出來了，且使得人們再來讀一讀哩。”

喬說，他是會引述的。他爲着來引人注意，就標了這個標題：“域塞帝之於他的審判官。”那兩段文章引述出來了，轉載在工人報紙上了，且變成爲域塞帝的精神上的遺訓，這是他的朋友們在他的死後要誦讀起來的非神學的祈禱文。因爲是這樣標題着，所以人們都以爲這幾句名言，是他在法庭中的供問的一部份；但事實並不是這樣，這是他對新聞記者所說的簡單而不以爲意的說話，亦即是域塞帝天天心裏所想的東西。

歷史會告訴我們，凡是聽過林肯在Gettysburg的訓言的人就會不歡喜這類的話。他們覺得那幾句話是太草率了，太不合適了，而且他們也把一切他們的榮耀都歸給到波士頓底伊華拉特底花言巧語的演講了。但未來的歷史却要不着有花言巧

語的字眼；牠需要從受苦者那一刹那的心坎中所發射出來的，且能使別人的心境光明的話。我們，聽了這幾句話以後，我們就發覺了保羅說這句話的意義：“可滅的將歸於不可滅的方面。”學校裏的孩子把牠們深深記在心裏；圖書館員把牠們注解起來；有勞的人來把牠們刻在大理石和銅牌上面；軍家把牠們寫在旗幟裏；寺院會被建築起來紀念牠們，而且文化也會建築在牠們的塑像上面了。

域塞帝前進吧，你是完成了你的事業了。你奮鬥過，你盡了你的生命的歷程！不要怕那劊子手，不要怕那喪心病狂的讒言者——他們是無力來損害你的，因為你已完成了生命的目的——包括你是意外地成爲偉大的英文的散文家！你已說了莊嚴尊貴的話，自林肯死後六十年以來，美國重又聽到這尊貴的說話了。你已完成文藝作品裏罕貴的“偉大的風格”！你回復成爲一個簡單的小孩，且走上了天國；你的尊嚴使批判家不能不低其昂然自得的頭兒。你的和藹已觸動了人們的心坎，你的快樂已在燃燒了，你的崇高足令人長跪了。

綜之，老柏爾特，你已把麻塞朱塞州底卡門

威爾斯重新挽回到這文明的世界來了。過了幾年以後，新英格蘭又會再產生出一個偉大的作家來——即在伊受了二千瓦特的電流通過他的筋腦不久以後！歷史的怪現象竟一至於此，這偉大的人物就是受人鄙視的 Wops！在有教育的千千萬萬人當中都沒有這樣的人，這樣的人竟是一位不特大學沒有畢業，甚至中學校都沒有畢業的學生！他雖拚不出正確的音，且讀得不正確，但他的一言一語却都是無上的光榮！

這對於享有無上的恩惠，即久受教育的訓練的大批人，對於這個論題和那個論動輒是下筆千言的大學教授與教務長，有多麼大的諷刺！由他們循循善誘的結果，麻塞朱塞州的卡門威爾斯有千千萬萬的人們都能善用動詞的過去分詞，而不會說“*I might have live*”；但沒有一個人能夠懂得賦有這 *Living* 一字的意義的句語！成千整萬的哈佛大學的畢業生，不論那一個都不至於說“*OnderStand*”或“*Jooste*”，但真正懂得公理的祇不過幾個人，而且能為公理而死的更沒有半個！

## 七

被告方面底害怕，即他無法向社會解答證明爲沒有根據的。實在，他們並不需要什麼解答——因爲州長的論點薄弱是很顯然的。根據這種論點來斷送這兩個人的生命是不允許的！不快活的喊聲已經發生出來了。那喊聲之銳利即使在那位神聖的密室中亦都可以聞聽出來了。在“州議事堂的收買團中間”發出了恐慌；有些事體應該做的，而且應該很快就要做好的。那些學院貴族們都被召來替州長辯護，三天以後，就發現有一種所謂羅威爾、克蘭特及斯特拉頓三個人向州長的“報告”。

這報告比從前的文件都要冗長，看起那樣笨重的風格顯然就是羅威爾校長草成的。在傅利爾認爲是確定的，文件裏却表現得有爭論的餘地；在傅利爾認爲是裝腔作模的，文件裏又表現得模稜的。那爭論之薄弱和龐雜祇能把那老年人的心理瞞住下去。在旁觀者看來，此種報告之最着眼的事實，就是做這種報告的人可以被斷定將不懂這個案子的原因。那些老年的先生們幾乎在每一段裏，



都寫下有毫無効力的證據。

譬如：你拿起晨報，且讀及那專員會對於路易高爾德（他外衣上有一個鎗筒）的說話。“他的確當時是處於很好的地位來認明那一輛車中的人物的，但在另一方面，他的證據却又僅僅是累積起來的。”你從這裏會得到什麼結論呢？假定你是知道累積的意義的，但爲什麼因了累積的證據便減輕了其效力呢？難道良好的證據的本質就是累積的麼？而且，難道你不曾把這證據弄得愈累積愈好麼？再加些別的字眼於這句話中吧：“他的證據是唯一可信的”，或“他的證據是唯一確鑿的”！

接着那三位年邁的貴族對於他們的罪犯之一個的的默想，便可以綜結爲這樣驚奇而不可靠的幻想：“我們認爲域塞帝整個犯了殺人的重罪是無疑義的”。那三位年邁的貴族所謂一個人犯了整個的罪究有什麼意義呢？“難道三個人的意思是整個就是“整個”的意義嗎？他們是意味着有些部份的罪是無所謂的麼？他們是意味着域塞帝的身體有一部份是沒有罪的嗎？在星期六，當這報告宣布於世以後，紐約“時報”對於這問題便力加以註釋；紐

你時報是一個重要的報紙，她的註釋是很值得人們注意的，即如貴族的大學校長們亦都來注意牠。但那整個專員會，顯然是整個地決定不要有整個的機會，則在整個方面比較妥當。紐約“時報”努力使“那委員會會員明白確定那‘整個’的意義，終於失敗了。”

但你們試想一想那青年急進份子底惡罵與憤怒——，他們讀着這一句話且沒有得到明瞭確定的意義！現在變為很兇惡的柏體夫人說：“他打算處死整個的柏爾特呢，抑或是完全處死他呢”？她描狀了現身於法官的寶座前面的，崇高的哈佛大學校長且回想了人家告訴她，他是一般地被打發到地獄裏去了，以及在那兒永恆地過着熬煎了的。

## 八

那三個年邁的貴族所擔負的工作使命，是比較簡單的；他們只須決定沙谷與域塞帝的審判是否是公平的，他們所以不克盡其職務且把這樣的問題混之為是否有罪的問題，不曉他們是因為年邁了呢，抑或是對於刑事問題毫無經驗？不曉得他

們對於刑事問題毫無經驗呢，抑或是成見大深？關於沙谷與域塞帝是犯罪的問題，他們是無法決定的；他們既沒有充分的時間，能力和經驗，而又沒有充分的精神。然而他們却自信他們要來嘗試嘗試；結果他們一如旁人一樣只是東揣西測，而且當他們把這個問題表示給可怕的世界時，他們的笨拙便都畢露無遺了。

他們在拒絕墨德羅的自首當中曾這樣說：“如果他是受了審判，他的自供（倘要完全相信的話）還不能算是第一等的謀殺犯。”這一句話有什麼意義呢？這些老年人以為兩鳥在乎較優於一鳥在林麼？接着他們又說了一句出乎意料之外的話，即是高爾德的證據已被 Tootsie Toodles 的證據相對銷了！喬闌達爾說這種對銷的把戲應該表演於白話劇的舞台上面。

處理布洛克托的自首試驗了麻塞朱塞州的官場人物之忠實與否了；這種處理却證明了個個新人都有新方法來掩藏真理。那三個老年的貴族，其本身就表演得同他們的前人一樣地狡猾。他們說：“被告的律師聲明問答的形式是使陪審官走入於

迷途中的。”這是一個事實，而且這個事實也證明他們是這樣在事實面前撒謊。律師“聲明”了這個，但當律師祇重述布洛克托的自首時的什麼，把“聲明”的責任放到律師的身上呢？因之，他們又繼續地說：“但我們必須認定陪審官是瞭解這簡單的英語的意義的”。當布洛克托自己聲明他所說的英語是晦意的時，而那些博學多聞的波士頓的紳士們却說布洛克托所說的是一種“簡易明瞭的英語”，且目的地淆亂陪審官的聽聞！人類底常識斷定機械的與工人的陪審官能發覺得出說那個死彈是由沙谷的手鎗發射出來的，這一句話的晦意！而且，由人類的常識來判定這個吧，當捕房律師和審判官兩者都裝作誤解，和把正面的意思剛弄到反面時。

最卑陋醜惡的，就是他們認到那忠心地服務了四十年，現在已死了，且不再來替他自己辯護的警長的自首，是由於捕房律師不付以五百元給他的專門證言之故。

在寬尼利亞看來，此種報告即等於一切的結果；她的快樂的生命完了。她因為汽車商人的成見

和陰謀，不能不趨之於媚上驕下的一途；但在羅威爾方面，她却做不出此種乞憐求助的舉動，因為他是她心裏所尊敬的，即她所極力提出來的一個人。她參觀他的大學畢業典禮有好幾年了，聽過他的深奧的智慧，以為他是一個偉大的人物！但在這報告中，她却發現出他是愛管閑話的，且生看了那全部的推論”！

她知道如果她在她的朋友中間去攻擊這報告，就會發生出什麼事體來。朋友們也會很失望地注視她。“但是，親愛的，羅威爾先生說他們是有罪的”！如果她堅持下去的話，那她的朋友們又會補充說：“親愛的，羅威爾先生已調查過這案子了！他費了他的一大半的假期去調查過”！知道她知道得清楚的人——包括她的家庭的人會對她說，“母親！你是尊敬羅威爾先生的，但現在你又不服從他所說的話了”！

她是找不出什麼方法來反對這樣一個潮流！在紐約的人們都能讀到這報告且能審定這是偉大的文化底精神的破產；但在波士頓，誰也不能判定這種報告，羅威爾先生的思維等於波士頓市一半

人。他是個上帝，他是從上帝的王位裏降下來的，且把他的非凡的才智都貢獻出來處理這兩個不明白的 Wops；但現在爲了這兩個 Wops 且爲了他們的援助者，便來拒絕他的判決，這不祇是褻瀆神聖，而且是忘恩負義和不知悔罪哩。

## 九

湯勃生脫離了這案子的關係。又一個律師失敗了，又一個律師得有了敵人了，且以爲如果他自身能逃出這個案子的關係，那他還可以來幫助沙谷與域塞帝。但每次都很清楚，律師之所以受人家憎惡的原因即在沙谷與域塞帝身上；新律師不論是誰，將和舊律師一樣受人家的憎惡！

他們依了寬尼利亞的計劃，跑到舊家族去，且請得了德安喜爾先生。據喬闌達爾的觀察，他應是長有銀色的頭髮和玫瑰色的兩頰，應是態度整潔的，到過了比干山來的。他是這樣正確的 所以他就敢來嘲笑這個案子。他認爲在真正的“老波士頓”下，每一個罪犯，即使是無政府主義者的罪犯，必須公平審判，而且律師應在法律所容許下，盡力

替被告辯護。但他又覺得很驚異，因為他看出有許多，甚至於律師們，都不滿意於他對於這社會的散人之行爲。

他在星期六即八月六日開始辦公；星期三晚上（十日）即他的當事人行將處死的一天：這真是這個複雜案子的最後的一剎那了！他開始向州長請求展延刑期；而州長竟置之不答。他復根據新發現的證據以及根據沙谷與域塞帝的判決的不公平（因為審判官有成見），要求太爾法官重審此案！太爾答應放開在馬因郡的阿干奎特鄉的考而去球場，且決定在星期一早晨到德舍法庭來判定太爾法官是否有成見來反對沙谷與域塞帝。

同時，蕭爾先生又向最高法院的法官山得孫請求要最高法院開公開法庭審判此案。特別在星期六午後法庭閉庭時，都有些人還來幫助這位律師。費爾與摩斯馬南是正幫助着他，至於摩斯馬南則是一個年青律師，由意大利的團體，從彼得斯保那兒派送到這裏來的。他是一個天真而又熱心的人，信天主教而又富於保守性的；他很同情無政府主義的徵兵逃避者和無政府主義的無神論者，

而且他又給他的不愛護波士頓的當事人弄得頭昏了。這位年青的律師費了三星期的有病的工夫，奔走於新英格蘭與加拿大之間，有時乘汽車，有時乘飛機，向假期中的高等法院的法官游說。

其他的律師，也有來建議的，也有緘口不言的，有一個是文德斯——噫！不要說一句話的人。但他會打電話給寬尼利亞說：“母親我不願意把這事情更形混糊起來，但你要告訴他們不要忽視這當作是聯邦法庭的證據的，他們的一切不服狀；並且你要告訴壽爾不要讓太爾法官來找出他某一點的破綻是——提起他的力量來聽他的不公正的話，或在審判不公的基礎上決定重審。當你去看聯邦法院的法官時，你不要忽視模爾與鄧普昔是在 261, U.S. 86。”那時，寬尼利亞會這樣說：“等！等！等我寫下了再說！”她同卡門威爾斯的羅力鬥爭了七年了但她却還不曉得打電話時應備的鉛筆和信紙。

哈佛法政學校底教授也同樣幫助了這一件案子——他們並不緘默，反之，他們在爲着“喜爾斯特”報，描狀些這案子中間種種醜事出來。這是法政學校與其餘的大學，富蘭克福達與羅威爾之間



的鬥爭！羅威爾反對猶太人當教授已有八年了，那時正是又一位猶太人拉斯基向罷工的警察的妻子演說，而羅威爾則預備把他的學生捉去做破壞罷工的人的時候。現在富蘭克福達在他書中為兩位無政府主義者辯護，而羅威爾却判決要把這兩個煽惑的人處於死刑。

這一次的鬥爭真好，不能由學校的財產來限制：不久以前，偉大的羅威爾曾給了猶太人一種嚴重的打擊，即限制猶太人的學生百分之幾肄業於哈佛大學，他公開地提議出來。他毫不秘密，且把他當作是一種例規。他的理由是：圖書館裏所失的書，百分之百都是猶太人竊取去的。當此事一經調查以後，才知道他就忘記了一個猶太學生要有一個圖書館的證據了。

現在哈佛大學的畢業同學會，也團結一致來幫助那貴族的校長；如果富蘭克福達做一天法政學校的教授，他們就一天來反對這法政學校；此外，他們還有一種經常的鬥爭。有一位蘭尼先生者就是公開地來參加這種鬥爭的人；他是由挪亞霍克郡來的捕房律師的新助手，曾在州長面前反對

過沙谷和域塞帝的辯護士；此外，還有一位貴族律師，威競先生，也是公開地參加這種鬥爭的人；他曾做過州長的私人顧問，出席每次的審判。“你看傅利爾正在得着什麼消息！”文德斯說。

## 十

在沙谷與域塞帝的後援委員會的總部裏，又發生出有種種的爭論；兩派在衝突着，急進派嘲笑保守派。“現在，你們看呀！你們服從你們可敬的律師！你們好呀，你們並沒有鬧過呀！你們相信合法的手續的——但你們得到了什麼？如果你們聽信了我們，如果你們花錢來把此事訴之於勞動者，那我們到了現在便有總同盟罷工爆發出來了，而這兩個孩子也可以救回來了！”但即如直到了現在，保守派還是不能同意。伊文思夫人以為必需尊重州長的判決；至於共產黨員則主張把此事訴於全國總罷工。綜之，在一個小小的問題上；都難以決定下來；同時，罪犯的死期，又日漸逼迫了！

主張罷工和示威遊行的那些人們仍進行組織羣衆，且為死者聲訴，在一個星期日的下午，在公

共集會場裏舉行着羣衆大會。社會黨員與共產黨員都和平時一樣，各有各的主張，且他們宣佈要把此羣衆大會分成兩派人來開。但克羅利副警察長却聲明他對雙方的大會都要干預的。兩千二百武裝警士全體出發，公務二十四小時——這在波士頓歷史中還是第一次。一切請假都被撤銷了，由其他城市調動出特別的人來：槍手一如代表般羣集起來，且戒備的情形極其森嚴，有鐵甲車，有長鎗，有探燈且又有毒氣彈。辭鋒犀利的柏體說：“卡門威爾斯撒一萬次的謊，且每一次的撒謊都必需有軍棍和手鎗爲之保障。”

在波士頓公共集會場與公園之間，展着一條榆樹鋪蓋了半哩多遠的大道；這一塊地方，窮溯到古舊的市民的老祖父還記得的歷史方面去，傳說這裏在過去是已經成了波士頓人們之自由講演底古寺。一枝枝的榆樹在排列着，在每星期日的下午，說教者都指定在某一枝樹下集合起來，在那一枝樹下，他們便放出了一個肥皂箱，接着他們就站在肥皂箱上，說大家願意來聽的說話——但此時只有隔樹的演講聲音頻頻傳來干擾他們。

但現在麻塞朱塞州的政府公開地撒了一萬次的謊，且用了官僚的勢力來抑住這些謊言；但他們却生怕這些謊言會受社會指摘。在社會黨的樹下，有婦女手持着寫有公平不私的太爾所已經說過的話的旗幟。這些話，他仍將在明晨法院中，重設一遍，且向全世界人來表明他是怎樣公平而不私。現在這兒的旗子上寫着：“你們看到我是怎樣對付無政府主義者？”——太爾法官，“製旗的人把不好聽的話，留下了空白，但這是無補於事的，因為人們對於這空白想不出應加些什麼上去，有人會想出壞到報紙上都不能刊印出來的字眼補在這空白上面。如果他們真的有這般揣想時，那他們就是對的，因之，卡門威爾斯便不能採取警棍與彈丸來對付這些人了。

## 十一

李衛士是社會黨底熱情而青年的書記，他痛斥了州長的判決，當時，克羅利便從人叢中跑了過來，要審查他的通行證。愛爾蘭的天主教徒，身為肥大的米克，正在打擊羣衆的警察人皆呼他為“鎗

手米基”，但他在他的波士頓書舖的老闆却更叫他以難堪的名字。他除在服務那可敬的城市裏的副警長以外，又兼審定文人學子要買的書籍。兩年來，米克所禁止的有名的小說，凡七十種，這都是智識界的男女所最愛閱讀的東西。

現在也是一樣；社會禁止有智識的市民來注意他們所願意聞聽的東西。救世軍整鼓前進，與聖靈交通的人們仍繼續團結起來向聖靈交通；然而反抗合法的暗殺則到處遭受警棍的痛打，且必要時還得以槍彈來對付！

“讓我來看看你的通行證，”那副警長命令着說；當那位演講員提出他的通行證來時，米克便說：“這個通行那業已撤銷，而且這個大會也應得禁止”。當那年青的社會主義者提出抗議時，那尊貴的米克又說：“你不能在這羣衆面前來爭論到這問題”——他說了這句話，就不多講了；他把這句話說了好幾次，使波士頓的士民都能覺得到這是一種莫大的恥辱。“你不能在這羣衆面前爭論到這問題！”爭論的地方祇“在州議事堂”的學院貴族面前，至於這些學院貴族則都是捏造了口供且使

羣衆無從瞭解他們所弄出來的錯誤的。

“這個大會應解散！”米克向圍住他的一萬六千的羣衆這樣喊着；同時那穿着綠衣裳的警士便開始屠殺了——因為每一次的說謊就得有一個警棍和一粒彈丸來保障的。

“到我們這一株樹下來！我們是有通行證的！”共產黨員喊着；因此，羣衆就跑向那邊去，而米克也跟着來，他同樣說着他以前的說話且沒收他們的通行證。但共產黨員却不是和社會黨員一樣聽話的他仍繼續演講，他們由肥皂箱上被拖下來了，爲警士所包圍了，且被引到準備好了的警車裡去了。一共被捕了三個人——當中有一個是康克爾德的福爾頓傑姆士，即是寫小說如寫心理學的論文。及寫心理學論文如寫小說般的小說家和心理學家的侄子。

傑姆士先生是一個頑固倔強的人，這大概是在安美孫的後庭裏養成的吧。他在歐戰期中，竟站在德國那一方面且說出他對於德王的信仰來，對於康克爾德不了解的德國人，認定他是一個瘋人，因之，他們便不能不把他送到荷蘭去；但他在那裏

又很快地混入到貨物裏而運回到原處來，依然站在德國方面，依然說出他對德王的信仰，並且他曾因此而坐三年砲台的牢獄！

現在，他以爲他是平民之一，有權說話了，且不肯讓警士拖去。他拚命同警官掙扎終遭了一位軍官打了一掌。因那些軍官們不管他是一個貴族而有錢的人，終給了他一次教訓；當警士把他單獨地禁錮在牢獄中時又在他的牙牀上擱了一下，而且傑姆士先生也就如俗語說的一樣昏過去了；等到醒來時，他才知道他的一個牙床已被擊碎了，而這也就使得他稍爲平靜了一時了。

## 十二

德安喜爾先生在德舍法院中與太爾法官爭辯，該法院的構造，屋頂是圓的，兩邊有砲洞正如海船的船舷，長有銀色的頭髮和玫瑰色的兩頰的喜爾，其態度是喜於說笑的，但這次却勃然憤怒了。他以爲像有過太爾法官那樣的口供及心裏又有太爾法官那樣的偏見的法官，非來決定他對於解決那兩個人的生命的重新審判不可。那位律師

要法官來注意，如果列寧的信徒果真奪取了麻塞朱塞州的政權且依照法官所開示下來的前例來審判他時，那時，他會怎樣感覺着！他的臉孔告訴太爾說太爾一開始，就不適於處理這個案子的；他在公堂上就引述了羅威爾專員對於他的說話——說他在這個案子裏，有“背官場的體統”，誰能聽到這樣涉及他本人的話，且不受這樣的話所影響的嗎？太爾對此答復說高等法院的院長曾囑他銷假，且來接受這種動議，“我已在這裏了”太爾低聲地說。他的臉色灰白了，手兒在顫動，眼睛兒也在閃爍，他的法庭，在那一天，却是防禁得非常森嚴。

新的證據業已發現了，有一個名叫干帝烏的青年說當匪車駛過時，他正站在南白蘭特利的街上而且他現在也做了個筆供，沙谷和域塞帝兩人都不在當時的匪車裏面。這個證據就是羅威爾專員所謂為“祇是累積”來的；過去已有三十一人，不論在審判中抑或在筆供詞中都說過這同樣的話，這一切，太爾法官也知道得很清楚且決定他以後還再有這一樣的供詞時，便不再加以注意了。他以為他的職權已盡，即在宣布判決以後，高等法院的



法官便不能來什麼申請了。這點，那位律師就熱烈地與之爭辯，說誰也不能剝奪控告人的基本權利。

“我相信，如極有了新的重要的證據時，高級的法院是有權來注意——即使已經判決，或甚至於罪犯就要送到椅上去的時候。我不相信法律是允許他們被宣佈判決的時候就成爲合法的死犯了。”

李定先生，麻塞朱塞州底卡門威爾斯底總捕房律師，受了州長的指定，打聽喜爾在各法院裏的游說，且應確定他是毫無證據的。李定先生雖是一個漂亮，溫柔，良善的人，但他却是一切赤黨及祖護赤黨的人底對敵。他說：“我剛剛聽到我們的有能幹的律師所說出來的荒謬絕倫的辯論。”他表示對於“我素所敬仰的法院加以攻擊”是不許的。他又聲明道：“我們的法律就是政府的法律。”這就是這一位高貴的紳士對於法律與法院的重視——當他演說的時候是這樣說的——他的衣袋裏却滿裝着各團體因接受總捕房律師李定以顧問資格而勸告原告人在控告的說話所募集來的金錢呀！

“丹西摩俱樂部”是一個不廉潔的團體，出賣

會員資格給想發財的人；但已經發了財的人才能爲該俱樂部的發起人和合法的顧問。數月前，他們很秘密地給李定先生以二萬五千元的支票，而且立即又把此事的經過告訴了新聞記者，說丹西摩俱樂部是對的。使對於“L.A.W”曾盡了同樣的“合法的義務，”即是以驚奇的方法籌劃出了出賣汽車證券交易的計劃。他一共籌集了九萬元的經費而且就在這十閱月內，他就要來斷送了沙谷與域塞帝的生命；但同時，他在形式上，又受了國會的彈劾且以瀆職來黜了他的高等的職位——這一次的事變要算是卡門威爾斯底破天荒了。因之，赤黨的敵人也不能不等待赤黨的人馬的到來了。

### 十三

在那時候，寬尼利亞又不能不再行動起來——不能休息了，她要求州長展期行刑——但州長絕無絲毫的意見表示。她提醒親友們來做些事體——當他們不曉得應做些什麼事體時。“文德斯‘你以爲當法院還在進行訴訟的時候，傅利爾也都來處死那兩個孩子麼？’”

“我深怕他是會的，母親”——電話中說。

“但是在他心目中究有什麼呢？”

“是的，母親，這非有大宗金錢不行的。你想想軍事方面的消費！同時，這也是一件不利的告白；傅利爾與羅威爾都認這每天的廣告是不好的，但同時他們却又需要會再有這樣的廣告。”

“他們以為用暗殺就可以決束這個廣告麼？”

“母親，我生怕會這樣做了——至於其餘的事，我怕他們是正確的，當那兩個人死了以後，那你就不能使這案子復活了。”

“文德斯，你必須替我做些工作！”

“但我能做什麼工作？我拉不住傅利爾，且我也不坐柏克德的車子。”那大律師想了一下，就補充着說：“你為什麼不利用一下社會的勢力呢？不妨要德波拉或阿賴士，或她們倆來請他和他的夫人宴會一次吧！如果這都有相助之處，那我就一定會來的。”

寬尼利亞——七十三歲時的寬尼利亞，學習了世界是怎樣被統治着的。從前，人們也曾做過這樣的事體來待你；就當此事是臨到你身上時，過於

貴婦地了解，相信此事，而且你也也是過於和藹和過於信任人了。但現在要你自己來做這樣的事體去對待人了。你要找出那汽車商人的弱點，那商人有四千萬元，可沒有“社會地位”，他有個天主教徒的夫人，是麻塞朱塞州的殘狠的東西。你要不斷地打電話，使得你的女兒們明瞭——如果她們心裏還有一些兒愛你，如果她們心裏都還有些愛，那她們就會來解救你這次的可怕的憤怒！

是的，這一位汽車商人曾公開地向亞爾文進攻，說他是一個心術最壞的，及有此一類的事體的人；但這是一種政策，社會生活又另外一回事，汽車商人無疑地知道人們對他所做了的事體；他是個商人，不會有出無入，亦不會有入無出的。他被迎接到新英格蘭的偉人的大廈裡來，且與高貴而不可攀援的貴族促膝而坐——這於他個人是無所謂的，因之，他就假作“笨頭笨腦”而輕侮一切了；但他是有妻子的，他的孩兒們已經到了成婚之年，而且婦女與孩子們所欲求的一切却不能使得自足自立的富翁來加以注意。

寬尼利亞有她自己的主意，這樣的主意就是

波士頓的固執而年老的貴婦，所常有的，請柬已由德波拉經手寫好了傅利爾夫婦的地址了，且叫了一位車夫把牠齋送到紐赫皮斯費爾的賴伊海岸的州長暑期休養所裏去了。兩點鐘以後，便有一輛汽車直駛到北海岸的亞爾文的皇宮來，且附有很冠冕的回東德波拉忙碌異常，且請了可以知道這樣的秘密的其他六個家庭與知己朋友。克來拉也到來了——又是一幕女革命家的怪劇！阿賴士衣服是灰藍色其衣着的顏色就同其身上發洩出來的香氣一樣。她因食量之減少故體重也減輕了；她現在又弄上了一種新的職務，外表是非常雅緻，且精神又是不乘其憂悶之至！

州長及其夫人也乘着最時髦的柏克德的汽車到來了，但他們的汽車前面有侍衛在戒備，後面也有另外的車子在跟隨着。到了德波拉的家裏以後，有幾個侍衛站在前門，有幾個則又在那房子的周圍跑來跑去，有時窺着叢草，有時又偷視着那些門廊。那時有一位言行都像是當時的人客的却在樓梯下徘徊，直至宴會告終時為止；卡門威爾斯是無機可乘——特別在這個岳母就是最著名的赤黨

之一的家庭裏，這些戒備，使他們不能安心就寢，但他們却裝作閑適的態度以避免人們對他們的注目。

那位神商坐在女主人右邊；阿賴士坐在左面，那位像煞有介事而面帶玫瑰色的紳士，從沒有碰見這樣的機會，這於他好像是從天上掉下來似的，她把他的的香味告訴他，這在他就是一種新聞。德波拉拿她的孤兒院告訴他，亞爾文則講些他的教堂以及新英格蘭的主教怎樣誇讚他的教堂的牧師室的設計的事情，但他們從無一字提到在報紙前幅揭載的駭人的消息！“Cura Nulla Medicabilis Arte”只能適合於兩千年前的詩人，但“老波士頓”的社會藝術實已描寫盡了一切人類的弱點了。

宴會將盡時，德波拉便請了她的尊貴的客人到一邊來，告訴他，她的年邁的母親怎樣地受苦，他們深恐她母親不保終年了；她可以請求州長把這兩人的刑期展緩兩星期，等到法院上訴手續有分曉時為止？那位神商以巧妙的政客的口吻，小心地回答了一句，他自己是不能作主的，因為最後的決定是根據他的州政會議來的，但他私人地，相信

地告訴亞爾文夫人，他將勉力爲之營救，且要她私下把此話轉告給她的母親。宴會過了以後，寬尼利亞就把這消息告訴了喬與柏體，她並說到統治世界的方法。柏體說：“祖母，你還不知道歐戰的實在原因——由於英王伊德華德不很善待他的侄子，德王威廉所弄出來的麼？”

#### 十四

星期一晚上，太爾法官把這種案子的判文傳遞下來，這結果就使他好來不理沙谷與威塞帝的案子的其他的申請。根據這種辦法，他就想來避免他的偏見；但同時他又在公開法庭上說“我是沒有偏見的。”他把這句話說了好幾次了。

星期二早晨，他又提出了第二種決定，拒絕緩刑的請求。以及維持原判。他在華爾西斯達的公館中放出這樣的消息，在那裏的公館裏，白天有兩個警察在看守，夜間又另外有兩位警察在看守，且當他携犬出遊時，又有一個警士跟在他後面。在紐約城的分站底公坑裏有一個炸彈爆裂了，車站被炸毀了，且有二人嚴重受傷。當局的親友們便又決

定這炸彈是沙谷與域塞帝的親友們擺佈下來的；但在另一方面，沙谷與域塞帝的親友們却又決定這炸彈是由他們的敵人擺佈下來的。在波士頓的州議事堂裏，有一架昇降機發現出有一個包裹；把牠搖了一下，聽不出有什麼東西在裏面之後，警察很細心地把牠折開來，且發現有兩磅重的巧格力糖。

最高法院的山得孫法官聲明他是無權來接受重審的申請；這是應如何把這問題提上到公開法庭裏底問題，聯邦法官漢達生對此問題不願有所預聞——不管“模爾與鄧普西，261 U. S. 86”。實際上，他認為這次的判決是有其他的作用的。當人還不曉得科學的意義是什麼，及沒有角度來測量時，要把科學從法律中劃出來，是一種困難的事體。合衆國最高法院的福爾摩斯法官說他是沒有權力的，但他却指出他們是可以在巡按法院（Circuit）提出重審；然而巡按法院的法官則謂最高法院是可以受理的。這正如柏爾特早已說過的一樣——一個個人都想把這問題推諉到他人的身上去！



喜爾，費爾德與摩斯馬南從這一個法院跑到那一個法院，從這一個暑期休養所跑到那一個暑期休養所，凡有法官可商榷的地方，無不奔走殆遍。跟在他們後面的，有捕房總律師李定，李定的袋子裏却充滿着由丹西摩俱樂部與“L.A.W.”方面所得來的金錢；在他背後則又有一羣爲慣來炫目感人的大規模的資本家所津貼的新聞記者。喜爾仍向州長請求展期處刑；而州長則聲明他是不能屈從其請求的。那是星期二的下午發生出來的，而刑期在星期三的午夜。

“這是什麼意思呢，德波拉？”——是這挨盡了苦痛的寬尼利亞打給他的女兒聽的電話。

“我可不曉得。母親，我只知道他所告訴我的。他或許有他的理由。我們不便在電話中來談到這件事情。”這樣一來，那除了期待，和除了揣測那汽車商人的不良的居心以外（他的居心開始使他朝着到白宮方面來的），什麼辦法也沒有了。

柏體與喬用全力來引起社會的輿論，那可敬佩的律師現在都失了常態了，且都答應去作“宣傳”運動了。委員會請求一萬羣衆到波士頓來，且

要他們以全美國的名義來反抗法律上的謀殺，到來的約有二百人。他們大部份只是淆亂是非，因為沒有一個人能把他們組織，使之行動起來。即在兩個人中間，也沒有一致的應做什麼事的意見；而且當他們來到委員會時，他們也看出委員會的情形也是同樣地糾紛的。

由紐約來的各團體，尤其是自由黨人的律師，皆以為使這判文發布出來的是司法部的文件。他們要求“公開文件！”有幾家報紙也都這樣登載了文件了。但此種計劃却引起了意大利無政府黨人的強烈的反抗。意大利無政府黨人是在報紙的前幅中看到了他們不願意看的文件麼？自由黨人自司法部說此項文件如遇傅利爾州長，或羅威爾校長要時，都得交給他們；但此種貴人的態度却又和無政府黨人一樣，且原因亦不外乎他們的。在階級鬥爭裏，比在可愛的自由黨的夢想的哲學裏，有更多的事體哩！

## 十五

一般同情份子所能盡力做的祇有一種事情，

而這種事情就是被捕，在伊塞斯街的社會黨人的機關裏，有一小小的集團 他們有計劃有組織來實行他們的主義。一部份學生來到那兒，手裏拿着旗子，而且準備有要求州長傅利爾爲公理而奮鬥的標語。青年男女都向前出發——當他們到那州議事堂面前，有一隊警士便抓住了他們，把他們的標語奪走了，且扯得粉碎。這樣，他們又準備再來幹，而且又在秘密中準備標語，以及遊行示威的人們一個一個來到示威場中來，至於所準備好的標語則藏匿起來以待到了哨兵線內時，再來發出來。

在星期二下午，約有三十餘示威者，羣集於州議事堂前面。每人均持有寫着沙谷與域塞帝的名言的標語。警察們一時並不來爲難他們，而注意到那擁到那另外一條街來的羣衆。在州議事堂門前的比干街上，有一扇靠大門而形成新月形的鐵柵，示威者就羣集在那裏，且使他們的羣情都表現出來。他們無聲息地行動着，不注意任何人；此種示威曾在紐約的百老匯街首先發生過，那時還是大關拉都煤工罷工的時候，接着，就在威爾遜總統抵波士頓，即當寬尼利亞，柏體，漢達生夫人及其女

兒坐牢時，波士頓的女權運動者也會用過這樣的示威。說她會因此事頒令應付此種暴動，準備反對“游閑者與偷懶者”但女權參政運動的婦女，則稱此為“爭自由的游閑！”

可惜大部份的示威者都是外人，尤以不滿意波士頓的俄國人與猶太人為最多。像柏可威治，保洛夫斯基，達利維治，喜爾維治，丁治時基，謝直斯基與斯克拉這一類的名字，在早上一面喝咖啡，一面讀報紙的貴族讀來並不能發生任何的好感，當你為烈士而號召他們時，那你就不能吹毛求疵而且你的隊伍都是那些來自烈士種的人們——尤其是提倡此思想的猶太人為多。因之，柏可威治，保洛夫斯基達利維治，喜爾維治，丁治時基，謝直斯基與斯克拉一類的男男女女都在那高高的，有金色的圓頂的洋房附近跑來跑去，他們面現白而有堅決的神情。與他們一起行動的有代表社會黨的李韋士 代表共產黨的康特爾與華爾夫，及代表比干山與灣背與的休京士。

州事堂的衛隊排列的鐵柵的一邊，露齒整容的“便衣隊”在人叢中穿進穿出着，韋白斯達的銅

像似乎不動聲容地在觀望那幕悲劇；那鶴克爾將軍底高高的駿馬的銅像，身上現了銅青，頭上則棲有好幾隻白鳥兒，亦同樣地站在那裏觀望當時的情景，州議事堂的收買團從上面窗戶中低望下來，咒罵和訕笑。私販酒者及其朋友們，賣官鬻爵的人與強有力的盜劫者，他們對於捐錢免罪，却是不惜一擲千金。

在比干街的對面，站立着有蕭的紀念碑，這是紀念以人道待黑奴的青年的哈佛貴族的。在那裏帶棍荷槍的警士們，絲毫不放縱地看視着“布爾塞維克”；美國步兵亦在羣衆中公然表示他們對於“赤黨”的敵視。有些觀望者需要一種鼓勵了；他們的腦筋充滿了報紙的新聞材料了，他們深信“Guineys”是犯了罪的，且久應付之一炬的。

在下午四時，示威者增加一百二十五人，警士認爲對此示威者實無可再忍了，警長墨德威特出來了且向示威者朗讀暴動禁令。根據法律，‘游閑者與偷懶者’須在七分鐘內全行散走。當他們繼續前進時，警士就包圍了三十九人，送到囚車裏，帶到約伊街的老巡捕房去，後面接普有人狂喊說：

“把他們吊打絞縊起來！”當然，那就是當時的唯一的表現；麻塞宋塞州是一個服從法治的卡門威爾斯，正合柏體所歡喜引述的列寧的名言：“國家就是暴力的獨佔。”

## 十六

暴力的獨佔者正在準備顯示出美國從來沒有一個城市能在和平時期有若是的權威。那舊式的查理斯頓監獄一變而成爲堡壘了；有圓屋頂的、八角形的、紅磚砌成的大廈，左右兩耳廂則繞有常春籐，滿牆都架有機關槍，又軍火倉和有十六盞的探照燈在晚上四處窺探。八百名警士荷着上有刺刀的槍一列地由街上直下到監獄來，這些人就在那監牢的橋嘴與盧打福爾特之間停止了，在這半英里之遠的交通，特別是盧打福爾德的中心交通都斷絕了。那監獄周圍的屋頂上面却裝置有機砲。在獄門面前有一百個騎兵在梭巡而且有一百名州警察也騎着馬在街上馳來騁去。救火隊打開強度的水龍衝散着羣衆，此外還有避許多毒氣彈，避毒罩和保險甲。

星期三整天，八百八十一個囚犯都同平時事急時一樣，兩臂縛起來不許開口說話。他們都不知道現在又有什麼事體發生；但謠言却佈滿了那所懲戒場。囚犯們都知道夜半是執行死刑的時候了，如果州長或法院不加阻止的話。他們知道西方聯合社有十八條電線拍電到監獄裏的監長俱樂部去，一般新聞記者都羣集在那裏等着發行刑的消息，一到九點鐘，監獄中的電燈，一盞盞地滅暗了，但沒有一個人能安心地入夢。

在死牢裏的一列三間囚房便住有三個判處死刑的犯人，即沙谷，域塞帝與墨德羅，墨德羅是葡萄牙人，他和他們處於同樣的命運。沙谷“罷食”已四星期於茲了，域塞帝亦如之；他們已形同紫木，面無人色了。除律師與親友，誰也不許探見他們。域塞帝有一個妹妹，剛從意大利首途來此；他如按期被行刑了，那他的妹妹便會無法生見其兄了。墨德羅的母親和姊姊前來相見；羅新拿亦來同沙谷話別，牠企圖勸服她的丈夫簽署律師的文件。但她的丈夫比往日還要頑強了。“他們把我釘在十字架已經釘了七年了。我爲什麼還要活下來呢？”羅

新拿聞此言便一蹶倒地，且需人扶出去了。

報界中人說沙谷與域塞帝的行動不和其他的囚犯一樣；他們不和監卒談話，又不和他們打牌，至於那些獄卒則儘在那沒有門的牢裏打牌，他們想念到人類，且只是望着那由屋巔映到地下的一縷的陽光。這陽光在他們要算是外界的唯一的存在物了，在晚上，當探暗燈映到死牢中時候，他們不特看不出什麼，即如得得的馬蹄聲也聽不出來。他們寫文章是可以的；域塞帝因此便想不到什麼事實，便寫了一篇稱州長為‘謀殺犯’的文章。他們寫着留別書給全世界人：他們還是抱着“救主的幻想，’這種觀念在他們的受苦的後裔看來會很有趣味的。

## 十七

在那一天，律師們只是東奔西走，州長也祇與其顧問忙個不了，他的州政會議仍繼續開會，有七個前任卡門威爾斯的總捕房律師忠告他展期行刑是法律許可的。在街上，有幾隊步哨都被送到牢獄中去了，他們有點激烈的行動。前天被捕的人們



拒絕在捕房法庭初審，且不願無故罰金。拒絕上項兩種辦法的依然在坐牢，願意的則放了出來，但出來時，他們却又依然參加那樣的巡行。

間間報紙都登有很奇怪的新聞，即是登有如想到會發生出來的紀事例如；詳述警士的準備，死牢的圖形，電椅和劊子手——那位劊子手預備把二千瓦特的電流送到活人的身上去；他是從紐約城來的，且可有一種特殊的報酬。他做了這殺人的工作可得到七百五十元的酬金，能煽動人的報紙說他是敲了卡門威爾斯的竹槓。曾選派有最後的實業家來做他們這門工作的麻塞朱塞州的人民，當然知道他的報酬照例是必有相當的折扣的；但在紐約州，做這門工作的報酬祇有百五十元。

青年的摩斯馬南前去探見他的當事人，且不得不再去要了一張准見證來。他們也願意有人來關照他們，說人類的愛心即在牟利的世界也還存在着。沙谷一如平時一樣不願簽字見人；域塞帝簽了字，希望着這次簽字能有助於他們兩人。他曾讀着柏爾德著的“美國文化勃興”；但同時，他却又看到美國文化的沒落。他此時無力讀完這一巨

著，所以，他想送給那位青年律師當作紀念的禮物。但摩斯馬南却不敢接受，因為一接受就等於承認域塞帝將在那天晚上處死了。他們有他們的理由；沙谷有好幾次都用他的唯實論者的精神說：“摩斯馬南請拿這本書，請拿這本書！”

摩斯馬南並不曾拿這本書，但他却又溜到州長面前作去另外的要求了。囚人開始歌唱了；沒有法律可以禁止他們，他們唱的是意大利文有的，英文也有的國際歌：

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

起來，全世界上的罪人！

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

快來作一最後的鬥爭！

牢獄的其他部份都聽不到什麼聲音；但那探暗燈却映到他們房裏，使他們不要睡覺，而且各種的喊聲也會從牢獄中發出來——有幾百人再三叫着：“放他們出去！放他們出去！”誰也不能去干涉，因為衛隊中，有很多人，都已流淚了且嗚咽了。

派克爾是紐約的詩人，雖不純潔而頑強，然對於官場的謀殺犯則恨之入骨。她認識了一個新聞記者，且乘彼沈醉之際，請他引她入獄去，他帶她通過了警士的防線，又去喝酒了，以後，則他的行踪都不見了。派克爾因之就在那裏徬徨，捫一捫那戰馬的鼻兒，望一望那一排的大砲，且嘗着了那就寢後的麻塞朱塞州的監獄的紀律，她和新聞記者並坐，打聽了許多消息，接着，他就去打電話給沙谷域塞帝的後援總會，且給了可怕的監長——被告的內面敵人底偵探所恐嚇！這在監長的俱樂部裏抽着烟，打着牌，要求着微小的新聞都要拿去打電報的，厭倦了的新聞記者看來是一件極有趣的新聞；他們的電報開始“SV”二字，而其結果則是：“就會結果了。”

那位神商打算作什麼？柏體說：“這是他的把戲，他要使社會人士來爲他自己！”但這一點，她確是沒有看清他視所仇的那位神商。事實是：他決定在那晚行刑，並想趁快來結果此事。但他有幾個的顧問在法庭還未完全解決此問題以前，這樣的行刑便不可能的。喜爾仍在爭辯着——爭辯了三個

鐘頭。直到最後的半點鐘，命令才發布出來，而且這布告又還不十分實在的。

行刑的事體都在準備好了；電椅上的帆布已被撤開了，電流已被試驗過了——而且那三個犯人也都聽了那試驗電流的聲音。他們穿的是臨死時的衣服——短袖的襯衫和短腳的褲子，出了牢間而到了電流的刑房來。在十點二十分鐘時，那監長跑到新聞記者面前來，笑迷迷地說州長說要把刑期展緩，今晚不執行死刑了，事情激盪起來了，有的更歡聲喧闐，因為那肥胖的監長一點都不中意此事！新聞記者把“展期”這字電告地球底盡頭；但五分鐘後，那監長又跑了進來，面色灰白地說州長將刑期重行確定決在今晚午夜時份執行。

選舉出來的正式證人和聯合通信社的新聞記者，準備進刑房中去了。但在十一點二十七分時，那監長又跑進來——當時是一種死人的神情，說他和州長又談了，而州長現在却決定把刑期展多十二天。新聞記者都跳到那打電報的鍵子邊來，但在他們的心目中却還充滿着那可怖的行刑的慘景。大城市的報紙有些已發表了沒有發生的死刑

的消息，紐約報紙已經登有了人雖沒有死但有死的新聞。這些報紙，有的恐怕發行到街中去了！

被告的親友都稱那可怕的晚上爲“假死。”他們都坐在那後援的總會和州議事堂後面的會替他們祝福的教堂內，等候那可怖的消息，且描狀了當時惡狀。羅新拿拿着錶兒坐了有三點鐘；當展期的消息傳來時，她就歡喜得倒地了且不得不叫人把她送到她的親友的家裏去了。在比干山北面的一間小室中，寬尼利亞頭暈地在聽着電話，但她却不能聽出德波拉活樣的說話：“我告訴你，母親！你應相信我——他是不敢藐視我們的！”



## 第二十一章

### 光榮時期

—

在七月一日已經帶回到德舍牢裏來了的沙谷和域塞帝，現在早已關在死牢裏了。當州長答應再予卅天底第一次的緩刑與羅威爾專員工作時，他們又被解回到那監牢裏的所謂Cherug Hill 那一個地方來了。八月一日，差新決定下來的處死時期祇有十天，他們又回到死牢來。現在，州長又答應他們緩刑十二天，所以依法，他們又依然回到 cherug Hill 那兒來。“呃！這真厭煩！”沙谷叫着。

他有二十六天沒有吃飯了，而且他想蹣跚其

行就都不會了。但是這並無須人家來幫助他；不，他自己會留心他自己。他步行得那樣遲遲，他的步度是那樣無力，站在他的身旁的衛隊準備抓住他，假如他要跌倒下去時，域塞帝跑在後面，他沒有絕食，所以他比較有點力氣。他出到在太陽照耀之下的牢場外面來了，他看了看沿途的花草，頭上的蔚藍的天宇，白雪，以及在飛來飛去着的灰色與白色的海鷗，且聽了聽監牢那一邊的隆隆在向着而在波士頓和馬因場的側路跑出來的貨車。祇須幾步就可以到了；等等，讓他自然，尼加全替他自己打算！結果，他又會躺着在那新牢裏的吊場上面；痛苦極了，發癡了——當他的老婆和兒子來見他時，他們便發現得他的心裏在徬徨着。他是關在稱之為“黑的”房子裏，冷削的鐵製的前門，有個堅硬的木門。木門上有個小洞，看他的人可從這小洞裏直望進去。

域塞帝也在這樣的一個牢房裏，他在唱痴狂底歌兒，企圖打破這長期的提出提進的，失魂失魄的痛苦。他在晚上說來說去，驚擾了其他許多囚徒們。他的說話多半是意大利語，那衛隊和司報告的人說，他的說話是沒有“聯繫”的。他狂叫着“機器！”



機器！”——這意味着電椅；不理解這個制度會消滅整個世界的人類的希望，和壓碎有錢者底靈魂與心情。域塞帝被告訴着，他的狂叫全使別的囚徒不能入夢，而且假如他還是那樣繼續下去，那就要被安置到那不漏聲息的，即所謂“Blind Room”裏去了。他對此非常憤恨，且把他的吊床及木的寫字枱拖來放到他的房門前，且忠告那些衛隊說，他們不能生把他要了出來了。

寬尼利亞聽了這個消息，一早便來到監房裏來。他們不准她進到死牢去——這祇許親戚及律師才能去，這是嚴格的法律。現在，他們告訴她，域塞帝是“危險了，”但她却向他們一笑；柏爾特對於使用恩愛底方法與言語的人們，始終不會危險的。她告訴他們，她會替他們來訓導這位野蠻人，并無須提到不漏聲息的房裏或 Strait Jacket。因為他們怕她辱罵，所以，他們便引她到那牢場去，且止於那“黑”房的走廊前。

可憐的柏爾特——同他以前在那囚牢裏的形情完全兩樣了。他以前是誠懇來見她，但却叫她等到他把臉孔和手兒上面的煤塵洗過了時！他以前

時常都剃得很乾淨，眼睛很明瞭，且帶有種非意識的自然的莊嚴。現在，他躺在那黑洞裏，無力了，浪費了，他的頭髮下垂着，他的牙齒剝落着，宛如一種蒼灰和浪費的幽靈。現在，當他聽見了她的溫柔的聲音，他便在站立起來，但接着她又躺回到吊床上面去，因為他假如突然地要站立起來，那他的頭兒就暈得很利害！

寬尼利亞請求那個衛兵准他出來同她一齊坐在那走廊那邊。她知道他是溫柔的。那囚徒答應她會溫柔的，可是他現在却不堪再見了。她答應她不來注視他，所以，他便出來了，接着，她看了一下他的眼睛，微笑，且說話起來了。前幾天，她還到過勃利毛斯去看看摩斯馬南證人；她也曾看見了柏令尼的家庭，且得了許多他們家庭的消息。他們遷到“差利廣場”那兒去了，而且小孩子們也都長大起來了。有一百個閑談底目錄——甚至於柏令尼的菜園底最後的報告，以及他自己製造的家讓之爆裂等等。

其次就談到那一對可寶貴的青年，亞爾文莫威爾蘭達爾——滿口都是人名。他是個百拆不撓

的人，兩年來，他都莫不在急速當中走着，說着；消暑於他的外祖母的北海岸的鄉宅裏，那時，他的母親也將她的時間提出來營救沙谷和域塞帝。柏體曾經決定過要解救這個孩子，必須要提起無產階級運動。可惜，目前是暑夏，在小房子裏很熱，但在外面却有清新的微風，比較涼快，所以，父母是得有了可寶貴的住居，這個住居完全被一排一排的僕人及一批奢華底用具所圍繞。柏體在一個孩子和整個世界中間，說話不能不有所選擇——這是常發現於革命者身上的難題。寬尼利亞稍為告訴柏爾特知道了一點這兩年來的家庭之間的爭執；現在，大銀行家和他的老婆都得到了他們的辦法了。柏爾特說他們時常是這樣，自從他們支配了別人所需要的東西以來。

域塞帝不怕手軟手酸都寫了好多東西，并再繼續寫東西。他有一篇文章要寬尼利亞修改的；她拿了這篇文章就對那些衛兵說裏面並沒有如說州長是暗殺者——這使得整個麻塞爾塞州都蒙受着奇恥——的詞句。他希望她來替他保留一大批原稿——但她却不願意來替他保留，因為這會承認

他是快要死了！在他們談話的過程中，他表示出了很多胆怯底符號，且說他寫好了有一篇東西想拿給她看，但他却又害怕到這篇東西是寫來不好的；這是一首詩——關於夜鶯的詩！寬尼利亞對他肯切的說——祇要她對之有興趣，並不關係好不好！他從一包紙堆中拿了出來，且讀了給她聽：那危險份子坐着在那“黑”房的走廊口，有鴉鳥般的眼睛的衛兵却在注視着他的移動和諦聽着每一個字。那首詩是：

四時代序逝如流，  
流盡殘冬黑暗愁，  
忽見天邊玫瑰色，  
始知春日又臨頭。

寬尼利亞說過那首詩裏的情緒，以前是表現過，然而對於這個 Wof 在囚牢裏來寫夜鶯的話，她却流淚了。春天在凡拉華拉度——葉樹兒在開花，榮葉兒在抽芽——而且詩歌也出現在臨刑的鐵窻裏的囚徒！這是她疼憐那無知的理想主義者

呢，抑或那首詩底最後一行是真漂亮而關情？

在晨光明媚的我的花園裏，

我遠在四月前已經看見了你。

## 二

州長允許把十二天的光榮時期給與被告。這就是賴來訓育全世界的十二天！十二天中的律師再加來寫作簡短的文章，打包法律的名言及臆造的命令；這些東西一包一包投在汽車裏或飛機裏，找求判斷，爭論，請求，主張——當證明無罪的人要受死刑的新證據發現出來時，法律不會有總的失敗。法官們會規矩地和忍耐地諦聽着；可是在那個長長的節目中，即由最低地位的人到最高地位的人，除有先見之外，沒有一個會想及此事，沒有一個會站在同情或正義，政治意見或普通常識底基礎上面來行動起來。

“除非有一百萬人集中起來援助我們，不然，我們就要犧牲了！”這是域塞帝兩三年前的說話。一年來，在美國政府之下，就集中有三百萬人了，而且沙谷和域塞帝的委員會現在就準備在這十二天

之內要把這一百萬人行動起來了。他們起草了冤狀，拍發了長的電文——每天總有一大批這樣的東西。在百打百個美國城市和鄉村裏以及全世界的首都裡都莫不有羣衆大會；新紙聞登滿了暴動和罷工底報告了。可是這樣的事變祇有加強那州議事堂裏的一批人物之蠻橫，且主張要用幾枝附有刺刀的來福槍，以及許多炸藥和機關槍來答覆這樣的事變。

州議事堂的羣衆實實是害怕的，祇有總同盟罷工這一件事。這是曾經解救了伊度爾和基阿凡尼體的武器，而且這種武器也許可以救出沙谷和域塞帝來。警察日夜地樓巡這種事體，有兩位猶太人，帽業工會底職員，在波士頓布業工人當中，組織罷工，而致以被逮，及被處於有拋擲炸彈的處份。警察對他們做過了嚴重的事體，事後當他們被解決了——被處死了以後，他們又承認此事爲好笑。隨處都有偵探，時刻都在報告一切反叛底中心地方的消息。統治階級在等待了稍爲有些暴動底徵兆，便來處置那一般負有重要任務的烈士——在信仰金錢和鋼鐵的人看來，這是這樣地可惡而觸

犯了他們！

“上流”的同情者，工作於集中自由意見。他們組織了好幾個緊急的團體，起草了好多訴狀給政府，且徵得了各種形式的智識上及藝術上能活動的領袖們底姓名。這不過是要他們對於經過了七年的拷問，且還有許多理由不能證明為有罪的人們就居然要處死的事體，發表他們的可怕意見而已。在徵得了他們的姓名以後，就發生出這樣的困難：對他們再沒有事情可做——除開帶他們到州議事堂，介紹他們去和那些讀“禮拜六晚報”的人民接見；而且這般國際思想的人物在他們看來，比諸於修改會議的代表，其意義是比較少了。

汽車底販賣者裝作是完全公正的，且歡喜對他的拜謁的人說：“我不曉得無政府主義者是什麼東西，我不注意那種廢物。”可是正在這些裝模作樣底中間，華盛頓有些研究家便探聽出有這樣可惡的演說詞——這是他在議會裏四年來所做出的唯一的演說詞。他曾極力排斥過社會主義的議員，柏爾格，且十二萬分要求要磔死不忠實的人，“把反叛的人釘死在自由政府底十字架上面，以使無

政府主義誰塞者，布爾克，國際產業工會會員，以及一般革命者都能看見而能讀到一種莊嚴的警告。”他曾說及過“赤渣”，“紅旗底代理人”，且曾反對過“準備以惡毒的計劃來動搖人類底倫理的。”這些責詞正在一千個男女從他們的家裏拖出來而被投到波士頓的牢裏以前，宣說出來了。

### 三

自從解放黑奴的戰爭以來，波士頓底男女都沒有過這樣的良心底嘗試。神奇的事體發生出來了，想不到的人物都在工作着。傑姆士底次子，稱之為“傑姆士斯約瑟亞”的，來到寬尼利亞的小小的房子裏來了，他坐在那椅子上面，而且他的蒼白而誠懇的眼睛在釘住她，他的孱弱而求乞有的聲音開始說話：“祖母，在我看來，我似乎總得負點有幫助於你的事體。”

“有很多事情等着人做，”老夫人說。

“我決定我應得募捐些金錢，所以，我昨天晚上會到過後援總會裏去。我決將我的假期拿一半來犧牲到這兒去。可是正當我還在那兒時，有三位



意大利的工人便走進來；你可以看出他們才從日工放工回來的，他們的鞋兒擁滿了灰泥，他們的手背便有一個大點的脈絡。他們帶來了他們從工作方面募來的五六十元錢。我雖聽不出他們說的是什麼，但我看了他們的臉孔，且曉得了那是他們的妻兒子女所需要的金錢時，我自己便慚愧起來。我想我們都太過舒服了。我把我所有的一分一毫都想提出去，而且，現在我不曉得我應做些什麼。’

“約瑟亞，在假期內，有很多大學生都工作的，而且有時他們在工作方面所學習的東西還勝過於課堂上得來的。’

“我曉得，祖母，而且這就是我所應得做的；但是，首先，我似乎不應讓你和柏體和喬來單單鼓着勇氣在做一切事體。柏體說她在下禮拜天就會被捕了，而且這於我也似乎我也應得去被捕。你意以為如何？’

又一個家庭的問題！寬尼利亞決心來解決這個問題；她說講到良心上底問題，大家都應得將他本身而行動起來。“不消說這會使得你的父親非常恨惡起來！”

‘我曉得；當他一受到‘赤黨’的刺激時，他就可怕起來。但我以為要身當一位赤黨來說在沒有確着的罪證以前，人是不應處死的。這個便不十分相同了。但是我可以使得父親來看一個究竟就是。你會振驚起來，我曉得，但他却曾說過他們無論如何都得處死的。’

“我會聽到有許多人都這樣說過，約瑟亞；這幾幾乎是波士頓裏面的可尊嚴的意見了。人家告訴我州長底委員也曾這樣說過。”

“目前，我們在家裏過着好笑的時間，’那青年仍在繼續着。“你聽到了關於阿畢納爾叔祖父的事體麼？他決定要寫封關於這個案件的信，投給“特蘭斯克立”報去，而父親却曾答應文德斯表叔說過，他是不許他這樣做——不消說是喪失了你的尊嚴。”

“我曉得，”寬尼利亞說。“他們是非常好的。”

“父親同你般的被激動起來了，但他却不願意有什麼醜事，而且他曾經交帶了所有用人要把阿畢納爾叔祖父的信兒親身送給他，而不許郵政寄給他。阿畢納爾叔祖父把此事發現出來了，而且當中也發生了一種風潮，你可以聽到他在滿屋子裏

這樣叫着：“我是在坐牢呢，抑或不是在坐牢？答覆我這個問題。我是受了法律的宣判麼？假如沒有，那就領我出去，讓我當作一位自由人而死了就算了！”他是那樣兇兇不休，而父親祇得安慰他，因為怕他又會再跌一交。父親所做的事體——你不會相信——他答應要寄信給‘特蘭斯克立’報去，他有個印刷工人把第一版的社論篇拿過來，然後又把牠複製成兩面——但裏面却登有阿畢納爾叔祖父的書信。這是够奇怪了——這也欺蒙了大家了。他們把這封信又發表在晚報上面，並且把登了有這封信的晚報帶來給那位老傢伙看，他便歡喜到和小丑似的了——足足讀了廿次了，他有些老朋友爲此神秘的事體引到他家裏來了，並拍了拍他的背項，且說這是封偉大的函信，以及政府應據此而處決這種案件了。裏面說過布爾塞維克人立在公共的場所裏，一個一個在樹上吊死下去，而且他們也不應有什麼審判。牠說美國的制度是從俄羅斯的金錢和意大利的炸彈的雙面夾劫中恢復回來。這幾乎是和其他公佈出來了的事實是不好的書信一模一樣。

這回案件的工作同樣是依靠了人們底良心，而有藝術僻性的人的咒罵了。這些不幸的人讀了域塞帝底書信，且承認了在患難中的兄弟。曾使他自已變成爲英文散文底先生的他，對其他各個作家說話，現在，時間已經到了。他們由遠處或近地都集合起來了，大家都要求要在一位偉大的靈魂及先知師在沒有死以前，認識他。

幾阿凡尼體，“捏造”制度底下的有愛國心而終於罹難者，也來了；這個人也是在布洛克托的良心沒有來煩擾他以前，布氏決定要捉的。一年以來，幾阿凡尼體都曾躺着在沙籃的牢裏，且曾經守過了一首指鬼魅的詩，名爲‘步行者。’

一二三四，四步一堵牆；

一二三四，四步一鐵門。

現在，他在飾有金色的園頂下的州議事堂前面，走了更長的道路；這個道路不是以一步一步來測量的，倒是以一分一分——一二三四五六七分，來

測量的。他來到那公共集會堂來，那是一所有榆樹在遮掩了好幾畝地的自由演講的禮堂。“工人同志，”他這樣開始着——身為國際產業工人的他，這便是他的唯一的名言。“阻止他！”槍手米基這樣叫了。“你已經說夠了！”但那位詩人反抗道：“我還沒有說什麼；直等到我說完了之後，你隨便捕那一個都使得”。“你所說的都是反對法庭的！”這是警察長底答覆！“你不許說出反對法庭的說話來！”那馬隊便騎着他們的能指揮如意的馬兒衝進到羣衆方面來。“別阻他 馳上到那兒去！”

巴梭士也來了，他是位戲劇及小說作家，溫和·柔靄 宛如是位年輕的牡牛。他是哈佛大學底畢業生，他是來解救他的母校底尊敬的。‘你曾經把你的名字，及間接又把你的大學底名字放進到這卑污的文件裏了’——他是這樣寫信給羅威爾校長；接着，因為波士頓的報紙都不願發表他的信兒的緣故，所以，他就直跑到哨兵線內來，將他的頭兒送給警棍去打，且把他的皮膚送給普約伊街的警署的惡徒。

“可寶貴的哈佛，他的兒子們都在新年際的羣

衆當中！”那兒站了個一八九七年班畢業的帝普爾，他自己又跑到另外一個哨兵線內去送捕了，捕後，他特花了十五圓錢，得在法庭裏，讀了點文件，因為法官曾說過違反法律，在無智無識的異邦人稍爲可以原諒，至於哈佛的人則不能原諒的。

挪爾曼和休京士底侄兒，赫圖得，也都來了。他的頭兒並不是波士頓的警察所常得而敲打的。哈佛祇須三年的工作，他格外讀了四年了；他曾創立過 Dickey 和 Hasty Pudding 俱樂部，即是可變的路旁的兵棚及哈佛的“可恥。”他曾到海外去服務過，且是被哈佛紀念會社所選舉出來尊敬的幾個修業生當中之一個。他是一個年輕的美國人，這些人會是使人家看了他的小說而不會相信他的。他們說他們一位“不真而要使大學青年守秩序的，這大學青年在旅行着全國，在煤鑛坑裏做工，而變成爲左派鑛工的領袖。現在，他來把他的意見向羅威爾校長表示出來，而他的意見是這樣，以致官僚的波士頓把他鎖在神經病院裏了。

布朗在紐約也發展出了這同樣的鬥爭，他是“世界”報底“Colyunist”，每禮拜有四百五十元

的薪水。布朗在他年終時，就從哈佛大學方面躲避出來，而這點或許會使他覺得不尊敬的。他寫道：“從此以後，我們曾一度稱之為哈佛的，劍橋方面的學問底制度難道要變成三吊人的議事堂了麼？”“世界”報把這篇東西發表出來了，但拒絕第二篇文章，於是，Colyumist 便來了個“暫時的罷工，”這使得智識界發生出很多的感覺出來。這回的案件所得的特別的事體，就是智識份子，即如自詡為苦難當中出身的，以及同社會人世不相往來的智識份子，都同情了。

## 五

赫得諾克大學底同門會員也來了。那些使波士頓新聞紙的讀者感覺不太有興趣的外國人名，是廁身於做工人了，他們曾拋開了他們的工作，花了他們的私蓄而來，冒着他們的頭壳的險；去找各海岸上的海員，鋼鐵工人，理髮匠，製麵包者，以及茶房；並且又還去追尋本身受過有教育且能够理解域塞帝底靈魂的詩人和著作家。由紐約的陋巷裏出來了一位年輕的猶大人，叫做高爾德，他還不

滿廿歲時，就充當了波士頓的新聞記者，且也是同情無政府主義底團體之一員，寬尼利亞在十一年前曾看見他隨同加利恩尼到來參加勃利毛斯製繩廠的罷工。

高爾德現在是一位戲劇作家，且又是“新大衆”底編輯，但他恨他自己身爲“智識份子，”且時刻都想做工人，所以，他便時刻都穿着使波士頓人會吃驚起來的家機布衫。他玄想了一下，終被天天朝到發狂方面的城市之景緻，所迷惑住了。他諦聽了斯德街底巧妙的書記和公司的經紀人，即是希望有機會來對付赤黨的哈佛大學底以前的選手，的對話。他注意了汽車夫和蘇打販的對話，他們原知道他們在資本主義報紙方面讀到些什麼東西出來，或從別的人身上學得了他們從別的資本主義報紙方面所看見的什麼事體。在舉行“妄殺”底午後，他參加在州議事堂面前底“死囚隊”裏，同時，那兒就有同樣的兩位鐵手工人，他們在緊握了派克爾詩人，和高爾德戲劇家的手，以及拉他們走到那奇名的約伊街的捕房裏來。“上吊他們！上吊無政府主義者！”戴草帽的羣衆這樣叫喊了。曾經寫



過蔣布郎底行述的高爾德，看見了加里孫底鬼靈，腰上纏了一條繩索，直跑下到那條街來，且爲闊衣大袖的羣衆——叫着“吊他！吊革命者！”的羣衆所尾踪了。

那些波士頓的商人，在百年以前，有些人曾在那個時候，做過犯禁的酒販；從亞非利加私買“黑象牙，”以及黑奴（他們的勞働能在路普安那製成爲糖漿的）。這種糖漿可以運到新英格蘭來，變成蔗糖酒，而這蔗糖酒又可以運回到亞非利加去沉湎那些野蠻的酋長（他們的苦難就是裝運那另一次的酒販的貨物。）現在，那些舊商底孫兒們的名字也和他們的祖先相同，而且當他們來選舉Somerset俱樂部時，也和他們的老祖宗無異，那些監選員以爲他們是爲着他們的老祖宗而選舉，這些後裔們曾從地中海以及波羅的海的地方輸入了許多白奴來駛動他們的蒸汽機和電汽機，並且因爲掠奪的巨大制度，而建立了一種新的奴隸勞働。這些新主人以爲他們本身是文明的，願意來處置‘和平幸福的工作’，且要他們的老婆兒來作“慈善事業！”可是，同時他們又帶有侮辱與害怕的心理來

看待這些異邦的奴羣，而且當這些奴羣表示不服從時，他們就弄了個可怕的時節。要給他們暗示這不服從，在近代的新英格蘭也應得受罪的；一八三一年的“黑色的革命者，”統治階級底眼中釘，已給一九二七年底“赤色的渣滓”所代替了。

所以，波士頓目前就在戒嚴法令之下了，搜查異邦人的偵探比異邦人還要多了，誰留有鬍鬚和黑臉皮的，誰在街上就得有被停止而被驅於詳寫其地址職業底可能了。担有一箱 Seiditz 藥粉的交通工人也不得不停下來作化學的分析，海倫布拉克和圓華盛頓克拉頓——美國底開國元勳底後裔——都被逮了，被領到警署裏去了，且被嚴訊了好幾個鐘頭了；他的原因就是“他看來好像是紐約人。”汽車裝來幾位意大利人，當中有兩位非剃頭不可，於是，他們就被處之為拋擲炸彈的罪犯了。

喬闌達爾不消說是一位著名的人物了；因為他給新聞紙發表有好幾篇文章，他來做一位新聞記者就使他比其他“布爾塞維克”還要利害。偵探到處都跟他，例如在飯館裏，在他買冰淇淋蘇打的

藥房裏，以及在他剃面的理髮店裏。他硬要與他們說話來麻煩他們，所說的話兒又是破壞道德的，且反對“模糊不清”底倫理的。接着，他們便又想出些新的“詭計”來，但喬說你可以時時都根據他們的記號和固執的臉孔認識他們；他們再沒有別的職業，使得那樣卑賤的人們可得到好的穿着和好的食物。

再不能想出比那些類人猿的精神活動，有更奇異的事體了，他們在企圖處理着他們所一些兒都不懂得的事體。他們所做出的事體，有些遠在不懂音樂喜劇之外。赫里，布朗的老婆，在這種悲劇底最高度時，跑來到波士頓了。有兩個城裏的偵探，在福特的汽車裏花了一個終宵，看守着漢諾華街，即後援總會對面，而且明天一早，有位報販問他們曾做着什麼事體，他們的答話是：“我們刺探出了拋擲炸彈的計劃，而且我們現正在守護着這些拋擲炸彈的人。”“拋炸彈的是那些人呢”報販再問着，他們的答話又是：“兩位從紐約方面來的女人——赫里和派克爾。”

## 六

在禮拜四，即十一日那天，最高法院底山得孫法官，根據他的權力，通過一種特別法案來召集全體法官公開審判。同時，太爾法官也被說服了，要出席，要承認非舉行這種特別法案不可。於是，法庭裏便發生出有解救的兩種希望；爲着尊敬那兩位斷了罪的Wops底法權起見，麻塞朱塞州有些傾向到退步方面去了。拉格，總審判官是病倒了，而克羅斯霍則還在歐洲；山得孫不能不出席，同時還有布拉利，域特，卡羅爾和麗爾士等法官出席，當時推出最老資格的布拉利常住在法庭裏。他對於特別要在禮拜三坐在那兒來諦聽那問題底爭論的人，出了張命令。

一切相信法律和秩序底人底心坎裏，再懷着有一次的希望。不錯，統治階級是有牠自身的觀感的；牠曾經認識了正在做着的可怕的錯誤，且來選擇一種莊嚴的方法來把這種錯誤毀滅下去。現在忍耐罷！頭腦放冷靜一點吧！且不要弄出種種事體來興奮羣衆的情緒，而使得淹博的法官更難以處

罷罷！不要說野蠻的說話了，使紐約街不要再有急進派罷！而且新聞紙上也不應再登載有他們的消息了罷！綜之，要使公衆的集會堂裏，或州議事堂的前面不應再有無秩序的事體了罷！“尊貴的人”是這樣爭論着。

真有機會了麼？或者祇是那些負責的人希望要有那樣的機會呢？奎昔又跑到他的叔母那兒來，帶着州長同某某人說話，和說了這個和那個的流言。最緊要的就是，羅威爾正在表示着他的弱點；他是畢生第一遭在爲他本身辯護。有位中間階級的人曾經看過了他，而他也曾同他直爭辯到天明前兩點鐘，企圖證明他的決定；他對此事非常狂熱，所以，他便在穿着他的薄褲時，跟他的朋友到樓下去，行出到花園裏，用一把炬火在照照那花園裏的叢林之中有沒有藏着拋擲炸彈的人。奎昔對這樣的影相冷笑起來，且肯定地說出時常被纏繞在哈佛底榆樹蔭下的，尾追的水鬼，所證明的神奇的景緻來！

接着，那最高法院裏底淹博的法官實實表示出人道底符號來了！域特法官作了保護法庭的演

說；這兒，現在又來了個另外一個，即常住在法庭裏的法官：布拉利，底老婆打電話給漢達生夫人，她是卜力治窩達爾底濾水器，是一位最高尚的人；而且她有兩次都這樣說：“不要擔心，我的愛，我担保一切事體都會正式地顯現出來，他們不讓他們被處死下去，他們會找出些另外的方法使他們出來 法官並不相信有資本的審判。”那意味着什麼呢？在努力使爲老婆的人興奮起來而使得家庭裏沒有慘事發生，這些老孩子是在欺騙他們的老婆嗎？抑或是他們在利用着他們的老婆來暫時停止被告，而當到生死關頭的時候，毀滅這種危險的煽動嗎？這真難以猜想！

## 七

在沙谷和域塞帝的後援委員會裏，希望用法律來解決的，和希望要作宣傳的兩派當中的爭鬥從沒有停止過。律師和大學教授都時刻打電話來或請求發表個人的要求：“記住這裏是波士頓，而且把那紐約小子從這強光中滾出去！”可是紐約小子也曾說過這同樣的事體，所以，波士頓的新聞

紙便通把來登載出來。探訪的人都步行到來，雙肩上掛着油布的傳單，他們所經過的每個可尊敬的城市，他們都莫不在咒罵着和幾乎要放集合起來。他們乘着遊車，皮包裹藏着有犯禁的酒罇。女子們則氣喘喘地走進來，男子漢則就沒有頂帽子，幾打領帶。一個人買了一架易於移動的打字機，準備工作，而且當他發現得後援總會裏沒有地方來安置這架打字機時，他就把來一放就放在伯利孚旅館底階石上面，且開始給沙谷和域塞帝打着一封信。新聞紙不消說就把他的樣子攝影出來了。同時，他們也非常誠懇地來接見一位青年，他原來宣稱他到德舍裏來的原因是專門為拯救沙谷域和塞帝的，且同時愧於才知道他的爭論的地圖是過了時間了。

這是外來底表面的情形，容易看得見，容易記錄得出的。但裏面却有另外一種情形，這種情形，波士頓的新聞記者是不十分足悉的，而且聰明的讀者對之也是漠然的。示威遊行，即一般情緒底靈魂，把所有有關係的人如：男子，女人，老輩，青年，富翁，窮漢，有教育的和愚蠢的，都鼓舞起來了

。大家都表現出深深的失望，無限的苦楚，憤怒，憎惡，如胆汁般的酸辛一起一湧，直湧到他們的腦子裏來了，因為這個貪婪底偉大的城市被固執——**艷裝，禮儀，策略，文化，安適以及死亡**，所蒙蔽了。

這些煽動家，大多數都有職業的；當中並沒有很多是受過訓練的，也沒有政黨來指導他們。和幫助他們，他們是以個人資格，遲疑及混擾來的。他們不願意他們正在做着的事體。女人們，而且有多數男子，都覺得要如國帝華貴婦般的，赤騎跑出這個市鎮了——還有比她更糟的，因為他們並沒有決定要成就什麼事體；或許他們本身正在玩着玩笑，並沒有什麼目的吧！

他們之所以來，因為美國的工人不能來，域塞帝要求有一百萬工人起來，而一百萬工人便答道：‘這是什麼地獄？’大部份的工人都願意域塞帝死下去——以致美國的有財產的人還可以生存下來。他們準備在摩路基犧牲了，‘這正如加太基人底父親和母親準備把他們的孩子們放到燙的鐵的上帝的手臂裏，以救存加太基一樣了。於是百萬工人



倒沒有來，來的祇有兩百名詩人，繪畫家，美麗底夢幻者與愛戀者，克林威基的鄉人，酗酒者，波希米人——隨便波士頓的什麼名字，正式的和暗殺的人都得有權力來稱呼他們。這是個可憐的小團體，使他們本身去和美國資本主義底鐵的戰鬥武器，在前列有機關槍，毒氣彈，且有警察，而後面則有陸軍和海軍，相碰。

到來的每個夢幻家，其家裏總計還有幾千幾萬的：輾轉於貧苦，或更憎怯無能的人；他們莫不感着無定期底死人的感覺在等待着，等待着，他們覺得他們在沙谷和域塞帝還更有坐牢的可能。寫信麼？不曉得他們認得出字；拍電報麼？正如弓矢流於暗處。不能得到任何真正的新聞——每天在報上祇有點不關痛癢的事變，但並沒有意見，領導光明。無線電話磨出了牠的永恆的鼓兒底粗笨的音響，而且 Saophones 也哀鳴起來了——近代美國史底偉大的紀錄，真不值一瞧！

## 八

禮拜天到來了，委員會應打算做什麼？他們立

在公衆集會場再來召集會議呢，抑或應請求律師而等待呢？苦苦的口爭將成爲很利害的吵嘴了。“你在什麼時候來參加這種案件的呢？”委員會的老輩會這樣嘲笑着；而他們對此也答覆得極明白的：“你對此案件嘗得了很好的味道！”共產黨人憤恨委員會裡底會員：“你以爲你主有了沙谷和域塞帝？你想什麼——把他們的灰燼放在缶子裏，且把牠安置在你的客廳裏的壁爐架子上？”

有些人不管委員會不委員會，警察不警察，決定要在公共集會堂裏召集會議，社會主義勞働黨會說目前還沒有到沒收一切的時候，而且沙谷和域塞帝的後援者也會利用這個；於是，就這樣宣稱，而且將成爲烈士的人也正在準備了一張傳單放在帆布底下，這個帆布可以扎起來而且收而藏在衣服之內的。柏體和喬不願意將他們所做的什麼事體都拿來告訴家庭，德波拉非常莊嚴地來到混進在那公共集會場裏的羣衆裏面，幾乎都不能寧靜下來地走着，她是那樣被煽動了。當時間來到嘗試時，她實實還是愛護她的女兒，她把過去十一年來的紛擾時的許多酸言辛語都放開了。總

之，這是「波士頓」；良心是良心，而且當你是恨着你的人時，你也要使恨着別的人尊敬你，當這白髮男子和女人底小團體都走進到那武裝了的匪徒中間時，德波拉的情形便覺得同羅馬貴族的母親所覺得的，即是如同他們的基普小孩跑進到鬪獅場裏一樣！

左都里警察，熱中於證明他的會敬的意大利人，曾經宣稱將來要逮捕那些人，“天都會不願意的。”可是：在那些有權力的人的中間，顯然有些更聰明的頭人。警察有命令去解散一切的集會，不准有講演；可是捕的人數則愈少愈好；不應再有烈士了——特別不要有穿得很好的烈士了！在生活在比干街，所見的祇是青翠的草地的年輕的貴婦看來，這是種奇怪的經驗；她們要跳開了那馬隊的陳線，她們的手裏還拿有傳單；而且她們的手臂也被打得又黑又藍——但是最後的言詞總是；“移上去！繼續移動着！”這些交通的警察長就是曾經幫助他們度過了那條街衢；且認得她們的麼？抑或他們是曾經在時髦的家庭裏看守過結婚時的禮物的偵探呢？

社會主義勞働黨最後變更了他的心理，且不願意再來利用他的約束了。於是，所謂演說家便會不合法了。他們買了肥皂箱——而且警士也把那些肥皂箱帶走了，且把來打碎了。有兩位年輕的烈士爲着喬闌達爾，突然衝動起來要走下去，且在他們的背上掛兩個肥皂箱去；喬一站就站在那不可靠的柱腳底下，且說：“麻塞朱塞州底同胞！我們在這兒要斷定出自由演講底基本原則”——祇說到這句，因爲這時就來了有曾經跟了喬很久的三位粗暴的“Dick”了，他們的手緊抓住他，拖他下講台，且讓他滾蛋。

喬對他的熱心的外祖母作了一次讓步，他不來反抗而致讓他的頭兒被打破了；他靜靜地走了——而且祇當他出了比干街時，他曾發現出人家對他所弄出來的卑污的詭計。那三位粗暴的“Dick”把他後面一推，且說：“現在走吧！年輕的人一直走下去吧！”“你說什麼，我不是被捕了麼？”“小孩，去罷！你爲什麼要受着苦難呢？”當他企圖要倒回到他的原來的地點時，他們就把他捉住了。他們不打他，他們祇把他的道路封鎖起來，

且看到他不能再到回那公共集會場裏去。後來，當喬知道了“傑姆斯士約瑟亞也受了這同樣的事體時，他才曉得了這不是偶然的；有很大勢力的家庭，有些人到曾經招呼了偵探機關，且支了不少錢給他們以使他們的親戚不會坐牢，以及家庭的名字不會登載在報紙上面！

在禮拜天那天，真真受到了打擊的祇有赫國得。他同着有一位修衣車的機器工人，名為喀窩達的意大利青年，這位青年為赫國得的口才所鼓動，主張他要到波士頓城底中心警察勢力中間去拯救他。喀窩達袋子裏藏有一柄鏢絲開合的一吋長的小刀子，這是用來修補衣車機器的；他實實沒有企圖用過這樣的小刀子，但他們在警察署裏搜得他的袋子裏有這樣的小刀子，他們就捏造出許多污事來，並且在報紙登載出駭人聽聞的消息。

因為赫國得，所以，他被捕以後非常優待，副警察長——克霍利，警察長，外科醫生及其他有勢力的人都來保護他。“我堅決說要有言論自由底權利！人民應拯救沙谷和域塞帝！我們不肯讓我們的同志被人家屠殺！不要忘記，同志——振作精

神，救人！”——Dickey And Hasty Pudding俱樂部底，以及“哈佛紀念會”底會員被捕到查理士及比干街底角邊的警察署時，是這樣說。槍手米基本人，則拖着召號囚車的鈎子，所以在五分鐘之內便有百名警察長集會在那一個地點，而且又有騎兵衝回到羣衆方面去了。

## 九

最高法院底特別會議是在禮拜三，十六日十點鐘舉行。在這會議沒有舉行以前六點鐘發生出一種可怕的事變，不曉得那一位放一個炸彈在沙谷和域塞帝底某一個陪審官底住家底前廊，且把那座房子底前半部轟毀了。政府當局又一次決定以爲這是沙谷和域塞帝底朋友弄出來的；別一方面，沙谷和域塞帝底朋友又同樣以爲這必然是他們的最可惡的敵人弄出來的事體。他們非常注意於那個炸彈底特別方向，以及炸得那樣响而不會傷害人；他們也來注意那種炸彈的確定的時間——這真是於被告祇百害而無一善的時候了。

這種神秘始終沒有解決；但州長却趁機寫了

一封信給陪審官，反對企圖威赫法庭的人，且同時又命令說罹這炸彈的難的人，即房子被炸了的修理費，可以由卡門威爾斯支付出來。這是官僚方面的一種神奇的慷慨的衝動，這些官僚最近才反對在履行職務而在講壇上受傷的州主人的賠償費！

那炸彈底崩地烈的聲音震破到耳鼓時，那四位穿黑綢的法官便聚集起來。法庭，以及那附近的彭伯頓廣場都發生出戰爭時的感覺。法庭底前門擺滿了給旁觀的人就坐的椅子，而寬尼利亞在進法庭門前時，也須把她的手提匣的內容給人家檢查一遍。她注意了偵探會指定了給“赤黨”底小團體坐的特別的位置，接着，他們便靠近他們那兒坐下去。大多數的羣衆都還沒有進來。

在一條長方形的書報後背，坐了一行有四個白頭髮的老紳士，這四位老紳士就是左右沙谷和戴塞帝的生命的。以前的波士頓市的法官及窩爾沙市底市長，不拉里，現在是七十七歲了；麗爾士最近被控為有不端的行爲，被判為有種不好的意慾，現在是七十五歲了；前任斯普令費爾德底市法官，卡羅爾，現在是七十一歲了！前任波士頓市

底市參政次官 域特，現在是六十七歲了。不拉里是太爾法官底同門會員，碧爾士和域特是克茲曼底同門會員，但卡羅爾是 Holy (x, s) 底畢業生，是聖彼得底同門。他們告訴在那兒的喜爾和李定說他們或許需要一切的時間；接着，他們便坐下來，好像四位黑白的雕像，動彈都不會動彈，且很莊嚴，但那時候，喜爾則背了一批他們的同門底高等的罪犯，至於太爾和克茲曼還是簡接的。

喜爾毫不客氣的把太爾的偏見底歷史，以及其中的種種證據都說了出來。同時，他也要求要聽聽新的證據——說到這層，每天都有更多證據來着。他說當直到現在而新證據還不能發明出來確定他們的無罪時，主張在犧牲人命中有種種階級，直是件怪事。“這依然是審判時候的麻塞朱塞州底法座和格子，”他這樣宣佈。“這是我們的刑法底整個制度，”他或許可以加添之為“我們刑事資本主義底整個制度，”可是他的幻想却沒有伸張得那麼遠，而且他也不能在波士頓“聯合俱樂部底四位會員面前，把他的幻想弄得清清楚楚。

接着 來了個溫柔的李定先生，袋子裏藏滿了



丹西摩俱樂部和 L. A. W 底金錢。他說出了他的莊嚴的信仰，即太爾法官曾公正又曾偏見。他在背誦特別的法律——即是在審判官宣佈判詞以後。不管有沒有發現出新證據，不能再申請新審判——他毫不害怕人家會稱他為奇怪了。那四位紳士對律師喃喃了幾個問題，旁觀的人是難以聽得出來的；接着，他們便搜集了法律書和公文紙，而退庭了。沙谷和域塞帝底朋友又回到家裏來繼續等待了，這等待已經成為他們七年零三月十一日以來的專門技能了。

## 十

但是，這個時候，他們卻沒有等很久。麻塞朱塞州對於外面的要求雖毫不注意，但情形卻有點不相同——那天，軍事上的消費很大，而且零批的商業也損失得極利害。這是使熟睡的老紳士都醒起來作他們的守視了的時候了。禮拜三是預審 禮拜五是宣判——這是意想不到的辦法！

不拉里法官寫了那個宣判的文件，這位老紳士的夫人曾好幾次打電話給漢達生說各事都弄妥

了，用不着留心了，法官是不相信資本的刑罰的。現在，法官又來對他自己說話了。他問其他三位法官都互相一致地說偉大的卡門威爾斯底法律制度是不錯的，至於說這個法律制度是與儒雅，人道，及普通常識相抵觸，全是無稽之談。一種長長的判詞，文字技術很高，誦得很起勁着，其中底中心意思就是這一句：“在資本案情之中，假如要在判詞被宣佈之後，再來重新請求新的審判是來不及了。”這就是不能變更的貴族和名門底法律！“不服是不容許的！”

在所謂“自由者”當中，發生了一種恐慌，他們在波士頓的一如在外面的一樣！他們將他們的全身心去等待法庭；他們曾爭論，哀求，實際地使被告的後援委員會來服從，讓他們來處理此案件，來相信法律底效力，這兒突然發現出一種赤裸裸的死的事實——並沒有法律！祇有階級鬥爭！這正如十二年前，當寬尼利亞去見域塞帝時，域塞帝說的一樣：有有產階級和有勞動階級，這兩階級中間是時刻都在鬥爭！

現在，鬥爭已佈開了，陣線也排出來了，如私

逃者就被憎惡，處罰——必要時，還要槍斃！那巨大的、有錢的、熱誠的、神經的、不可比擬的青年正在消滅他們的奴隸底革命了，磔死反抗的鬥士放在路旁，拿來作其餘的羣衆底警告！法律的宣判是種探照燈，突然放射在有血的行爲上面！沙谷和域塞帝的案件再不是少數當地的政治底偶然的貪婪了，再不是一種老法律魔王底偶然的惡意了！沙谷和域塞帝的案件是個資本主義的政府，在美國就如在全世界一樣——的掠奪階級！

當奴隸的權力在統治美國時，美國也曾有過一回像這樣的事體；當時，新英格蘭還有過一位詩人在寫出過他的空想和預知的憤怒！亡命的奴隸從麻塞朱塞州遣回去了，而且宗教派的革命家，偉德爾曾描狀過手鐐腳鐐地從街上走下去的自由道：

‘法律’是吸血的怪物娃娃，  
是在暗黑裏亂動的夜叉，  
是放誕的癩怪的惡魔，  
在神耳邊哇啦哇啦！

我說：“慧勇的自由奶奶，  
全神全力振作起來！”  
啊我！我只是向死者喊叫，  
只是在他的墳墓前徘徊！

## 十一

整個牢獄裏的可怕的訊問已經臨到‘絕食’的沙谷了。他們不希望他那樣死下去——這是與法律相背的，且不妥當的；同時，他們也替他可憐，并替他的老婆及兒子可憐。他們會爭論而哀求；老婆和兒子也曾爭論而哀求；但尼加却極固執，他不會吃東西。同時，他對於資本主義法庭或州長再也不簽任何判紙了；他不請求可憐或赦宥——他是位無罪的人，他會以死來反抗此事。

他絕食到三十一天時，就變得那樣瘦削了，所以，監獄醫生才決定來施手術了。他帶了點燙的牛肉羹到他的房裏來，且忠告尼加他要由尼加的鼻孔裏弄一個橡皮管來人工飼食是怎樣痛苦的。他起而捏住尼加的鼻孔，就要將那牛肉羹倒進到他的喉頭了。於是尼加不固執了，且飲了。他們是有很

大的力量，而他祇有小小的氣力。

接着，來了個青年摩斯馬南，這回案件底忠誠的僕人，他從他所做的工作覺得他的心就要碎了，全身都打抖起來了。他們把他弄到祇吃一點東西的尼加的房裏來。那年輕的律師說：“你是一位勇敢的人，是不是呢？尼加？”

這是完全心理學的；尼加却也靜靜地說：“是，我想我是勇敢的人。”

“那末，我應告訴你公開法庭曾把我們的申請置諸不理了。”

“我早都預料到了，”尼加又靜靜地說。“他們在那兒幹什麼？”他並不畏縮，他把他的碗碟堆置在一旁，而且忘記了牠們。“真的，”他說，“他們已然捉住了我們，他們將來殺害我們了。”我們也會像人一樣死下去了。“接着，他又說：‘我會寫封信給但丁。摩斯馬南，你也可以來見見他，我想當我的孩子老大起來時，他會變成爲他，且會常常想到他。’”“Bimbo”是意大利孩子所摯愛的，而摩斯馬南也就說他不成問題一定會得到牠。

他再去見見域塞帝——熱情的人，理論勝於

實際的人。當柏爾特聽了這種消息時，他的眼睛就睜得和茶碟般大了，而且他緊注視着他，一若就在幻夢裏似的。他站起來，在他的牢房裏行來行去，“叫着意大利文。在這個世界，再沒有純潔的人了。”不怕他就要死了，但他總不願意死下去；他是一位宣傳家，他有理由來生活下去。“百萬人呀？百萬人呀？”他這樣狂叫。他開始要求要在他的牢房裡安置一架擴音具。以致他能和全世界的工人來談話說話。摩斯馬南不能不說這兩種問題都同樣是不可能的。他們所能做到的就是在更多的審判官面前，多來幾個申訴。他在那天晚上就要到華盛頓去了，辭掉美國的最高法院的職務了。

在那天午後，那位年輕的律師又跑回來了，可是他還發覺得尼加還不能來寄信給他的兒子。他們作第三次的把他轉回到死房裏去。他非常瘦弱地躺着在那兒，他的腦子不健全。他祇能說：“我不明白。他們要來殺我們了？”至於域塞帝則沉浸在憂鬱當中，且除開說：‘我的妹妹？我的妹妹！’以外，別無所言！

劉志亞（域塞帝的妹妹——譯者）在那天就

抵了紐約了；她是位恬靜的，瘦削的，悲傷的，矮小的女人，穿着褪了色的棕色的旅行的外套，乘着二等艙，在那隻大船上沒有登記過她的姓名。這一位意大利的鄉下底單純的女人，發生了一種奇怪的命運；在巴黎時，牠曾領導一大隊工人去遊行示威。現在，爲將來歡迎她的一批羣衆所迷惑，并被這神奇地方的多忙而銳敏底誠摯的青年記者所迷惑的她，手裏執着一個摩丹拿底金質紀念幣；依靠這古代的神奇的魔術來解救她的不歡喜的，她有十九年沒有見過面的哥哥，她說她希望能轉愛他；“我會請求他去見見神父，回復他在小孩時底信仰，卽是他離開我們時底快活日子。”華爾傾尼和羅新拿曾來與她相會，且說服了她來放開她的宗教底情形。這樣一來。她覺得她要解救她自己的生命實比她哥哥的靈魂還緊要！

## 十二

文德斯不能延宕那重要的法會議了，要來安慰他的裂了心的母親，於他至少每天總值得一千元；他來和她討論，解釋給他聽——或簡直注意

他的說話。“是的，我曉得，母親，新證據不能提出來考慮，好像是很錯誤似的。我的判斷是：最高法院的那樣的統治再不能維持得很久了——他們要反對牠了，或者法律也會變更了，可是這個時候他們應有目前這樣的法律。你看看這所謂沙谷和域塞帝的證據實不是他們的真證據——這簡直是其他 Nops 也會說的同樣的假話，而大家聽了之後也會覺得討厭的！”

“文德斯，我們已經太討厭來想到我們的法庭底好處了。”

“母親，這於他們則剛剛相反——他們說他們是站在法庭方面。你應曉得這左右做人難的情形；他們那樣會把太爾法官打倒下去呢？”

“在我看來，太爾已經好像把他們推倒了。”

“太爾不消說是一位鄙物。可是，總之他所說的什麼都是大家所想像的；而且他也正在玩把戲，你不能不承認——他有種討厭的工作，而且他做這種工作正如小兵士一樣。因為七年來，他的生命都莫不陷於被槍擊或被炸彈的轟裂當中的冒險；現在，要來排斥他——是不可思議般的。”



“他們能找出其他根據來承認新的審判麼？”

“站在宣傳方面來說說新的，審判是非常好的；但假如你站在嚴格方面，那你就得下來停一停、且想一想了。隨着這種煽動和喧囂——那兒還可有新的審判呢！你在百年之內也得不到什麼陪審官。你看看東米爾頓的人民所發生的什麼事體吧！想想那些證人——出庭和證明，他們的周圍都有炸彈的危險！”

“我們不需要炸彈來保護證人，文德斯；直到現在我們所曉得的還是沒為一個人敢出來做證。”

“不錯，承認這點是對的——這從那兒來的？這是來自卡門威爾斯在數分鐘之內有兩位 Nops 就要去坐電椅方面的，而現在却不能不承認是沒有真正的證據，一切事情都被打翻了。我們最好還是將我們的法庭交給布爾塞維克，且給他來辦理此事。我們始終不能斷定別人的罪狀。”

“這樣，文德斯，你在打發了兩位無罪的人去死了，因為這是苦於承認一種困難！”

那位律師聽了這句話後，便忍心地笑起來了。

“母親，且不要相信你的修詞，而把你的修詞放到我身上來吧！你問我最高法院裏的人們的心理是這樣，而我也就正在告訴你。當我一把此事告訴其他律師時，且使他們來說他們所承認的事體也許是證據不是，那是他們所結束的理論不充分時——法庭應得支持下去。”

“文德斯，好一種新奇的審判觀念！”

那位律師又笑起來，“在反面，這是和法庭本身般老的觀念哩！”他把那老突里法官對於極誠懇的獄吏所開下來的通告背了出來：“要法律多遷到能適應你底意思就不如將你自身消毀下去！”文德斯并不是法律的學者，但因為他生長在波士頓，所以他必須在爲着公開的目的而得些由自修方面得來的學問。他告訴他的岳母說他的辛辣的語話還要更來的利害；這是法國的法律，但是由日耳曼的法人和私生的拉丁所野蠻地總合起來的法律。他把這句法文寫了出來，意在使那可憐的岳母的心靈稍爲分歧幾分鐘。“*Que est ceo a nous? Il est mieul qu,il soit tout defait, que la ley soit change pur luy*”

### 十三

寬尼利亞堅持她不能不再去見一次州長，請求他來可憐他們，雖然承認是有罪過，但他們却受了七年的酷刑，而且這當然就是一種罪罰了文德斯說那不會有若何的效力，傅利爾好像是一位羅馬的上議院議員，他相信生命是爲生命的，當他身爲州長的兩任期內，他從沒有赦宥過一個人，他祇稍爲減短了一個判詞，但身爲老貴婦的寬尼利亞，曾經依她的方法而想參加波士頓的法律了，於是文德斯便起來，指定他明天會到回來，且約束要來帶她去見州長。

州議事堂門前，有很多羣衆，更利害的好像有兵的衝突，被宣佈出來了。警察是那樣多，他們在那座偉大的洋房子面前，沿路都幾乎可以手兒拉着手兒了。特別審查那些要進到州議事堂裏而去的人，——可是寬尼利亞文德斯顯然是處於統治階級的，所以那些衛隊便祇看了他們一眼，而讓他們就那樣走過去。在執行部外面的走廊裏站滿了如山如海的人，新聞記者就如沙灘上的餓魚

無異；可是那兒的禮法當然是禁止寬尼利亞和她的護身者和他們說話的。他們倆被護送到裏面的辦公室裏去等待等待了。

州長的時間完全提出來聽之那些人的懇求了。各種人民——律師，牧師，社會工人，勞働者的領袖，著作家——都莫不是一團一團的進來；州長對這些人也一一延見，且興高采烈地對那些，“閒雜者”問了一批問題：你們曾經看過審判麼？你們讀過了口供麼？你們會同證人談過麼？那末，你們對於這回的事件懂得了什麼呢？當他們起來說出他們所覺得的什麼時，他常常總不會注意的。由紐約方面來的律師，赫士說：“我想對你說說司法部的狡猾之徒。”但那州長却說：“世界報那篇社論是誰作的？”

寬尼利亞被護送而坐下在那張痛苦的椅子裏了，而且那自動的微笑和那冷酷的瑪瑙似的眼睛都莫不集中到她的身上。其他的視線如：威卿，州長的個人的法律顧問，和總捕房律師，李定，及其他律師等等也都集中望她。但他們現在從沒有放鬆過州長，並且他說的一句一字都必須要有證據。

而且足球底專門家現在也做了所謂“恫嚇”——跳進來，且保護他，以使得他不會表現出對這種案件的無知。

正如文德斯曾說過的一樣——他是一位羅馬的議員，而且不會說出可憐的說話。他想貶抑這位老貴婦，且洩出她使他麻煩的恨怒來。他沒有說出寬尼利亞埋怨他爲在街上招搖的瘋狂的說話，但這倒是他的態度底意味。自從他的決定被宣佈以來，他就再不能裝作是一位公開的頭腦的人了！他會成爲更可怕的辨護士，提問着種種的問題，且不注意她的答覆。“假如域塞帝是一位無政府的人，爲什麼他不站在勃利毛斯的證人欄來呢，爲什麼他要把他的不在證再延十二年呢？”

“州長，他有十八個不在證明證人了，而且假如他的律師會工作起來，那他還可以多得幾個證人。我們早已有了十二個證人了。”

“假如沙谷和域塞帝是如你所說的善人，爲什麼他們同像保達一樣的人親切起來？”

“但是，州長，你反對保達什麼呢？”

“算威爾夫人，我有一批消息。”

“保達帶到審判方面來了，而且即如太爾法官會把他推翻出去。他們拿了一批關於柯西的茅屋和關於保達的大陸車子的故事——這使得陪審官來想想他們是一個土匪團——”

“算威爾夫人，我不明白你；關於保達的大陸車子，口供上半點都沒有記載出來。”

“呀，州長，不消說口供上是有的！我在法庭裏是這樣聽過，而且我也讀了百次了。”

“我決定你是錯誤了。”說這句話的是個偉人。“威卿，口供上寫有關於大陸車子的事體麼！”

“沒有，州長，我看了幾遍都沒有看見。”

寬尼利亞還能說什麼呢？不消說她能向他挑戰，要求他要口供，且向他指示；或者她可以在兩點鐘內，把那張傳召寄給他，但是除開會觸怒他以外，還有什麼影響呢？有好幾個人都有這同樣的經驗，而且也曾告訴她了。在那短短的會面當中，寬尼利亞有三次會使他弄出關於口供方面的不正確的斷言來。她應得靈敏一點，且應企圖使他微笑；因為他是位人，是一位羅馬人，而且他是不願意女人來插嘴，爭論，糾正。女人的地位是在家裡！

## 十四

汽車底神商依靠了比他自己還要大的人底權力。“算威爾夫人，我曾指派過一位專員來調查這個案件，而且我要肯定的對你說，假如這些紳士們有一位是懷疑這個人的罪案的，那我不坐在這個座位了。可是，這兒，你已經有了三位公正人了——”

“州長，在你沒有指派克蘭特法官以前，他已經表示出他承認他們是有罪的了，”

“我聽到了這樣的閑話，但你不應重述這樣的事體，除非你是確實知道的。”

“但是克蘭特法官曾將他的意見寫成意大利——他實際地稱他們為民族的扒手。”

“你在什麼地方聽到這樣的消息？我從來都沒有聽見這樣的東西！”

“我有一本書放在我家裏的枱上，州長而且假如你喜歡的話，那我就會寄給你。”

可是他所想的東西就是他應急急變革這種題目了。“兩個月來，我時刻都有證人出入於這個房

子裏——他們個個都保證我說他們的證據是的確的——”

“但是，州長，即如太爾法官每都在他沒有終結這回的案件以前，拋棄了證據哩！”

“你的意思——拋棄，是何所指？”

“我以爲你曾經研究過太爾的決定。在一九二四年的他的決定裏，他曾說：這種判決，在我的判斷說來，并不根據目擊的證人底證據。”

“他說那種判決是根據什麼呢？”

是根據罪犯底意識。”這樣，州長便急急談到罪犯底意識來了。當沙谷和域塞帝被捕時，他們曾撒謊，而且他們就在罪人席上都撒謊；他們的撒謊是這樣地被表露出來了，以致有理性的人，大家都不能把他們的撒謊駁倒！

“說出你的理由來，州長——，”

“那末，你在準備承認在這個案件當中是有偽證罪了麼？”

“我在企圖着找出這種理由是領我們到那兒。假如原被兩造都製作證據——但我們却無疑地曉得原告的證據大部份都是製作出來的——”



“算威爾夫人，我對此事，什麼都不懂。”

“你應得曉得奎尼曾僞證過他自己。

“奎什麼？我從有聽過這樣的證人，威卿，你曉得這個麼？”

寬尼利亞搶着：“州長，原諒我，我並不是設陷阱給你，奎尼是個會在證人欄上宣誓過他的名是國得烈治，而且因而表現出了僞證他自己的人的真名字。所以，一如我所說，我們應推想推想兩方面的僞證——”

“那末，我們可以說一邊隱瞞其他一面。”

“州長，假如我是指摘出了虛僞時，請原宥我。一開始，原告就確定了這種案件，當你把原告的證人，一個一個駁倒了，一如我們在我們的新證據方面所做的一樣時，便沒有什麼案件了，而且在法律之下，這兩個人應是無罪的——應當不要管有些他們的朋友會出來做證，而替他們弄出虛僞的不在證來。”

“爲什麼無罪的人應給僞證來辯護呢，算威爾夫人？”

“州長，我所曉得的原因祇有一個——他們完

全地知道對方是準備了一種偽證的案件來反對他們。我們雖這樣決定過，但我們却沒有任何的判斷力，除開太爾法官以外。’

這兒，有一位律師便想出他應得聰明地證明州長每天由個人的錢包支付給天天都坐在這兒且來諦聽這些錯雜的人的費用是很大的。“算威爾夫人，”天插着說，“你要看看最高法院所通過了太爾法官的決判的事實，要做良好的市民，我們就應得相信我們的最高法院是適當而無私的。”

寬尼利亞掉回她的栗眼在注視着他。她這一對眼睛兒已有些失掉了慈和。而且含有恨怒的火燄了。“你在打算提出你們在窩假爾案件的新信仰的教義麼？”

“我的上帝，”那法律紳士這樣想，而且這也使得他的貴族的後裔和哈佛的教訓不立把他的麻煩表示出在他的臉孔上面。他縮成副莊嚴的面孔，且裝作看不見他的敵人，文德斯所激他出來的惡作劇底樣子。這真是種好像這樣的情景：在沙谷域塞帝的案件中，曾為州長的律師，而同時又為窩假爾底律師的紳士，現在在美國最高法院面前，為着

Ortiorai底智識，辭了他的職位，而把這種案件帶到麻塞朱塞州底最高法院來，且來修改牠的決判。在那個職業當中，律師和他的同僚都莫不在弄着一種最苛刻的責任——隱示着麻塞朱塞州底最高法院曾經要變成爲“有錢和有勢底避難所”了，且明白地宣稱公開法庭底審判是弄出有“惡的信仰，以及表現出再沒有旁的事比法律的人情（在窩假爾的案件 牠是向銀行家送人情）更奇怪了。這是能反映到法律心理的神奇的事體，即是在同一時間內能弄出兩種正相反的意見出來；事實上。將所有真理與錯誤都塞進到兩個籃子裏去，而且右手拿一隻籃子，左手拿一隻籃子。把這兩籃的真理與錯誤都拿到市場上來了！

## 十五

但是這於寬尼利亞所做出來的，像那樣的爭罵的論點，並沒有半點好處，她應得把她的奮怒加緊起來，然後再來請求可憐。

“記住，州長，你應得確實。你曾經做過了從來都沒有人做的事體。古語說得好——我不曉得說

話的是誰——祇有一無差錯的法官才能通過毫不能移易的判詞。”

“算威爾夫人，你，你曉得那兩位是沒有罪的人麼？”

“不消說 我是不曉得這點的；我怎麼會曉得——除非我在那時是同他們一道的。但我却研究了這個案件有七個年頭了，我相信他們是沒有罪的，而且我也堅決地曉得他們還沒有被證明為有罪的。我曉得了我需要曉得的一切了——即是他們還沒有得到公正的審判。”

“唔，”州長說，“我曉得他們是有罪的，所以我便不管他們是否得有了公正的審判。”

寬尼利亞凝視了他；她是那樣回來想一想他這句話，所以她幾乎不能自信其耳朵了。

“傳利爾州長，你曉得他們是有罪的麼？”，

“我曉得。”

“你怎麼曉得，除非是有公正的審判——何處，怎樣——來確定牠？”

“算威爾夫人，我有消息底來源，這消息底來源，我是不敢肆口說出來的。你應得找出意大利的

殖民地的人對這種案件作何感想。”

“州長，你說什麼呀？有些人已經來了，在你耳朵前細語了，而你也就願意來相信此事了！”

“你不能希望，在曾在這個地方所表現過的那樣可怕的臉孔之下，證人會說出他們所知道的一切事體來呀，算威爾夫人！”

“那末，這就完全和域塞帝對我所說的一樣——幾禮拜來他都這樣說，我們給不曉得的人底私語所暗殺了？‘波士頓已經退步到沙皇統治的俄國，斯丹統治的土耳其，滿清統治的中國的時代了？偵探進來，且私語着秘密事體，而我們的統治者就根據他們不能或不敢提到法庭方面來的說話而處人民以死刑了！”

有一位律師以爲他還不如出來再證明他的費用好。“算威爾夫人，這當然不會像你說的那樣壞！”

“可惜牠還不至於有這樣的壞處！傳利爾州長，我來哀求你——在你沒有執行死刑以前，來想想這會使你的餘生都爆裂出來的事體！你在根據秘密的證據處人以死刑——但我要對你說世界一定

會非曉得這個證據不可。歷史在得到了你的說明以後，才會讓你隨便下去！當人民曉得了這是偵探底私語——你所說的什麼意大利殖民地人底閑談——時，那你就會碰到人類碰不到和不能再生活的憤怒底爆裂了？’

在這段話說後，他們便不想再來多聽她的說話了。在這段話說後，她依然是一位陷入於罪惡的“赤黨”底勢力當中，且失了她的知覺的，碎了心坎的老婦人。他們所希望的一切事體就是要牠不要再來浪費忙碌而重要的官家底時間？不消說他們會很有禮貌——即如在俄國，土耳其以及中國，高貴的官僚都毫無疑義地會對統治階級底夫人表示敬意的。“算威爾夫人，我會喜歡來再會你。我會很留心你所說的東西。”於是，寬尼利亞便經過了羣衆而走出來了，但她的兩眼却含着有使新聞記者看見而再來報告的濕淚了。

“文德斯：”當他們倆找得了時，她就這樣問，“那些私語的會是什麼？”

律師答道：“在州議事堂的羣衆中，有一個想同我說話，而且我也要看看我能否找得着他。”

## 十六

摩斯馬南是在紐約，常到美國最高法院底定辦事處來。法官們都在度着假期，但他却寓在書記室裏，準備由麻塞朱塞州法院來的兩個冤狀。他進到了喜爾和他自己底正規的表現，激交了大項的費用，而祇剩下一種要完成的事體就是訴狀不能不是這回案件底記錄，這是德合法庭裏的書記答應了要寄，而實還沒有收到的。這在後來才拿倒，而同時又弄得非常之錯的。

可是這種辦法本身却不會延宕這回案件的執行，而且在禮拜一中夜時就要開始了。有法官來命令停止執行麼！法官一忽跑到這兒來，一忽又跑到那兒去；目前真是個自由槍炮的事體了，個個人都爲着他自己——可是他們却依然還要找出時間來相互間形成其意見。波士頓的律師們以爲他們是懂得波士頓的？他們是保守的，以莊嚴的態度來做各種事體，而且在十呎遠的距離的木竿尾端就不准新聞記者在那兒站住。另一方面，紐約人就是急進派，公開鬥爭，歡迎新聞記者就如歡迎同盟者

似的，他們控告波士頓的羣衆對此案件懷着嫉妬——有一個人說：“他們所做的事體都和領唱的女人差不多。”

同時，在委員會中間，在希望要當作人類來解救沙谷和域塞帝的人們與想把他們弄成爲階級鬥爭底徵象的人們裏面，也發生出狂熱的最後的衝突，不會涉及有什麼口角的電報，一封也發不出去，或一篇文章都弄不到報紙上去發表。觀念底差別影響到個人的衝突了。共產主義者在募捐大宗款項來後援，而委員會則說他們的錢不是用去做解救被告，倒拿去作共產主義的宣傳。同時，共產主義者又非委員會的人們已經浪用了許多錢去請資本主義的律師了。他責備他，他又責備他——這真使得敵人們天大地高興起來。州議事堂裏的邊廂裏已經喃喃地啾哦地閑談起來了。偵探跑來跑去而且州長的顧問也輕手輕腳地行來問道：‘他們此刻做些什麼！他們所說的是這個呢，抑或是那個？’

紐約人仍然組織了一個堅決的遊行示威。這個時候，這個遊行隊伍是由喜本營長——航外交，



戰爭的通訊員及陸軍營長——來領隊，他的身材是矮小而筆直的，且蓄有兩撇短短的鬍鬚。他不消說是懂遊行和示威的，而且波士頓也知道他，因為“特蘭斯克立”報開始曾寫過他，後來却又取消了，並且嫉妒他了。喜本是哈佛大學底文學碩士，且隨着他來有兩位文學士——巴梭士和赫國得，以及好幾位隨從；一位詩人，名叫做羅爾體的也來了，由格林威基也來了一位有龍虎精神的米克爾孫，以及其他比干街人所不曾聽見過的好幾位工人。他們接着分派好了的時間在遊行——一二三四五六七——有一位警官在注視着他們的行動，後來，羣衆便隨便梟叫起來，而且還有好幾位在歡呼着口號，以致沒有什麼指揮了。

羣衆遊行到約伊街底轉角處，喜本營長便事前尖銳地命令“右轉走！”有一大批警官目擊了他在指揮羣衆的隊伍，且對他說：“你在裏面望務麼？”他却答道：“我是法蘭西的騎兵隊的第三百三十二營營長。”“喂，營長，”一位軍官說，“這是不適你來幹的神奇的地位。”喜本却又對他說：“假如你是同我一樣深知道波士頓的話，那你必會跟我來

的。’跑到了舊約伊街——這樣奇怪的名稱——他們便閑談起來。喜本有勝人的勇氣來告訴一切事體；美國駐老彼得斯堡的領事的第二書記，當大戰一起時，他就做近東的戰事通訊員，且是俄國布爾塞維克的赤十字的書記；做過聖斯丁尼士留士（俄國）底命令底武士，救世軍（希臘）底執法官，以及神聖天皇（日本）底執法官。軍官說：“神聖的煙！”在禮拜一早上的法庭裏，他完全記不清他曾經看過了這樣小小的無能的警官在哨兵線內，所以，喜本便由此而黜職了。警官這種意思是好的，但這於營長倒生了滿肚子氣，他準備要提出一篇文章來在法庭裏誦讀出來——而且目前也是一種 Dud！

## 十七

那三位罪人——墨德羅時常同他們一道！——被移提到死牢的三個小小的房裏來了，房子是那樣清楚，平滑 舖有白磚 但門兒却始終沒有打開過——警察從沒有進去，囚徒從沒有出來，除開死後，房的前門相距六尺遠的地方，安置有一條

油漆過了的繩索，在這繩索邊，無論那一個人都不許站在那兒；麻塞朱塞州的歷史，前人也從沒有到過那兒站住過。

可是，現在劉志亞却到了波士頓了，她後面跟着有一批很熱中來打聽這人類的有趣的消息的新聞記者，所謂有趣的消息，其技術上的名稱便是吸取廢物。一位脆弱的，悲傷的女人，體重不上百磅，且把整個世界看作是一位新英格蘭的教育——她是正來到牢裏來看見她的哥哥，她的哥哥在青年時就離別了她，她經過了凡拉華拉得的路程前來幫助她的哥哥的死刑的，而且牠自然想站在那個油漆了的繩索邊來擁抱他。要得到這種同意，所有沙谷和域塞帝的被告後援會底貴婦們都莫不集中到瓦爾頓赫得利身上來說話。她們都跑到他的辦公室來，一時哭，一時祈禱，一時發怒，一時謾罵，直到麻塞朱塞州底卡門威爾斯突破了牠三百年來的歷史的成例而終於允許她去站在那兒。

柏爾特由他的房裏被領出來，且准予坐在那油漆了的繩索底另一端的椅子上面。瓦爾頓本人則領着劉志亞進去，且有兩位警察在看守倒，看看

她是不是帶毒藥給囚徒，或給囚徒帶手槍，抑是帶意大利的 Stiletto。他們相互地伏在彼此的手臂裏，嗚咽着，但一刻之後，那女人便昏倒了。一位警察則找住她，另外一位警察則又帶來一隻椅子。柏爾特坐在那兒溫柔地拍着她，他們說了一點鐘的，會使離開了廿年的兄妹，將近三十歲時再來重會，且在地球上祇有二天的時日的哥哥，都覺得有趣的事體。

十二歲的但丁沙谷（沙谷的兒子——譯者）同羅新拿回來了，且對他的父親作最後的拜訪；要那孩子跑到那帆布製成的死椅子裏來，坐在那兒聽一種無力的聲音，而且從那鋼製的鐵格裏，偷視可望一個人的音響而不能近他的身邊，真是種非常難過的事體。那孩子和母親出來嗚咽得很利害；其次則幾乎失了神經而不能行動了；每一次這樣的拜訪於她都莫不好像是一種病態底符咒。父親開始了他的最後的工作，即寫信給他的孩子！給那孩子留下一點很有價值的消息，使他長大時可以研究研究。人底可憐而徬徨的說話企圖在這種痛苦底中間支持其能力，而且來寫一封外國文的書信

——因為孩子是讀着那異邦的文字，且進了美國的學堂。“我想你很痛切，”父親這樣寫，“當我躺在那死牢裏時——從運動場方面送來有生命的和自由快活的小孩們底歌唱與溫柔的聲音——隔那容納有三位就要死埋下去的人的牆兒祇有一步……是的，但丁，像他們目前的行爲，他們今天便可以磔刑我們，但他們却不能消滅會留在未來的青年的心裏的我們的觀念……”

“唔，我親愛的兒呀，在你的母親時刻都說我而我也無日無夜地不紀念你時！我們還有這最後一次的見面，是多麼快活！要同你來說話，就如我們時常在以前的說話無異。我在那次見面時，同你說了這麼多話，和我想說的還有更多而說不出來，然而我看到你長大來時必然是位可愛的孩子，會忠於非常愛你的母親，同時，我也就患不着再來打擊你的神經了，因為我敢斷言你將來會一如舊時一樣，且一定會做着我所告訴你的說話的。我曉得這點，而且我現在所要告訴你的也會接觸到你的情諸方面，但不要啼哭，但丁，因為像你的母親般的過去七年來的眼淚是浪費了，但於事却無半點

益處。”

## 十八

著作歷史的偉大的小說家曾說當沙谷和城塞帝躺着在死牢裏時，他們的眼前便發現出在偉大的美國的地影上面，擺出了鋼鐵和金融大王的影相：擁有兩萬萬巨資的，美國鋼鐵公司底海外部經理兼總理的嘉利了。他是位偉大的基督教徒，捐了許多錢建築成了那有權有勢的方法論底大學，威克爾教務長便依這間學堂來攻擊富蘭克福達；他掌有了好幾間教會大學底八個尊貴的等級——他是打壞他的罷工工友的膝骨的，而且打發幾千個偵探去刺探罷工工友的消息的最可尊教的貴族。在他沒有離開他的私室以前，他還寫有一封信給他的親信，一如溫柔的耶蘇底門徒似的，將他的備忘錄都提出來。這是他最後的意志與經典，而且美國所有新聞紙都登出他的至言來：

“我誠懇地請求我的老婆，小孩，以及後裔們會首先把債券及其他種種的請求當作是種抵押品，為某人，或為某大家都簽字下來，以致他們不會

弄出有種借款，除開有一等底階級，有很著名的信用，以及他們還想投資於種種的實在而無疑的金錢，或財產，或企業或實業。”

在這個同時，也有兩位無政府主義的Wof s，一位是無神論者，一位是古式的自由論者，正在企圖寫最後的言詞給他們的可愛的人兒，同時，這些信也被發表出來了。一隻腳兒已經跑進到了永恆方面的尼加，是這樣說道：

“所以，我兒呀，不要哭，應當強壯，才能安慰你的母親，而且當你使得你的母親不會受着種種的痛苦時，我告訴你我時常所做的什麼事體。帶她到靜靜的鄉村裏散散步，搜集這兒和那兒的野花，休息在有生命的溪澗和大自然母親的溫柔的寂靜中間的樹蔭之下，而且這，我可以担保她一定會歡喜，並且你也會感受着無上的快樂。可是，但丁，你要時常記住，當你玩着快活的玩意時，你千萬不要祇爲你個人，應得克服你自己一方面的慾望，幫助你要來幫助的弱者，即要幫助被逼害的受難的人，因爲他們是你更好的朋友，他們是一如你的父親和域塞帝爲着貧而無告的工人的快樂與自由之掠

取，而終遭受了昨天的失敗一樣的，你的同志。在這樣的生命底鬥爭裏。你會覺得更加可愛，而且也會被人家更加可愛起來。”

域塞帝也同樣留下有但丁在幾年以後，可以研究的福音。在他死前一天，他還寫了封信給那小孩。但他的書友却嘲笑他，因為他是暗殺者底兒子。柏爾特說：

“現在，我來告訴你一切，因為我十分知道你的父親，他並不是一位什麼罪犯，倒是一位我所看見過的勇者！有一天，你總會理解我所告訴你的東西，即是你的父親曾犧牲了種種可愛的東西，且使得人類的心坎裏，和靈魂深處都藏着有對他的自由與正義的信仰，那時，你自然會引你的父親而自豪，而且假如你能够一樣勇敢起來，那你就會繼續他在霸道與自由的鬥爭裏的地位，而且，你也會愛護他的名和我們的血！

“但丁，你同時要記住，要知道，假如你的父親和我是懦夫，偽善者，我們的信仰底叛徒，那我們就不會受着死刑。他們甚至於還不能判定一隻癩狗；而且，根據他們所捏造下來控告我們的那樣的



證據，也不能處死一隻有毒的蛇蠍。他們會根據我們所呈請的要重新審判的證據，而給一個新審判與弑母之女，和慣做慣為的重犯！

“記住呀，但丁，常常記住這些事體：我們并不是罪犯！而且假如我們會被殺於受盡了七年三月及十七日的說不出的痛苦與鏹愈之後，這就是我曾經老早告訴過了你的；因為我們是反對人對人的掠奪與壓迫！”



## 第二十二章

### 慌 城

—

“這是我們的天職和我們的勝利，”柏爾特曾這樣宣稱過；且堅決地說在這個世界從那沒有好的鞋匠和可憐的魚販能這樣激動公憤！禮拜六，即在行刑前兩天，在卑諾士亞利斯那兒便發出有總同盟罷工的命令；在柏林，工會便提出對此案的抗議；在倫敦，有一萬羣衆齊集在美國大使館的門前；日內瓦的羣衆要求杯葛美貨；俄國，則天天都開着反抗的會議；巴黎有十萬工人手持着紅旗，背了一大包反對美國法律的傳單，在遊行示威，遊行時

的成千整萬的喉嚨所叫出來的“釋放！釋放！”的聲音山鳴谷應，而且合法地應着，“救沙谷和威塞帝！”工人們被清教徒的冷酷底景象所迷惑住了，而且在臉孔上，也表現出無望的神情。法國共產主義的報紙底編輯，碧爾利昂拍海底電報與喬爾達爾：“我們能做什麼事體？”喬的答電是：“拒還外債。”但可惜那不是直接的議事日程，法國能做得到的，良好的，還是不還錢給他們。

祇有麻塞朱塞州本身是死般的沉寂。波士頓是在鐵蹄之下，而且人民的權利也被政府收回去了。有一個大家很容易明白的簡單的法則是：做着警察告訴你的要做的事體，且把你的口兒鉗住不要做聲。副警長克羅利曾請求市長非取消在公共集會堂裏所容許人民集會的十八個法則不可，這樣，言論自由又拋到自由底搖籃以外了。被告的後援委員會企圖租一個議事廳來作最後的，開反抗大會的地點，但警察却任各議事廳周圍守倒，且警告了各議事廳的主人；假如他們將議事廳出租給赤黨，那他們的牌照就會沒收起來。這是槍手米基幾年來所做出來的詭計，他藉了這種詭計，便壓

的富翁爲着越到他的境界來斬柴的事由而槍殺了一位瑞典人，蔣孫，且還得到了挪亞霍克郡底當局來相當優待。一位天主教徒，即如在赫赫的教徒，“大鈔票”的教區區內，也還記住了其宗教底卑賤的起源！

工會裏也發下了一張通告要求各工會的代表應在同禮拜六的晚上開會，商量總同盟罷工的計劃，因爲通告是發得那樣遲，所以警察便也不來干涉了。當時約莫有五十個代表來參加，大部份都是意大利的理髮匠和猶太的針商工人，至以美國工人來參加的祇不過是五個人。美國工人都在挈着他們的家庭，乘着二等的車兒在路上走着路，在吃着熱狗肉，在喝着荷蘭水；他們在電影館裏看着可憐的女子同富翁結婚。以及貧苦的孩子在一晚上賺得了許多錢財！他們在打着Craps，在玩着撲克，在飲着家釀。他們無論如何不到街上去，免得將自己的頭兒爲着兩位Wops而遭痛打。

高爾德跑去諦聽着開會時的情形，且報告着波士頓的一般的情緒：一位年輕的水首在斯古拉的廣場裏獵色而叫着：“他們應得燒死下去，他們

服了名爲賓巴的年輕的利沙人——他曾宣稱他自己爲無神論者，且觸怒了天主教的神父。警察把所有議事廳從地基到牆壁上都封鎖住了，蓋避免平常的火燭，說到火燭一事，像波士頓那樣老的城市裏，有許多房舍都極常有的。

最後，被告後援委員會找得了一個議事廳，且在禮拜六的晚上舉行了一個可憐的會議，其中的羣衆大部份都是“警士。演說者開始描狀到查理斯頓在拜一那天午夜時份要發生什麼事體的說話，此時，警察便行前來且說着：“不要多說此事了，否則！我們就要停止你發言！”於是，演說者便都以抽象的名詞來討論這種情形，對於州長，或大學校長不講一句無禮的說話，且不用像無政府主義的私生子一類的字眼。軍事家和譏諷家，喜本也在演說着；狂熱而果斷的赫國得，看來似乎是粗大，但其實却是嚴厲的童兒的李韋士，以及灣背的柏體都先後在鼓動着；甚至於連所謂奇蹟底奇蹟，那天主教徒，也都替那兩位無神論者叫喊起來。波士頓的警察一如李根牧師一樣，一到講壇上使用力擦着眼睛，且告訴着干寧舍的故事，這即是住在米爾頓

是侮辱了國旗。”有一位在冰室裏喝冰淇淋蘇打的書記也這樣喊着：“在我看來 所有意大利人都好像是暗殺漢。”一位懦弱的雜貨店的主人，對雇主曾說道：“他們也許是無罪的，但我們不如把他們處死，不然，他們會投擲炸彈到我們牀上來，’搭電話線的女工聽着了一位意大利人在罵着弄錯了號數的聲音，便答道：“呀，不要多說 你這個 Guinness 耗子，你且等到八月廿二日，看看咱們老祖對待你們吧！”

所有這些東西，不消說，他們都登揭在新聞紙上面。新聞紙對於沙谷和域塞帝的案件而結下來的團結，暫時又打破下來了；“赫羅德”報——曾在一九二六年因發表申請重新審判沙谷和域塞帝而得波利特沙爾獎金——底社論編輯先生，現在也噤若寒蟬了。百貨公司要求大家的恐慌應有個結束了。商業都因要買東西而不敢買的女人們而凋敝下來了。有進展的唯一實業就是暴動和炸彈保險公司，公司曾作準備報告收有八百萬元，而並沒有支出過分文！這個公司所得的百萬元資本就有百萬元的利息剛剛等於其他商人的損失。大家都

逆料到那兩位Wop就是那種困難主因 因百貨公司的廣告而發展起來的新聞紙，弄出了這樣一種酬密的和聲！“擁護州長和法庭！”在職業方面看來，波士頓實得稱之為新聞紙底可憐的園地！

## 二

寬尼利亞，狂熱地抓住了人家所賜給她的廢物的寬尼利亞，其本身就念念不忘阿寬尼爾教長。劉志亞是位忠實的女教友，長有一副值得人憐愛的臉孔；或者，她可以引誘那偉人來為着卑賤的事體而作一種陳訴罷！所以，漢達生便時常坐着她的自由車，來到那兒來幫助沙谷和域塞帝的後援事宜，而且她們也把車兒駛得很快，生怕那矮小的女人趕不到馬布爾赫德的大主教的消暑的房子裏。當她們倆達到了時，他正帶着一條狗在那走廊上，而漢達生夫人的女兒便來請求他可否來同劉志亞會會面，“祝福她的心靈，當然可以，”他說。

他是誠意的，漂亮的，因為他知道在什麼時候應得做什麼事。他倒茶給他自已喝，且對寬尼利亞說：“在你沒有倒奇怪的茶給你自已以前，時間已



經是很久了。”他以意大利語同劉志亞細談起來，而寬尼利亞也能理解他是非常同情而沒有力量來行就是。以後，他就寫了篇文章，且托來寄到報紙上去發表，內容是論及這乖巧的尊敬：“人類的審判充其量都不能無錯誤的……但是上帝底審判却是完全的，結果，神奇的他和他的方法就是我們的希望和贖救。”諷制的柏體却又這樣說：“現在，我們曉得了爲什麼上帝是被發現出來了——於是，宗教底王子便會避開他們的倫理的責任了！”

在那樣的當局勢力逼迫你之下，你想在波士頓企圖成功什麼，是徒然的；當地的自由主義者爲羅威爾的報告斷了筋腿了。假如羅威爾這樣說，那就應得這樣辦，同時，我們究是什麼東西，還能起來反對他麼？同樣，羅蘭斯大主教也爬上到那四輪的貨車。已經請求州長要指派公正的專員的他，現在也承認了這公正的決定了且褒庇了州長的堅決與勇氣。他把這樣的東西寫在書信之內。而這封書信便發表在報紙上面。

他們，波士頓底三位智識上與精神上的領導者——神聖羅馬天主教會底主教，清教徒底聖公

會底大僧正，以及哈佛大學底校長——都站在那兒了。當一位不懂事理的新人問及到關於他們的事體時，他就會給這神聖的事實——他們三位當中，無論那一個都有很大的權能來支配宏量的財富——所打擊。這當然不是他的錯處；財產是在那兒，且需人來支配；可是自動的反影總是？假如你去會見他們當中之任何一位支配者，且暗示出他應得依照他所教訓的教條而行事時，那他就會來注意注意你是不是危險份子。

天主教底主教，在新開墾的地宇內的人民看來，是個放逐的，反叛的幽靈；這個幽靈，同時又長育出後一輩年輕的牧師——他們曾一度身充過傳道員，政治家，以及真正的地主；當其中有一位是贊成他的父親，母親，兄弟，姊妹，表兄弟姊妹，及表叔表嬸，應即刻遷移到最貴的住宅時，你就會知道這種情形了。至於貴族底主教則曾在經濟上幫助過蔣布郎在加拿斯地方來為奴隸們奮鬥；貴族的後裔，大家都曉得是新英格蘭的財神，且把他的龐大的組織轉變到社會財產底學校方面來了。當問題是臨到了貴族教會的官僚，被控為與音樂隊

的隊員有不適當的親暱時，你就會看出這穿得很漂亮的大僧正就會急於不執行法律，這與他急於執法來處理那兩位Wops真有霄壤之別！

至於羅威爾校長則會誇口道在他的大學裏的教授，個個都莫不享受着完全的言論自由，同時，當有某一個人來問他何以要那樣危險地來計劃各事時，那他就會微笑而說倘若你是留意於你所聘的教授時，那你自然就會容易明白。當時機來到了哈佛大學的講師要馬上起來攻擊攻擊電燈及電力公司——牠的經理與管賬是包括着該大學底行政人員的——時，羅威爾校長便會起來辭掉你，且意外地向他撒謊，這點，正如他站在他的朋友方面控告那兩位Wops爲土匪，或那些貴族企圖要救回一千五百萬元的事體，沒有兩樣。

### 三

喇叭的聲兒響滿了通街；這是帶着有兇惡的臉孔的州軍隊遊行底時期——卡門威爾斯對無政府主義底挑戰的答覆。飛機飛翔在天定，守視着那些地上的拋擲炸彈的人，在每一個公家機關都有

武裝的馬隊在把守，檢查個個外國人，時不時以搜查行囊和皮甲而停止了那些走路的人兒。二十四點鐘以內，每個警察便換班一次：他們坐在那區署裏，時刻都在準備被調換騎兵疾馳出去，而巡視那些炸彈。救火的人也在二十四點鐘以內輪班一次。他們也全副武裝起來。美軍的軍隊都調動去保護有錢而偉大的人的住家了。同沙谷和域塞帝的案件有關係的每個審判官，陪審官，原告人，證人，都被保護了，而且被保護得非常認真。

一個人從駛到了羅威爾校長的住家邊的汽車裏跳出來，且手提着一隻重笨的黑皮甲，開始從後面走進去。他們還沒有停下來問過他是那一個，或他要什麼，便當頭給他一頓打，而讓他躺在那外面——接着，他們才知道他是來送銻製的商品，即最近的有思想的廚子，才爲有錢的人發明出來最好的食品。一位年輕的天主教的牧師從南站跳了下來，由西部跑過來守安息日；他跑到新聞局裏去且說道：“你可喜歡告訴我到州議事堂的路道？”“當然可以，”那書記這樣答應。旋即又叫着警察道：“這個人想知道到州議事堂的道路！”那仁慈的警察說

他可以護送他到州議事堂去，請他坐進到他的貨車裏，而駕他到附近州議事堂旁邊的區署裏來，那兒，他們把他足足關了二十四個鐘頭。

偉大的卡門威爾斯已經撒過一萬次的謊了，而現在却以一種警棍和槍刀來保護每一次的撒謊了。假如你要反對這種謊言，那就祇有一種辦法——放你的頭兒在那無情的警棍之下，投你的身軀到那閃爍的槍刀上面。這不祇是麻塞朱塞州底法律，這也是生命底法律，根據了這樣的法律，充滿了整個歷史的撒謊便會滅殺下來。被告底朋友們當面了這樣的危機，而且非前進去受罰，則應縮回來，抓破自己的皮膚，毀壞自己的良心了！

在算威爾家族裏，發生了一場可怕的悲劇。在‘喜爾浮’阿畢納爾叔祖父正在發着雷霆，因為州長的額前被人痛打了一次，而且也許還會給人家再打；阿畢納爾宣稱他自己會輪到波士頓、三十哩左右的平地，而且他自己要親身到州長辦公室裏去請求處死那兩位無政府主義者。另一方面，住在比干山底北隅的德波拉則在墾 着和祈禱着她的女兒不會送掉她的生命，不會侮辱她本身，以及

蠅的無罪而無需人幫助的家庭。

寬尼利亞還沒有給人家捕去，她同漢達生夫人坐着一輛自動車，到最高法院的布蘭德士法官面前陳訴着。但柏體本人則背着一大批傳單到公共集會堂散發着，喬也是這樣散發着傳單。他們曾出去叫了一千個示威者，但至少總有兩個人會適應他們。德波拉不能說這是沒有什麼影響的；沒有眼淚，沒有祈禱了。“他們當然是來逮捕我們了。”柏體這樣說，并帶笑，且有點歇斯迭里亞。“他們在沒有來逮捕我以前，至少不會去暗殺柏爾特和尼加的！”當德波拉一說到小喬蘭達爾時，那不自然的母親便這樣答：“他最好的事體就莫過於我和喬蘭達爾都被人家用棍棒打死下去，所以，你和父親可以尊敬地把他長育出來就是。

那是最後的，在星尼格羣衆會堂大會出來後的禮拜六晚上。德波拉在那天晚上就歇宿在那波士頓那兒，且打電話給亞爾文——他在做完了他的新的私人的禮拜事務，即是享受了人生了以後，便加了許多他的權力底重力。可是柏體却沒有等到看見了他；她一直跑下去召集那紐約小子了；他

們原是在打着紙板的符號而准去做那烈士了。她的表叔，斯克打卜力治跑到那碧利孚的旅館裏——這是毗連州議事堂的最時髦的逆旅——底客室裏來找她。在那兒，有一團有閑階級的小子曾弄了好幾個指揮者，使得該逆旅的經理非常不高興起來。

傑姆士表叔，眼睛裏帶着血液，跑到那兒在看看他的約瑟亞，假如必要時，那他就會用武力來把他擄起來。可是傑姆士斯約瑟亞却藏匿了，而且當他的父親實實把他找出來時，那他便正行在那公共集會堂的邊界那兒，有一個警察拉着了他的手臂，四面圍有很多羣衆在那兒譏笑着。傑姆士衝出了他的路程，負了責任，且解救了曾經說過愈逮捕得愈少則愈好的“Cops”。接着，那父親與兒子便發出一種非常痛苦的時候；可是不必過於罣慮，結果總會很快活的——那偉大的紗廠主人總有能力來使得各報不揭發他的兒子的名字，並且也都有能力來使得他的約瑟亞會轉變為溫柔的年輕的商人。他們終有一天會回想到他的過去的冒險日子，而且老輩的人對於後輩的神經衝動也得會私自引

爲高興。“不消說是個應搗毀的蠢材；但是當我們還年輕時，我們也還就是蠢材！”

#### 四

波士頓的公共集會場是在無規則的形式的公園裏，包含有花園，約莫一方哩左右。裏面有許多曲曲折折的路途，且築有架有大敞以及其他紀念物的紀念山；有綠森森的一團一團的樹木，板凳則隨處都安排着，有一個蛙塘，而且在公共花園裏則又有一個小湖，以備那些舢子在那兒遊戲的。有金色的圓頂的州議事堂，有一隅則下臨此湖，公園街禮拜堂，聯合俱樂部，以及許多比干街的舊家庭底住宅。另一端則是特利蒙德街，當中有許多時髦的商店；至於在那公園的末端則就是卡門威爾斯街，亞爾文就住在那兒，一切東西都莊嚴地時髦的，這些都與歷史和傳統相混合起來了，並且，這些東西本身就都表現得非常嚴格了。舊時，這個公共集會場就是鄉人在那兒放牛的場所；現在，牠又成爲看護婦向水手賣弄風情，以及做了許多使新聞紙得了不少材料的工作以外的“予人以滿足”的地方。



了。在每次禮拜六的午後，所有宗教上固執已見的人，與聖靈交通的人以及救世軍部莫不在那樹蔭之下高叫起來；同時，無神論者、社會主義者，單稅主義者，以及那些不相信地球是圓的人們，也在那兒亂喝亂叫！

可是這個禮拜六·八月廿一號，所有以前的事體都沒有了，而且祇有一年以後的該日才會到來了。那兒有音樂隊及無線電樂會與當地的羣衆的情形相應和起來。同時有兩個球隊，以及臨時舉行的狗鬪。有二萬五千人蒞臨該地——他們雖看報知道有些新式的烈士要把他們本身送給獅兒吞嚥了。

已請的一千人，祇到有十四位。律師們也在那兒負責地極力地反對這種辦法，示威的人的頭兒當然會挨着棍打，而且他們也會以所做出來的顯明的事體而使得這種情形祇有害而無利。那些爲以前的考慮所苦惱的人們，後來也當歡要釋救他們了。少數固執的人們，堅持將來也要這樣辦的人們，現在則爲釋救呢，還是不釋救的兩種意思所苦惱。但將來却不消說會承認後者。他們帶來了些紙

板——印有沙谷和域塞帝的反抗的詞句的紙板，一掛就掛在他們的肩上；而他們也約定要在那藥房側邊相會；那藥房主人却懷疑地注視了，因為他們是跼促不安，又有一點奇怪，絕不是“波士頓”。這個工作大部份已經落在“紐約小子”手裏了。

那兒有一位哈佛底忠實兒子——巴梭士，以及又有一位從克林維基鄉下來的的新劇作家：羅生。米克爾生則準備再來做苦工，至於巴達生：從紐約方面來的黑種律師，正為他們冒着很大的險，他的黑色的臉孔也從沒有假裝過。剛行上到比干街那兒則有一個蕭的紀念像，永久都那樣地銅光燦爛；那兒有一團黑種的青年為年輕的波士頓的貴族所領着；巴達生無疑地看見了這種情形，而且他們的勇氣也更加奮發出來了。柏體和喬——當作是波士頓的親戚——也為着要支持波士頓的最高的傳統而到來了。再次來的就是怕父親比怕警察還利害的傑姆士斯約瑟亞，再其次來的就是赫特費爾德，他的父親原是著名的共和黨人，且又是末德爾塞斯郡的財政局長。赫特費爾德很留心於穿着衣服，所以她的身體倒是平安，不怕她事前并沒

有決想到這點。她的母親正在做着完全同柏體的母親所做的一樣的事體，一念到公共的集會場時，便兩手那樣叉起來，且呻吟着：“呀，他們爲什麼要做這樣的事體？”

## 五

“來罷！你們這些雌犬的兒子，你們想這樣長久生活下去麼？”根據陸軍的規則，一位軍曹是這樣對騎兵叫着，“騎上到”阿爾幹尼山上來。這是種說也好，不說也好的意思。而這種意思也就那樣鼓舞了那些烈士有幾個年頭了。他們已經步到獅子旁邊來了，他們已經步到尖把，絞架，斷頭台，以及其他恐怖底東西來了；現在，他們又走近了棒棍及槍刺這見來了。一小隊人兒從藥房角邊跑了出來，心裏在戰慄着，腳跟在打抖着，但他們却咬緊他們的牙根，而把他們的頭兒伸得高高。事情是這樣發現了，有沒有一個人嚴重地受了傷損，他們是無從曉得；痛苦是痛苦，膝蓋骨兒被打碎了，或馬蹄兒踐在你的肚皮上面都一如其他的形式一樣很不快活的。“來罷，你們這些紐約的孩子，你們想這

樣長久生活下去麼？”

平民都團聚在他們的面前來了。但時有人兒在那兒談說的休憩所却被警察底哨兵把守了，用不着到那兒去了。他們從那堅實的走廊上走了出來，且誠惶誠恐地面面相覷着。他們在羣衆當中站着有好的位置麼：有的說不錯，他們站了好位置，而且在利用着震動不已的手指兒，把那一包一包的傳單背在他們的肩膊上面。過路的旁人看見了這樣的情形，且歡呼着。羣衆開始齊集了，他們在那兒亂行亂跑，等待着某些事體要發生，呀，這兒就有了要發生的事體！“沙谷和域塞帝萬歲！”“救沙谷和域塞帝！”但是反對示威的人馬上又叫着：“打倒赤黨！刑罰他們！”

小小的烈士隊伍排行出來了，他們看不見什麼，聽不見什麼；被這樣的刺激弄得頭有點兒暈了——這真是烈士底稀少的情形，比醉漢還要奇怪的事體！你在空氣中亂走，走進了雲端上了！人肉底地球與界限再也不能存在了；你已經超越了他們了，你已經是老輩了，你同上帝說話了！德國的詩人喝着——“我們大家都已經死了。”我們在地球

上已然看見有了這樣的詭計，所以，我以其讓這種詭計，蔓延下來，那就不如一死了之了。

“好呀！”世界這樣說，“假如你要死，那我們倒也願意！”獅子吼起來了；假如你想給牠吞下去，那牠的肚皮正爲着這個目的而存在！這兒，警察也來了，警棍也打下來了。“那已經夠了！取掉那些口號！快由這兒滾出去吧！”他們企圖無意維持那些口號，而那些遊行的人便閃避到這兒，又閃避到那兒以保護其本身且保護得愈久則愈好！路旁的人兒也把握住了那些口號，但其他的人却企圖封鎖那些“op-”底路道。警棍開始打下來了，很難聽的聲音，胡桃樹底粗暴的聲音，一陣一陣落到人的內身及骨節上面來了。

這兒來了一批騎馬的人，直騎進到羣衆方面來了。“看看你們自身！”女人們怕縮了；馬隊仍一直向前衝，把一批人民都踐倒在地上了。這是使養尊處優的家庭底小姐來得好好的經驗的時候了，柏禮幾乎不能相信她了，她以爲馬兒在最後總會轉變的，接着，她又曉得那騎馬的人總要把她踐倒在地，可惜她爬得太遲，以致她的肩兒更受了

馬兒所踏倒的打擊 而終於打發去醫治了。

馬隊仍速迅地在衝；他偵查出了那位黑臉孔的人，他就想踏住他。那黑人走得很快，而那騎馬的人便在後面追着，想以他的戎馬腳下的鐵蹄把他踏倒在地上。可幸那兒有根樹兒，那黑人一跳就跳在那根樹的後面；一個人比位有訓練的警察更能自由地環着那根樹兒跑得快——那矮小而溫柔的巴達生，根據他已經完全地走過了的五個地方，在他沒有給平常的 Coks 所捉住以前，便證明了上頂的說話；那普通的 Coks 那樣地抓住了他的領子，撕碎了他的口號，把牠踐踏在泥土中，接着就把他帶起了“好”他娓娓地說着，“我看見共產主義的黑種私生子，這次還是第一遭。”律師都吃驚了，因為人家告訴過他粗俗的說話是不許在公共集會堂裏說的。兩禮拜前，即當烏諾萬在樹木上刻着這樣的口號，“你看見過我怎樣對付無政府主義的私生子——？太爾法官”時，克羅利都被驚動起來了。可是，警察卻顯然不是服從他們的法律的！

黑種的馬麗亞也在准備，且來時還帶有個鏗鏘的聲音的金鈴。囚犯都裝在貨車裏面了——祇

有那黑種的私生子沒有裝進去。他不得不步行到區署裏來，因為要他同他的朋友米克爾孫裝在同一的貨車裏是不合禮的。其他的人則被趕到區署裏來——而且當他們行到克蘭茲街的區署裏，且檢點了記錄時，他們便發現得他們是失掉了他們的貴族了！柏體，柏體的丈夫，以及約瑟亞都失掉了？赫特費爾德也失掉了！即如就在那最大刺激底當中，警察們都沒有什麼時間來同“社會的註冊員”商量商量！後來，他們又把巴梭士放鬆了——再沒有哈佛大學的畢業生了。此時；被逮的祇有五個工人了，兩個名叫生士林，一個士沽爾曼，一個阿馬利，和加爾窩達；他們處置加氏特別兇，原因於他在禮拜天被捕以前，曾在警察署裏撒過謊。

## 六

在克蘭茲街的區署裏，他們又發現得保拉在等待着某幾位同伴。假如沒有保拉底 *Odyssey* 那前禮拜天的新聞便不會有一件成功的。保拉曾參加遊行了最久的隊伍。她是‘保利’——格林維基

的咖啡店——以唱歌及講述故事而著名的——底創造者，那年夏天，她又在葛得姆的波浪灣士鎮，經營了一間飯館。她的良心始而細嚼她本身了，而且她也決定要做一個女人對於公義應表示的什麼事體了。她把她的生意交給她的朋友，而且說出這樣的口號：“正義是死掉了麼？援救沙谷和域塞帝，而且她又開始從波浪灣士鎮直下到波士頓來，這一如紐約小子所行的一百二十五哩遠的路程無異！

在路上，她時刻都看見着，在菜園裏工作着的女人們也會看見的那種口號，而且在那一邊的籬笆上面却又掛着有這個：“我希望我家裏會有枝短槍，我會給你看看我會對你做些什麼事體！”在駕着汽車的貴婦會停駛她們的汽車至表現出這同樣的情緒。可是這短槍在麻塞州却顯然是廢弛了的工具。保拉·除脚兒打了有水泡以外，並沒有什麼而到波士頓來了。她聯合了其他人物，且明白了警察在毀壞了一切旗幟和口號；她把她所得到的消息繪寫在紅色的雨衣上面，且就那樣穿着她的外套而不循正路的直上到公共集會堂來。



當警察跟倒了她，且拖住了她時，她正在走過了那隊伍的地位了。羣衆很快地齊集了，而且也有呼成的聲浪——一面是讚成，一面又是反對。警察的手兒抓住那女人的手臂，儘管在打抖。“爲什麼你這樣神經？”她這樣說——說完之後，那警察便放開了。接着，來了另外一個人在幫助他，一忽又來了兩個騎馬者，這樣，這兩個人便把她平安地夾在他們兩的中間。當她告訴了他們，她是堅決地要留在那公共的集會堂裏時，他們便把她帶回到警署裏去了。“我有什麼處份呢？”她這樣質問着，但答話却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她銷起來再說。”

在那天早上吻了布拉尼石頭兒的克羅利，此刻也到來了。“現在弄得太糟了，漂亮如你的年輕的貴婦，受了這樣的痛苦。也許還要把你的事體寫在這書本裡面了。”保拉答覆他道：“我也不年輕，也不漂亮，也不怕我的事體會寫在這書本裏面，但我却要知道我所以被關在這兒，是不是沒有處份而光是有武力。”當他還沒有答覆時，她又接着說道：“我自己會去找找這個問題的答覆，”說了之後，她想走了，但他的手兒却抓住了她的肩兒，而

她也就是“武力地關在那兒了。他們直把她關到那天晚上，即是在公共集會堂裏再沒有羣衆，并且穿着紅色的兩衣的，說“正義是死忘了麼”的人再不會做出有損害的事體時，才把她釋放出來。

## 七

律師們再企圖請司法部開庭審判。他們也又來陳請佛利爾州長直到那些文件都研究清楚了時，再來休息休息。喜爾同時也來請求美國的高等法院會來允許他的請求。州長仍沿用着他願意說他會做什麼的一遍的策略；於是那些律師們便從這個鄉村跑到那個鄉村，企圖來說服有些法官會命令他們仍在那逗留留着。在那些最後的可怕的時候，他們更在十二位不同的法官——代表麻塞朱塞州底最高法院和高等法院，以及美國底地方法院和大理院——面前，把這個問題說了出來。

喜爾先生跑到北海岸的佩畏利的，福爾摩斯法官的家裏來會他的面：八十六歲的老詩人底兒當福爾摩斯，為所有自由主義的人所尊敬，因為當法庭再進而在特權的利益當中，嚴格限制人權

時，他和布拉德士兩人曾各別地發表有小小的意見。那位老紳士說他現在不以爲他還有力量來干涉此事，但却希望那各有各的想法的法官會開恩大赦。他“非正式地”說過沙谷和域塞帝在一九二一年那個時候的審判是不公平的。

他們跑到了布拉德士——他們的最後的希望方面來了。他是一位猶太種的，有很大能力的律師；他早就在波士頓掛牌做律師，並且也爭了不少的錢；後來，他却又轉變爲反對制度，擁護公衆利益，而終於成爲波士頓市底最討厭的人了，當威爾遜總統指派他來充當大理院院長時，斯德街的人民便咆哮起來，當時的聲音直不亞於哈佛大學校長羅威爾的聲音。然而，急進派的猶太人終於入選爲大理院院長；現在他對於他的職業便有個絕大的機緣了——但他却失掉了。

法庭，大部份是由鐵石心腸的大公司的律師們，特夫脫總統——現在則身爲總審判長，哈定及庫力治所選擇出來的——組織成功的。這些人無疑地會反對布拉德士要做的種種行動；但至低限度那種行動都會成爲一種定調子，而且是套在大

人物上面的寶蓋而已。寬尼利亞花了一個日躡日的午後始而向法官請求聽而與之爭論，但半點影響都沒有；電報雖如雨般的拍給他，但他却等閑視之。他像其他法官一樣，受了人家的束縛了。大家都發覺得羅新拿曾住在布拉德上先生在德舍的住家，而這種行動也又成爲一種“偏見”了。法官不會給人家以偏見是出於可憐的，和偏見祇出於佔在某一個人的利益而反對他人的利益的，是兩樣的說話，說服下去。域塞帝在寫給丹拿的信——他的最後的書寫——解釋了這種奇怪的情形了：

‘同我們相友善的法官也來到了反對我們的陳訴了，至於先前的法官所以同我們的陳訴相反對，則因爲他們是同我們相敵對的！通過了這種儒雅的 Fouhe Cardine，我們就真要去坐電椅了。’

這九位身負了美國政府之責任的老紳士無日無夜地工作着，且恐怖他們的肩兒上面會多擔負着各種責任。他們告訴着美國人民：他們應允許什麼法律，而什麼法律就不應允許；法律意味着什麼，或應有怎樣的意義；綜之，法律對於有產階級

應做些什麼，且對他們應有什麼樣的威赫。這樣的工作多麻煩，而那些老紳士們並不高奧地想着這水閘已經打開了，而他們本身的責任也日益多着的觀念！

他們說過他們是處理着法律而不是事實，但當到急轉到要處理事實時，他們也會去找找方法就是。麻塞朱塞州底最高法院在窩假爾的案件中，曾表示出這樣——陪審官曾決定過事實來反對法庭裏底窩假爾，法庭已經進步到要想出他們所喜歡的事實來了；好像其他一切的請求者一樣，他們也曾經先是說了他們那一邊的事實，而仰制住又一邊的人的事實了，但在沙谷和域塞帝底案件裏面，底子裏就沒有那麼大宗款項——祇有兩條 Wop 底生命，“以其要使法律變過來適應你的歡心，那就不如處死他們的兩條生命吧！”

## 八

寬尼利亞在禮拜天的晚上，就那樣苦苦地，壓頓地回到她的房子裏來了。柏體仍在後援會總辦事處裏，幫助大家實現最後的目的，且計劃最後的

示威 詩人·著作家，藝術家——對於那兩位烈士都有誠意的，老的，少的，一切的人民——都莫不團聚到波士頓來了，而且他們又在州議事堂面前找最後的機緣了。柏體雖在那回努力於反對那些馬隊時，被馬踏得脚跛了，然而她却力疾在那書枱邊工作着；前晚，她已沒有睡覺了，今天晚上，她又準備不睡覺。她說在禮拜一午夜以後，睡覺的時間正多哩！那時，柏爾特和尼加也會當作我們睡覺的伴侶！”

喬則在新“市民的民族委員會”底總部裏，這個委員會就是在集中力量來企圖說服聯邦的當局要承認這個案件裏面的責任的。委員會每天拍發數百通電報，同時也收得數百通電報；他們都願意署名來請願美國總統，依照威爾遜總統底前例——當加里福尼亞州要來處死探模尼時，他出來仲裁的前例，應提出公平的干涉來。可是在這兩回的案件中間，却有種極不相同處；探模尼是美國總工會的工人，且在大戰時又曾小心地做過了種種的工作。但是，現在已經是到了資本主義所稱為“和平”的時候了，而沙谷和城塞帝在有力的政

治的法庭裏也沒有地位了。

美國底總統就是庫力治。庫氏，我們曾見在麻塞朱塞州的樓梯上面跌傷了。‘減低庫力治的熱度！’這是當時的口號，這種口號也使得他給有錢底魔術提出了絕大的選舉權。那些魔術現在把他養在高山上的峯嵐裏的黃石花園裏納涼了。他曉得不做什麼事體的方法，且比在辦公室裏不做事體的人更有系統地明白着。他有意思來在滾沸的波士頓的火釜裏面洗着他的指頭兒，正如他要在月山上面來度過其假日一樣。要搜集大家來署名請願，成百整千的錢已經花完了，至於個人所拍去的直接的電報更又花了成千整萬的費用了。信件一籃一籃傳到來。而這一籃一籃的信件也可以使新英格蘭的人在寒冷的晚上燒火時，省些燃料哩！

摩斯馬南仍逗留在喜爾的辦公室裏，打着長途電話給總審辦長特夫脫。這位老政治家是在加拿大那兒，實不能合法地來署名請願書；摩斯馬南的意思以為他也許可以跑到那邊界附近來，那兒，他至少總可以聽見這種請願！這位年輕的律

師，摩斯馬南，雇好了一架飛機準備要在禮拜天晚上駛到那邊界那兒去。他在那電話機邊，由當天晚上七句鐘座到次晨四時來等待他，可是，那偉大的法官却依然還有他應留在加拿大的整整有理的原由！

## 九

德波拉也在那房子裏等着她的母親；她是來請求她的母親不要在這樣可怕的危機當中來送斷了她的生命。寬尼利亞如沒有人來扶助她，她是很難來走盡那房裏的樓梯的，但她却又不願意到安有電梯的亞爾文的家裏去。她不能入睡。她應躺在那牀上，將那電話的收音機放在她的嘴唇邊，問着種種新聞。她會把其他各種事體避開不談，而德波拉在這個當兒便以為她是休息了——但不，她正在準備打電話去問問模爾她可請求羅威爾先生去請求州長把這執刑的時期再多延幾天。她正在向着赫林格陳訴着，赫林格原是一位年輕的獨立教會的牧師，曾冒着險去徵求十多個牧師署名於呈給州長的陳狀裏面。



母親和女兒相互地喊叫了，這喊叫的聲音也穿過了一種深淵，深淵正充滿着雷鳴，而至各種聲音都不容易傳達出去了。“母親！母親！”——寬尼利亞聽了這無力的喊叫——“你對於那兩位意大利種的Wops，比你對於你自己的家族裏的份子更痛心！”

“我親愛的”寬尼利亞這樣回叫着——“並沒有人計劃着要暗殺我的家族裏的份子哩？”

德波了聽了這句話後，深思了一忽，直至到她的胸前的答覆非常誠懇時，她就來說道：“母親，我們家族裏有另外一種不快活的事體，這正如暗殺一樣的；”

“我的女呀，這是企圖要打破我們的驕傲底硬壳的上帝！”

寬尼利亞打電話給喜爾的辦公室。他的孫婿在那兒接電話，并問了她還有其他什麼消息。並沒有什麼消息，而寬尼利亞也又把電話機掛起來了，且擺出一種痛苦的臉容坐在那兒注視着，德波拉的心坎尖痛起來了，但要使她不心痛，唯有她的母親對於那兩位可怕的意大利人的興奮，稍為減

少一些。母親，文德斯都足悉了那兩個人是投炸彈的人！”再說道：“母親，我真難以不相信你要說那炸彈的爲遵守法律的人。”

寬尼利亞承認了這點，幾年來都這樣爭辯而直到現在還沒有結束的家族裏的爭辯，現在又刺上了神經了。母親說：“我認爲着正義而拋炸彈的人，比不爲正義而不投炸彈的人，爲最遵守法律的人民！”

電話鈴響了；德波拉的大女兒 皮利西拉，打電話來問她可否跑過來。這是德波拉底一種計謀。她的女兒會使寬尼利亞的心裏來注意到關於外曾孫的消息的。可是皮利西拉却不應把此事，卽她的母親提議要她來拜訪拜訪寬尼利亞的事體，說照出來。德波拉時常計劃着這樣小小的計劃——不消說時常都是爲着他人的好處，而且她也訓練出她的女兒同她一樣做了。

寬尼利亞開始質問到關於傅利爾的女人的事體——她是那一類的女人呢？漢達生和寬尼利亞似乎明早就要駕車到紐赫皮斯費爾的賴卑池那兒來，并請求這怕麻煩的貴婦來幫助了。德波拉告訴

着她有一次在一個宴會席上所聽到關於她的判斷。傅利爾夫人是一位天主教徒！而寬尼利亞接着就問這意味着什麼？她可以理解到波士頓明天就要把耶穌拿去觸電椅了麼？

德波拉於是又搶着道：“母親，你以為耶穌會使用過炸彈麼？”

“不，我親愛的，他是沒有使用過。那時候還沒有發明出炸彈。他所有的祇是一個皮鞭，他使用這個皮鞭，便把三位一體的禮拜堂裡的錢魔趕出來了。”等到德波拉把他對於三位一體的禮拜堂裏的事體詳述出了她的極端同情以後，寬尼利亞便震動起來了，於是便叫着：“啊！波士頓！波士頓！你已使你的先知師坐在那囚車裏面去了！”

## 十

皮利西拉到來了，她現在是高而極年輕的良母了，但他去得不到機會來說及到她的三個孩子底事體。她發現出那可憐的老女人躺着在她枕兒背後，眼睛兒閉了。輕輕說着，真如死人底嘆息！她拉了拉皮利西拉的手兒，且說道：“我對你的

母親說了許多話，但她却不能明白，現在讓我來對你說說吧！”

“是，祖母，”皮利西拉忠事地說。“你要說的是什麼呢？”

“你的母親不能明白無政府主義者是怎樣到波士頓來的，所以，我便來解釋給她聽。當我還是像你那樣的，年輕的，新婚的女人時，我時常從我的窗背望出去，且望見了那貧窮的孩子，肩上掛着襤褸的肩巾，足兒穿着破洞的鞋兒，在冬天，就在那灣背的家庭後背的街堂裏，找求那些廢肉！當時人家曾告訴我那是上帝底意思，所以，我便對之無所謂了。可是，現在我發現出了這是社會制度。從灣背的南端下去，那幾哩路遠的窮巷的人民在沉墜到死亡之路，如攬食的癡貓般的追求污物和不雅潔的東西——這些一切都莫不由於我們的仇傲，我們的可敬愛的城市所賜下來的；那并不是上帝，倒都由於掌有田園千畝的貴族的貴婦及紳士，一代一代傳授給他們的後裔，而那些窮民一方面受着地租的加價，一方面又無可生產，於是便沉墜到死亡的路上來了。皮利西拉，這是難以明白的

麼？’

“不難的，祖母。”

‘喂，這是百中之—的事體，你的丈夫主有幾百萬家產，因為他被允許來承襲那座銅山，他在這個銅山裏沒有做過半點事體，都由別的人家來替他計劃，工作，你也可承受幾百萬元の家產，因為你的父親可以在這個國家，爲着他自己的利益即發行銀行證券——不，德波拉，你不要來同我爭論，因為我知道不怕你是一位銀行家的夫人，但你還沒有研究到我們的銀行制度。羅威爾先生是個大闊富，因為他可以在那棉織廠裏——雖然他畢生都沒有在那工廠裏計劃過什麼——掠奪幾千幾萬的奴隸底勞働。傅利爾州長是我們中間之最富錢的人，因為他可以像中世紀時的橡皮伯爵似的坐在那兒，且對於擅在新英格蘭駕泊克德的車兒的人，一罰就罰幾千元。他說及到土匪，且實實以爲那些土匪是應該槍斃的！我們大家都坐在特權的上面，且都不願意稍爲相宜一點；我們使用了這社會裏底一切權力來消滅那些反對我們的人——假如有必要的話，還得以不管他們是犯了罪，

抑或是沒有犯罪，都把他們把來處死！”

皮利西拉喜歡來賣問的問題還很多，同時，她的母親也會提出許多反對來。但她們兩母女都非常吃驚，以為寬尼利亞就會在那牀上死下去。所以，她們便靜靜地坐在那兒，眼睛裏帶着失望；但一會兒，那可憐的幽靈便又再私語起來：

“我的女孩，我跟隨這個案件已經有七年了，並且我從這兒所得到的是一件可怕的事體——從開始到最後，在同政府方面有關係的人，是沒有一個正直的；坐在那證人席上的警察對於記錄口供的你的三位貴族專員，沒有一個說過正直的說話——一個個人對於那兩位被認為是危險份子的狂熱者，都說出了他的藉口。這就是關於沙谷和域塞帝的案件的真理，而且在那死牢裏就躺着有那兩位——一位是自己不研究的哲學家，一位是大天才，他是我在這個世界上所僅見的，在他自己的煩惱的壓抑下面，使他自已成為能書寫最漂亮的文字的人物——”

兩行淚珠兒從那縐痕的老眼裏，不住地流下來。“沙谷也是一樣！”她又這樣叫着。“他是很天真

的！”她伸出了她的手兒，從那放拾燈的枱上拿了幾張報紙，就在那牀上躺着在看，接着便又翻向到沙谷寫給伊尼塞的信來了：“注意，他現在又寫信給伊尼塞，他的六齡女兒了，這是一封數年以後，他的女兒會告訴出她的父親究竟像什麼的信兒：

“在我鬭爭的生活——我已然給你 你的哥哥但丁，及你的母親，在那雅潔的小小的田莊裏——你可以發現出絕大的財寶及甜蜜，且來學習學習你所要的一切的誠懇的說話及溫柔的反影，其次就在那夏天裏，坐在那株大橡樹下面的住家，始而教你的生活，繼而教你怎樣的讀書，終而教你怎樣的寫作，看看你走路，笑鬧，哭泣，你一面在青翠的田疇裏，從這兒到那兒去採摘野花，一面在歌唱，以及你從那清淨而活力的溪澗來到同你的母親的擁抱。我希望而中意看他人的可憐的女兒和兄弟會同他們的父母快活，就同我夢想我們自己相同。但是事情不是這樣的，下等階級底夢魔曾經使得你們的可憐的父親的靈魂受了絕大的悲傷。已經朝着到死亡方面的老社會底人們，曾粗着地把我

從你的兄弟以及可憐的母親底擁抱中推開出來了。然而這也沒有什麼關係。你的父親底自由的精神却會長存下來。’

## 十一

禮拜一——最後的一日的早上，傅利爾州長就在十點半鐘那時候，來到了他的斯德街底事務所裏來。他的臉兒紅暈着，微笑着，招待着新聞記者：‘早安，孩子們，今天的天氣很好！孩子們，我要在這兒等到午夜以後，負我的責任了？’那兒已有了好幾位代表在等待着見他；由紐約方面來的律師，記者，著作家，勞働領袖，以及社會的女士——他都一一接見他們，一天，大家都一樣；他會以他的大理石般的微笑來招呼他們，注意種禮的禮貌。且說道：‘我會接受你們所說的還要考慮的什麼。’

有些人站在那一邊來請求他；這些人當中包括有美國軍隊裏新新選舉出來的長官——他們原在那天早上，在斯德街那兒開過一次代表會議。沒有經過相當戰爭的回國的士兵，他們對於這個案



件的關心就如其他殺人一樣。他們當午時份在歌唱着“星光掩映的旗幟”的歌兒，這正是第一團的哨兵出發到街外去的時份。

整天都有那哨兵走進來，一個來了又一個，或一來就十個或二十個不等。他們來時總帶有規規矩矩的抗議底傳單，傳單裏，一切俗惡的詞句都避除掉了。他們會行到他們所指定的地點來，接着，那些警察也會密密地站在那兒，并把他們好好地排列起來，且開步走到約伊街去，最後——“右轉走！”——走到警署裏去。這些人八個人一批地進到牢裏，而且在那侍衛室裏便有好幾位女人們在等候着保釋。

當中有好幾位是很著名的人物。有從是很多後代們底老祖宗底淵藪的馬因的洛克蘭來的米拉。有很可愛的女詩人，她會找出很壞的經念來；自從經了暗殺的集會地點以後，生命好像就不相同了。‘我個人的內體的自由，我有權力來來往往，甚至於我個人的生命也不再比這一次重要了……這物質的世界，而且目前的一次之於我就如百次之於我，例如在沒有路道到樹林裏的時機時，便

沒有能給我以安慰的海岸上的濠溝，這些事體底美觀，再不能使我對一切醜態百出的人——他的殘酷，他的貪婪，以及他的撒謊的臉孔，作出怎樣的決心。”

巴梭士再來了，其次如羅生、米克爾孫，以及霍拉得——仍然穿着她的紅色的雨衣——也都有在那兒。至於喜本則仍然在演說。社會主義的政黨裏的李韋士、共產主義者的傾達爾，與赫持費爾德——因為他的父親是那財政局長，所以他這次就可以代表共和黨了——也有在那兒。威爾斯梨大學底教授赫氏，七十六歲了，扶着手杖在走路，且把她的頭兒抬得很高——這是學者的生命底最危險的時候。她的裝束很好：穿着挪亞霍克式的背心和裙，方頭鞋兒、平頂的帽子，白色的頭髮直垂到她的雙肩上面。光明而誠摯的眼睛，以及聰明的面孔，現在都兇惡起來了——新英格蘭人的良心工作着。“你的職業是什麼？”那書記這樣問着，‘天文學和應用數學底教授。’他們便不把這些東西很常地記錄下來！

其他的人便出來撐持“老波士頓底尊敬：”生

活在平克尼街的，祖宗在新英格蘭有三百年的歷史的寒定頓：受難的工人們如沛保帝和道帝；利德茲詩人——這些都是新英格蘭生長出來的，他們所有的祖宗都在“姆佛老窩，”或在第二流的船，“寶庫”上來的。米蘭，赫特費爾德及巴梭士等底祖宗也是這樣經過來的，委員會曾發出通告召集有立場——禮儀的波士頓的詞句——的大衆，新聞紙上登不了這麼許多名字；卑賤的猶太人，意大利人和斯拉夫人——胡利斯曼及保格利卑士基，謝勃浪會茲和沙生諾凡茲，勃爾昔尼和墨格利阿沙和斯本諾帝——這些人應引他們的名列之錯誤而滿足。“什麼叫做名譽？”英國的陸軍軍官這樣說。“要死在戰場上，且應有你的名字錯寫在日報上面。”

柏體和喬空機會。現在又到了；警察一看見他們來時，便上去捕捉他們，貴族和其他的人們都一樣；結果將到了，他們不管什麼羣衆的意見了；今天晚上一過，什麼都沒有了，事體也可以解決了，要死的Wops也已然就死了。特利蒙脫街的“赫羅德”報的辦公室裏，他們準備刊登一篇社論，準備

要與這回的案件永別了。一年以前，他們曾經英雄地要求着正義，且得了這樣的獎金；但是他們現在所需要的倒是“Normalcy”，退步到 No normalcy！這樣的苛刻——業經留意過法庭裏那麼久而那麼討厭的沙谷和域塞帝的案件的途程——應有天大的抱憾，並且應愈早忘記則愈好！讓我們回復生意和生命底普遍的關係上面去吧！在決定的信仰，即在法律底代理者裏，他們業經有過一如正義般的公平的責任……這樣的篇幅已經完結了。死亡是必定到來了。箭兒已經飛走了。百貨公司廣告部底聲音都洋溢乎“赫羅德”報的辦公室裡了——他們不消說不會發表那最後的判詞。那是實在的真理！

## 十二

柏體和喬隨着了其他的人，且參加了最後的難以預定的事體——一羣針業工人冒着坐牢的危險。這小小的人羣來到了比干街來了，且看見有幾千人的羣衆從那一場直趨進到那公共集會場所了。州議事堂前面的前門被鎖好了，且被鎖鏈鏈好

了。警察變成爲陸軍，新聞記者，攝影者，以及便衣隊便又成爲海軍了，大家都起來責備哨兵在阻碍交通，但事實上，阻碍交通的倒是其他的人。

那小小的人羣掀起了他們的口號，且一步一步行下去。Cops包圍住了他們，不容易來表現有什麼或遲滯維持秩序的人都困倦了，而且就七分鐘的準備也都鬆懈下來了。哨兵被告訴要解散了，而且當羣衆一批一批行上去時，他們也不來注意了，他們被推近到那欄杆方面去了，且圍繞住了那個欄杆了。“基督，我的手臂呀！”一個不滿二十歲的猶太孩子這樣痛號着。

“你幹什麼！”柏體對那位警察這樣叫着“你不應把他的手臂纏得那樣！”

“你雌狗，不許做聲！”是當時的答話呀！

“我不能不做聲！假如你不放下那位孩子，那我就要記起你的號碼，而使得你渾身滾起來！”

“停住你的技倆，且回到你原來的地方那兒去吧！”

“我是從卡門威爾斯街來的，我的父親是波士頓底國民銀行底總理，亞爾文！”

“神聖的耶蘇！”那可敬愛的Cops這樣說，且停止了對於那孩子的壓迫了。

新聞記者直趨前來；這是這最後的午後出版的新聞材料。“亞爾文小姐，你有什麼要說的事體？”

“是的，我要說一整篇的演說詞，但是你的新聞紙却不肯發表我的演說詞。”

“給我們去試一試罷！”

“喂，我要說今天晚上要暗殺的人們，將會在你和我沒有死以前，就在這州議事堂的前面豎立起銅像來，同這兩位的歷史一同連貫起來的還有兩位法官——畢拉特和太爾。柏體正在這樣憤怒全身發抖時，她的又白又紅的可愛的兩頰，一起一伏好像天上的北斗星般。

“行來，小姐，”那神聖的Cop這樣說；柏體直行下到那條街去，且道：“我的男人——喬蘭達爾，還在那兒，他正寫好了一篇文章哩。”

於是，新聞記者便走到喬那兒去，喬則把他在那天會發出去了的一封電報——答利昂從巴黎拍來的電報的覆電：“告訴全世界的工人，要處分波

士頓便立拒絕一切借債。不管是公的或私的，都應把欠美國的款項減到一元都不還下去。當第一個國家是這樣做時，波士頓就會「惜牠已經犯了暗殺罪了。當第二個國家又是這樣激時，波士頓就會進步到救回沙谷和域塞帝的生命來。」這樣的電報，用不着說，是不會發表在波士頓的新聞紙上的。

老約伊街的警察署依就是這樣神奇地名著。那署裏的大廳裏擠滿了許多困倦而惹人厭惡的警察，以及才從華麗的房子裏跑出來的貴婦。而這些貴婦也開始來第一次瀆神了。“把那些天誅的私生子帶到九號房去。”“把這些雌老虎帶到拘留所去”。“其餘這一批人，我們應把來打發到那個監獄去？”“綜共還有一百五十個，而且他們也想到了祇有在想把自由延遲下來的那時候所建好的老房子，才可以容納這些人們了。那些牆壁爲喊口號的和唱革命歌底聲音振顫起來。

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

起來，全世界上的罪人！

在這羣衆以外，還有要參加進來的赤黨、愛國主義的社會這樣地宣佈過波士頓已經成爲反叛底巢窠了。

坐在那板凳上面的女人都靠着在那牆上。他們在散發着污穢到不能印刷出來的新聞紙；你們所要依靠的牆壁兒也被污點所掩滿了，那些污點即是域塞帝所稱之爲“臭虫”底血液了。假如有一位女人要小便，那她就會被帶到那男子漢中間的公開的牢房裏來。假如她要來罵一罵他們時，那他們就會答道：“你何以不回到蘇俄去呢？”當保釋你的時間來了時，那你就應得多給兩元錢給保人；波士頓的收買已成爲歷代相沿的制度了。你甚至於還不能喝着從無照會的和販酒者方面所沒收來的酒，假如你都要喝好酒，那你就應得付價錢，但是你不能把這牢房的洞口打開——除非是大家都願意不再唱布爾塞維克的革命歌時。

### 十三

丹諾凡來了，她是來保釋赫裏得的。他好久以前是她的丈夫，而她現在也有理由來集中到他身



上了，因為他已然得到了一種特別的反抗了。這是他的第四次被捕了。在禮拜天的示威以後，即是兩禮拜以前，警察便又拿了一通憑據，要處他以‘唆使暴動的罪案’的憑據來逮捕他。那位警察班長在法庭裏說：“這位禿頭的青年引誘一批女人陷於危險，”同時，法官又說“那他就坐牢六月”好了。

赫國得隨處都找不出來，而且這個消息也驚動大家了。幾點鐘來，沒有一個人能知道他現在是怎樣了；但接着却來了一個茶房——他是在‘精神病院’裏頭。那是州警察長底聰明的意思。大家都可以進到那精神病院裏的最短期間，就是十天；而同時波士頓又會“回復到 Normalcy”了，警察說能使他不發生什麼危險就是一切囚徒的福氣了；這是最值得考慮的一批懶人，他們的肚胃原充滿私販的威士忌酒而他們的衣袋也貯有私販的欺騙！

在Dicky Hasty Prudding俱樂部以及哈佛紀念會的會員看來，這是種奇異的經驗！他是個美觀的，年輕的運動家，但是自從被他們穿以有條紋的衣服以及髒得難堪的浴衣以後，他的樣子就沒有

什麼生動了。他們帶他到一個守衛兵那兒，且把他放到沙谷曾經困過一次的床上去。與他相聯的人就是相信他本人就是上帝的；在他的另一端則坐有一個人，頭兒伏在他的手中，且有好幾點鐘都沒有移動過。那些服侍者顯然想使赫區得受些刺激，所以他們便把了一塊冰放在他的身上。他們會來且會說出很激動人的說話；一位女看護在從事說出她對於沙谷——醜惡的Wop底意見；當她說時，她把那床沿一敲。比那還要糟的就是他是一位無神論者。赫區得頂先賦得他是無須什麼冰都可以涼快下來的，他說話時很和靄，而且帶着微笑。一位侍者私語着他的身體正在危險，且提出要打電話給醫生來看看他。這無疑地又是需索“小錢”的。

醫生前來檢查他，即如一切神經系統都經檢查過了。你相信沙谷和域塞帝是被捏造了麼？你本身也被捏造了麼？你有上帝方面來的專責麼？你的夢幻是什麼呢？請你拿着這枝鉛筆而寫下來吧；十四乘十四有好多呢？假如十二是大過十的話，那你就在這個圓內，而不在這個四方形內，打一個點吧；當你的母親生你時，是有困難麼？解釋解釋這

小小的故事，教皇是怎樣地加冕，而小孩子是怎樣地死於鍍金色的臉容裏。假如你能解釋，那就可以斷定你是位“小子！”

他們應得找出一位哈佛大學畢業生的有力的典型，因為他們在那天晚上已經把他放在整條的拐杖面前來了，他們會叫他要穿着那古舊的俗衣，他以爲這是使他裝作發瘋。但無疑地因爲發瘋才不受種種非禮的的處份。那兒還有四五十個人——男人，女人，看護婦，學生及撲打者。他們抬他到那禮堂上來且要他來解釋他對於改良世界的意見，所以他祇在短短的十分鐘內作了種社會主義的演說。他們起來質問他種種問題：一位撲打者想來知道他爲什麼相信沙谷和域帝是沒有罪的。他對於墨哈帝的炸彈——曾把陪審官的住家的前門炸烈了的炸彈，作何感想？那不消說是一種試探；他也會說那是一種挑動的工作；接着，他們太家都會知道他是一個“小子”！

他這樣說了。他所說的話完全可以適合他們的範疇。雖是種單純的發展，然他却會在他們的眼前把牠擴大起來；而且在他沒有說完以前，他也

會把他們的範疇消滅下來。這在有科學的頭腦的人看來，要將他們的範疇消滅下去，是種失望的經驗！有些人曾說及到斯賓塞爾，即“他的悲劇的意思是彼事實所滅殺了的概括。”

赫國得有很多事實，但都死忘了。破壞罷工的代理人，時刻都安置着炸彈，再沒有別的。這在鑛區裏已經是被承認了的階級鬥爭底技術：一個炸彈一投，軍警就來了，接着，罷工便爆發出來了。美國羊毛公司底總理，偉大的韋德先生，在麻塞朱塞州就都這樣做過了；這在法庭裏已經被證明出來了，而且他所雇用的人都被打發到監牢裏去坐牢了。可惜，波士頓的人還不知道他們自己的實業的歷史！

在這次的會面之後，有十五個醫心病者的醫生結果寫了個報告說 Dickey 與 Hasty Pudding 俱樂部，和哈佛紀念會底前期的會員都是瘋子；有一個人又這樣加多說：“這個人最好要趕快把他遷出精神病院”去，不然，他就會向這病院裏的職員宣傳社會主義了。他們在沙谷會躺過的牀上，守視了他一晚！明早，他們却又把他釋放出來了——能

在一天之內，由那精神病院裏釋放出來的，祇有他爲破天荒第一遭了。這真是哈佛教育的勝利！

#### 十四

拜一午，距臨刑期十二點鐘時份，那州長便偕同三位國民評判底律師：赫斯，威爾斯，以及曾充過朋修凡尼亞底聯邦檢察官，康尼——在討論事體。這三位律師的焦點都集中於司法部的呈稟方面。他們曾想盡種種方法旅行到凡爾蒙去見見美國的總捕房律師。他們曾進而去見了華盛頓的下屬，且得到了他們都說沙谷和域塞帝是與司法部的呈稟有關係的；假如麻塞朱塞州的當局會要求的話，那末，成文的文件，卽呈稟，便可轉移到麻塞朱塞州的當局方面來。現在那三位律師便空空地鼓勇州長來作那樣的請求了。

同時，喜爾又坐了一個輪船，離開了馬因海岸，在蒙霧當中，駛到隔馬因還有八里路遙的海島來，美國最高法院的斯端尼法官便住在那兒；副律師，費爾德，在麻塞朱塞州底高等法院底另外一個法官面前提出一種申請；摩斯馬南等詩着機會來

把新證據底新論點及筆供狀陳訴給州長！至於澳達生及寬尼利亞兩人則正駕着八九十里路遠的汽車到州長的夏天的住家來向那位偉人的夫人陳訴着。

這位大資本家的住宅是建築在那林蔭的後背，且給叢林隱蔽得很好。當那座屋宇底主人是在那兒時，便有好多衛隊在那兒守候着；有二十六人手持着好幾挺機關槍，且又有七十五人在附近的市鎮裏警戒。但是，這顯然不是害怕到有敵人會來傷害這個家庭，因為那兒祇有一個便衣隊在看夜。

那州長的夫人很客氣地招待那兩位拜訪她的人兒，且從頭至尾都在聽着她們說話；那家庭裏顯然還有份子討厭到她們給她弄得緊張起來的情緒，因為當時還有三個人進來找她，想使這樣的討論趕快結束的！但傅利爾夫人却不願意這樣。

寬尼利亞知道了一點客廳裏底事體了。她可能地認識了那神商底裝模作樣祇是種假偽的；這是他所玩過的把戲的意思，即是侮謾死亡與危險的男子漢的勇氣。當然，他的家庭裏的人都不是一

樣的，他的老婆已經病倒了，他的兒子和女兒也都病倒了。那位女人這樣叫着：“他幾年來的生命都是這樣。你不能問這是什麼意思。我們也都是坐在電椅上面”在富人的家庭裏生長了四十年的寬尼利亞，明白這整個的故事——即如就在約瑟亞那些時候，他們也還沒有想到無政府主義者和炸彈，有些其他大宗款項會來破壞握有大宗款項的那些人們的快活。然而，沒有一個人會捨棄那些錢財，同時，也沒有一個人會不來追逐這風狂的玩意！

寬尼利亞將她的歷史一五一十地說了出來，這會移動女人的心坎的，而且州長的貴婦也汪汪地流了眼淚出來了。她那一個最小的孩子，在那房子裏玩玩，且坐在寬尼利亞的椅子的臂上；她告訴他關於勃利毛斯的，使他自已成爲梵亞林者的柏特蘭度，以及沙谷的兒子，但丁——他曾到過死牢裏去同他的父親道別，但他却不能接近到那死牢裏的格子。她告訴那個小孩子的母親，關於捏造證據的事體，且說及他們曾經發現了出來的新證據。但縱使她這樣說，她却從她的對方的眼孔上看出

她的消息是一個空洞的。

“算威爾夫人，我祇能做這樣的事體：我請州長今天來看看你，你可以把這些事體告訴他。”

“我已經告訴了他很多了，”寬尼利亞這樣答覆。“我希望你今天會同我一同去見見州長。”

“不，我不能去，我去也不中用，我對你說。”

傅利爾夫人會打電話給州長，看看州長可否抽時間來在午後看看算威爾夫人和漢達生夫人。那州長接了電話話後，應得把這會使他懷疑到那兩個人有無罪過的環境，決定下來，州長的夫人把手臂伸出來，意即叫他出去坐車子走了；而寬尼利亞也就想到女人們究竟能否管理世界！但否，她所已經看見了的事體是這樣發生過了，女人一進到公開的生活時，就會變到比男子還要難相宜了。這就如域塞帝所說的樣，在要支配你們這些人們底生命的事體當中，還有基本的不道德的東西麼？

## 十五

三個鐘頭以後，她們又回到州議事堂那兒來



了，到了那兒之後，她們連午飯都沒有吃過，在州長辦公室的走廊前，擠滿了從沒有擠過的羣衆，這些羣衆大部份都是做秘密工作的人和新聞記者。傅利爾夫人保守了她的答應，就那位秘書也說州長可以來接見這兩位夫人！

當她們在等候州長時，塔亞干諾爾便同她們坐在一起；他是表同情被告的新聞記者，一年前曾放開了州議事堂裏的工作。他來告訴她們一種新聞。

整天都有代表在謁見州長；一天所收得的電報有九百多封，但發表出來的却很少。摩斯馬南多帶了許多筆供狀，且曾說過他的簡書是經過了美國大理院記錄過的。傅利爾並沒有說什麼。幾分鐘以前，紐約也派來有幾個工人代表；傅利爾曾對當中一位代表說：“我曉得那兩個人是有罪的，所以，我便不來管這次的審判是否公正。”寬民利亞說：“他以前也曾對我說過這相同的說話；”接着，她又說：“呀，老波士頓，請不要來引我的說話了吧！”

從來都沒有過這樣從這一個人堆到旁一個人

的那麼許多情緒了——這并不是州議事堂裏的最舊的雇主！斯勃令格費爾德的“共和”報曾揭載了一篇很有力的時評，他說到這兩人是否有罪時，底下還加有了注意的橫線。書目出版者，柯令士，曾丟了許多錢來把此事都拿到波士頓的各新聞紙去登着整篇的廣告。“環球”報曾拒絕了金錢，其他各報則在當天早上更多登有了小消息，而且州議事堂的收買團也憤怒了。接着，次天一早便進來了一位“共和”報底編輯，康克——他是六十二歲了，且是新英格蘭的最受人敬重的新聞記者。他同其他新聞界的編輯代表一齊進來拜訪州長，而且那州長的私人秘書也來接納他。“我曉得，康克先生你是得了被告的後接委員會的兩千元才來登載那篇社論的，”但康克先生却應聲道；“這正是無稽之談了！”

“我以爲他們常常在這州議事堂裏收得各種金錢的吧，”寬尼利亞說；而塔亞干諾爾也冷笑起來。州長本身也並沒有勒過他的秘書，當這個事體是來到無須證據而亂說罪犯時，他曾對一位代表說富蘭克福達教授也受了被告很多錢；雖他會有

好幾次都說過這是錯誤的，但他總還要說這個說話。他爲富蘭克福達的憎惡弄得苦惱了，且埋怨他比任何人都利害；他會說讀了富蘭克福達的著書的人民爲不對的，而且假如他們都承認了這種罪犯，那他就不會再來聽見他們了。

## 十六

那兩位貴婦被介紹去會那州長的面了；那兩位溜進到那男子的住宅裏來的固執的人，在使得他的和平的家庭都要動蕩起來了。然而，他倒很有禮儀。他曾經計劃了他要在那兒坐到午夜時的工作，接見進來的大家，并且個個人都要一樣的接見和談話。

他卽刻就憤怒起來了。“我的女人告訴我，你們這些貴婦直到現在還不以爲他們倆是受過了公正的審判了。但你們應知道他們是有了三次的審判——一次是經過太爾法官，二次是經過了羅威爾專員，三次則由我本人在這些法庭裏審判過了。我告訴你們這次卽如是我自己的兒子，我都不能在羅威爾先生面前再來說再要有更公正的審判

了。

寬尼利亞說：“我們的法律的原則是：控告的人應把證人的證據都提出來反對被告的。但沙谷和域塞帝在羅威爾先生面前並沒有看見許多證人的證據呀！”

“不錯，你應曉得這樣的問題當中底不明處？那些無望的無政府主義者，怎麼能天天都給人家帶到這州議事堂來呢？”

“好，假如我們都過於麻煩來履行我們的法律，那就讓我們來聽我們的便吧——但是，他們并不能宣稱這是公正的審判呀！”

“那兩個人是給那最好的法律顧問所代表！”

“即如法律顧問，有時也被摒出了法庭；他們當太爾法官的審訊時，沒有出過庭；他們也被局限於克茲曼的問題裏面，最糟的則莫過於他們連那些證人的名字都不曉得了。我明白羅威爾先生還在說着他是可靠的消息的，他是這樣地告訴了他的一切朋友；而且在公正的審判當中，那裏還容得着秘密的私語呢？你說太爾法官的審判是公正的——可是羅威爾的呈報却又承認太爾法官在莊

重的官家方面露了有嚴重的罅隙。”

“算威爾夫人，那是審判以後的，”

“就在那個時候，他當面還有許多人在作種種的請求，他依然是這個案件的審判官，並且還是主要的審判官；直到現在，他還宣佈去年四月間的判文，且自動地排斥了任何其他法官的工作，在大公無私的法官面前，人們是不容許有新的證據麼？而且有了這樣的新證據以後，誰來考慮牠呢？”

“我曾經考慮過，算威爾夫人；並且我還以為我雖沒有法律的訓練，然而我倒還有普通常識哩！”

“州長，請你來原宥我吧！但我們已經受到了我們無能來使得你來考慮新證據的痛苦了。我們把買鱈魚的快遞的收據呈給你，但人家却又來告訴我們，你始終不認域塞帝是有過那些收據的。我們又呈給你以丙克耳頓的報告，但我們却也不曉得你是否明白了其中的東西。他們把馬麗斯勃蘭除開去了，但你却依然還在背着她的說話。我們領了羅拉安得烈的兒子到這兒來，並且他也說過他的母親是靠不住的，但你却始終還要相信她。你告

訴摩斯馬南說你不相信域塞帝會賣過魚的，同時，摩斯馬南却帶了從卡爾本——域塞帝經常在勃利毛斯向他買得魚類的批發商人——本人簽名下來的筆供狀。我們雖給你呈了一切的筆供狀，然而一點効力都沒有，因為你已經有了我們所不能知道的秘密消息，而這秘密消息也就決定了你對這種問題的主見。州長，請不要怕太遲，請告訴我們這究竟是什麼東西呢？相信我吧，世界總有一天會知道這個！”

那矮小的、耄老的，頭髮白了的女人是那樣地說過了，但那苦心而誠摯的，有重要企圖的政治家却對她說她已經陷入於那兩位危險而腐爛了的人們底詭計中了。他有責任來決定這種罪案底責任，她是沒有這樣的責任的；而且當他對害怕到他們的生命有什麼危險的證人說他的約束時，他又說他會實行其所說過的約束的。當她出聲亂哭和漢達生夫人起來哀憐的請求時，他說麻塞朱塞州是在一種秘密黨羽的罪犯的波動中，而且這次要來可憐這有罪的人們就會開出一種元倒來了。縱使他們是美國本土人，是世界大戰的精兵，他都不願

意來赦宥那“車廄裏的土匪。”不，他並沒有受到外面人的宣囂的苦惱，人們所說底種種請求都是有“偉大的心思的”；這個偉大祇能在他們的範圍之內，但他們却不懂沙谷和域塞帝的罪案的。這種宣囂一瞬就會完結了。當寬尼利亞起來反對資本的刑罰時，他的答言就是：“你和我兩人不如在已經有了資本的刑罰的州裏，睡覺好吧！”

寬尼利亞不高興地在諦視他。她對於他那種說話不能有所答覆。人們已經爲着恐怖，憎惡，尊敬，光榮，實際，遊玩，糧食而殺害了他們的同胞了；但是在成文歷史上，爲着催眠而殺害同胞的，目前倒是破天荒第一遭呀！那矮小的，耄老的女人站着渾身在打抖！

傅利爾州長，請你答覆我：“當我們把真正的刑事犯找出來時，你打算怎麼辦？在這個宇宙裏，總有地方是藏有了真正地做了卜力治窩達爾的工作的兩個人；總有地方是藏有了真正地做了南白蘭特利的工作的四五個人。我們擔保說我們以後必須要來找找他們——我們在還沒有找出這樣的人時，決不停止——那末，你將怎樣來處置這個人生

呢？你們這些紳士們——法官，州長，大學校長——在知道了你們是把兩位無罪的人送死了時，你們打算怎麼辦！除掉發瘋和自殺以外，在這個世界裏，你們還有什麼容身的地方呢？’

他沒有答覆，而她的老臉也就那樣表露出很失望的神情，跑出去了，她那種失望的神情真值得所有新聞記者注意及筆記下來。他們就在那走廊那兒告訴她以種種消息，才接得了一個電話——喜爾打電話到他的辦公處來說斯端尼法官已經不理他的請求了。當兒仍然跑上到馬因那兒去，直到明朝止，他都不能回到波士頓來，他的工作現在是到得結束的時候了。

算威爾夫人對此有什麼話可說呢？她打算要幹什麼呢？新聞記者都集攏起來了，更誠摯來探探新聞消息了。這在他們看來是種神奇的驚心動魄的戲劇——整天都在恐懼底包圍中。州議事堂前發生驚心動魄的戲劇，演這戲劇的就是在十四個鐘頭聚集起來的資本家，貴族及各種各樣的“領袖。”全城裏已經逮捕有二百人了，有一萬人有嫌疑的；其餘如詩人，專門徒步的旅行家，“赤黨”有



貴者底後裔，聞名的律師及法官都演着他們的活躍的地位！整個世界裏，隨處都有炸彈兒爆發在玻璃的百葉窗上面，羣衆在高呼着，馬隊在馳騁着！而且結果，死神便在張開了兩臂，及招呼着被難者的到來！一九二七年，八月廿二日，禮拜一，這是個世界史永不會忘記底時節！



## 第二十三章

### 最後的敵人

—

在毗連州議事堂的佩利孚旅舍的房子裏，有五位從紐約來的律師，這個案件當中的所有義勇者，都工作了一個禮拜天和拜一一部份的時候，即是連續了十八個鐘頭工作，他們在計劃着法律的格言，和把這些格言都打字出來。在那旅舍的棟樑上則匿有偵探，而且那州議事堂對面的窗子裏也有偵探在隱藏着！因為那房子底通宵的火光，使得人家一看就知道住在那房子裏的赤黨，大概又對政府當局計劃某一種不可反抗的符咒了。“他們現

在在工作些什麼呢？他們又跑到那兒去了呢？’有六部汽車等在那間旅館的外面，而且祇有一位律師雇着一輛汽車在那兒，但後面却有麻塞米塞州底崇高的卡門威爾斯在跟隨着。

現在波士頓的律師是失敗了，而且他們也承認他們的失敗了；紐約的律師們大概就在十八點鐘前就已到來了。他們請求旁聽聯邦法官，羅威爾；而且羅威爾也在那法庭裏足足挨了有六個鐘頭了。這次的法庭會議是由一位法官，五位律師以及二十多個新聞記者組成的。法官討厭了外人闖進來干涉這種案件，且得到有機會來說波士頓的統治階級在想着什麼。他反控外來的人企圖在新聞紙上來審判此案！他對他們插嘴說了一次又一次這要“法律，而不要雄辯”。當紐約州底前任總捕房律師，傑克孫在說明出克茲曼是有陰謀來欺騙德舍的陪審官時，那法官便破口道：“你曾看見過挪亞霍克郡的農民麼？”受了麻煩的那位律師，不能不承認他在實際上是沒有看見過的，於是，那法官便又滑着嘴道，“好，假如你是曾經看過了的話，那你對於那些陪審官，定會有更好的意見！”

這使得新聞紙有很顯著的新聞掲載出來：“赫羅德”報登了一個“箱子”——“羅威爾法官讚美挪亞霍克郡的農民”——而且所有愛國主義者都頓時倨傲起來。神奇的人類倒是挪亞霍克郡的農民，同時，羅威爾也是神奇的，因為他祇同上帝說話的克波特說話。從紐約州來的前任總捕房律師，因為命運乖舛，才弄得不諳此案，不然，那他就可以對那倨傲的法官答道：‘沙谷和域塞帝的陪審官是包括有兩位地主，一位機師，一位小貨商人，一位救濟會員，一位店東，一位布販，一位磨坊技師，一位鞋匠，一位皮革工人，以及一位挪亞霍克郡的農民！’

那些律師們自動地同那位新聞記者，利凡尼，坐了部汽車，到佩威利去向福爾摩斯法官陳訴去了。有偵探跟在他們後面，並且他們在到達了目的地時，更碰着了許多偵探。那位很老的紳士坐在他的客廳裏，同那兩位很老的貴婦談着！那是上溯新英格蘭的家庭，即是一切都是已往的，古代的時候了。那些律師們將他們的請願書呈給那位法官，那法官也當即就來披閱那請願書——四千字的‘法

律，並不是雄辯。」當時和死般的寂靜，而利凡尼也坐在那兒諦聽着那老父親的壁鐘的答的答地響着。“生命死了 生命死了，生命死了”——那壁鐘恍惚是這樣說着；而利凡尼的心坎也頻頻跳動不已！

那老紳士破口道：“我了解你們的論點之一般的力量”而且他們的心靈也又登即躍動起來了。他對於所謂“法律的頭腦”是很著名的，他的能力能真正地完全地超脫人類的情形來考慮法律的原則。他再繼續道：“我有意見來說你們這個請願書是給我以前應用在出庭狀(Habeas Corpus)和Certiorari方面所述明的原則所遮掩住了，所以，我也不得不來反對那種陳訴狀了。”

那些律師們便告退出來 都重登上了那部車子，而滾滾地回到波士頓來。還有一種希望；聯邦法官，漢達生是不能十分超脫於人情的，七年前，他曾用盡了力量和熱力地決定非處罰赤黨的劫掠不可的。現在，他又充當了維廉賓的，有兩百哩路遠的，政治學校底學生。至於塔亞干諾爾則在東波士頓的海軍飛機港請准一個飛機來運華盛頓的

馳名的律師，蔣費尼體——他以前是美國鐵道大臣的副律師。在晚上跑路雖有危險，但他們爲那四千字的‘法律而不是雄辯’，已經花了十八個鐘頭了，而且假如他們可能的話，那他們就會重視其事了。

最近的上陸地點就是紐約的亞爾巴爾，從維廉鎮去祇有五十哩路遠。塔亞干諾爾向汽車公司雇得一輛汽車，等候在那上陸地點裏。一切東西都準備好了；但可惜有一個人在那飛機港裏一如那些最卑賤可惡的人一樣，顛倒了政府當局的命令，於是就使得海軍長官來命令他們放開那些以前的提議。“這會使我歡喜來槍斃你，”他那樣對那紐約州的前任總捕房律師說；次晨，新聞紙便報告說麻塞朱塞州底卡門威爾斯誠恐赤黨要來襲圍那飛機港，便來請求多派軍隊去防守牠。

## 二

布魯亞，在沙藍街的何德卡利亞的俱樂部的窗口下面，把這種案件當作一種階級鬥爭的說話，向着幾百個沙藍臉容的工人解釋着。他們稱呼她

布拉亞母親：她有六十五歲了，且養育有五位兒女？她的五位兒女都在急進派的運動中，慢慢轉變過來了；所以，他便有自由來徬徨於有工人罷工而準備做烈士的美國各地。她是位矮小的，臉孔圓圓而表示歡感的人，充滿着令人發笑的神情，和棕色的胡桃核一樣棕色且一樣堅實。她直到那些警察把她的羣衆趕跑到俱樂部的總辦事處裏而把她拉出去時，她都還說她要說的話。“教唆暴動”是她的處分。

同時，何拉得又以她所穿的紅色雨衣而再被逮了；他們在這個時候真把她帶走了！附近查理斯頓，又有另外一羣正在準備走進到穿了藍色的衣裳的獅子巢裏來？他們的領袖是佩播帝；佩氏是一位有背景的女子，她以爲當那兩位囚人實行臨刑時，就是她坐牢的義務到了。在被告後援委員會的總辦事處附近的黑暗的客廳裏，柏體和喬正向着那黑暗的羣衆說話。如喬所指示出的一樣，這雖不能救出沙谷和域塞帝，但總可以把他們的消息保留下來。讓工人們來學習學習吧，且讓他們來組織一個防衛他們自己會給統治階級殺害的組織



吧！

再繼續下來解釋喬的消息就發生一種神奇的比例出來。波士頓，隨處都有因對這種案件而抱不平的工人，被逮下獄；但是，在距離波士頓有二十哩路遠的，佩播帝所生長的市鎮裏，却又正在公開的廣場裏，舉行羣衆大會；當時有一萬工人發出他們的不會有什麼騷動的情緒的聲音。那是怎樣來的？很簡單；因為佩播帝底工人，本身曾留心地選舉出一位社會主義的市長。昨天，禮拜天，警察長雖以克羅利的方式驅散了一個羣衆大會；那時市長因假日沒有到來辦公，但他聽了這個消息以後，便馬上回到警察局裏去，且將那些警察通通調回到局裏來；他本人親身出席當天晚上的會議，且介紹李韋士去演說。波士頓底工人可以從這兒得了些教訓嗎？

傅利爾州長雖同卡帝亞議員商量此事。卡氏是從華盛頓坐飛機飛到這兒來的；他是一位意大利人，曾在爲着他的同胞方面，請求過傅利爾州長要可憐這兩個人。雖經呈了四通筆供狀都沒有得到什麼效果的摩斯馬南，又等着在外面，準備找機

會再來多呈一個筆供狀了。他同總捕房律師，李定——丹西摩俱樂部及“L.A.W.”底法律顧問——爭論着，想以高等公堂都不受理那兩人的陳訴，而犧牲他們兩人的生命為侮辱美國大理院，來說服他。李定先生沒有答覆靡斯馬南的爭論，同時，他也沒有說他是勸告過州長什麼事體。死期祇差三四個鐘頭了。

在那死牢裏，沙谷正向他的老婆說永別，而域塞帝也同他的妹妹說後生再會！那關在格子裏面的人們是那樣伸着他們的手臂；但在外面的女人們却昏倒在地上，且需人扶出去了，哭得非常利害了。她們屬於喜怒形諸於色的人——這就是莊嚴的新英格蘭人不喜歡她們的一種原因，然而，新英格蘭人還會在次晨的報紙上讀及這盈篇累牘的東西——哭泣的材料，且這一次的報紙的銷數也會頓增起來！

羅新拿和劉志亞決定再向州長作最後一次的陳訴。她們對此並沒有什麼把握；她們心坎裏深知道又會失敗，但她們還剩下有幾個鐘頭，且在這樣的時間裏，以其不做東西就不如做些東西，以使時

聞早點過去。朋友們打電話來，且約定他們要來的時間；不錯，他們終於在九點鐘時候跑到了州議事堂；州議事堂此時已經變成爲有武裝軍隊包圍的砲台了，平時照躍在金色的圓頂上面的探暗燈，現在都轉而照躍在街衢上的羣衆上面了。她們乘了電梯上到樓上去了，羅新拿先行，穿過了沈靜的新聞記者的隊伍；劉志亞在後面緊跟着，爲這種神奇的環境昏迷了。摩斯馬南在那兒做翻譯員，而且她們也被延入到那有許多人都看過且傾吐過許多雄才而終沒有效力的私人辦公室裏去了。

羅新拿首先打英話說着。她告訴出她對於她的丈夫的無罪之信心。她說及這次的審判，那歇斯迭里的羅拉安得烈，曾經承認了詭計的布洛克托警長，許多次都承認爲不爽直的國得烈治，馬麗斯勃蘭，以及表示在她面前的丙克耳頓的報告。她又說及太爾法官；她重三倒四地堅持這次的審判是不公正的。她請求可憐呀！州長是位天父，他來判決那兩位小孩子應失掉他們的父親，而且就在他們的生命中，也應得掛着那可怕的記號！

那偉人很有禮儀地——這是他的用不竭的商

了儲藏所——傾聽着。他掉頭來向着那弱不勝衣的域塞帝的妹妹，她開始說着那很溫柔的音樂似的意大利語，而那位年輕的律師也在逐句地把牠翻譯出來。她才從她的哥哥的黑的死牢裏出來；他的無罪底抗議仍在打着她的耳鼓。他曾請求她要將此種消息傳給傅利爾州長。好幾個禮拜以前，域塞帝曾在那監牢裏和那位州長握過手，而且州長也以爲他是表示出了他的無罪了；那州長曾給了他那樣的印象，但現在，他却不曉得州長是怎樣地來說出那死的宣判來。假如他還有一個機會來同州長說話，且來答覆他的反對論點時，他，域塞帝，便會一定以爲那死的宣判不會實現出來。

那汽車底商販沒有插嘴而在諦聽的時間已超過了一個鐘頭以上了。結果，那兩位女人說她們已經說完了；接着，他就離開他的椅子來，且開始答覆。他了解兩位女人底情緒，而且也替她們很可惜。可是他曾宣誓要來支持麻塞朱塞州底卡門威爾斯底制度和法律，而且他的良心也來支配他非容許法律應這樣遂其行程不可。

可是，他倒是始終都很有禮儀，他太過有禮儀，

他在歡迎有社會作用的人物，就宛如他是在出賣柏克德汽車無異。他對於摩斯馬南底某些最後的爭論曾這樣答道：“你對我所說的說話已經影響了我不少了，但比之以這兩位女人底雄才偉論却又沒有什麼了。”這是種清教徒底可怕的悖逆麼？這是一種痛苦當中的悲傷的快樂與微笑相混合起來了？不管這是什麼東西，但都不能提起羅新拿的某一種暗示。“我們走吧，”她那樣冷冷地說，而且她們便站起來，終以踉蹌地出了那個房門。

那些新聞記者都在請求了摩斯馬南去告訴她們有什麼事體要發生出來，而且他正企圖這樣做；他提了那兩位女人曾經呈示出來的幾個論題，但他對這些問題還沒有暢論下來時，他的淚珠兒便汪汪地流到他的兩頰，以致再不能說將出來了。他走到了那椅子邊，坐在椅子裏，頭兒伏在兩手中，且在嗚咽起來。那是十點半了，至於那在指示着一切麻塞朱塞州的人民的時刻的老祖宗的時計，却仍得啵嗒地啵嗒地再多走五千四百秒鐘！

### 三

在那天晚上六點鐘左右，寬尼利亞就回到她的家裏來了。她的車夫扶她上了樓梯，那兒還有德波拉和克來拉和黑女僕一千人等都准滿跑過來帶她到牀上去靜靜地安躺一下，且做了些大驚小怪的事體。她們或沖了杯熱茶，或燒了杯熱咖啡，又泡了杯牛乳，或燙了一個夾在焙過了的麵包上面的雞蛋。不，她始終不能吃這些東西。她們再來請求她，且想打電話叫磨羅醫生來了。她們大家都在流着眼淚？她們此時隨便什麼事體都可以做了；她們來蔑視她們自己，她們用最野蠻的詞句來問她答應要做的各種事體；她們極努力來吏她平靜下來，且說服她，她們的愛情是有意義的。她們對於她的臉容及態度委實害怕了；她們又覺得非常慚愧，因為她們在過去對她沒有什麼同情。不錯，無政府主義者無疑地有最好而最善的本質——種種好處，種種好處——所以她們的母親才會殺其自身以救他們的生命。

克來拉的小寶寶周身都遍生有有毒的長春藤般的癬疥，且被關在房子裏，一隻眼睛兒在敷着膏藥；她的大寶寶則才從哈佛大學畢業出來，且正在

要謀得與巴爾哈耳保族聯姻。皮利西拉底小小的，肥胖的財神，有一個眼簾給蜂兒底毒刺刺傷了，不然，那他的母親就會帶他到這兒來。——奎昔又走勝了一盤棋——克來拉在預想的情勢中傾匡倒篋地說了出來——不過，她可惜又發現出她的母親對此却隻字都不能入耳。“克來拉，求你不要說了，此刻，我什麼事都不能思索。讓我安靜一下吧！”

德波拉小心翼翼地向磨羅醫生那兒拿來了一張藥單，醫生還勸告說要寬尼利亞服強烈的安神藥粉，忘記這個醜惡的世界，及至低限度要在十二個鐘頭內忘記這個醜惡的世界裏的一切事體。但寬尼利亞說“不行”。當她的大女兒企圖再堅持下去時，她就道：“我正在同一位才從紐約來的律師說着話，而且他也送了我一升威士忌酒。假如一切希望都落空時，那他就會退休到他旅館裏來，且會盡情地飲一個痛快。”德波拉和克來拉底靜默顯然說波士頓的人都曉得的紐約的羣衆會做什麼了，曉得了她們的意思的寬尼利亞，又污濁地說：“威士忌能給她一種快感，所以就不是不道德的。可是

安神藥粉倒完全是殺人的東西！”

那兩位女人決定請文德斯過來，因為文德斯對於這種危機底內幕，無論如何比她們都多懂得一些。於是，文德斯便停止了同才由紐約方面來的、重要的銀行家午飯，跑過來坐在那床沿邊，且告訴他的岳母，波士頓要做這可怕的事體是多麼可能；且那樣的詭計也是容易來假造的、且有支配社會的可能的。“文德斯，一切新的證據都擺在他們面前了！而且就對於美國的大理院，也實實把那些新證據扼要地陳訴了！”

“母親，扼要是不會有什麼意義的。牠們簡單地意味着你的文件上包含有你的請求而已？牠並不意味着牠處處都流露有那樣的請求。在這回的案件裏，我肯切地對你說這是沒有什麼多大的意義。”

“文德斯，假如我們能使那兩個孩子的生命保留到十月間的話，那我們就實在能使羣衆都來理解這個案情，而且他們以後便再也不敢來處死他們了。”

“母親，我想這倒是問題。傅利爾無論如何都



不能讓這個案件擴大起來，又擴大起來！”

她的手兒往牀上一拍，“我才聽到奎昔是走勝了一盤棋兒；現在，州長也勝了一個以人命爲抵質的棋兒！”

#### 四

她說出了最後見柏爾特的情形，以及她曾經說過了的事體。她又說到她到賴伊海岸的途程；這差不多是一個故事，並且能使她不要喝威士忌酒或服藥而過渡了那些時間。德波拉和克來拉都不敢來做聲；並沒有什麼爭論，也並沒有刺激的東西來刺激病人；已經過了的每分鐘就如過着每重關口無異。德波拉插進來說些關於傅利爾夫人底說話，以及那天主教徒的老婆和丈夫底問題。那州長是一位那樣熱誠的浸信會的教徒，他想來天主教主日學課。他難道願意他的孩子會長大成爲天主教徒麼？

但沒有用處；寬尼利亞不能從這主要的論題上面分開來，“文德斯，羅威爾和州長所說的可靠的消息”，你找出來了麼？”

“母親，這樣的消息倒有很多。他們引了意大利的殖民的說話，以及他們對此事的想作。”

“意大利的殖民呀！你可曾認識這個字句的用意麼？在意大利的殖民裡面有種種的不同，就如在新英格蘭底任何其他部分有種種的差別無異。他們的統治團體是法西斯蒂；他們恨惡沙谷和域塞帝正不亞於太爾法官——不過，他們知道他們倆更好一點就是。殖民底大部份就是天主教徒，而且當柏爾特被捕時，柏爾特還接得了一位神父寫來一封稱柏爾特爲‘豬囉’的信，不消說，所有意大利人都知道誰是那個神父。那一州是採納那神父的意見呢，抑或是採納了與教區有關係的人的意見呢？”

“母親，事體說來彷彿是這樣：有一位意大利的無政府主義喝醉了，說了，且承認了沙谷的確是在南白蘭特利的匪車裏面。”

“我也聽過了此事，”寬尼利亞說；“我已經聽了不少這樣的故事。但是我自然是猜不透卡門威爾斯底州長和我們的大學校長會來相信那一個。他們對於柏爾特又說些什麼呢？”

“他們並不以為柏爾特也在那匪車裏，但他們却以為柏爾特是知道那回事體的，即是事實前面的與聞搶案的從犯。”

“文德斯，是事前呢，抑或是事後——他們決定那一個呢？”靜默起來。這就是羅威爾的意思，當他說他以為域塞帝是犯了‘一般的’罪惡時。我正在解決着苦了我好幾個禮拜的謎。他們說真正在那匪車裏的究還有好幾個呢？”

“保達，柯西和阿爾昔尼。”

“米克斯德華特的推請是完全的！他們曾考查過阿爾西尼在那正在他所做工的鑄印廠裏敲着時計的事實麼？”

“事實是：他在那天會請得有另外一個人來代他工作。”

寬尼利亞坐着在那兒，注視着麻塞朱塞州的政治家的臉孔。“所以，我們那兩個孩子就所以要死了！有些人喝醉了酒，講了說話，而這樣的說話也傳進到我們的偉人底耳朵裏來了。文德斯，你現在停下來且想想這究竟是什麼意思——我們的法律制度以及我們的倫理典型都崩毀了！喝醉了酒而

說了說話的人，是個有罪的人麼？”

“不 這不是我所能明白的。”

“自從沙谷和域塞帝都被關在監牢裏以來，他們倆的事體也不十分容易來明白的；他們在我們的模範的監牢裏也不能得到喝酒的機會；他們無論如何也不會去喝酒的。柯西也不會有這喝醉後的事體，因為他在他們倆被逮以前，已經被放逐了；即如阿爾昔尼及保達也同樣不會有那樣的事體，他們倆坐在那地中海的不毛的地方上面，就正如是法西斯蒂政府底囚徒！”

“傅利爾並沒有說過說那種說話的人是有罪的，說那種話的是他們的同志當中的一個。”

“這就是我企圖要弄得清楚的。一個土匪說及了一位同志，而這位同志又是喝醉了，且說了話的。他可曾告訴過傅利爾麼？”

“我並沒有聽到。”

“困難呀！我以為找得了喝醉了的人民的是汽車的商販而不是有心來教主日學課的侵信會的信徒。我們可以預料到有些政府的包探使無政府主義的同志喝醉了酒，接着便又把話說了出來，最

後，那包探便將所聽見的事體傳達給州長。也許州長不會有這樣不莊嚴的——至於羅威爾校長更不是這樣了！德波拉，你以為羅威爾先生會蹲下來傾聽包探的說話麼？”

德波拉曉得這是種修詞學的問題，且留心地不作任何答覆！寬尼利還冷冷地憤怒地在繼續說下去。

“我們的莊重，需要我們來假定某個包探會同警察長官說過話，而警察長官的責任原來就是知道包探的。那末，我們就有了這樣的形式：沙谷或域塞帝或柯西或阿爾昔尼或保達曾對一位無政府主義的同志說話，所以沙谷和域塞帝兩人便有罪了；那位同志喝醉了酒，且對一位警察包探說了所聽到的說話；包探向警察報告；警察告訴州長；而州長又來告訴羅威爾先生，斯德拉頓先生，及克蘭特法官！他們於是便有‘可怕的消息’而一般地決定域塞帝是有罪的？我們的法律是怎樣地發生作用，這即是我們的警察制度，我們的法律制度，我們的司法制度，我們的政治制度以及我們的教育制度！這樣的才是我們的青年們底主人，和我們的智識

生活底領導者！’

“母親——”德波拉說着！但寬尼利亞實行了她年老者底特權，以致當她想說話時，她還絮絮不休。

“有這樣的流言——所有那三位有教育的專員都知道此事，且或是他們告訴了州長的——以 *Vino Veritas*’ 的方式。但流言却常常是錯誤多於正確的。你想想你要從醉漢方面所得來的錯誤而不是真理的機會是很多的。例如有些個人的粗暴，有些虛偽的欺騙，有些又引能知道會迴避世界人的耳目的秘密為榮傲的！又例如：這是某些人所聽出來的流言，而轉變成為經過了思索的事實；又假如說話的人就是位法西斯帝者，本身就是包探——這樣的事體作算會發生的。在這個世界裏，一切事體都可以發生出來；有些人是靠欺騙而生活，而且他們的報酬之多寡，也就全係於他所說的消息。我很知道無政府主義的運動，所以我可以說你可以在無政府主義的運動中，找出種種的無紀律的事體，同時，你也可以在裏面找出企圖破壞那種運動的種種痞棍。從那樣的情況，便發生出一種

毒質的烟霧，即是種閑談和醜事底瓦斯雲兒。我想我們的司法制度底整個作用是把人們從這樣的可怕當中解鬆下來；要使控告的人要在白天之下來到公開的法庭裏來！可是，我們的，偉大的卡門威爾斯，在這兒，却已證明出比一種縫紉會社還糟了？”

## 五

寬尼利亞坐起來，說出了一種恐怖了她的家族底聲明。“我要在那兩位孩子還沒有死以前去看看他們！”

“母親！母親！”他們三個人都立即起來反對。不能呀！不好這樣想了！

“我在拜六那天去過，但那裏的警察不給我去看看他們。當時，我雖還寫了封信給他們，但是不夠的，我不能接受你們的意見。我不能讓他們離開這個世界而不能向他們說聲再會！”

“母親，你的緊張的情形都會殺害了你了！”

“比之躺在這兒而不做些什麼事體，這次的出去，總沒有這樣緊張！我距他們祇不過是兩三哩

路——”

“這兩三哩路是很難走的，母親，”說這句話的是文德斯。“橋頭的門兒已經關了，而且街衢上的閘門也上了鎖了。”

“祇要傅利爾州長寫十二個字下來，那些路途上的障礙就會掃除開去。他是可以替我這樣辦的。我要去同柏爾特說話了——而且要他來告訴我以真理！我曉得我能有助於他和尼加。我要去見州長——文德斯，你去替我打電話，且應看看他是不是實仍在他的辦公室裏。”

寬尼利亞不顧一切的反對，站立起來，梳了梳他的頭髮，且戴上了她的帽子。文德斯打過了電話，預先通知好了；接着，他又看到一切的爭論都屬徒然了——她打算去雇一部汽車，而且必要時，她就會單獨地跑了出去——他說：“母親請留在這兒，且休息一下。我去要個放行證給你——假如傅利爾都可以給的話。”

“他應得給放行證給我？我不拒絕這個，那於他並沒有什麼損失，而於人却有益的。德波拉，你同文德斯一同去；你曾邀過那兩脚動物宴會過，你



此刻應使他來做點事體！

可以，德波拉會去；能使這可憐的靈魂在這半點鐘內安靜的各事，她都會做出來。“母親，這是發瘋了的觀念，但我却會盡力去做就是。”

“我曉得你可以做這種事！文德斯，你來答應我，你可以這樣做吧——假如你再來給我玩玩詭計，那我就會永不寬恕你了。”

“母親，我不會玩玩詭計——”

“你們也許要以爲這是於我有益的。但我却比你們更明白我自己。我有權來對那兩位教育了我很多事體的朋友，說聲永別。告訴州長，他們也許會對我自招出來——但我却硬以爲州長是不會相信這點的！告訴他，你們都是很重要的人物，所以他會照耀出你們的反光來！你們得了答覆時，就得馬上告訴我——因爲假如你們都失敗了時，我自己就要來。”

州議堂坐落在過了這比干山頂，而且文德斯的車子祇有五分鐘就可以駛到那兒。他是那樣偉大而有錢的，所以他並沒有受得衛隊的困難而進去了，不久便有一個電話鈴叮噹叮噹地在寬尼利

亞的牀邊響了，她以振顫着的手兒接了那收音機。且聽了她的女婿在說道：“可以，母親，州長是很仁慈來答應了此事了。”她聽了這句話和這由偉人的辦公室裏出來的聲音，不會說什麼了。

她起了身，得了克來拉的幫助便準備好了，而且在幾分鐘內，文德期的車夫又回到那門口來了，以及準備要扶她下樓梯去。克來拉單獨地走了一一其餘的人也會走了，但一面在希望她的希望會落空，一面又怕她會死於那樣緊張的情緒當中。因為反對祇能使各事更加堅決，所以她們也就轉變成為她鞭笞之下的奴隸了；同時，在心坎裏同情了州長的她們，當這事一過，就會歡喜起來了！

## 六

在車夫身旁坐了個不熟之客；這是才由州議事堂來的，和州長曾經指定為護衛的警察長官。他們很快就來到了那監牢岬的橋頭，經過了米拉河而到查理斯敦，有牢監房坐落在那兒的查理斯敦了。在橋頭那兒，那部車子底燈光投射到那指示

道路的交通的警官面上；在他們的後面又影射出有手持着短槍的穿藍衣服的人的影子，在這些人影的後面便有一團騎馬的人，而且在這些騎馬者後面則有幾套鐵門了。有兩個坐電腳車的警官對着他們瞄準，急急地喝着停止的口令。

於是，便發生出那神聖的卡門威爾斯所定來反對無政府主義者和拋擲炸彈的人的障礙物，就在那天晚上都被破壞了。警官把那張上面有金子般的盜青，下面則有魔術般的簽名的放行證拿了出來。“波士頓和查理斯敦的警察長官：你們本拜一晚可允許文德斯及其一千人等駕車到查理斯頓的監牢去。漢得利衛士可容許算威爾夫人同沙谷和威塞帝談一個鐘頭的話。這是他承認了的。且不會抵觸他的計劃的。州長，傅利爾。”這下面的署名是所有波士頓的人都很熟悉的，因為這種署名是經常附在熱烈地告訴給有心於汽車世界的最後的浪遊者的，即是柏克德所曾經報告過的廣告上面。“這會證明為最有普通的典型——柏克德貢獻給可以買得起汽車的男女的典型……什麼時候，我們才可以把這最後的貢獻，拿給你們看看呢？”

卡門威爾斯彷彿不應有這樣引誘人家的謙遜的州長；同時，在有能力來購買這消耗的車子的有錢男女的廣告上面，和在執行死刑的憑據上面，也彷彿不應有這同樣的署名！

車子裏的，沒有穿警服的警官，就是使他們招致固意受留難的原因罷！一個坐電腳車的人拿了那通命令回到那團人裏去給他的上官看了；看完了之後，他又坐着那部電腳車前來命令那些衛士了。穿藍色服裝的衛隊走了，那重鐵門也打開了，而車兒也就隆隆地駛過去了。可是甫過了那個鐵橋的一半，却又有另外一批衛隊在那兒把守着，而且這同樣的手續又被依樣翻了一回了。那正如德國的戰壕——興丁堡線，西格佛里線，及窩頓線——一樣，在那條河裏，即在那個橋兒下面，則排有許多在碼頭邊起卸貨物的快艇，那快艇上面的火把照示在那船塢，波士頓及馬因鐵道上面。沿着那鐵軌便有好多三個一團的火把，在那天晚上編織着未來者的模型。

最難渡過的是第三防線，這正在那查理斯敦的橋尾。所有武裝的形式都畢露在那兒，當那電筒

的火把是從那監牢的塔頂上射下來，而好像有二十多個騎兵隨處馳騁時，那部汽車便轉駛到那奧斯丁街去了。其他射在那監牢的牆兒上面，而掩掩映映在街衢上的火把，都將他們的體態照影出來，一時是雪白，一時又是灰黑。

“爲什麼你們不先打發一個人來通過我們呢？”一位警官來勢兇兇地這樣命令了；但他們却顯然不願意有人先通過他們的。他們守的是死的防線，距離監房祇有三百碼，各條街都封鎖起來，而且就在那各幢房的上面也有手執機關槍及手榴彈的人們在走來走去。在這樣的地宇裏的房子的居民，都被跼束在門內，不准走一步路！他們雖可以探首到窗口邊來，但那些警察的火把却馬上又把他們的白日的臉孔照射出來。

他們通知那部汽車裏的人先要到監牢監督的家裏去，這已經包括有到監牢那個地方的好幾道門限了。“文德斯先生，假如你要去，都不能公開去，”州長曾經這樣說過；而且這也就是給貴族家庭底一種滋味。那監牢監督就會打電話來接迎他們，并會無須經過傳達者的喧嚷就會讓他們漏進

來，且明早各報也會登載出繪聲繪影的新聞：“前任州長底孀婦在最後的時間還來探看要受死刑的囚徒！”車子不能不繞到那年代很久的砲台那兒來，而且這也使這很高尚的貴族，不怕他們是不會被拒絕的，但來認識他們本身的重要。他們受到停止和搜檢的時間足足有八次之多；他們每走一步都有電筒在很懷疑地跟着他們，表示着雪亮的槍刀笨重的短槍，拉槍的人則正在預備放。一排一排的馬隊則在那監牢的牆邊跑來跑去，而電腳車則又突然地駛到這兒又駛到那兒！他們一時有一個炸彈爆發出來了——可是不危險的；祇有新聞紙的攝影在攝影着騎兵防線內底照片受了驚慌而閃避到那監牢底大門那兒。土水，即如空氣亦被防守了；探燈向天空中亂探——在監牢裏有精神學者的中介者，曾宣佈她曾看見有一個飛機在天空中拋擲炸彈。沙谷和威塞帝的案件已經發生有一種結晶的視線，所以要結果於千里眼上面是有理由的。

## 七

他們來到了那監牢監督的家裏，且站立在那邊路那兒。經過了種種的問話之後，那車夫便扶她出了那部車子。那車夫被吩咐要逗留在他原來的地位——有必須機會要等待着。德波拉，克來拉和文德斯都坐在他們所應得坐的地方。有武裝的人退回去了。而且門兒也打開了。那監牢裡的值班前來接迎那探監的人，靜悄悄地領着他們進房裏去，走過了那個曠場，經過了那用長方形的石磚砌成的，有一排很狹的窗口的木牆。所有燈光都熄滅了，監房裏的人也許是熟睡了吧，但那探燈却使得那個情景如白天般亮，且沒有人睡覺。在那些窗口邊都有白色的臉孔呈獻着，而且時不時都有衆和的呼聲：“讓他們出來！讓他們出來！”發作出來。野獸們在他們的籠子裏在狂吠着，咆哮着，怒叫着！

在寬尼利亞·這宛如是被引到但丁的地方，經過了地獄裏底種種階段：一切苦心的，不歡的殺人力量，一千個複雜而奇巧的發明；文明所提示出來的一切藝術與科學，都應用在整批地立即地剷除人生了。一方面是用來保護寬尼利亞，但同時在

另一方面却又在她的覺術般的名字面前非常尊敬的軍事力量，更增加了她的憎惡，更證明她對他們的見解：這不是用來爲正義的，倒是用來安慰和保衛有錢者的。

那死牢：由四方的磚塊砌成的，緊緊地聯在那監牢的圍牆之下，地位非常壁固，且雇有一點軍隊在那裏看守。在那圍牆內面的木製的甬道上面，則站有一排機關槍隊，而且就在那圍牆下面的盧打福爾德街底邊路上，也圍有重重的軍隊。一走過這條街則有四位穿着四雙高高的皮統的人們在執着槍兒。

在那死牢底門邊，站有一羣值班，監督也出來了，且很留心來護衛這有特權的老貴婦。來了一種可怕的審問：寬尼利亞不能不進到那死人的房裏來，而且那帆布幕也從那張椅子上面扯下來了；手裏拿着笨重的皮革，脚兒在打抖，且叫着他們的囚人。寬尼利亞的眼睛一閃，那監督便來催了寬尼利亞，且使她更走快一點。他曾經對了囚人底親戚，許多女人們，做過了這同樣的事體。這位肥胖而圓臉的老蘇格蘭人，其本身就發現出這不是種快活



的工作。

一排有三間的死牢的走廊都打開了；房子是那麼小，門兒是鐵製的，裏面有張吊牀，有隻棹子，有個小小的辦公檯子。地板是用清潔的白磚鋪過了，外面則有很長的走廊，走廊內則置有個油漆了的木板，木板約莫是六尺高，探監的人不能越過那木板，寬尼利亞知道劃策，因為律師曾描狀給她知道了。第一個房是墨得羅，第二個是沙谷，第三而又隔刑房最遠的就是域塞帝。有命令，所以他們便可以走前去看看。

寬尼利亞踉蹌到那最後一間房來，裏面有燈光，那囚人是坐在他的吊牀上，那張棹子則掀起在他的面前，他正在寫着訣別的書信。他聽了一聲無力的叫喊，‘柏爾特！’便站起來，且推開了那張棹子。‘諾拿！’一秒鐘以後，他就站在那門口，他的手臂由那格子裏伸了出來；寬尼利亞走到他的手邊來——這是自然的，用不着什麼方法來幫助——且無論如何，那監督還在支持住她，而不敢把她拖回來。她握了那伸出來了的手兒，且把她亂搖；那是她在朋友範圍內握了很多次數的手兒，且使她

發生出有種種愛慕的事體。那做苦工而有力氣的手兒，現在也疲弱了，但倒還有生命底熱力。三點鐘以後，這隻手兒就會冷了，且會一塊一塊死下去，腐朽下去了。她讓那隻手拿回去，而她自己則伏在那爲她而擺在那個油漆了的木板面前的椅子裏了。

“柏爾特，我不能不來看你說聲再會！”

“諾拿，我歡喜！這也又是我所要求的一件事體哩。”

“我們曾做盡了我們所能做的事體，柏爾特，但都不忠用！”

“我曉得，湯勃生先生曾來過此地，他剛才才出去。我們曾說了很久。”

“我還有一個鐘頭來同你逗留在這兒，柏爾特；那州長允許了這種盛意。”

“算威爾夫人，我要離開你了，”監督這樣說。“我要請求你不要再走過那個木板了吧！你曉得我們是有法律，而這法律又不能不執行的。”

“我曉得，”寬尼利亞說；“我會尊重你的意思。”她曾聽見過監牢的故事——他們允許每一個

要死的囚人向親戚方面領一隻燒好的鷄子，且鷄子裏面却就藏有一枝很好的手槍。“感謝你，漢德利先生，”她可惜他就正如可惜他的囚人一模一樣。”

## 八

一個值班坐在進那走廊裏的門口，隔寬尼利亞的椅子有十五呎遠。他可以聽到她們所說的一切事體，但她和柏爾特却沒有注意到他，他好像孤單地站在那兒的上帝；這同人民可以碰頭，且再可以來碰頭的人生有些不相同。“柏爾特，我們已經失敗了，”她這樣低語着，而他却毫不矚噤地說：“諾拿，不要替我擔憂。我準備好了，尼加也準備好了。我們應一如無政府主義者應該死的，死下去了。”

沙谷房裏的燈光已經熄滅了；但他旋即又將燈火捏着了，躺在床上，面兒向着格子，所以，他能聽見出外面的談話。“喂，尼加，”寬尼利亞說。他以他急於情別人和替別人考慮的形式答道：“諾拿，你對我們弄得太不決活了。你應得快活快活！”

死的人已經多得很！”她纔着她的老眼在思想——即如這樣，她也祇能舉一眼從那狹隘的罅隙裏望過去，她能夠看出域塞帝的整個面部，因為他在站着在那門邊，而且就剛剛和他的體兒般高的地方，那個格子又有一個打開了的曲處，所以，她可以由此望進去而望到他。

“諾拿，”他說、“以其在這個格子裏，好像野獸般的，從格子裏望出去望七年的時光，則不如死下去好。”

“柏爾特，我將要我的餘生來為你的盛名而奮鬥！”

“諾拿，你應得為工人們而奮鬥；奮鬥到他們得到自由，以致別的人不會無事地生活在他們的苦工上面！”

“我不消說會這樣做”，她答道；“但主要還是我要把這次的案件都告訴給一般人民知道。柏爾特，告訴真理給我聽吧，這是結局了！”

域塞帝說：‘我會在上帝旁邊一樣，一任我的意思來說話。諾拿，我是無罪的人；我從沒有到過那南白蘭特利，我從沒有參加過那卜力治窩達爾

的犯事。我告訴你這個莊嚴的詞句，給你來隨時隨地都好去告訴世界的人。至於尼加也是無罪的人，一如他們說的一樣，他也從沒有與聞過南白蘭特利的罪案。這是我時刻所希望於公義的真理，我從沒有傷害過人家的生命，我從來沒有做過會傷害人家的生命的任何事體，而且我還是十二萬分努力來消滅一個人隨時隨處都有可能來殺害別人。即當殺人的一切詭計和機關都不會存在於地球上時。因為我曉得有階級制度和掠奪勞動才使那樣的機器產生出來，並且我才變成爲無政府主義者。我反對一切政府，因為我曉得一切政府都是掠奪階級底工具；在這個世界裏不能有公義，而祇有奴隸，和處罰自由——例如他們今天晚上來處置尼加和我的身軀。”

來了一回沉默。當寬尼利亞再說話時，她的聲音就悲痛起來，而她的話兒也來得很慢，很留心了。“柏爾特，我想把你所告訴給我聽的話都寫下來，以使世界的人都知道。我可以說你經過這樣的反省和幾年來的研究，你對於階級鬥爭的暴力的立場，已經改變了麼？”

域塞帝的答覆也同樣來得很慢。“諾拿，你可以說我是不想用暴力的。當我一念到用暴力來加諸某一個人的身上和某一個人的靈魂上時，我一生便都苦痛起來！但我讀起一切的歷史以及目前我所看見的這個事實，奴隸是永遠得不到自由，因為主人是慷慨；因為這樣，所以奴隸便時刻都爲着爭得其做人的權利而鬥爭，而奮鬥。這是不是呢？”

“過去是這樣，但我們不可以想到更好的方法去麼？柏爾特，在你沒有答覆以前想一想吧！”

“諾拿，我時刻都想過，我畢生總有一貫的一個意思。我祇看到非常殘暴的資本主義——我所想的這一點是可以無須鬥爭而得到解放麼？看看本晚——湯勃生先生曾告訴我，他在外面所看見的事體吧！他們弄了成千整萬機關槍，彈丸，毒瓦斯，騎兵——每天都有新的發現——你想他們不用這些東西麼？你想我來對工人說：‘你們不要害怕，你們不要準備人家來屠殺你們麼？’我能夠向青年工人說：‘你們無須爲着殉難像沙谷和域塞帝般殉難，而武裝你們自己的靈魂麼？沙谷和域塞帝是

最後的殉難烈士’——我能這樣說麼？不，諾拿。我還得說在主人階級崩毀以前，在工人主有工具和沒有有錢的主人以前，敢怕還有整千整萬的烈士來殉難吧，並且還有更可怕的血的屠殺吧！’

“柏爾特，這是我應得說出來的麼！”

“這都是應得告訴出來的，不然，那我就成爲叛逆了，且不能是工人底好的指導者了；不然，他們又會說：‘域塞帝已經失了他的神經了，他們把他的神經都打壞了。’無論如何都要使他們不會這樣來說我和尼加。”

“不！”尼加的嘴巴接住那個格子這樣叫了。“他們說我們是爲着無政府主義而死了？”

“或者有些人想來替你們的死復仇，柏爾特，這又是個可怕的事，再沒有別的事體會把此事重提得這樣利害。我對此應得說些什麼？”

“你說我不希望有這樣的事體，諾拿；我們并不希望要復仇的人！我們對我們的案情原因是很簡單的。我們希望的是工人的正義，地球上一切人的平等，而且我們希望每個有自由的工人也應得這樣，而不應得爲我們，更不應得來復仇，復仇

是可惡的事體。”

“我可以說你是赦宥了你的敵人麼，柏爾特？”  
這句話以後，又來了個長長的靜默。“諾拿，這是應得赦宥的事體麼？——人家會怎樣來對付我們呢？”

“人是無智的，柏爾特——”

“諾拿，這些人并不是無智的！你以為太爾法官是無智於他所做的事體麼？當他叫我現在不能在貴婦面前說出來的畜牲的名字時，他難道是無智麼？”

“柏爾特，我是這樣設想的，他是個最可憐的人類動物。你想一想，假如我說這是你說出來的，那末你的身體會自由，而且會把你踢束在人類的思維底淺狹的土牢內嗎？你可以承認來讓人家說。閑談，及和憎惡而吞沒下去麼？當你曉得了你的生命是受到了什麼的福氣，已經有了一種視覺，已經看見了將來的人如你一樣做了時——你還不會來憐憫那些生活於黑暗的靈魂裏，且行為并不象人而且像些殘忍的獸類的可憐虫嗎？”

又再來一個長長的肅靜。寬尼利亞緊注視到



那格子裏面的他的臉龐；他的臉龐是那樣瘦削了，渾身有受了痛苦而來的縐痕了，那棕色的海馬式的鬍鬚下垂着，且有一部份也給那個格子遮掩住了。“記住，柏爾特，耶穌同志所說的什麼話。他曾赦宥了釘死在他的十字架面前的罪人。”

“不錯，諾拿，這我到可以！在這牢裏的可憐虫也有是工人，也有有老婆兒女的，他們怎樣能停止這罪惡的事體呢？在這牢裏，許多人知道我所信仰的主義，有許多人更不願意爲大資本家而犧牲他們的生命。”

“但是，柏爾特，大資本家就是發號施令的麼？例如法官，州長，以及大學校長麼？”

他們倆又沉默起來。“諾拿，我會來想一想此事。我除開真理以外，什麼事都不會告訴你，這你所要聽的事，在我是一時難以說出來的。”

## 九

他們又說及雖是可怕，但倒也極動人的，如兩三點鐘以後，柏爾特會到什麼地方去的問題。他說：“我不曉得，這是很奇怪的觀念。假如我是醒

在某一個地方，那我就會驚奇起來，你就是這樣想麼？”

“我猜想不出，”她說。

“我以為我們就要回到我們所從出來的地方去。這就像一個水泡再變回為水一樣。這個臉龐，這個聲音，這你所稱之為域塞帝的，我並不以為隨處都有相像的。”

在次一排的格子裏發出了這樣的聲音：“那都是船艙！”（沙谷空空地不在美國已有十九年了。）“當你死了時，你就死了，你再不要生起來。我們的死快來一點，我喜歡快點來。這就是我懇求了很久的。”

寬尼利亞掉回到說這些話的人那兒去了。“尼加，我還可以替你做些事體麼？”

“留心我的老婆和小孩。”

“你用不着憂慮到這層：他們總不會受着無衣無食的痛苦。”

“我並不担心這個，”尼加自由地說。“假如我都希望他們快活的話，那我自己會來弄得妥妥當當了。教導那些孩子我們為什麼而死，使他們有些

腦筋。這是我希望的。”

此時又沉默了一忽：但那遠遠的監房裏卻又來了一個脆弱的聲音：“再見，貴婦。”

“墨得羅，再會。我可以來幫助你做點事體麼？”

“我並不像這些人，”他說。“我曾經做了他們已經逮捕了我的事體，我也已經抵當了這種苦痛了。但他們不是這樣，他們是好人，有一天，人總會知道此事。”他說話時聲音是那樣的慢慢着，囁嚅着，且祇表現出一點重音。寬尼利亞沒有行前去看看說話的人，但她以前却已經碰見過他：他是個瘦弱的，缺乏滋養的青年，生有一個雖清癯但却和靄可親的臉孔，嘴巴上還留有兩撇短短的黑鬍鬚，他才廿一歲。醫生說他是半呆的；他之所以處死的工作就是他為搶劫而殺害了一位銀行的兌款員。他承認了這點，及其他罪案。

他實在參加了南白蘭特利呢，抑或他在最後的時間，稍為帶有處刑緩期的希望，而爬到沙谷和城塞帝的貨車上來？這點，寬尼利亞是始終都決定不下來的。她會守候了這小小的戲劇一步一步開

演下來——墨德羅把沙谷和域塞帝看成為社會的神人；他們是偉人，有令譽的，而且引他為他們的同僚為榮幸。沙谷接受他的尊敬，但域塞帝却極端自檢。這年輕的葡萄牙人時刻都堅持他們倆是無罪的，而他才是唯一有罪的人。

域塞帝說到劉志亞，而且假如他能見她，那他就會很快樂起來——但像這樣的羣衆，這樣的刺激，以及這可怕的結局，她是受不起的。他企圖對他的妹妹解釋做烈士是什麼一回事，烈士并不同刑事犯。她應當來理解這一層，因為她是信仰耶穌的；可是神父所說的耶穌之於她却是很遠的，可怕的人。僧侶制度是個詭計的事體，牠來束縛貧人底思想，而且把上帝的名字弄成爲有自由意志的人所不能說的事體了。

監房裏的當局會要求把沙谷和域塞帝交給神父或其他牧師來管理。在當局看來，要把人拿來殺戮，而且使他們的靈魂沉淪在地獄裏，是種可怕的事體！他們說這是十八年來第一遭的。但是這個人却站得很堅定——墨德羅得有了機會來和其他兩個人一致。他們不會來屈服他們的正直的心

思。“老夫人！”尼加叫着。且又說：“那說明‘不是在你的生命上面，’諾拿。”他很快活，因為他懇求了好多年頭的自由，馬上就要到來了。有鋼般的彈機底精神再不能來毀滅下去了，至於肉體則不怕是因為關禁及絕食而瘦削了，然總還得有特別的電壓才得弄死下去。

## 十

寬尼利亞帶了個手鏢，而且她時時也來注意到她的手鏢上面。那分針好像是偷了她的時間，當她沒有注意時，牠好像一下跳了好幾跳了，域塞帝坐在牠的吊床上面，而且由那格子裏伸出一隻眼睛在窺視倒那老夫人的眼淚是汪汪地流到她的兩頰上面來。“諾拿，”他急急地叫喊起來，我要你來替我做點事禮。”

“柏爾特，是什麼事體呢？”

“是很偉大的，是最後的——但是很難的。”

“告訴我吧。”

“我要你不要悲傷！”

“啊，柏爾特！”

“死是很容易的，這是小事——不過使得朋友，許多女人們來悲傷和哭泣，這是你說的無用的東西。要來傷心是整個世界上最沒有用的事體。是不是呢？”

“不錯，柏爾特——但是——”

“注意‘我是爲三個人來說話的。我們是戰士。死是我們的本分。你爲什麼要哭泣呢？這是我們的工作。’”

“柏爾特，我姑來試一試吧！”

域塞帝的聲音又來到當他想到他是和資產階級鬥爭時，寬尼利亞曾經聽了好幾次的莊嚴的情勢了。“諾拿，你還記得我們的團體曾經出版過一本書，‘對面着敵人。’好，我們現在就是這樣了。這是我們的幻夢，是我們的生活。爲什麼我們要你來哭泣呢？勇敢呀！勇敢呀！”當他深深地打動起來時，他又回復到小孩時候的聲音了；而且他的聲音也使得寬尼利亞的灣曲了的脊骨都直了起來。

“好朋友，你對我們是有了很好的靈魂。你做過了許多勝過幫忙的事體，你已經了解了。現在再來多理解一次吧——會不會太多呢？”

“我將盡我的能力。”

“我們願這樣的死。好久以前，我們就曉得這樣的死，并我們也看見了牠來了。你成爲無政府主義的鬥士，你就得死。你得死在資產階級底絞殺者的手裏。好，這是我們選擇出來的。誰都要死，死并不是個了不得的新聞，每天都有死。可憐的工人，有錢的資本家，都得要死。但是要長生是不快活的；全世界上可憐的工人有幾次有過這樣的快活？這兩個 Wops 又有過幾次呢，你可曾常聽過這樣的事體麼？”

“不，柏爾特，你是很對的。”

“我們的生命已經是成功了，是勝利了，好像我們從來都沒有夢想過的勝利了。人們享下來說：無政府主義者是什麼東西？他們相信的是什麼呢？他們何以死得這樣高興呢？這個公義又是什麼？我得到了麼？我得到了自由呢，抑還是像他們說的是奴隸呢？他這樣問，而且他也開始來想——一百打百萬人也來想——這是你的偉大的州長賜給我們的，他個人得不到的東西！我們的王冠，我們的勝利！是不是這樣呢？”

“是的，不錯，柏爾特！”

“無政府主義萬歲！”尼加底柔軟的聲音這樣地說着。

“他們來殺害了我們的身體，但他們卻使得我們的靈魂不朽。年輕的工人都叫出了我們的呼聲——你看看，諾拿且等等罷，全世界都發展起來了，全世界的革命的工人都來要求我們這樣的人應自由，因為是為正義而不是為寄生而工作，而且我們也得到了人家的幫助，我們也實現了一部份。還有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勇敢的死；要跑到那電椅邊來，微笑，死都要說說真理！好朋友，你是這樣幫助過我們；不要傷心，祇要有勇敢！告訴我們的朋友這是快活的，不是悲傷的，這是成功而不是失敗。”

這樣的情緒蔓延在人類的靈魂，且動搖了皇帝及君王底寶殿。寬尼利亞的手顫動了，牙齒也打戰起來了。“好，柏爾特，我將依你的說話而做事了。我將遵照來到這樣的結果，且以後也還要這樣下去。”

監房監督站在那門口；寬尼利亞拖着她腳



兒，並不待他的幫助，就要走了。“好，漢德利，我已經準備好了。我已經有了很有價值的一點鐘了。我可以來和我的孩子再握一次最後的手兒麼？”

“可以，算威爾夫人。”他來幫助她，但她並不等他來幫助。她緊緊的握住了域塞帝的手兒。“再見，柏爾特，這是最後的時間了。你比我生平所遇見的偉人還教訓了我更多東西，我定然會記住你教給我的一字一句。”

“別了，諾拿。我感謝你，感謝你好好的幫助。”

“別了，尼加。你是一位勇敢的好漢，你已經做完了你的工作。”

“別了，諾拿。再會，我的妻兒子女。請爲着我而教訓他們——我所信仰的什麼。”

其次就是墨德羅了。他伸出了他的手來，而寬尼利亞也在這英雄和刑事犯之中間並沒有做出有不同的表示。“再會，我的孩子。我希望第二個世界會比這個世界待遇你好一點！”

“別了，貴婦。”他是個懦弱的銀行的劫盜，他覺得這個世界是難以明白的。無政府主義者要來推翻有錢的人，而有錢的人卻又來和他們握手！

寬尼利亞來到那門邊來了。那值班早已站立在那兒，準備扶助她，假如是需要的話。但她却依着她自己的本事而不要別人來幫助她。“感謝你，德漢利，這三位戰士曾經給回了我的力量了。”她掉回頭來，且叫了一聲：“親愛的朋友們，再見！祝福你——及你的主義！”英文的和意大利文的再會的聲音都一齊唱出來了。寬尼利亞是行到了那刑房來了，經過了那張開了兩臂，又爲皮革所捆住的椅子；她的小小的頭兒抬得很高，她的步兒堅實而饒傲。她一步一步地走出了監場，而在那一時射在這兒，一時又射在那兒的，醉漢般的探燈中間走着；她又經過了那一系列的囚房，但裏面有八百八十位人類野獸探着白臉，時時在狂吼：“放他們出去！”這樣的聲音傳進在監督的家裏，又送到這前門兒來，且波達到這一羣的警察，以及那有誠惶誠恐的女人們在侍候着的車兒裏。

“母親！母親！”他們在行了家庭裏應有的招呼儀事以後，又開始在大驚小怪了。但她却埋頭在她的座位裏和私語着：“讓我來靜一靜！我曾經和上帝說了話了。”

這句話，即如她後來回到了波士頓，見了家族裏的人時，她還是說出來的。他們想：“她的腦筋是弄昏了！”但他們却也被她所驚倒而終於一聲不敢嚮了，他們不曉得這奇怪的觀念在這可怕的時間裏，會纏住這整個世界的人心！曾充波士頓教區的牧師的蔣赫尼福爾摩斯，在那個時候曾寫了一首‘查理斯敦的牢獄之歌謠：’

域塞帝，在那冷靜而空洞的房裏，

已經安排了一個座位給你；

座位是那樣若即若離，

像個暗中的鬼魅；

並且牠是張着了兩臂，

在歡迎你來從容就義！

域塞帝，誠實強壯的好夥計，

他們已經設下了這個座位，

要把基督上帝的心意，

顯示在你可憐的身體；

表示復活的也是基督上帝，

**再來獻禮的也是基督上帝！**

## 第二十四章

### 勝 利

—

就在這最後的時間，都還有決定不願意沙谷和城塞帝去死下去的男男女女。反對當局處置沙谷城塞帝的人，依然在遊行集會。在沙藍街，在波士頓底北岸，有千多意大利人集合在那兒，宣言他們決意要遊行到邦加山紀念碑來，且正當沙谷和城塞帝行刑時，開一次羣衆會議，克羅利的馬隊馳赴去彈壓，把那些集會的人解散到各處去，且踐踏了不少，在湯勃生廣場那兒也發生有這同樣的事體，而且就附近到監牢邊的Rope-off廣場裏，亦都

有這同樣的羣衆會議和馬隊在橫衝直撞的情形。當時有七個男女穿進到警兵線內去高唱着“國際歌，”及散發着侮蔑一切軍事力量的印刷好了的傳單。“福哉！沙谷和域塞帝！全世界底進步男女會崇拜你們爲英雄！這七個人當中，有一個是老兵，而且當警察來找住了他時，他們就高呼着：“呀，孩子，且等我們來救你出牢獄吧！”這是軍事制度底叛逆。他們會來教訓他一個他還記得住的工課！他們鞭撻了三個人；一個被鞭撻到失了靈性，其他兩個也幾乎是被打得這樣的失知覺了。

在州長面前——當晚十點半，也又有另外一種爭鬪。湯勃生請了假，由紐赫皮斯費爾下來了，且根據州長判沙谷爲勃利毛斯的罪狀的現成的偏見，又來作一番陳訴。幾閱月以來，傅利爾都還再三說過域塞帝的行爲是不能保證的事實。那天早上，他曾說了辯護域塞帝在勃利毛斯犯罪的律師們——凡希及克拉威方面的黑暗的流言；假如他們都不給律師不許欺騙當事人的法典所束縛，那他們還可以說出關於域塞帝的許多可怕的事體。

這個命題底內在情形，曾被打電話到紐赫皮

斯費爾來告訴了湯勃生了；他就在那天晚上——還不到黃昏時，就坐車子來到波士頓，且去見了域塞帝了——當時還經過一種長期的討論，討論的結果，他還把來登載在“大西洋”月刊上面。他問域塞帝願不願意凡希來把這個案件的真理，及他對他的當事人的處置，告訴出來。域塞帝知道這個案件是怎樣處理了，他知道他的生命會因之而浪費了，所以便平常地答覆可以，沒有什麼。現在，律師前來謁見州長，說着域塞帝的說話，即是他願意凡希來把他所知道的一切情形說出來，這是湯勃生及其他域塞帝所曾經相信的朋友在和域塞帝見面時，他說出來的。現在，到“Show-down”的路兒已經擺開來了，州長會依照他自己的提議麼？不消說公正的玩意是需要這個的！

傅利爾對此說話不能作答——這是公開的偉人不能不學習的詭計。在查理士河那一邊的外面，有些軍隊在把守着，而且監牢裏的職員也準備來處死這兩位Wops以使傅利爾及其階級得安然“熟睡”下去。在兩個城市之間的，一切主要的平原交通都斷絕了！住居在監牢附近的幾千居民則在晚

上非法地鎖在他們家裏；波士頓的商人及廠主則投了幾百萬元資本於暴動和炸彈的保險公司裏，報紙的電話線直通到監牢裏，證人都被召出來了，劊子手的第二次的交通費也又支配出去了——一切的困難與消費都不成什麼了，至於州長則以暗暗地同情恐怖主義者的語氣，在同一批好事的 Matties 辯論！當傅利爾還是一位競賽腳踏車的人時，在潮流的遊藝世界裏，有種這樣的格言：“并不在你的 Tin-tyup 上面！”

## 二

十一點三刻左右，湯勃生便由州長的辦公室裏出來，且等着要對新聞記者表示出他所堅持的，無罪的人，大概要拿來處死的信念了。發生了一種奇怪的事體——一位大律師破了他畢生所信守的規則，侮蔑波士頓的法律，且“在報紙上來審判這種案件！”他作了個很久的談商來辯護他的當事人，告訴凡希的插話，及域塞帝在牢裏所說出過的許多說話。

同時——即如在那千鈞一髮的時候——還



得來一次反抗！曾充過朋修域尼亞的美國律師 康尼，曾等了兩個鐘頭要見州長，對於司法部文件的事體，要向州長作最後的陳訴。他請求門房將他所投的各刺呈上去，而州長也開恩大赦，允許同他談五分鐘。康尼先生提出了一種他才認識明白的事實：羅威爾校長曾對他的朋友說司法部的文件是沒有意義的，且不能影響他的職責之決定的。康尼先生勉力把此事向州長說得明白清楚。那個文件表示出司法部是用了許多“開風報信的人”在守候着沙谷和域塞帝，把他們想作是危險的無政府主義者。康尼先生曾作過專門守候某幾位無政府主義的聯邦原告人，故其本身也確實知道這種文件的實在意義，當“搜劫赤黨”時，他曾署名來反對他所目擊的當時所做的種種事體。他有很好的理由來證明沙谷和域塞帝在被捕的那天晚上，恐怕他們的生命會遭人家的暗算，而且，這樣，太爾法官底名句，所謂“有意識的犯罪”便無從留在了。被捕的人雖犯了一種意識化的罪，但同南白蘭特利的罪犯是完全兩樣的！

律師是那樣地爭論着，而且爭論的情形也就

同水珠兒滴在花崗石上般的。七年來，麻塞朱塞州的當局都莫不有這些事實擺在他們的眼前，但他們的眼睛却在緊緊地閉着，裝作看不見。他們之所以這樣做的理由，就是在他們的秘密的心坎裏，熱烈來希求處死無政府主義者就等於熱烈來希求處死土匪！

電話的鈴聲響了；一批紐約的律師打算坐摩托車到維廉鎮去，但都明白了目前是太遲了。還在打着電話的約翰佛尼體，則以普通的交情來請求州長遲延兩點鐘。直到漢達生法官到來了，且看看他能否允許他們再來陳訴時，才來執行沙谷和威塞帝的死刑，州長的答話是：佛尼體先生應向那天晚上負法律責任的總捕房律師，李定說話。佛尼體先生於是更趕快打電話結李定先生的辦公室，但李定先生却因此事而到州長辦公室裏去了，他又把電話打到州長那兒來，但李定先生却又回到他自己的辦公室去了。他又再打電話到李定先生的辦公室來，但又曉得李定先生還沒有回到，那般做大官的人，管不了他們是浪費了丹西摩俱樂部及“L.A.W.”的金錢，却聰明得令人驚倒。

還有其他合作部也害怕偉大的卡門威爾斯底司法部！佛尼體先生始終都不能來聽到李定先生的聲音！

擔慮了的州長由他的椅子邊站立起來，且戴上了一頂他的帽子。他的神經很緊張，他的臉龐也受了苦惱而擺得很長了——現在，他再也不能隱匿了“孩子，沒有新聞消息給各新聞紙，他的衛隊緊隨着他，而且他也就坐了他的柏克德的汽車，下到交通斷絕了一天的凡爾蒙街的州議事堂底拱廊那兒來。那些衛隊都向他行禮，行禮過後又退回原處，且丟開了緩刑；一個警車在前面，後也有一部警車在跟隨，且有獵槍在準備放——這小小的隊伍在那天晚上滾滾地來到了紐赫皮斯費爾的，他的夏季的住宅來了。

### 三

寬尼利亞回到她的住宅來，覺得柏體仍在侍候着。她打發開了她的女兒和女婿。“我現在是完全舒適了。那種拜訪是我所必需的。現在用不着來再留你們在這兒了。感謝你們所做的事體，因為牠

使得我一切事體都舒適下來”她躺在床上，告訴柏體她這次的拜訪他們的情形，且把他們所說的話，一個字一個字都說出來。柏體也告訴她所參加過的會議，以及那些羣衆是怎樣行動着。那好像是戰爭的時候，萬打萬人站在那公告處前面，而且當有些壞消息一傳出來時，你就可以聽見一般苦惱了的羣衆在呻吟，在嗚咽。那般公開的羣衆在這最後的時機，顯然知道是太遲了！

“柏體，我是可以堅持下去的，我爲着柏爾特的原故，我是不會呻吟，嗚咽？”柏體很喜歡來聽聽這個說話；她準備來再擔負她應擔負的重責，但這重責也不再有了。“是，是，這是對的，”那老夫人繼續說。‘這是柏爾特和尼加所需要的。’她雖是那樣說，但她的嘴唇却儘在打抖，她的眼睛發生恐怖！

一點多鐘又過了。柏體急急來告訴一般的新聞了。她曾停在那後援總辦事處裏來，她說站在那兒的還有那些什麼人。但她却不來描狀站在那兒的哭泣和痛楚的情形。赫國得不能按時到來，而且又傳出有消息說他是關在那心理病院裏了。喬關

達爾飛也似的來到馬耶生醫生那兒來，使得赫國得早日出來。克利頓山那兒站有一隊人要遊行到馬因來，當中有兩個牧師在尾隨着，且還得有另外一個牧師來作筆供狀，以說明太爾的偏見。但傅利爾不消說是不會注意到此事的。

寬尼利亞祇聽了一半。“柏體，你以為州長會把此事再延長一下嗎？”

“我不曉得，祖母。他那個野獸，你怎麼好作這樣的想頭？”從使她們能生活得一千年，他都會永不來原諒，在那天晚上行刑前二十分鐘時，因她們要求他暫緩處決而生起來的苦惱！

柏體曉得，閑談說他是不會再延遲的；她覺得來輕打一下人類靈魂底最深處了。“人的極端就是上帝的機會，”宣傳福音的人是這樣告訴過我們，現在的柏體，堅耐而凶惡的，小小的唯實論者，應變成爲像柏爾特一樣的聖人了。她應得指示出石牆是不能做監牢，而且在怎樣地殺害着人家的身體的他們，祇有光榮人家的靈魂。她應使她的祖母和她自己來認識今天晚上的事變對於將來有何種意義；是急進派運動底獻禮，是人類底神聖的信

仰，是波士頓底精神的重生。”呀，柏禮，這真是這樣麼？他們不會把此事都忘記，而重新回到他們的無線電話和他們的音樂方面來享樂麼？”

“祖母，有些人會這樣。但是我們當中，有些人是不會忘記這長期的鬥爭的。”

“七年！”寬尼利亞這樣細語了。“七年！”

柏禮答構成這個案件的七年的時光，使得大家的精神都集中到牠了，并且也使得波士頓底偉人都來注意這兩位Wops了。“祖母，你還沒有看出牠的作用——創作階級鬥爭的戲劇！要使這個戲劇弄得非常明白簡單，以致每個小孩子都能看得懂。要把牠編成爲時俗歌謠，你能以三個字來說了牠，且使得大家都能一聽就明瞭——整個世界，各處及將來都能明瞭牠。‘沙谷和域塞帝！’而且就要在這製造了許多汽車，洗身桶，及許多有禮儀的書的，偉大而富庶的美國人，個個都能明瞭！最好就在這禮法森嚴的波士頓，收得有效力。你還沒有看出資產階級電死牠自己的謊言是多麼重要麼？”

“柏禮，柏禮，人類要到什麼時候才能停止這

殺人的勾當呢？

“親愛的祖母，當我們把這種掠奪制度結果時，這殺人的勾當就會停止了。柏爾特和尼加就是儀着結束掠奪制度的工作！你看不出這個案件的光榮——牠斬絕了自由主義！在這個案件面前，我們有可能來爭論不公正是一種偶然，公正是一種遠景——是忙於製汽車，洗身桶，及有禮儀底書的美國的遠景！可是：現在這兒便有個試驗——我們永遠都把這個問題解決了！我們盡我們的能力來奔走於不祇是地位低微的政治家，而且還有我們的大偉人！我們的大實業家，我們的最有文化的大學校長，我們的大理院的法官——即如自由主義者，我們都證明他們是毫無各樣的——他們都知道他們是在什麼旗幟下面來鬥爭，誰來供給他們的食糧！他們的地位等級是相同的，而且他們所穿的服裝的鈕扣的地方也都是相同的。他們是服從大資本家的有訓練的軍曹。而沒有一個人會離開他們而到敵人方面來！”

十一點三刻敲了。“柏體，假如他們是受死刑時，他們也會來說說目前的說話吧！”

“是，祝福親愛的，我敢怕是會這樣！”

“有些人會讓我們知道他們的說話！”

“不消說，他們會讓我們來知道。”

“他們也會讓我們來知道死期要好久麼！”

“喬答應會即刻打電話來。”接着，她又絕望地說：“祖母，你聽見過柏爾特送給湯勃生先生的項鍊麼？柏爾特拿了妳送給他的十元錢，買了些囚徒所做出來的東西，給湯勃生的夫人送了一個飾有細珠的項鍊，而湯勃生便喊出來，且哭叫了。他們說湯勃生不能不哭叫來說話，這使得律師都胆酸起來了。”

“柏爾特和尼加現在都準備好了吧。”寬尼利亞說。“他們比我們還更知道波士頓的。”

“那就觸動了湯勃生先生的事體。尼加堅持他在法庭裏，無論如何都不說出他的說話來，而且今天湯勃生先生以為尼加必然會忠告他了。但尼加却又沒有說什麼！他曉得那是多麼傷心呀！”

十二點敲了，寬尼利亞的臉兒蒼白了，手兒緊捏着，而且細語道。“柏體，他們此刻應得是在刑房了吧！”



“不錯，我也以為他們是在刑房裡了，但請你記住你對柏爾特的約束吧！”

“我曉得，我曉得——但我想——這要經過好多的時間呢？”

“不十分久，親愛的，他們把那事弄得很快，他們正如傅利爾一樣有禮貌的。”

但是那有點是不應該來說的。柏體抓住了那打抖不已的可憐的手兒，且開始私語道：

“親愛的祖母，你不要脫神吧！我們還需要我們的力量，我們還得把整個世界都來改變過來。”

“不錯，我不會，我不會！多久——那電流要經過多久呢？”

“我不曉得，但約莫是兩三分鐘吧。即如囚徒也不曉得，我們何苦來想到此事呢？”

“他們此刻應得是舉行觸電流的事體了！呀柏體——告訴我些應得思索的事體吧！”

“祖母，他們是勇敢的戰士。他們已經生活過了他們希望要生活的生命，而且他們也不希望我們在他們面前來哭泣。想想一切受死刑的人民——我們無須說出有好多——所以我們才能從學

得了柏爾特和尼加所教訓我們的事體而停止下來。”柏體是那樣直說下去，游說下去——但並沒有發生効力。她不能不抓住那可憐的打抖不已的手兒。且重三倒四地說着那簡單的基本觀念，即柏爾特不許寬尼利亞哭泣，且她也答應了她不會哭泣。綜之，柏爾特的生命是他自己的，而且假如他決定要變成爲世界的最偉大的烈士時，誰又有權能來反對他呢？

#### 四

寬尼利亞時刻都在注意此事，圓睜着眼睛坐在那兒，好像是一隻催眠的兔兒。痛苦的就是掛在那壁爐上面的時計也變成催眠的了，長短針也不會移動了，時刻都靜止在那兒，沒有方法來使得牠們走了。世界是維持痛苦，即唯一的地獄底空漠，這是監牢傳道師，馬非牧師，在永遠受痛苦的監房裏說出來的說話。

有些魔術般的符咒織在那萬打萬人或許百打百萬人底心坎裏和靈魂裏，這些人是散住在地球底各地；自從開天闢地以以來沒有發生過這樣的

事體。他們坐在那房子裏，互相在注視着：他們站在那揭示處的前面，捏緊了他們的手兒，或許是指着了他們的指甲，他們不知去向地盲目地跑到街上來了。他們無論在世界那一處——在波士頓，在洛士恩格利，畢諾亞耳斯，或巴黎或東京——都有，他們都計定好了那個時間，且說着同寬尼利亞所說的同一的說話：“他們此刻應得舉行了！他們應坐在那電椅上了？那電流要經過多久呢？他們由一個而至於大家都注意這特別的現象——時間是靜止了，時間的分秒是不如平時一樣走下去。

電話鈴聲響着；柏體不得已丟開了她的祖母的手而去接電話去了。寬尼利亞緊注視了柏體的臉孔，看看那兒的命運如何。無須來多聽一個字，寬尼利亞知道打電話的就是喬，而且他也在說着“一切事情已經弄完了。”“是的，我愛，”柏體說着，她說時的聲音一如她接受人家請她去午膳般的聲音。是的，我們都好。祖母也過來且同他們倆說了話，以及覺得事體上是比較有力了。但你應不如回到家裏去——是的，親愛的，我們要你回

來，請你來吧。”她即刻把收音機掛好，以使喬不會聽到那由可憐的老夫人的牀上所爆發出的痛苦的聲音來。

柏體鼓了一肚氣，拉緊了雙手，扶住那痛苦了的人兒從牀上去來，且來注視她。“祖母，現在看看我！你不曉得——一切事體都完了！坐下來且想想——柏爾特和尼加再不會受痛苦了！沒有人可以來處罰他們了。人家永遠不會來痛苦他們了。他們不在牢裏了！他們已經自由了！”

她是那樣一批一批說下去，直到那種觀念真正透進到寬尼利亞的心坎裏。嗚咽也停止了，她坐起來直注視着她，宛如是那房裏的妖怪。“這實在是呀！他們再不能對他們有什麼舉動了！”

“祖母，祝福親愛的祖母，這是尼加時常說的，而且我們還沒有充份的感覺來認識他的說話，他們的工作已經做完了，他們是沒有問題了！”

## 五

十句鐘時，著名的電氣學家和他的助手已經到來檢驗過那張刑椅，且宣佈過一切事體都弄妥

當了。接着劊子手也前來作番檢查。這位紳士的名字是愛利渴；他因為是無政府主義的炸彈，便來告老，不做事了，但為新聞紙底鼓吹，他才來到那石灰光中的地方來；新聞紙把他的照片登了出來，且登了一批他曾經殺戮過了的人名單。十二天前的「妄殺，使得他空跑一趟，毫無所得；十分煩悶的他，現在却希望他不會再有什麼錯事，而使他還能得到他的七百五十元來了。

馬非神父來到那死牢來盡永生底最後的義務。完全不負責，祇挨時計過了幾分鐘及說了幾句話以後，他就願意把這三位受不斷的熬煎的人，馬上就移放到那硫磺火上來。約莫是三百年以前，巴士可爾哲學家對於這個題目——假如手續都沒有力的，則祇能與你有絕大的益處；假如手續都沒有效力的，也祇能與你沒有什麼害處——曾提供過不可駁辯的爭論出來。但域塞帝却答以這於他所離開到仍生活在世界上的人們是有害處的，會在迷信底鏈鎖當中，更成爲一種緊緊的鉸釘。於是，在十二點前幾分鐘，馬非神父便來到那監牢裏底監長的俱樂部來，且對一般新聞記者說：“我似乎

是沒有旁的**事情好做了**，所以，我就來回家去吧！”

俱樂部的房子就好像是股票交易所的“坑”一樣，裏面站有了一百多個新聞記者在爭取各種各樣的新聞。有許多電話都搭好了，而且有十八個電話生也坐在那十八個機關中，來餵飼這神奇的貪婪無厭的世界。並且還要**以直接的海底電線來把這樣的新聞拍給五大洲去**。聯合報的代表被人家尊敬為**臨刑時底證人**，且准以將他所得的詳細新聞告訴給他的同僚。

依法，那兒還有一批官方的證人站在那兒；他們的職員原是來向州長證明他的命令已經是實現出去了。他們都準備好了，而且那位管監的人也把他們引到那刑房來了。那兒有三把椅子靠着牆兒擺好，面前則擺有通了電流的椅子，那囚人則各各都坐在那椅子裏。那一位大管監的臉孔是那樣滿圓，蓄有點短短的黑髮，眼睛也幾乎胖到看不見有眼縫了，他是位波士頓的著名的外科醫生；監牢裏底醫生；國民衛隊底總醫生；他看來好像是大學教授；秀霍爾克底藥科檢驗員則好像是一位散了髮

的浪漫的詩人；挪亞霍克郡底部長，禿頭而賦有莊重的臉孔的老清教徒，是已經負了沙谷的責任有七年了，以至於爲域塞帝的來來往往則更花了他辦公室不少的錢財；他是那些以香花堆滿到太爾法官底枱上來表現情緒的人們當中之——那天有學問的陪審官都把他的責任卸開到德含的陪審官方面去，且解釋了盡忠底高尚意志。

在那行刑房的牆壁上則安有個電話機，而聯合報底代表則坐在那旁邊，那電話機的電話線是通在管監的辦公室裏，那辦公室裏則又有一架總電話機，可以把一切的說話逐字逐句傳給一批新聞記者知道。這樣一來，那一批新聞記者會知道那三位罪囚的每個人進到刑房的時間，電流發作的時間，以及罪囚是什麼時候死的種種消息。後來，那聯合報底代表就會來到那管監的俱樂部來，且給他們報告一個詳細的事實。

劊子手是站在那刑椅的左手便的那角落裏的幕布後面，且在注意着他得錢的時間到了沒有。站在那門口邊的兩個值班引他到死牢的走廊來，而且當管監一表示一切事體都準備妥當時，他們便

就來到那第一號房來，那個房門此刻是沒有鎖了。墨德羅趨在那兒熟睡了——他使得他在最後的時間不會多受些痛苦。那兩位值班把他搖醒來，扶他站起來，就在那半昏迷的狀態中領他到刑房來，事後又把他的房門輕輕地關起來，因為他們是仁慈來使得其他兩號房的罪囚不會因此而感覺有什麼！

墨德羅穿了條灰白色的褲子，但兩個褲腳都弄破有兩條縫口，且穿了件藍色的袖口短短的襯衣，這是特別縫來在行刑時用的。他坐在那椅子上，那管監代表及一位值班則趕快把用來束縛那囚人的手兒和脚兒的皮帶抽緊起來。通電流到人的身體上來的電極，被縛好了在那兩條脚臂上面，至於頭部則覆有一個冑盔，裏面則藏有濕的海棉，蓋使電流好完全地通過那兒。

他們把一個綳帶圍住了罪囚的眼睛，圍好之後，他們通通都退出來！那時一切都準備好了，通知劊子手發電流是管監的責任。罪囚真正死了，在理論上負責殺人的是劊子手個人，卡門威爾斯因他個人的負責便付了他動了三次手的費用一共七



百五十元——再加添他到回紐約去的旅費。

他的手第一次移動了，那時那電流便噉噉地亂轉起來，墨德羅的身體會突然地跳躍起來，而且假如縛他的皮帶不是健全的，那他就會跌出到椅子外面去。接着，人類的血肉便變成爲直條條的鋼鐵了，且留在那兒留了好幾分鐘，當時所通的電流是九百瓦特。燒頭髮的死氣味散佈在那整個的刑房裏。

電流被移開了，剩下來的硬了的身體仍放在那椅子上，而且管監便簽了個字叫藥科檢驗員帶副聽診器前來。在十二點九分三十五秒時，他們便宣佈了拉舍的銀行盜劫犯是處死了，而且那死屍便就由那椅子上抬到那刑房的幕布後面的漆了的石塊上面。麻塞朱塞州底偉大的卡門威爾斯底禮法並沒有半點是優越的，麻塞朱塞州底偉大的卡門威爾斯底儒雅同牠的敵人也並沒有半點的分別！

## 六

到其他兩號房來的門兒也又大開了，而且那

兩位值班便又進到那第二號房來了。沙谷並沒有睡覺，在那兒等候着，做着他的革命家的最後的責任。他在那兩位值班中間行了出來；他走進了那間刑房，他注視了那一排莊嚴的證人，代表，椅子，並偷視了一下那張幕布。他自己的臉龐是蒼白而憔悴，他的嘴唇張開着，他整個地現了侮辱的神情。他直接地來到了那張椅子，且坐下在那兒；接着，當值班在那兒縛皮帶時，他自己又輕輕地移動了，且打開了他的嗓子在那磚牆的刑房裏說道：“無政府主義萬歲！”

（當一切的麻塞朱塞州的人在早上喝着咖啡和貴族酒而讀到這樣的新聞時，便說：“你看！我們會這樣地告訴過你！我們一句都知道！”）

那值班當然不注意他說的任何一字。他們快手快腳地做着他們的事體，彷彿他們害怕在這最後的時間，還有人要來停止他們似的。當他們做完了，退回去了，沙谷又打開他的嘴唇，而管監則就正在指揮劊子手動作“我的妻兒！孩子！一切朋友！永別了！”接着，當管監正在舉手時，他又說：“紳士們 晚安！祖母，永別了。”

暗號已經弄出來了，那劊子手也在移動那電流了，而且那囚徒的身體也就彷彿給那根皮帶受了個重大打擊似的跳躍起來了。那位劊子手計算到要有二千一百瓦特電力才能把這個麻塞朱塞州的剛強的農民電死；那時的電的安丕 Amperag 是由七個到九個，而且當藥科檢驗員宣佈這套工作做完時，是十二點後十九分兩秒了。沙谷的身體也由那張椅子上移開去了，並且也移到那幕布後的第二個石塊那兒了。

接着就第三次，亦即是最後的時間又到了，那進到那死牢方面的走廊的門兒也開了，而且值班也來了。域塞帝已經坐好在他的吊牀上，知道那毗連的刑房有什麼事體已發生了，但倒沒有動搖到他的神經；他做出他個人訓練的制度為時已經有七年了。‘這是我們的成責，並且是我們的勝利，’他由他的吊牀上站起來，且步兒也不顫地行出去，那時，他的左右兩手臂却都各有一個值班在扶着他。當他進到刑房來時，那些值班才放開了他，而且他也來注視下他們——他們原是他好久以前認得的，而且他也被教到來尊敬并再不來稱他為

Wops 的人。他們都是可憐虫，或許要養妻兒子女的，且不能有助於他們所需要的什麼的；於是他是首先從他們方面變成爲無產階級的烈士。“永別了，”他再來告訴各個人，且伸出他的手兒來，向他們各人一個一個地實實地在握着手。

接着，他又轉向管監代表，霍格塞特，且拿了他的兩手搖了一下。“永別了，我感謝你對我這樣仁慈。”其次就轉向到那位高漢子管監來了。域塞帝很肅靜且很快活，宛如他是歡迎他的朋友到他家裏來一樣。“管監，我想感謝你對我所做過的一切事體。”他伸出了他的手，而管監也來和他握握手。

（“耶穌，”他以後對一位新聞記者這樣說，“他握我的手，接着，我不能不舉起我的手來做暗號了！”）

域塞帝行到椅子邊來，且坐下去。接着，他又說——他思索了很久的說話。“我要告訴你，我是無罪之人。我從沒有犯過任何罪法，但有些時候是有點過失而已。我感謝你對我所做的一切事體。我是一切罪犯中之無罪的人，不特不是這回劫盜，而且

也不是一切罪犯中之犯法者。我是個無罪的人！’

訓練得很好的值班依然進行他們的工作，毫不注意他的說話。那電極已然準備妥當了，那皮帶也縛得很牢了。當值班起來把域塞帝的眼睛縛着時，他又再說；再說的話是寬尼利亞曾經請求過他，而且他也對她答應了的。他將他這最後的說話提給全世界人去觀看。“我會赦宥在目前來對待我的某些人的罪惡。”

那值班退回來了，管監揮手表示暗號；那劊子手移動電流，而域塞帝的身體也一如其他的人一樣，觸電後，跳躍起來。劊子手估計用了九百瓦特電力就足以把這位勇漢，空想家，理論超過行動的人解決。他說了和寫了許多說話，但現在再沒有什麼了。那電流移開了，而藥科檢驗員也前去檢驗。在午夜後，即十二點後廿六分五十五秒鐘時，他們便宣佈無政府主義底最後的火燄已在麻塞朱塞州底崇高的卡門威爾斯之下熄滅了。那管監也有個很莊嚴的公式來背誦出來，但他的聲音幾乎是失掉了。而且所有證人也聽不見他說的話：‘在法律之下，我現在來宣佈你們是死了。法庭裏的判詞現在

是法律地被實現出來了。’

第三個屍體也安放在那石塊上面，而且刑房的門兒也被打開了——裏面因有許多瓦特電力和烈士底緊張的情緒，燒得非常熱了。同時那燒頭髮的氣味使得人家聞了就頭痛起來。夜間的微風是很需要了。那值班和證人都跑了出來，且抹乾了他們額前的汗和他們的髒的頸領。“基督！”那代表管監說。你聽了他說的什麼？他赦宥我了！現在你對他怎樣呢？”

## 七

聯合報底代表急急來到監長的俱樂部來。一個人是不能一刻都把各種消息發給到全世界去。他進了那站滿有百把個貪食無厭的新聞記者的房裏來，且不能不坐在那椅子上，以致他還有相等的機會來聽聽人家的說話。“沒有什麼味道了，”他說。“完全同舊時無異了。”空氣也很清新了；假如他的死所是克哇利山的話，他也會說出這同樣的說話來。假如耶穌在這最後的機會裏喧鬧起來——假如他企圖逃跑，且將羅馬的小武官打倒在

那兒——那就會有種熱騰騰的新聞出來。或者，假如他曾經咒詛了上帝，而不是詢問上帝何以要摒斥他時，那也同樣會有熱騰騰的新聞出來。但很顯然的，上帝是不會注意到猶太暴徒底領袖，即是出生於伯利恒底時刻都受蚤虱痛苦的鄉村裏之窮寒出身的普通工人！

沙谷和那次的死也是同樣——“沒有味道了，”不，他們還沒有承認——除掉沙谷曾承認他為無政府主義以外。他曾叫過：‘無政府主義萬歲！’（“地獄——Hell，的字母有幾個，牠裏面有K字麼？”）大家都不會不知道，大家都會做出一種你要稱之為有底蘊的事體來。沙谷的臉色已經蜡白了，但你也可稱之為青藍了。（“這是馬麗斯勃蘭描狀他的方法——我在德舍的審判裏還記得。”）域塞帝曾十分禮儀地向大家逐一握手。（“無政府主義的宣傳！偉大的戲劇！”）他曾說——那好說話的通訊社員諮詢了他留下來的一束原稿，當中還記下這幾個字——他說他已經赦宥了大家——不，赫宥的是“那幾個人。”（“這後起的小耶穌！這些赤黨都是羔羊麼。”）

那間房充滿了那灰白色的淡芭菴的烟，變成一個熱力底地獄了——窗扉都關好了，因為害怕外面有人會“投些東西進來。”那喃喃的聲音使得人家發聾——那的答地响着的十八個電報人員儘在那裏拍發電報，而且在電話面前叫喊的人的聲音，每個人都表示企圖這樣的喧囂的事體——這是種競爭，這種競爭就是資本主義底生命。靠着壁兒站立着的人，大家都在濫寫着，或者他們的膝上亂揮其筆，個個都在希望將他的說話趕快登載出去。那三位大報館的記者便來注意到全國各報底關於這個新聞底主要綱領。他們早已在每次的行刑時，拍發了三次“急電”了。現在，他們就會把這個急電詳細地記錄下來。但是有一百間報館已經打發出有特別的訪員，而這些訪員們也來顛求纏繞在曾經證明這種種事件的那些人們身上的“人類利益的材料。”

那管監已經到了他的辦公室裏來了；他的臉容也呈灰白色，他的額前的流汗始終是抹不掉了，他的整個身軀也儘在打抖不已，他請他的代表來同他痛飲一杯酒兒，而他也立即就打開了廚門；但



恰在這個時候，州長所指派下來的貴族，克羅利却又帶有一位警察專員又進來了。那管監登即以爲在這個時間要在高尙的克羅利面前喝酒是不妥當的！故此，他旋即又把廚子門上起鎖來，他不得不坐在那椅子上。那代表儘在說着：“他搖了我的雙手！他赦宥了我！我從沒有看過這樣的人！我現在不能回想了！”

這種種新聞由千打千的電報線遍傳出去了，而且在百把個城市裏面，有一大批羣衆却從新聞紙底公揭處看出這樣的消息來；大部份的人雖看了這種消息依然是恬靜，但有時候有些人却因之而呻吟，而嗚咽！波士頓的晚報，“特蘭斯克立”開放了牠的播音電台——WBET無線電，每晚都設有音樂及其他的碎的新聞來招待一般聽衆。新英格蘭底幸福的人民每晚都坐在那安樂椅上，且欣賞一般舒暢的娛樂。在WBET裏面有表演獨幕喜劇——“並不十分像鵝兒”的優伶；布特和他的蚊母鳥的跳舞音樂；克拉沙的孩子歌唱；手製的三曲合奏的樂器；音樂師華沙曼的音樂隊；以及時流的歌曲兒。

那天還有種種驚人的新聞：華拉爾一連得了三次頭獎的門拳已經成爲勇士底最有興味的元素了！有兩個學生被領到一半是混圓的球場來打高爾夫球；女子網球王已經在紐約得了回空前的勝利。而且法國大衛士的銀杯隊也已經到了波士頓了。還有比較莊重的新聞：聖馬可的禮拜堂受了一位卓越的資本家廠主所津貼了；有一百三十五間教區學堂的八百名公教的教師在開着代表大會；市政會議已經決定提出十萬元來製高爾夫球的鏈索；很著名的活動影片的夫人已經得了准他的丈夫向她離婚的八十五萬元的贍養費。波士頓底躍躍欲起的人們注意了此事，和反影道：‘假如我會同豫這樣的離婚婦結婚，那我一生就可以生活在我的老婆的贍養費上面。’無線電中樞，WE BT 即波士頓的特蘭斯克立晚報：“域塞帝的血汁兒已經完了，官方已經公佈了域塞帝是在本晚十二點後二十六分五十五秒鐘死了。音樂隊此刻可以歌奏了，今天底安全結局了！”

## 八

在全世界底每個偉大的首都，那天晚上都有羣衆大會和反抗此事。倫敦，有一隊羣衆直遊行到柏京舍的王宮來，且要被馬隊直趕下到那兒去了——這宛如就同波士頓的公共集會堂裏發生的事體一樣。在柏林有二十個會議，結果都在遊行示威。在日內瓦有示威羣衆在襲擊美國大使，而且當這樣的羣衆被警察打開了時，他們臨走都還把國際聯盟的王宮底窗扉打破了。即如在很遠的東京，美國的大使都不能不出來招待勞工領袖，且解釋他沒有預聞過麻塞朱塞州的刑事。

在巴黎則發生有總同胞罷工，在行刑的那天晚上，街上的示威羣衆隨處一碰到美國人時，就時刻都在咒罵他們。一位美國的戲劇作家和他的老婆請求警察特別保護，而且當警察官知道他們懂得德文時，他就叫他們不如稍說一說德文。這真是歷史底惡作劇——自從阿根尼 (Argonne) 底戰爭，及參加當時的戰爭的人應說德語 (Boche) 以來，爲時已十年了。

當歐洲的工人得知道這種消息時，已經是黎明時候了，而且他們也都帶着了火焚殺的心坎去

上工。在他們看來，這是個人的問題，因為他們在美國還有朋友，且知道新英格蘭本地人對於異邦人底態度了。在所有美國大使館及領事館前面都有衛隊把守，倒有幾處逃開了這些人的騷動，玻璃窗也沒有遭受打破！在倫敦，有四十個人在暴動中身受了損傷；在奧大利亞，有八百名參加罷工的工友，被開除出廠；在南非洲，美國國旗被拿來火燒在約尼斯堡的市民集會廳的階前。

八月廿三日的晚上，巴黎有一大批工人羣衆被警察驅散在各街衢裏。他們雖這樣地散開了，而接着，當他們隨處碰倒有美國人時，又會再集合起來。他們來搜劫蒙特馬達底酒店（Cabsret），且用打破了的玻璃窗盛起水來潑着那酒店裏的夫婦。皮爾克林的文化底神龕，“Moulin Rouge，”已經被毀壞了，而且當那對受到了危機的夫婦跑了出來時，他們就發現得他們的汽車也被打翻了，而且那汽車輪的蜀套也被截斷了。這在住居在西半球的人民看來好像是殘酷而不可解的；說到這西半球的人民原在大戰的時候派了一大批青年到法國來，且替法國打了勝仗的；現在因發現得法國不

能償清其國債，以致他們每年夏天都得來請宴美國的幾百幾千的股票所有者來商量減輕其債務！面團團的，氣喘喘的大紳士，鼻架玳瑁框的眼鏡，兩頰緋紅，吃着這個國家裏的上等食品，飲着好酒，且雇傭着最善的縫衣匠來替他們的肥胖而快活的夫人，或替那莊嚴地處理着文化的身體兒有些歪了的高高的女人縫着好衣裳。他們坐在那一排一排的大汽車裏，手裏拿着遊玩指南，不分皂白地到處羨煞起來；他們亂花其錢，出雙倍價錢買各種東西，決定非買得有世界上的一切最好的東西不行。

法國工廠底賃銀勞動者半饑半飽地過了好幾代了，他們讀着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報紙知道沙谷和城塞帝的死期；在同一的報紙裏，他們又看見美國富翁底老婆是怎樣地從印度那兒買進有最新式的一串一串的珍珠，這樣的珍珠就在巴黎別克斯街的珠寶商人，也還有些難得的樣子保留下來。支加哥的製造收穫機器的大王約莫付了有一千八百萬佛郎——這等於幾百個工人的畢生的收入——來買這串有八十九粒這樣的珍珠的項鍊，這

實在是同身毒歷史事件前後一個輝映了。當她出現於華昔尼伯爵的游艇時，她便收得畢利茲地方人士底讚賞，那時，她在帶着這樣的項鍊，穿着英國牛津地方用來做最新式錢囊的，薄薄的，蔚藍色的府綢褲子，並着有華貴的安有金鈕的藍背心。這樣的慷慨自然使得巴黎都繁榮起來，且使得好幾千工人也得有生活；可是巴黎人對於牠這樣的施主並不愛惜，咒罵他們以惡名，從咖啡館（這是擺出有巴黎底邪魔給去喝咖啡的清教徒看的所在）的窗子裏，投進些石頭去打擊他們。

最聰明的法國人曾給傅利爾州長寫過有一封信。‘我對你說，你應得留心於製造烈士，這回你是犯了不可赦免的罪犯，所以一切的痕跡都洗却不掉了，而且一切的責任也會一代一代地沿襲下來了。’但可惜法國的法郎士對於天天都看“土曜晚報”的汽車底神商却毫無表示，至於那些聰明人寫來的信毫無疑義是隨着其他的書信一同焚在火爐裏了。現在，麻塞朱塞州已經把牠的烈士送出來了，且站在牠自己的公義的基礎上面了，世界上更多人來憎惡牠，牠反而更引世人皆醉他獨醒為自

豪：“麻塞朱塞州呀，牠就在那兒！”富翁底情人，鄧丁爾這樣說。“且撐住牠，審判你自己。牠的歷史已擺在這兒；世界的人會由衷知道牠。至低限度，過去的東西已經把握住了。”富翁是這樣地一五一十地在演說着，但這兩位烈士的名字却一天一天高張在不受遺傳的世界人底戰場裏呼喊出來了。這一直到歐洲底工人接受了喬蘭達爾的忠告而不還美債時才會止下來！

## 九

那兩具屍體擺在那個教區出殯所裏，依然有政府當局在看守倒。接着，有種恐怖底恐怖的事體發生出來，因為被告底朋友都知道那兩具屍身是殘缺不全了，那兩個人底心臟和腦筋都被取到醫科學校——哈佛大學內底醫科來了。把行刑過了的屍身，不祇是這兩位太過侮辱政府的人拿來解剖是很平常的——新聞紙是這樣地解釋着。政府當局有權力來這樣做麼？或許他們此刻正在做着呢？曉得的似乎是沒有人。但這在那兩位烈士底朋友看來，就是種最後的侮辱——假如他們都看了

那崇高的哈佛大學校長捏着鼻頭對待他們時，他們也就不會再憤怒起來了。

“他們要了他們的心臟和腦筋來幹什麼？”寬尼利亞這樣叫着！而兇暴的柏體却接着就來解釋這回的事件，哈佛已堆有了幾千萬萬的思惠，但從來就沒有產生過一代的偉人。雖有成百整千的大學教授，及地球上面的一切研究家，但他們所教的東西從不值半文錢。他們現在來要那兩位Wops底心臟和腦筋，爲的是來看看他們倆的秘密的偉大。假如他們來研究尼加的心臟，他們就會學習倒勇敢：他們研究了柏爾特的心臟，他們就會找出信仰社會理想主義的化學成份的線索。這樣的理想，柏體本人覺得極快活，所以她就進而形容由顯微鏡窺視出來的合體(Medicos)，由玻璃管裏弄出來的分析，及找出天才之所以成功的方法。羅威爾先生是研究血液的，他會把這次的小小的人類的益處拿來演講及寫成論文發表。英文部底主任會把域塞帝的外皮的細胞畫成幾個圖形出來，找出這個Wop是怎樣地變成爲英文底偉大的散文家！

殘缺不全的屍體，結果又交回到該屍體的親



威來。有好幾千人想來看看這兩具屍體，且來盡他們最後的義務；但是安置那兩位被告的房主人，祇有兩間小小而黑暗的房子，故不能讓他們進去；他爲着此事妥當起見，特在那進到擺有兩具棺木的房子裏的中門邊，釘好了一個橫木！葬儀是由漢諾華街的意大利的司葬儀者打理，當屍體就要出殯時，又有一萬羣衆集合起來前去執紼，以致警察便又不能不來站崗，而且每一個時候也祇許幾個人進去。

同樣，那些警察們也不得不要警棍來敲人家的頭，及再來拿人去坐牢。因爲馬麗丹諾華又帶有她在三四禮拜以前釘在那公共場所底榆樹上面的，同樣的傳單：“你看見了我對付那些無政府主義的……？——太爾法官。”她把這種傳單放在那兩具棺木底前面，當時新聞記者便準備把這種情形拍照起來。不消說，警察是不會允許此事的！像這樣地要在羣衆面前來禁止那樣的詞句，他們沒有取消波士頓的言論自由權麼？警察拿了馬麗的傳單，而且因爲馬麗是同那位警察一樣的愛爾蘭人，所以登即便沒有被捕去的。但他的“Cor's”飛

奔來了，拖馬麗到監牢裏；他們不消說把那些羣衆打散了，且使得他們不會再叫“羞恥！”

被告底朋友們想游行到那焚燒屍體的火葬場來。有許多人都想去，且爲什麼他們不能去呢？於是，他們就來同這慌城裏的官吏磋商起來，因爲他們是有權來行到那有八哩路遠的火葬場去。首先的決定是：執紼的人應從最直接的道路走去，即是大部份要從黑暗的街道走去，不應經過金貴的公開機關。第二個決定是：棺材應由靈輿運去，不應由人民的雙肩抬去。第三的決定是：執紼的人不應有口號或旗幟。再不應有述及於“無政府主義的——”詞句！

波士頓的‘赫羅德’報說道：“回到 Normalcy”而且把這一切的新聞都登在內面的篇幅。這個報紙討論到這樣的題目：“沒有太陽的暑夏”和“素食者與鞋兒”。電影實業底主要人，當沙谷和城塞帝在受審判時，他們的醜了酒的，娼妓般的鬧宴，曾充滿了波士頓的新聞紙。現在，他們又在紐約開了一次會議，且通過了這種案件始終不能上演在銀幕裏面，以及已經撮好了的片子都應得毀滅的決

議。那凶暴的柏體這樣說：“這偉大的美國的娼妓已將她的裙兒來掩住我們了。”

寬尼利亞說：“他們應得找出柏爾特所想像的什麼來！柏體，你還記得他在他的‘事變與罹難，裡’寫些什麼嗎？”她翻了翻原稿，且找出了這個章節——域塞帝曾描寫過美國資本主義是供給牠的貨銀奴隸的章節。“那應得出版呀！”柏體這樣叫着，而喬也曾把牠打了一遍；但是可惜，在波士頓那裡有報紙可以來印發這樣的瀆神的文章！

## 十

禮拜天就是出殯的日子。漢諾華街的羣衆使得一切行動很困難。他們是人多，所以就由窗口裏拋了許多玻璃片出來，而且當這些東西拋了出來時，便又發生了一種危機，因為羣衆都以為那個警察要開槍了。兩部靈輿和好幾部汽車排在那兒；呀，絕頂的侮辱，因為那些車子都是柏克德的车子！得了有難得的機會的神商，現在又依然爭了不少錢了。那部有黑紗在遮住的車子則乘有沙谷底孀婦和小孩兒，以及域塞底妹妹，這兩個女人卻好像

要失魂了。那是意大利的葬儀，守孝的人帶着花圈，而司葬儀的人則着有愛爾伯特王子的衣服和頂着有高冠，不避微雨地，在走下來。州警察——“哥薩克”——走在前頭及靈輿的兩旁，來看看那種排列是不是依着前時的路線。在後面則跟有好幾部鋪滿有香花的空車，且有幾部又乘有哀悼的人，當中有寬尼利亞算威爾。

政府當局雖提出有必然的允許，且也沒有限制參加執紼的人數，但爲着論理方面的效能，他們却不願意人數太多。於是，這整個的行列便又變成爲一面非這樣前去不可的羣衆，與那一面就企圖來打散羣衆，及使羣衆要由小街兒走的警察的兩方面的戰場了，這樣一來，就在這樣的過程中來殺死幾個人也在所不惜了。被告的後援委員會底人員及朋友則掛有紅色的臂章，該臂章寫道：“紀念一九二七年八月廿二日的，爲正義而犧牲的戰士，”而且掛有這樣的紅色臂章的人，則一刻都受着警察的兇殘的攻擊。

那隊人直走下到漢諾華街來，而且在後面跟着來的人數還有五萬人左右。當他們來到斯哥拉

廣場那兒時，那騎馬的長警便騎到那羣衆中間，而企圖在那條街上排成一排來擋住那廣大的羣衆。那羣衆走這兒，又走那兒，意圖走過那條街；所以警察便開始來使用他們的警棍，策馬馳跑，而使一般男女羣衆都踐傷在那馬隊兒的鐵蹄下面，但哀悼者却隻個都抱有瘋狂般的志願；這是最後的時機來表示他們對此回罪案以及處置這回罪案的刑事犯的辦法之憎惡，而且有好幾千人準備以其要給警察來截斷其遊行的隊伍便毋寧當即成仁下去。他們衝過了那隊警察一回又一回，但衝過去而集合了，且咒詛了的人民，却又給警警打散了，或躲藏在那些商店底窗扉邊，但那些年輕而走得快的人却在那一個範圍內賽跑般的，追趕到前面的隊伍來。

那靈輿依然是下到了特利蒙特街，且來到公共集會場底角邊的派克街了，那兒，那州議事堂的金色的圓屋頂却可以被看見在那山頂上面。要行到比干街和經過州議事堂就是這回送葬沙谷和域塞帝的朋友之夢想。因為要使得這些人都來認識這種事體起見，警察不特坐着堅牢的小車巡過

那派克街，且叫了一批工人來把那街裏的各部的木閘都拿開了。那些工人站着在那兒看熱鬧，直到那兩部靈輿和羣衆都過盡了，他們才又把那木閘鋪回去！

那個隊伍來到了那特利蒙特街；特利蒙特街，一面是公共集會場，其他一面則是時髦的商店。鋼鐵般的羣衆到處都充滿着，且在沿街擠得水洩不通；新聞紙估計有二十萬羣衆在參觀那一步一步過去的靈櫬。假如警察都容許的話，那些參加執紼的遊行者就會弄一個終日。但在查理斯街，他們却又有另外一種計劃！空的出租的汽車一部一部前駛到上面去，等着靈櫬和那小隊的哀悼羣衆過去；接着，那些出租的汽車又駛到那羣衆中間來了。汽車駛進來打散出殯者是違反法律的，但在波士頓，除了警察底意志以外，便沒有什麼法律。誰雇着那些出租的汽車來做這樣的事，是大家都不曉得。他們的努力顯然是徒然的，因為那些人是冒着他們的生命之險阻來盡力維持外來力量之衝散。

那些遊行者并無須有什麼秩序；他們祇是那樣一步一步行下去，後面就有廣大的羣衆蓋着，那

廣大的羣衆雖都沒有帶遮雨笠，但却也管不了那就要下的傾盆大雨。柏體和喬，馬麗丹諾華，赫國得，李章士——所有領袖都在那兒。他們在散遍了滿街香花，但克羅利却說這是違反本市成例的，至於克羅利則騎着一匹馬隨着那些羣衆後面，非常驚奇地看看那許許多多的男女都願來爲着那兩位無政府主義的Wops而流淚！

來到了波士頓南端來了；被告底朋友現在就同那些纏了有臂章的人形成一排在那兒來防護警察侵入到那兒去。那時，他們又來到那拉西堡格的十字路口了，他們曾經形成有種軍隊的樣子，且都費盡了一切力量來使得那些交通警察不會衝進來將他們衝散下去。但交通警察却又會暗示一切交通東西衝進到那個隊伍來；交通的車輛雖幾乎就走到了那些羣衆的中間，但他們却又會在那兒停止下來，而沙谷和域塞帝始終能在波士頓得到了破天荒的安全。有一次有一個警察壓迫載重了七噸的車子要駛進到羣衆方面來，那車夫終於給那個羣衆的雨遮打了好幾下，而且當警察企圖拿他的警棍來打人時，他自己又給羣衆推倒在那兒

了。

這在波士頓方面就得稱之爲牙馬加的哀悼 (Jamaica Plain), 所以衝進到遊行羣衆裏面來的命令都是偶然的。小小的巡查隊來到羣衆方面來左右地亂指揮其警棍。一個巡查員坐在一部汽車裏——汽車駛到這兒又駛到那兒, 在攻擊着羣衆, 終因追趕那個人而走到一個從沒有到過的新地來了。其他的人又爬進到那些同情者底汽車上來, 且把車夫打了幾下警棍, 而很快的駛出了那個隊伍。即如鐵石心腸的新聞記者, 亦爲他們在那戰場裏所目擊的景緻驚倒了, 且決意要在他們的本市的各報紙上面, 寫幾句述及當時的事變的平白的說話:

“我們看見了一位警官捏着拳頭在攔面打一個女子。一個女子站在那煤公司事務處的附近, 兩手掩着她的被打爛了的下頷……一位警察又在他租來的汽車的窗口上面舉着他的手槍, 接着, 即刻又跳進到其他一輛的車子裏面, 拖出一個人, 踢他回到波士頓去。跟着汽車和租來的車子而走路着的人民被拖住了, 打了, 或蹴到那到波士頓去的



方向去了。那時，有一批人朝着波士頓逃來，後面還有一批依然執着他們的警棍的警察在追趕着。在那回的危機中。他們也并不來憐惜女子……當時還有一個人給警佐用雨遮痛打了，他的帽兒也被打落在地上了，而且當他在蹲着在那兒拾他的帽兒時，又被那個巡查員蹴倒在那兒。他當即就倒在那兒，而那位巡查員則又把他的帽兒一踢就踢在空中飛舞着。”

這是稱之爲“美國化”底方法呀！

## 十一

一萬人羣集在佛爾拉斯山的墓地，有一百個警察在把守着不許他們進到裏面去。靈輿進去，乘着有新聞記者的，攝影者的，及那一小隊哀悼者的汽車，都一一進去了；其餘的，曾經走了八哩路遠的執紼者則祇能站在外面——除非他們是活躍得能爬過那圍着墳山的籬笆和那鐵的哨兵營壘。在那間小小的禮拜堂中間還集合有一百人，而那爲鮮花所遮住的兩具棺材，也就安放在那平檯上面，至於馬麗丹諾華則臉兒灰白地和一身發抖地站在

那棺材旁邊。她兩年來都曾犧牲了她的生活來考查沙谷和域塞帝的案情；她放棄了她的宗教；朋友，工作；而且現在也就是她代表被告對波士頓的底統治者不能不說最後的說話的時候了，

她破了她的聲喉；接着却有了個奇蹟——如那兩位烈士在這個世界所弄過的奇蹟！他們發現出域塞帝底心臟和腦筋，被疑爲都拿到哈佛大學去做合體的試驗品，以致他們能從中求探出應當怎樣高尚，應得怎樣雄辯，和應得怎樣作英文的大散文家的心臟與腦筋，又從他們的解剖室裏逃出來了，且正在這位疲乏了的愛爾蘭的女子的身上；說到這位女子原是位篤實的天主教徒，她說的話可以編成爲人類底新宗教的編織物，且可以在新的恩賜之下，給一般學校裏的小孩兒來學習學習的。馬麗丹諾華訓誡波士頓的烈士們道：

“尼加拉沙谷和柏托羅茂域塞帝呀，你們原是有到美國來找自由的。因爲你們是那樣年輕而力求理想的人們，所以你們就居然爲着自由和機會平等——這些都是這個國家給沒有到過這個國家的門外漢的好禮物——而致身爲工人了。你們集中

力量在麻塞朱塞州做工，麻塞朱塞州就是美國理想主義底誕生地。現在呢，現在美國和麻塞朱塞州却來殺害了你們——暗殺你們，因為你們是無政府主義者。

“二百五十五年以前，這麻塞朱塞州底統治階級曾以 Witch-craft 來把女人們上吊在沙藍。那野蠻底老法律底恥辱迄今還沒有洗掉。但是他們却又在這近代的麻塞朱塞州發現出那殺害你們的另外一個東西了。那前時的 Witch-hanger 被一種動人的宗教底迷信的害怕，弄到動搖不定了。他們的心靈被那要達到天堂的自私的情慾朦蔽了。

“但是那些殺害你們的人的心靈並不是盲目的，他們曾以深思遠慮的冷血來處置這種行爲。七年來，他們都莫不時刻都曉得你們的真理，他們即如一次都不敢來指明出你們的人格底性質——這種性質是那樣高尚，而且光耀着那爲牠所引領着的後來的百萬民衆。他們不願來看看你們的性質。他們容許那變本加厲的階級的成見，他們爲着他們的地位和個人的利益而把他們自己的眼睛閉起來。他們留意財富，安樂及制度，比留意你所做的

真理，更來得利害。你們沙谷和城塞帝，是全世界人們曉得的，一代羅馬的橫暴富豪底罹難者。

“你們的多年底苦痛和你們的最後的莊嚴的煩惱就是活活的旗幟；在這活活的旗幟下面，我們和我們的後代就會根據你們所因之而死的友愛而成功於使我們的世界改造過來。

“在你們的烈士的精靈之下，我們會鬥爭而得到勝利！”

“紀念八月廿二日為正義而犧牲的烈士！”

## 十二

那些精神強壯的人，則有特權來回到火葬場去，直望進到那玻璃板上的受苦的人，且看看那兩個屍身融化成他們原來的元素——塵跟塵，灰化灰——去了。那些不能面着火的人，祇有走出去面向着水；那時上天下着波士頓少見的傾盆大雨，幾乎是雲彩爆烈了。很迷信的老年人會說上天想來洗淨波士頓市上各條街的血跡，和牠的名兒的污點。那些自然的前兆之一種，好像是要把宮廟裏的帷幕侶伴着成功的烈士的帷幕般的。

不錯，波士頓曾反對了那位奸猾的老法國人底規勸，而終以造成了兩個烈士了，附有神秘的道德的神人，決定要做成爲一個逸話了。好像要把由瓶子裏解鬆出來的Genii澎漲起來。直到牠們散佈在天空裏，完全遮住了波士頓市及牠的名字時。波士頓再不會是邦加山底茶話會和戲場了；波士頓乃是處死沙谷和威塞帝的地方了！

至於那兩個 Wops 就是光耀而神聖的人。他們會殺身以成工人們的自由！一個人已老早看到了烈士底歷史本身這樣重覆着：兩千多年的歷史擠成爲一個了。他們早都是神聖的人，若說到他們本身，那就除掉稱讚以外，不許說出其他的事體，來崇拜他們的死灰的，現在早已有入了，依着他們的榜樣而做的人也早已被禁錮了！

不，那種像徵已暗暗地在人類底靈魂裏起了作用了。有一萬萬的勞苦羣衆已經曉得了有兩位同志是爲着他們而死了。黑種人，棕種人，黃種人——成百個國家及一千個部落的人——饑寒交迫的罪人，全世界的奴隸——預先都經驗了一種戰慄。這是種流血底神秘的過程，這個流血在幾年以

後，人類就會帶來一種積救了。

手銬着，盲目着，在為他們的廠主製造出來的一種毒霧中摸索着的一萬萬的工人，學得了他們的兩個同伴，是因為高舉着自由底旗幟而被處死了。他們實不管各急進派底紛擾了，那是種事實，那事實底意義始終不能朦蔽了，那事實好像是工人們的黑夜中的火柱一樣。柏爾特已經成功了他所宣佈的目的，給他的名字提出了一種意義。“牠意味着正義，牠意味着自由，此外，牠再沒有旁的意義了！”沙谷和域塞帝底名字對於那一萬萬暗中摸索的工人，幾十倍於那一萬萬而依然在熟睡中的工人，會是與人類社會裏的文化本身相一致的幻夢底永恒的象徵，在這幻夢裏，財富是屬於產生財富的人，勞働底報酬就歸於勞働者。伊賽亞先知師之言道：

‘他們將建築房子，且住居在那房子裏；他們將開墾葡萄園，且吃那葡萄園裏的菓實。他們將不來建築房子，他們也將不來居住在那兒；他們將不來開墾葡萄園，他們也將不來吃那葡萄園裏的菓實；因為植樹底時候就是我們的人民的時候，而

且我們的上帝也會准我們永永地享受我們的手兒  
所做出來底工作了。”

—— 下卷終 ——

